



## 绝世双姝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第一卷

## 第一章 泉庄出美人

论及美女艳色，世人皆称道京都淮洛、维扬苏杭，说是那里的美女天下艳绝，天下秀绝，天下巧艳。几乎无人会称道关东，谁会认定关东也有这秀艳、巧艳、艳绝的天下尤物？

关东也有美女艳姬，也巧艳天下，艳绝天下，秀绝天下。

美女出在泉庄。

泉庄不该叫泉庄，它应该称作美女泉庄。

泉庄在长白山下，东边郡内。

× × ×；

关东不同于江南。葱葱郁郁的老林像海一样漫满了山，山坡不陡，绵延而上，使人没有登岳之劳而有身在岳中之感，举目望去，林吼啸似海，让人生旷达避世之心。

这样的山这样的林子，出猛兽出飞禽出剑客出猎户，不该出美女。

这里却偏偏也出美女，因为这里有美女泉。

美女泉是温泉。泉水在一悬崖坡下，原是由一跌溅飞鸣的瀑布而成的。鸟也见过，兽也饮过，忽然一日就没了一点水影，崖下秃秃地站着些狰狞嶙峋的怪石。怪石像南国诸秀的奇峰，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欹斜着盼水，光秃秃地没一点儿绿色，人见也惧，兽远远徘徊，鸟也只能低翔回旋，不敢止栖。人们这惧怕是因为怪石的异状，像人又不类人，一副狰狞的面貌。于是这儿叫做“恶人石”。

渐渐没了人踪兽迹，渐渐这附近的村子就藤牵蔓绕，把这里尘封成一块冷僻的静

地。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从这一堆堆嶙峋恶石里冒涌出一阵阵泉水，泉水很旺，又是热泉，涌泉就渐渐地淹没了嶙峋恶石脚，让它们那大半截身子都浸在泉里，小半个身子缭绕在热雾中，热气蒸腾，缠绕着林子不散，给这一小片葱葱郁郁的林子点染上了神秘静谧的色彩。

雾中看怪石，那些怪石极美。

忽然有了人，有了庄子，盖成了木楼亭阁，有了人烟，甚至远远驻足聆听，还可以听得见丝竹雅乐，那一片祥和慈净之乐，就像是从仙境中奏出来的。

从这庄里也出去过人，有男有女，男人都风朗神俊，女人都闭月羞花。出去的人都在京都淮扬名城闹市，每当有人问及关东，都侃侃而谈，乐而不倦；一说到美人泉或泉庄，则马上哑然不语，不置一词。

于是，世人对这美人泉也知之甚少，对这泉庄就更少听闻了。

人们只知道一点：天下美女艳秦淮，泉庄美女艳天下，他们知道三个人——

京都洛阳的馆娃楼李小妓，色艺双绝，艳名天下，一日抚琴，竟有百十书生痴而立市，琴绝而仍立，直至夜半街清，美人入梦仍忘返家园。这个李小妓就是关东山下美人泉泉庄之人。

三江女侠罗敷，三十六式松针剑横行天下，与大侠萧啸，狂痴书生柳不恭为岁寒三友。萧柳二人皆慕罗敷才色而不敢与之言，于是三人结友，行走天下。这个罗敷就是关东山下美人泉泉庄之人。

天下一富钱不多从京都淮河夜游，进一画舫，寻芳一女娃，年方十六，回眸一笑，让年已知命的钱不多肯割舍三万两银子买她为妾。这女娃叫柳毛毛，人很倨傲，在钱不多府上像一位正宫娘娘，挑三拣四，拿捏娇嗔。可有一日酒灌了半醉，又哭又笑，戟指钱不多：你这色狗，拿人家泉庄一个烧火丫头当宝贝，你若见了我家泉庄少夫人，还不得

痴梦昼夜，脱尽元阳而死？！

泉庄在外的就这三个女人，但只有这三个女人也就够了。

人们都瞩目泉庄，想着那神秘的美人泉，想着美人泉边的泉庄女人。

练武的人大都血气很足，血气足就难免生些痴想。

练武的人痴想也不很多，只有那么三四件，钱财、武林秘籍、美女、宝剑名马。

泉庄有美女，也许还有其他的。

## 第二章 海大少与钱不多

一般人都都不大喜欢听别人叫自己的名字，觉得名字被人一叫，有一种生疏感，听起来挺别扭。有了钱有了势，更不喜欢被人家叫名字，怕掉了价钱失了身份。

海大少不，他叫下人一律叫他海大少，不许叫少一个字。海大少的房子多，下人也多，多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他知道，全天下的富翁，第一是钱不多，第二就是他海大少。

海大少和钱不多比过，斗过富，斗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秦淮河上，普陀山。

这一天淮河舟船如蚁，停靠河岸，善男信女纷纷上山，买一炷香焚一陌纸，向菩萨敬意，讨更大的好处。

这一天非常热闹。

善男信女看到了今天和往年有所不同。

菩萨隐居的湖边，搭好了两个高棚，一个棚内是海大少和他的下人，另一棚内是钱不多和他的仆役。

这两人就在普陀山上，在菩萨院里斗富。

斗法也很别致。

普陀山后有水，水成一湖，湖边无林但有几株垂柳，柳枝依依，让人生尘外之感。湖水潋滟澄澈，内有鱼游来荡去，条条重有几斤。湖内鱼无人敢食，多是善男信女自普陀山下用铜钱换来，一步一颠拜上普陀，放生于湖内的，这些生灵虽无杀生之厄，但先放生的小鱼长大了，食物少，便改了本性，吃起那些后来的小鱼。普陀山上的僧众也没办法，总不能因它食了小鱼你便吃它吧。佛说不伤生相唯我佛相，对它也就只好不闻不问，也只好让那些后来的小鱼被它们吃掉。对此，高僧只得一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早讲过这些了。

鱼也无甚奇处，奇的是湖边两处旺泉。

两泉相傍，都在湖东畔，泉水如箭喷射，似竹筒中溅瀑，时时不息，且又贵为两眼。山上僧众称之为：来世。是讲那喷涌之势如人生之寄托来世之福。百姓称之为“佛眼”，意即佛也流泪，天天为世人浊相而哭。

× × ×；

钱不多与海大少就在这里斗富。

斗富的方法很简单，用五铢钱向泉眼处抛，谁压得那泉水不再喷涌，便胜。

只见两家棚子里走出一群人，用杠子抬着一箱箱的钱。讲好了的，都用五铢钱。

一声令下，两边的家人就往泉水上扔钱。

海大少这边人快，用手抓，一抓一把，向喷泉上洒。“佛眼”也贪婪，哗一声钱就没了，舟子俗人们就一声喊，觉得肉疼，虽然那不是自己的钱。

海大少的人爽快，好像在扔石块。

钱不多的人就差了，一个个小伙子，竟有气无力，用手指头拈那铜钱，慢吞吞地向那喷泉上抛，就听见扑扑一点点水响，那喷泉若无其事，根本没把这几个小钱看在眼里。

看着海大少那边的喷泉水一点点弱了，钱不多慌了，从台上站起来，喊：“快，快！”

但那几个下人还是舍不得，好像这钱是自己的，抛下去心疼。

钱不多急得头上出汗。

柳毛毛突然盈盈起立，冲那些人喊：“快！老爷要是胜了，赏你们每人一两银子！”

这话刚出口，就见那几个人抬起箱子，一箱一箱的铜钱往泉眼上倒。

钱不多马上埋怨柳毛毛：“胡说，胡说！明明已经是傻子大扔钱了，还赏银子，赏耳光吧。我，我这.....这钱也不多，钱也不多.....”

柳毛毛笑着望这钱不多老爷，她咯咯笑着，笑他总说那一句“钱也不多”。她知道，只有她这嫣然一笑，才能让这个钱不多心醉。

果然，钱不多老爷拍了拍腿：“我豁出去了，跟他海大少拼！”

两边的喷泉都没了那喷涌的水花。看来，佛也势利，一见了这么多的五铢钱，也没了佛泪。

海大少看看那泉眼处，又望望棚边得意万分的钱不多，笑了。

海大少知道，钱不多老爷的钱很多，多得可以把淮扬地面全买下来，多得可以从京路开始，一座城一座城地买下去，一直买到你连听也没听说过的地方。海大少还知道，钱不多老爷不乐意显富，这次和他斗富，多半是那位如夫人柳毛毛的主意。

海大少向他身边人递了个眼色，那人向湖边挥了挥手。

马上有一伙人涌向泉眼，人挤人，人拥人，都拥向钱不多老爷那一个泉眼捞钱。

捞一枚五铢钱，就等于捞到了一壶白酒，捞到了一碟子卤干，捞到了一块头巾。谁不去捞？

这边柳毛毛笑得咯咯响，她向那些呆站在湖边看热闹的舟子俗人喊：“捞啊，莫非那些钱烧手？”

舟子俗人们一哄而上，涌向海大少那泉眼。

一时间，那喷涌的泉眼边都挤满了人，水里泥里的，捞钱。

海大少笑了，笑得很得意。

他又一挥手。

手下人就又向那泉眼处抛钱，舟子俗人们在踊跃，抢钱，有的被泉水喷溅得一头水珠，双手还在乱抓。

钱不多老爷身子快瘫了，只是看着柳毛毛。柳毛毛两眼放光，喊家人扔钱，和海大少争高下。钱不多老爷想吼她快停手，但他从来没见过柳毛毛这欢笑，终于没吼出来。

天黑了，掌上灯，直闹腾至半夜，人们才散。

仍有人在泉边摸钱，一直到天亮。

这一次，海大少承认，他和钱不多老爷没斗出输赢。

海大少和钱不多就再斗。

这一回是斗酒。

富贵人家喝酒，也喝得粗酿，但多喝讲究些的花雕、陈酿，佐以美味佳肴，更伴以美女助兴，就有十分的情味了。

钱不多和海大少要斗酒。

地点选在“豆花楼”。

× × ×；

“豆花楼”是家老牌子，早年是两个老人开的黄豆磨坊，做豆腐给人家吃。生意也淡，日子就十分艰难。这一天天刚亮，老夫妻刚榨出浆，正准备下包夹豆腐，就听见门板笃笃敲响。

打开门，来的是一位衣衾单薄的姑娘。

姑娘冻得嘴唇发紫，哀求二位老人让她进来取暖。

老人很善良，就把姑娘拉到炉火边，给她热滚滚的豆浆喝。

姑娘一连喝了三碗。



临走时说：“你们为什么不做豆花呢？”

老人说：“关东人口实，嫌豆花稀，吃着不实在。”

姑娘笑了：“不对，你们可以试一试。”

姑娘用手指伸入她的空碗内，蘸着豆浆汁儿，在豆腐板块上写了两个大字：“豆花”。

姑娘走了。两老人就忙着点卤水，做豆腐。

出了怪事，一点卤水不成，仍是稀稠稠的豆花儿，有些疑惑，平日卤水也就只放这么多呀，再放，不就变成硬石头了？卤水也不能一放再放，看来今天这豆腐是做不成了。

一锅豆花，自然要去送人。

因为关东人不爱吃豆花，所以没人买它。你如果做了豆花，就只好一户一户地送，白送人，也讨不到好。

老两口就一家一家去送人。

刚送了三家，就见大财东钱家跑来一个仆人。

那仆人说老爷乐意喝豆花，让把这一锅豆花送到他府上去。

钱家赏了三两银子。

三两银子够老人五天赚的。

老人回家，百思不解，弄不明白豆花为啥能赚，只见那块豆腐板，早上那姑娘用豆汁写成的“豆花”两个字，黑黝黝闪着光。

用手一摸，愣了，那两个字上，摸出了木板屑屑。一扫一净，成了阴文的刻字，深深地咬在豆腐板里：“豆花”。

老人又惊又喜，忙去吃锅边的豆花。

一吃大惊。这不是豆花，像鸡像鱼像山珍，像燕窝像猴脑，有一股鲜遍天下的滋味。

老人忙跪下磕头，认定是遇上了神仙。

从此这关东名城就有了天下一鲜：豆花。也有了这名闻天下的“豆花楼”。豆花楼

的牌匾正是那块经风淋雨的豆腐板儿。

豆花楼拿手的是豆花。你花上几十两银子叫上一大桌菜，吃完喝完了人还不走，最后店家端上来一只只牛眼大小的浅盅来，盅里装着那白似玉、嫩似乳的豆花。来客多是肃然起敬，用舌尖，用鼻子，用唇沿儿去舔那豆花，品味着高贵与恭敬。

这豆花一小盅要钱不多，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可以买一匹布，买一袋米，买一头猪，买一锅烧饼。

海大少和钱不多就是到这个“豆花楼”上来，他们来这里拼酒。

拼酒有两个条件。

一是钱不多与海大少喝酒，用那装豆花的牛眼盅子，一对一地喝，喝到两人谁先倒下为止。

二是边喝酒边要豆花，豆花不是给他海大少和钱不多要，豆花是白送别人吃，从豆花楼前过者人人有份，正所谓“迈门槛，吃一碗”。现吃现付，一碗一两银子，从开门吃到闭户，吃多少付多少，谁先叫苦谁算输。

豆花楼熬豆花的锅不大，一天能熬五锅，一锅能盛牛眼盅子似的小碗两千碗，五锅豆花，就是一万两银子。

豆花楼从来没一天熬两次锅，也从来没卖净过一锅豆花，卖剩的掌柜的不吃，店伙计不吃，倒到水里搅碎，喂猪，而且店掌柜天天看着店伙计这么做。

正因为天天如此，豆花楼的豆花才三十年来不变价，一两银子一小碗。

当然没多少人吃得起。

×                      ×                      ×；

如今海大少和钱不多正坐在店里。

天刚亮，还没人知道可以不花钱进来吃这一两银子一碗的豆花。但这不打紧，海大少的人和钱不多的人都在豆花楼下的街面上，他们会用尽心思把那些咋说也不会相信

的人拉进豆花楼。

一开始难做，但只要有三五个人进了豆花楼，就只在楼下等人就行了。

谁都想尝尝这一两银子一小碗的豆花，不想的是因为过去想也白想，想不起。

海大少和钱不多都喝的是花雕，一瓶放了一百年的花雕。

这瓶花雕是钱不多的，他用尽了心思从一个破落世家子弟手里弄来的。或许是抢来的。

海大少很高兴，这陈年花雕芳冽清劲，让他好舒服。海大少边喝边笑，笑得很甜。

海大少喝酒时很爽快，把嘴张大，让喉咙打开，酒碗向下一倾，全倒进肚了。然后缓缓闭气，让酒气从胃里回来，在喉咙、在嘴里翻，屏息闭眼，体味着酒香。

海大少一拍桌子：“好酒！”

钱不多很不高兴：“当然是好酒！可惜白喂了你这狗东西……”

钱不多很不高兴，他自己喝得就不高兴，一点儿一点儿地抿，酒落在桌子上一点儿，他用手指去抿，闭口嚼。他瞪眼看着海大少，恨不能把海大少碗边那落酒也嚼上一遍。

他不高兴，因为酒好，他不得不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一座金山也有耗光的时候。可他又生气，生气海大少那喝法，那是喝酒么？喝凉水也没那么快。

钱不多不光是 不高兴，而且气得不行。但他又不能生气，生气了就会醉酒，醉酒就会输给海大少。

喝了三碗酒工夫，豆花楼上来了一个人。

这人一身衣服都土色，光着脚，龇着黑牙乐：“老爷，楼下老爷说……，可以吃豆花……”

这是一个市井无赖。

海大少笑了，叭地掷过去一两银子。

无赖眼珠子要撑破眼眶，上去抓银子，银子抓到了手，笑了：“老爷，俺不吃豆花

行不？”

海大少笑道：“要吃豆花就给你这一两银子，不吃豆花把银子撂下！”

无赖看着海大少，海大少笑咪咪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身边那些没一丝笑容的人。

无赖在大街上游荡了好几年，弄明白了一个道理：主人不笑不可怕，奴才不笑吓死人。

无赖忙说：“那就吃豆花，吃豆花。”

无赖手握银子，做大富翁状，把银子往桌上撂：“来豆花！”

伙计把豆花送了上来。

无赖很惊讶：“就这么一点儿呀！”

无赖见没人答应，只好去抓碗。

无赖用筷子搅，把豆花搅碎，说：“太淡，太淡，没味儿，不好吃。骗人钱的，骗人钱的……”

无赖刚下楼，迎面上来五六个人，他们问无赖：“吃过了么？好吃不好吃？”

无赖扬起了头，砸吧着嘴，回味无穷的样子：“那还用说么？好，好吃……”

于是，几个人就拥拥挤挤上楼。

花雕喝完了，就喝关东的熊酒。

据说，长白山的棕熊爱吃金秋时节那熟透的山梨，这山梨会在棕熊的肚子里发酵，变成酒。人们在棕熊刚刚吃下去山梨的一瞬间杀死它，取出山梨——因为熊都是囫囵吞“梨”的，那些梨一只只都很完整，把这些梨放入酒坛，再放入一些落地的熟梨，就酿成了熊酒，熊酒劲儿大。

海大少和钱不多就喝着这熊酒。

海大少有点无精打采，因为是喝着他的酒，又是他珍藏的一坛熊酒，他就有点舍不

得。那个只认得钱的钱大老爷，怎么明白世界上只有这熊酒才是好酒呢？海大少一点一点地抿，他喝酒的时候想着那从熊肚子里扒出来的肠胃，想着从肠胃中一只只小心拣出来的山梨，就心里一阵颤抖，他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酒。

钱不多喝得很快活。因为这一坛远比他那一瓶多，这让他占了便宜。这就像他拿出一锭银子和海大少分享，而海大少却拿出一个金元宝和他共用一样叫他开心。

钱不多想：“熊酒，这味道不错，咋想办法不花钱或少花钱弄上几坛子呢？”

来吃豆花的人渐渐多起来，两家的下人把他们都堵在楼外回廊间楼梯下，排着队一个个进来吃那一盅豆花。

海大少和钱不多身后一张桌子前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女的红光满面，像乡姑入城看灯，抿嘴直笑，露出风情。这女的是柳毛毛。那男的愁眉苦脸，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回廊上、楼梯下那些穷人们。这男人是豆花楼的掌柜，他恨不能上吊自杀。

其实他也没什么不好的，生意从来没这么好过，钱也从来没这么容易赚，先还是海大少与钱不多一替一人地一两一两地扔银子，后来就十个十个人地算，人多银子也多，店掌柜眼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银子。

这么多银子摆在他面前，他为什么不乐？

怕楼梯被踩塌么？

不可能，圆木撑柱，交叉横咬，一根挨一根，上去百十个人，楼梯颤都不颤。

柳毛毛笑，她看着店掌柜那愁脸笑。她心里明白这店掌柜为什么这模样。关东道上的酒肆一绝豆花楼靠的是那白如玉嫩如乳的豆花，卖的不过是个名，吃过那豆花的人心里暗叫上当，没上过当的人还惦记着上当来。富贵人都惦念着豆花楼。因为可以在这儿一显富贵，因为这酒楼上从来没来过穷人。如今可不同了，穷人一哄而上，市井无赖也知道了豆花的滋味儿，这豆花楼日后的生意就没了。

没了好生意，没了富贵人家的天天关照，豆花楼怎么活？

店掌柜早想到了这一点，起初坚决不答应海大少和钱不多在这里斗酒。

但海大少留下了一句话：你想留着这楼还是想一把火烧了它？

钱不多也留下了一句话：你想赚几个小钱还是想一个子儿也不赚了？

两家都扔下话走了，今天又都来了，好像知道他准能答应。

他不想烧酒楼，赚不了大钱赚小钱，他只好答应，只好让厨子做了五锅豆花。

他看着那一小盅一小盅的豆花被大呼小叫的人们一口吞下肚去，不禁摇头：天哪，这哪是吃豆花，这是喝井水！

他想哭。伙计走到了他面前，说了一句话：“东家，豆花儿没了。”

他心情为之一松，好了，他熬过去了，豆花没了。

豆花没了，海大少的钱和钱不多的银子远比豆花多，海大少和钱不多还想拼命喝酒，便豆花儿没了。

海大少说：“这一次你没输。”

钱不多说：“这一次我也没赢。”

海大少说：“还有一次。”

钱不多说：“还有最后一次。”

### 第三章 夺命双钱

泉庄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静谧，没有都会市井那无休无止的吵闹。

现在正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太阳光照射着泉庄，让那些绿荫之中的蒸腾雾气在怪石上环绕不去。

美人泉边有了莺语笑声。

是好几个女孩子在笑。

“冷哟，冷……”

“你天天说冷，但没一回不来洗浴。”

“为了做美人，她可不偷懒。”

“少夫人说得好，忍那么三五年，就活脱脱成了个美人胚子啦。”

“成了美人有什么用？还不是照旧得老死在这泉庄？”

“你可以想办法出去呀。”

“怎么出去？”

“你学柳毛毛她们，和下人偷情……”

“胡说，看我撕烂你的嘴！”

一会儿又静下来了。

在雾气中，可以看见几个女孩子脱尽衣服，慢慢走进泉水中去。泉水是热的，让她们全心去感触那热，肌肤一点点在水中滑润。她们面对的只是怪石和森林，而没有一个男人。

几年几十年以来就是这样，“恶人石”变成了美人泉后，就成为女人的天下。

这里没有男人，在女人入浴、出浴的时刻。

×                      ×                      ×；

可这一次不同了。

正在那些女孩子们痴迷在浴雾中，双手紧紧去搂抱“恶人石”，发出阵阵放纵的呻吟时，沉寂的林子里传出了人声。

“我可听不惯这声儿，像猫叫唤。”

“我可听得惯这声儿，告诉你，这些美人盼你去爱，盼你去怜她呢。”两个人在笑，一个声音有点暗哑，一个声音有点放荡。

美人泉中的美女们傻了，好半天木呆呆地蹲在泉水里，不敢出声。她们无论如何也

不会想到泉水边有人，而且是两个臭男人。

“谁？你不要命了？”

“快滚，少夫人看见，准要你的命！”

“滚出来，臭男人！”

詈骂声中，走出来一群人。

说话的是海大少和钱不多。

× × ×；

海大少很悠闲，瞪眼看着泉水中的女人，像在观景儿：“我才看见美人泉，美人泉，出美人呀。”

钱不多也笑：“不错，都是美人。”

女人出浴，见了男人，只想把身子淹在泉水里，双手犹抱住那些怪石，不能释手。

海大少说：“她们干嘛那么有味地抱住这石头，难道这石头比我们这些男人更有味儿？”

钱不多也点头：“对，对，像是有些邪门。”

海大少笑了：“她们能不能出来，接待我们这些客人？”

钱不多摇头：“怕没这么多的礼节啦。”

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从林中传来：“贵客来访，请折向北，过桥即是泉庄。下女不知有客，有渎尊目，还请恕罪。”

海大少和钱不多马上没有嬉笑神色了。

这声音听似柔和，但却内力深极。

海大少看看美人泉中浴女，叹口气。

钱不多看看美人泉中浴女，笑了。

两人转身，带随从向北折去。



过了桥，眼前一亮，丘壑之上，垒一木房。木房极怪，是用圆木匆匆搭砌而成的，木上枝干极绿，曲折向上，这一大大的树屋便在葱笼蓊郁之下。

树屋下，站着一个人。这人二十多岁，眉清目秀，风朗神俊，双目炯炯，望着海大少与钱不多。

“泉庄二十年不问世事，早已生疏礼仪，有招待不周之处，还请海涵。”

海大少打揖：“冒昧来访，恕罪恕罪。”

钱不多冷笑了笑：“你是庄主？”

这少年点点头。

钱不多看着这人，又气又嫉。气的是人家有洗凝脂的美人泉，有天下秀艳的美人常伴，而这人又少年俊朗，眉目清秀，不似人间浊物。嫉的是人家俊貌年华，英姿勃勃，自然不似他这模样，他很是恼火。

那少年微微一笑：“不知贵客远来，有何见教？”

海大少也笑：“天下美色，尽在泉庄，特来一睹，以清浊人眼目。”

少年冷笑：“海大少也想在泉庄寻艳？”

海大少装作不屑：“正是。”

钱不多奸笑了两声：“久闻贵庄少夫人美艳绝伦，世人无缘不睹尊容，不知可否一见？”

少年变了颜色：“不行！”

海大少笑：“请少夫人出来一见，又有何妨？”

少年冷了脸色：“你们快出庄去吧。”

海大少用手一指身后：“我这几个下人小子，都想目睹一下泉庄美人风采，想庄主不会令我们失望吧？”

少年忽然仰头而啸，那啸声从身边倏起，如呼啸之风，飞入林海，在林川沟壑之中

回荡。

他对海大少等微微一笑：“来吧，让我来讨海大少几手高招。”

这时，有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轻轻一叹，让人想起美人凭栏，日暮倚修竹那神采，让人想起美人浴月，眺春和景明之情，这叹一回三折，让人柔肠顿生。

少年马上脸色柔和起来，有无限柔情蜜意：“可君，你干嘛要理这些浊物？”

女人没回音。海大少和钱不多也在等待。

×                      ×                      ×；

这是个绝世美人，从那木房边走来，她不曾修饰梳洗，披长发在肩，又用林中白貂皮为披肩，貂毫洁白依偎，更显得她明眸如玉、乌髻欺雪。

海大少看着她，不讲一句话。

钱不多看着她，忽然想哭。

海大少想起了一个和他缠绵依偎的女人的一句话：你见了泉庄少夫人，当视天下女人无颜色。

钱不多想起柳毛毛，她说过：让你这人近了我家泉庄少夫人，还不得缠绵痴想，脱尽元阳而死。

海大少说一句：“她说得对。”

钱不多也说了一句：“妈的……”

海大少凝视钱不多：“就这么办。”

钱不多也尖笑了笑：“好吧。”

两个人都向前迈出几步。

他们不是迈步走向那美艳惊人的少夫人，而是走向那个丰朗神俊的少年。

“请等一等。”那女人突然一笑。明眸皓齿，顿让身边绿色更浓。

海大少站住了。

钱不多冷冷问了一句：“等什么？”

可君望着海大少与钱不多：“泉庄与世无争，今日来庄必有缘由。不知可否一问？”

“请问。”

可君直视海大少：“海大少为人风流，不随世俗，想必有人鼓瑟，劝君入泉庄寻衅，不知是小妓，还是柳毛毛……或是……罗女侠？”

海大少不答。

可君又低叹一声：“海大少不作声，看来我猜对了，想必是有这么个女人。”

她又对钱不多一揖：“钱爷天下首富，自然是见多识广，不知这次来泉庄，有什么指教？”

钱不多瞪眼瞅着鄢可君，沉吟不语。

鄢可君仍等他说话。

钱不多沉吟着：“你真要我说？”

鄢可君点点头。

钱不多一语惊四座：“我和海大少打了个赌，赌的是谁可以得到你。”

鄢可君神色一变：“你们不觉得这太荒唐了吗？”

钱不多慢慢说：“本来我上山时还觉得这事有些荒唐，但现在……我可是拿定了主意了，非赌赢不可。”

海大少一笑：“前两次你没赢，这一次更难了，看我的吧！”

那少年气得脸面绯红，他一步步向钱不多走来：“哼，凭你也配……”

钱不多冷笑一声：“你以为我会和你动手，不，不，来人！”

身边走过来一个小小的卑琐老头儿。

这老头很怪，身穿一件皮袄，皮袄上缝满了钱。这些钱很好看，又很难看。好看的

是这些钱什么朝代什么样式的都有，蚁鼻钱、刀币、布币，唐代铢钱、宋代五铢，甚至还有三两块番地通用的羊皮纸币，沿海交换使用的珠贝，这让好古喜钱者目不暇接。难看的是这些钱有的价值连城，有的不值几文，竟都给缝缀在一块脏兮兮的破皮袄面上，人一走动，钱就乱撞，那声音不是乐音，不甚好听。

少年看着他这模样，有些惊奇，问：“你是谁？”

小老头笑，笑得很卑贱，像仆役对威风十足的主子：“我叫万钱，天下钱币，齐集一身。”

少年微哂，斥道：“你满身铜臭，污了我清静胜地……”

小老头嘎嘎笑：“别拿捏做样啦。你们这些人，真叫我万钱大爷耻笑。就拿你这小子来说吧，人模样不错，像是挺高贵的，装作看不起钱。你那衣服是绸子还是绢缎？你在这长白老林里自己织的？还不是用钱买的！你老婆呢？用钱更多了，洗身子用的皂角子，打粉用的小胭脂，哪一样不用钱？”

少年笑了：“来吧，再讲多了，误你家钱老爷大事。”

万钱说：“不误事，不误事。”

×                      ×                      ×；

少年与万钱就交上了手。

少年步子沉稳，若飘若飞，在万钱身后转，步步不离。万钱也不弱，皮袄在回旋中飞舞，抖得一身钱币哗哗乱响，扰人心神与视听。

没交上五六个回合，万钱就支撑不住了。

钱不多哼了两声，又冲上去两个人，与万钱合斗少年。

少年渐渐手脚迟滞，落了下风。

少年边斗边向女人说话：“可君，你走，带她俩走！”

女人摇头，她一见双方动手，便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看少年与人动手。

“可君!”

女人仍摇头。

少年越旋越快，人影在三人中间飞奔，倏忽在左，忽焉至右，他突然袖口出掌，击中一人，那人倒地，呕血而死。

钱不多突然说了话：“你杀了我的人？”

双方站住了，凝立待发。

钱不多的脸上罩了一层青色，像蒙上了一层冷霜。

钱不多喃喃念叨着：“你杀了我的人不要紧，你夺了我的财，这可不行!”

少年愕然：“我怎么夺了你的财？”

钱不多指指地上的死者：“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千贯。一千贯，一个铜钱一个铜钱地数，数一百个才是一贯。你一下子，就把我的千贯打没了。”

钱不多突然出手，向少年出掌。

这更是一场恶斗。

×                      ×                      ×;

没人知道钱不多的武功有什么路数，没人见过钱不多练武。

钱不多有一个大庄子，叫孔方庄。那庄子像一枚大大的圆钱平铺在地面上。庄子方圆几十里，外面是圆圆的一圈围墙。墙很高，因为占地大，你看到这一面墙时就感觉不到它会是一圈圆圆的墙，那墙只是微微有些凸出些就是。墙里面是许许多多的楼房铺面，好像京洛淮扬的通衢闹市，再向中间走，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小湖，那湖叫方湖。方湖长宽都有四里，湖中有一座岛，那才是孔方庄的正中心，钱不多就住在那里。

没有人走进过这方湖，没有人到过那湖心岛。当然有人想走进去，但无论是从圆墙逾垣而入还是从圆墙的东南西北门闯入，都没能找到钱不多，那圆墙里面的酒楼茶肆的小铺店馆就把这些江湖侠士们杀死，把他们葬在圆墙外。

孔方庄有这样一个规矩，外人死了埋在墙外，自己人死了埋在墙内，死人隔着一面墙。

×                      ×                      ×；

海大少也是头一回见钱不多出手。

他担心钱不多不是那少年的对手，他慢慢移步上前，想在钱不多危急时去救他。

钱不多和那少年越打越慢，那少年脸色凝重，此时已无暇向那女人喊话了，他只盯住钱不多的手臂。

钱不多的招数他也没见过。

钱不多的袖子总是在那少年脸前飘，而他的拳掌总是倏忽隐现。那少年从那袖风嘶嘶中寻隙进攻，袖风一再逼他退回。

少年的额头上已经见到了汗珠。

钱不多仍然很潇洒。

少年回身，抽出宝剑。

钱不多也慢慢从袖中伸出一物来。

这是一件奇形兵器，似算盘又不像，似飞轮又不圆，像双环又比双环多些机巧。

“夺命双钱！”海大少惊呼。

那少年脸变了色。

×                      ×                      ×；

武林人都知道这夺命双钱。

六十年前，关东豪客严大雄从长白上天池下山，找到了一株千年人参，挖参时又杀死了守参的蟒蛇，得到了这一双夺命金钱和银钱。据说这金银双钱乃是古物，藏在山上一块巨石中，天池悬瀑飞溅，水击巨石，人时常听见那一阵阵金银声响。这夺命双钱被严大雄带出关东，在云南滇浙一带击杀黑白两道无数好手，后来，严大雄滇南中毒，夺

命双钱便没了下落。

如今，这天下绝妙的兵器竟落在了钱不多手上。

## 第四章 殒命花丛

豆花楼这几日的生意很淡。

店掌柜恨不能自杀。他坐在楼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知道他的生意完了。

过去来来往往的人也抬头瞅楼上，如今来来往往的人仍抬头瞅楼上。可这瞅法不同了，过去那目光中是羡慕，是渴望，如今这目光是嬉笑，是嘲弄，像一个刚刚步了青楼的浪子，那目光狎浪而轻薄。

这时从正街上来了三骑马。

马上人飞身下马，马缰也不结系，人就上了楼。

店掌柜没听见楼梯踏响，面前就站了三个人，两男一女。

店掌柜阅人无数，但见了这三个人，也不由得心里喝了个彩。

这一个男人有三十岁，一脸漠然的神色，似乎与世无闻，无不可。他身穿一件月白长褂，褂子很旧，但缝制考究。背一柄长剑，剑鞘与剑柄之间用金子打铸成一体。这是大侠萧啸。

店掌柜心里纳闷：这剑怎么用？难道急用现去打铁铺子化开不成？

他不知道萧啸这吞金合剑的用心，十年前萧啸以剑伤人，伤的恰恰是身边这个美艳清丽的三江女侠罗敷，罗敷几乎不治，后被狂痴书生柳不恭换血治好。萧啸以金熔剑，誓不再用此宝剑示人。

三江女侠罗敷，笑吟吟地看着店掌柜，问他：“豆花楼被人家搅过？”店掌柜被问的心里难受，眼泪唰地一下流下来，这一回他是真哭了。

狂痴书生柳不恭笑了：“三妹这一问，问出人家的伤心来了。”

萧啸忙说：“老人家，你说，说说是怎么回事？”

店掌柜被三人一问，就一口气讲了那天的事儿，三个人听完了不语。

海大少不是个东西，钱不多也阴鸷奸险，但这二人干嘛斗富？闲得没事干了？不对，这其中必有缘故。

海大少和钱不多都不是那种想露富夸街的财豪，为什么偏斗起富来？又大闹大哄地斗，从普陀山赶到关东，从豆花楼闹到长白山下，为什么呢？

他们这么闹，无非是要引人注目。

当然是引他们三个人注目，为什么要引他们注目？

因为放眼天下，大江南北、中州关东，唯一可与钱不多海大少较量的就是他们：大侠萧啸、三江女侠罗敷、狂痴书生柳不恭。

海大少和钱不多要引他们做什么？

萧啸回头看柳不恭，柳不恭这时正盯住罗敷在看，看得很痴。

萧啸突然身子一颤。

“怎么啦，大哥？”还是女人心细，罗敷忙问。

“快走！去泉庄！”萧啸失声喊道。

柳不恭和罗敷马上也不安起来。

处变不惊的萧啸失色，那一定是出了天大的事。

三个人飞身下楼，纵身上马。

三人鞭马出血，疾驰而奔。

× × ×；

日已正午，阳光从千年古树隙罅中透入，让这木屋边有无尽春色。

那少年终于躺倒了，他是慢慢地倒在地上的。



他只说了一句：“毒针……”

他中了钱不多的毒针，夺命双钱中满是机关，让他防不胜防。

那女人拼命奔过来，扑在他身上。

海大少和钱不多没声响，只是默默地看着。

鄢可君抱住少年痛哭。

钱不多和海大少抱着双臂，看她那梨花带雨的啼态。

钱不多直摇头：“不，不，柳毛毛算什么？归你吧。”

海大少沉下了脸：“胡扯！”

钱不多冷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她有一手？”

海大少：“可她是你的女人。这个女人归我。”

钱不多看着他，冷笑，不动。

海大少走上去。

海大少笑：“姑娘，你何必呢？我看，人死了，也就……”

鄢可君的哭啼声没了，她的身子伏在少年身上。

海大少迟疑了一下，去拉她：“姑娘……”

身后响起了一句冷冷的话：“她已经是个死人了。”

海大少轻轻缩回了手。

是的，鄢可君已经成了一个死人。

钱不多看着海大少：“你什么也没捞到。”

海大少突然大笑：“你也一样。”

鄢可君在笑，留下一个很凄冷的笑，她把少年身上的毒针刺在手上。

×                      ×                      ×；

木屋构造很奇特，外面是用圆木砌成的，连那些岔枝都没砍削。里面仍是这些圆木，

但被削砍得露出了很匀净的木碴儿。

桌面上有一把宝剑。剑身已被树脂流汁染得污脏。

这宝剑是那少年的，是泉庄庄主许笑生的，他用这把宝剑砍树，砍这间屋里的树皮树屑。

他们千方百计想算计泉庄，他们可不知道泉庄的少庄主在用宝剑砍树筑屋。

海大少和钱不多呆站在宝剑面前。

木屋后，是一片花地。

这里种的是各种野花。野花难植，看得出是连熟土一起移栽的，星星点点，缀满了山坡。

山坡的春花绿色里，横竖倒卧着十几具尸体。

这是那些在美人泉洗浴时被他们瞧见的美女。他们都倒在这花丛里了。

海大少看着这片花海，不讲话，山风一吹，花枝不如死人有骨气，还向他们点头。

海大少笑：“死了好，还是死了好。”

钱不多突然讲了话：“我还是希望她们活着，如果她们活着，一定很值钱。”

海大少喊了声：“有人！”他身子一纵，向花丛后扑去。

钱不多也一闪而过。

×                      ×                      ×；

花丛后，是一株倒树。

倒树长几十丈，树身极粗，树根掀起一面土墙，有四个女人坐在这土墙下。

两个是姿色秀丽的姑娘，另外两个只是两个小小的女娃娃。

这两个姑娘长得极美。两个娃娃也很俊，被点了穴道，稳稳地坐在地上。

两个姑娘行动自如，但也静静地坐在那里，见了海大少和钱不多，就施施然站起身来，立在两个女娃身前。她们没有一丝慌张。

海大少笑了，海大少面对女人时总是笑，尤其面对着美貌的女孩子。

“你们是谁？”

穿绿上衣的女孩儿说话了，她的声音极好听：“我叫刺儿，她叫槐儿。”

海大少还是笑：“你们为什么不死？”

刺儿看着他：“你看见的那几个女孩里没我俩，我们那时正看着小娃娃，我们不死。”

钱不多突然飘身过去：“闪开！”

他推开了刺儿槐儿，盯住了两个女娃娃看。

海大少笑：“她们还太小.....”

钱不多应道：“你比她俩还小。”

海大少一愣，也仔细看这两个女娃。

谁见过这样的女孩儿，头发是乌亮的，颈细肤白，色如嫩乳，眼中有神，虽有惊惧之色，但还是凝重俊美。

海大少和钱不多看了半晌。

钱不多说话了：“告诉你，我还没老婆。”

海大少说：“你有柳毛毛.....”

钱不多冷哼了一声：“狗屁！”

海大少笑：“芽儿还太小.....”

钱不多：“有苗不愁长，五六年后你看.....”

海大少突然说：“我也没老婆。”

钱不多惊讶地看他，海大少的脸不红也不白。

钱不多沉吟着：“咱们不妨再比试比试.....”

海大少也有兴致：“比什么？”

钱不多笑：“把这孩子养大，让她心甘情愿和你成亲。谁成功了谁赢.....”

海大少奸笑起来。

× × ×;

远远地看见了长白山主峰。

初春逼夏，长白山主峰上仍罩一峰白雪。

萧啸、罗敷、柳不恭跑倒了骏马，从马上纵起，飞奔向泉庄。远远看见主峰，泉庄已经在望了。

萧啸回头向罗敷与柳不恭比划了一下耳朵。

罗敷与柳不恭会意，一边御风而行，一边塞掩双耳。

萧啸在风中轻轻一拧身体，人就落在一块巨石上。他两目电闪，张口向天，生生地吐出一声虎啸来。这一声啸像滚雷，从地下一直滚入林中。百峰岩壑尽在颤抖。

这当然不是饿殍之啸，也不是饱食之啸，这是临渊眇目，威慑百川的一啸，这一啸使百兽失色。

啸声在林海中回荡。

萧啸这一啸后，就静静聆听泉庄那边的动静。

泉庄没一丝回响。

三人忧心更重，如飞般地向泉庄奔去。

泉庄就在眼前了。

他们先见到了那一片花海，见到了花海中躺卧的那十八个少女。女孩儿的血流在花蕾上，染得花只好匆匆凋零。

三人只能伫立在花海前。

罗敷脸色苍白，喊一声：“小弟，小弟！”旋即向那木屋奔去。

木屋里没人，屋门前，有两个人相依偎躺在地上。这是罗敷的表弟和少夫人鄢可君。

狂痴书生柳不恭马上去试鼻息，想看看人是不是有救。

他抬起头来，手又轻轻放了下来，人已经断气多时。

罗敷颤抖着手，不能自己，她合上小弟的眼皮，看着他中毒针后那变黑的颜面，不忍心去拂动他。

罗敷无声地落泪。

萧啸看着她：“你应该哭，哭出声来。”

柳不恭也点点头：“三妹，你哭吧。”

罗敷仍是默默流泪。

柳不恭从鄢可君的手心拔出一根毒针，细看着，神色很是肃穆：“这是回毒针。”

三人一震。回毒针是中空内藏毒液，两头尖似纺锤状的一种毒针，据说回毒针是夺命双钱中的一种毒器，其毒无比，一射入人体，人即刻便死，血凝心止。这毒针更有一样狠处，射入人体后若那人立即毒死，血仍流动，毒针便循血液而驱奔心室。

“夺命双钱，又出来了这夺命双钱……”

萧啸的神色很是忧郁，这歹毒的兵器又出来了，武林不知有多少人又将喋血。

“看！”柳不恭突然指着地上。

鄢可君身子趴在少年身上，一经抬开，在地上便见几个字。

“救双……钱……海……”

罗敷痴痴看着这几个字，突然痛哭失声：“可君，可君，我错怪了你，我不该劝阻小弟娶你，不该……”

罗敷跪在鄢可君身边：“弟妹，你放心，我一定救出双儿……”

萧啸和柳不恭静静地站在罗敷身后。

× × ×；

威震关东的泉庄没了，很奇怪的是，美人泉突然干涸了，那些花海也在几天内萎成了一片枯草。怪石中没了那缭绕的水雾，嶙峋的恶人石又面目狰狞了，仍然是飞鸟不敢

止栖，猎人不能打尖的不毛之地。

人们又管这儿叫恶人石了。

## 第二卷

### 第一章 “一躺楼”

人们附庸风雅，称大侠萧啸、三江女侠罗敷、狂痴书生柳不恭为岁寒三友。

说得倒也不错，大侠萧啸彬彬有礼，为人落寞倜傥不群，卓尔孤傲，像松。三江女侠洁身自好，人又好性情，又是好品貌，隽秀姣美，像梅。狂痴书生柳不恭为人狷傲，不与人为伍，人前少言，无欲无争，不与世俗混浊，像竹。

这三人结伴而游，傲啸山水。遇上武林中人人想管却又管不了的事，就拔刀而上，事毕飘逸而去，人杳如鹤，犹如神龙不见首尾。

岁寒三友交往甚洽，虽然世人都猜测道岁寒三友中萧啸与柳不恭以大侠身份同时倾慕罗敷。但人只见三人行如伴，而不见二人争相护花。

岁寒三友的武功是天下一流，岁寒三友的生死交情亦为武林中人人称道。

武林人皆说，交友一生能如岁寒三友，此生不虚矣。

× × ×；

关东驿路有一座小城，城名扶化。扶化城不大，城垣只有一人高，不会武功者双手一攀也可逾越。城内人不多，只有千百户，且又职业整齐，上山窑鹿套獐的猎户，下河淘金弄宝的沙工，逢秋赶山拿参的参客，还有为这些人作嫁的买卖店铺。

扶化城不大，但在关东驿路上很有名。

下关东的人到这儿喝水。因为腰无分文，就只能喝水，喝饱了热水入山，在长白山

林海中就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五个月喝不上热水，嚼山果吞溪泉，混个浑身衣服变成了条条缕缕的才下山来。

下山来到这儿喝酒。不管你从山里拿来了宝货还是空手下山，到这里都可以沐浴更衣，吃饱喝够。这是扶化城的规矩，也是关东道上的规矩。这不光是向那些命运不济的人施舍，更体味着一种恭敬，对于敢于上山去找幸运的人的一种恭敬。

从山上下来的人都知道这个规矩，你衣衫褴褛，形同骷髅也不要紧，一进扶化城，先奔“一躺楼”。想沐浴直奔后院，想喝酒径自上楼，包你体味一回做人那尊严。

“一躺楼”是酒楼。

关东的酒馆旅社都是一家。院门大大的，院内停车马，楼上摆酒席，楼下人散酌，后院留宿客。这“一躺楼”是个大去处，是用圆木从中剖为两半，圆片朝外，平片向内，楼屋梯墙桌椅木凳都是用大大小小的半片圆木咬榫而成的，这“一躺楼”的建式就显得比那些江南水乡、京都大邑的名楼别有些雅趣，野性天然，透出几分关东人的豪爽。

“一躺楼”这楼名有个来由。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参客从山上下来，到了这家店铺。那时店是小店，扶化城亦是个冷落清静的小城，都没今天这威势。这参客一进了门，店家照例出去相迎，请参客沐浴更衣来前屋吃酒。参客说什么也不沐浴，也不更衣。店掌柜就笑，说：“你老拿到了大货……”

参客一惊，问：“你怎么知道？”

店家胸有成竹：“望山上，有红光冲天，夜夜这红光向山下走。昨晚见红光下了坡，今天看红光没了。你一进店，我就一阵心跳，错不了，你老拿到了宝。”

参客只好点头承认。

店掌柜向参客打揖：“去时一杯热汤，原是待客心肠；归来一杯清酒，但求买卖公允。你老亮宝吧？”

参客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小小的桦树皮。正要打开，店掌柜忙止住：“慢！”

店掌柜洗手，焚香，然后打开那块小小的桦树皮。

围观的人大哗，都说这不是小二甲子吗？

二甲子是二年生野参，只有那么可怜的两片小叶，生不出簇簇拥拥的红榔头（红参籽）。

店掌柜手一挥，止住众人：“别喊！你老开个价吧？”

参客人毕竟嫩，也不知道这参值上几何。他心内着急，想不出价码。想要十两银子，换一身衣服，赚几顿饱饭就算。又想要五十两银子，风光归故里，讨一个乡姑当婆娘，过点富贵生活。这么想来想去，就开不了口。

店掌柜说：“你老讲吧，要多少，随你。”

听着是个好话，参客想多要，但又不知多要多少是个足。正所谓“答口还价易，张嘴讨价难”。

众人就低声叽叽咕咕说他，有人劝他多讨钱，有人说他要几个钱就是，这小二甲子最多也就值十两八两银子。众口不一，让参客为难，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没了主意，就索性往炕上一躺，想来个不说价，让店掌柜说个价完了。

店掌柜见他一下子躺倒在炕上，不禁喜上眉梢：“好，你老开价了！”

参客糊涂了，坐起来，见店掌柜不讲话了，又想躺下。

店掌柜慌了，忙上前扶住他身子：“你老，咳，你老……小店小本，你老就不要再躺下去了。”

参客不明底理，愣住了。

店掌柜向四周抱拳：“各位，多多仰仗，今天各位都见了这位老客愿以一躺之价卖这宝货。来人哪！”

众从抬来了一只躺柜。这躺柜关东人也叫炕琴，有两只木箱并排那么大，有两道门在前，关东人婚嫁时娘家多陪送为嫁妆，里面装衣服被子用的。



打开躺柜门，里面有一排排木匣，木匣里都是银子。

一躺，关东道上规矩，即指这满满一柜银子；一躺，就是白银一万两。

参客转眼就成了万两白银的主人。

店掌柜不容参客再讲话：“你老要言而有信，不可反悔。如你老不愿，这小店也归你老了。我明早即回京都。”

围观的人不散，都认为店掌柜得了失心疯，竟然用万两白银买这一枚二甲子，还赔上一片店铺。

店掌柜掀髯而笑，问参客：“你老拿这参的地方，是不是一块湿洼地？”

参客点头。店掌柜又问：“你老拿这参的附近，见没见到毒蛇猛兽？”

参客又点头：“有一条大蟒，色成红赤，被雷殛木倒地打在七寸上打死。”

店掌柜叹息：“蟒练九转，先是草色，转绿，转青，转灰，转花色，再转红，最后成白。此蟒功已近成了，只差一纪，就死于天火，这就是命了……”

众人惊问其故。店掌柜说：“凡蟒七转之后，就有了灵性，成了气候。这时的巨蟒要想化龙，就得找到水参。它找到了水参，守着它。水参聚水，忙变成白色时，九转功成，再吞食这一枝水参，便腾而化龙，不复为蟒了。”

众人惊奇，就又来看这小小参枝。

店掌柜恭敬请出水参，将它放在炕上。

十分奇异的是，炕洞里正烧劈柴，火势熊熊。炕面上水参周围，竟一点点浸润出水珠，水珠如珠子，一粒粒向参靠拢，须臾之间，已浸湿一片。

众人一片喝彩。

店掌柜忙收起水参，又向参客打揖：“多谢成全，有了这一枝水参，我一家人不再向关东寻宝了。”

这就是“一躺楼”的故事，据说这“一躺楼”的店主人就是拿参客的后代，因为有

了这故事，“一躺楼”就很有名。

因为有了“一躺楼”，这故事就传得更远。

× × ×；

今天的一躺楼更是热闹非凡。从一大早，楼上就坐满了客。

这些客人不是下山的参客，也不是赶路的商人，大都是魁武威壮带刀持剑的武林中人。他们今天都好性子，一个个点头招呼，生疏的也彬彬有礼，相熟的更兴高采烈。

武林人啥时候最高兴？

看见别人相斗时，别人生死相搏，对手武功越高看着就越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看到热闹，可以学人家的武功，至少可以开开眼界，自己又不担一分风险。

到了近午，一躺楼楼上已经满满的了。店倌应了几个人的请求，还在窗边放了几张凳子，让那些人坐着眺街。兜里赚几块银子，店倌也快活。

楼上的人都在等，日已正中，他们等的人还没来。

今天约斗的人是岁寒三友中的松与竹。就是说，大侠萧啸和狂痴书生柳不恭要在一躺楼前生死相搏。

有人道：“大侠萧啸与柳不恭亲如兄弟，怎么会在这里约斗？别是人言传说吧？”

有人笑应：“这回可不是传说，有人见到了帖子呢，二人约斗，自然就不再那么亲近了，可不知他二人为何反目，也许柳不恭只是想与萧啸一较短长而已。”

又有人问道：“不知柳不恭是不是胜得萧啸？”

那人傲然道：“只怕未必。但能约斗，怕也有些斤两。”

× × ×；

大侠萧啸是什么人物？

十七岁出山，师从何人，至今武林同道都以为是个谜。他用一口重剑，削天下兵器，斩黑道无数枭雄。江湖上传：萧啸吼，魂溜走；萧啸剑，阎王殿。讲的就是萧啸一口重

剑和一声虎啸。

天下武林除了放浪不羁海大少和天下一富钱不多以外，没人敢对这大侠萧啸不敬。

狂痴书生柳不恭是个什么人物？

有人传他是书圣柳公权的子孙，曾中进士，名柳文恭。一日写进奏文，忙中将“文”字写成“不”字，被皇上责怪，贬令去边地任官。柳文恭挂印出走，留下一首诗，文采斐然，末一句却是：从此鸡鸣不起舞，文恭洗名更不恭。

他这诗句是说他从现在起不再像刘琨那样闻鸡起舞了，他宁愿不叫柳文恭而叫柳不恭了。

据说他挂冠出走后，当朝宰辅裴清度曾把这诗抄呈与皇上，说他大逆不道，应处以极刑。

皇上问宰辅：“为什么要处极刑？”

宰辅答：“他挂印出走。”

皇上问：“让你去边地为官，乐意不乐意？”

宰辅一愣，说乐意，皇上可能就说你去吧，只好说：“不乐意。”

皇上说：“这就是，他也不乐意。”

宰辅想想又说：“他这两句诗是反诗。”

皇上看看他，半晌不语，缓缓说了句：“告诉你，我也不乐意早起。”

宰辅愣了。

柳不恭得知这一段对话，浩然一叹。他叹的是皇上，叹的也是他自己。

柳不恭在江湖上走，自有他的本事。传说柳不恭医可通鬼神，又讲柳不恭善琴棋书画，阵法易理。

关于萧啸、柳不恭，听到的都只是传说，亲眼见到的人很少。

就是这个萧啸，这个柳不恭，要在这里生死相搏。

## 第二章 赌酒论英雄

时已正午，等的人都已焦躁不安。有人急，有人吵，有人下楼要走。

突然，急的人不急了，吵的人不吵了，要走的人不走了。他们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低着头，正慢慢向一躺楼走来。

这人穿一袭月白长袍，长袍已旧，神情落寞，似乎天下只有他一个是人类，面对无限不能言语之尘世。

“大侠萧啸！”有人低呼。

所有人都静下来了。

萧啸慢慢走到酒楼前，他仰头看看一躺楼那块黑底金字牌匾，摇摇头。他想说这字绝没有狂痴书生写得好，但他什么也没说，慢慢踱进了楼。

楼上有人想招呼他，但他那眼神让人生惧，生生把在喉咙里那一声招呼吞了进去。

大侠萧啸在一张桌头坐了下来。

店倌头一回见这阵势，所有的人都放下筷子撂下杯，眼光随这一位转。

店倌凑上来，战战兢兢地问：“你老……要点什么？”

大侠萧啸抬起头来，冲店倌笑了：“酒楼，这不是酒楼么？要酒，喝酒，醉了，一躺。好一个一躺楼！”

店倌忙去拿酒。

萧啸只注视着酒杯，不看人。

×                      ×                      ×；

他对面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头髻不整，眼角带笑。

萧啸抬起了头，嘴角有了点笑意：“你贴在楼角，三十扇窗子你横飞了四步，其实

只要三步就够了。”

那人想了想，说：“我不行。”

萧啸说得懒洋洋：“我行。”

说时迟，那时快，萧啸的身子在桌子中间一闪一挪，人已贴在里窗扇上，他左足一点，身子横飞，右足一点，人就掠出窗外。

人正惊愕间，萧啸又坐到了座位上。

那人笑了：“你行，我不行。”

萧啸望着那人：“这是小事。”

二人就不作声，默默对坐。

×                      ×                      ×；

酒楼里的人都知道那人就是狂痴书生柳不恭。

两个人都不动，毫无斗志，没一点杀气。

萧啸叹了口气：“算了，不来了。”

那人也叹口气：“不行，早早晚晚总该有个决断。”

那人以手捻杯，念道：“怨空雁悲回，情痴几许？夜漏更深，听玉人呖语，却知思谁？”

萧啸说：“诗文词赋，我不如你。”

那人笑得有几分不恭：“武功击技，我不如你。”

萧啸说：“我会杀人，你能救人，我不如你。”

两人都不讲话了，也许这一句勾起了他们的回忆。

萧啸险些误杀了罗敷，柳不恭为罗敷换血，救了罗敷的命，这才使武林中有了岁寒三友。

谁知松竹不同栖。

萧啸突然说一句：“干嘛说这些？”

柳不恭也说了一句：“干嘛说这些？”

萧啸突然笑了：“咱们赌酒，如何？”

柳不恭点头：“好。”

赌法也很别致，喝一碗酒，说一个武林人敬仰的英雄，说得对方钦佩信服为胜。

萧啸说：“我说要离刺庆忌。单臂用矛，临江一击，力透胸背，庆忌以手挟要离，如掐小儿，笑说：‘你敢杀我？’还告下人不伤要离，要离投水而死。要离英雄，庆忌英雄……”

柳不恭笑：“要离算不得英雄，庆忌也算不得英雄。”

萧啸：“请指教。”

柳不恭：“要离欲刺人，不以勇武，先断自己一臂，诈也。诈者，不武。庆忌不察内情，让一臂残人刺死，不智。”

萧啸认输，认一大碗饮下。

柳不恭说：“荆轲刺秦王，图穷而匕首见。刺杀不成，抛掷匕首，笑骂：‘恨不杀了你！’勇士。高渐离为荆轲友，以艾灸瞎双眼，筑中灌铅，击秦王，不成而身死，勇士。”

萧啸笑：“荆轲算不得勇士，高渐离算不得勇士。”

柳不恭：“倒要请教。”

萧啸：“荆轲刺秦王，图穷而匕首见，秦王在眼前，徐夫人匕首又是利刃，没有无成之理。刺而不成，秦王绕柱而走。荆轲没有技击之能，算不得勇士。高渐离以艾灸瞎双目，以筑灌铅，本来用尽机巧，临击秦王时反不中，还是没有机巧，算不得勇士。”

柳不恭拍手称快，斟一碗酒喝下。

萧啸说聂政刺侠累，柳不恭说侠累系韩王，一个胖得像猪的废人，用剑去杀，不是侠士所为，乃是屠夫。萧啸说聂政本来是屠夫，是杀狗的。

柳不恭说刘备与曹操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惊而筷子落地。曹操以为刘备受了雷惊，刘备是英雄，曹操有识人之能，也是英雄。

萧啸笑说曹操不是英雄，英雄没他那奸雄劲头，刘备不是英雄，英雄不像他那么婆婆妈妈。

柳不恭笑笑，说：“天下没英雄。”

萧啸也笑笑，说：“天下没英雄。”

奇怪的是，这两人愈喝愈醉，愈喝愈多，指古论今，竟然当着这满楼人说起天下英雄。

这酒楼上哪一个人不是英雄？哪一个不是有名有姓的威震一方的英雄？要有人说他们不是英雄，他们马上就会宝刀一试，欲饮人颈血。但没有一个人动，像没人听见萧啸与柳不恭的话。

天下别人讲他不是英雄不行，只有这两个人讲，他只好忍受。因为这不是别人，是大侠萧啸和狂痴书生柳不恭。

×                      ×                      ×；

太阳已经傍山了。长白山高，咬太阳咬得早。

大侠萧啸和狂痴书生柳不恭相对峙立。一阵阵微风，吹动了他们的衣衫。

萧啸说：“如果我败了，一切拜托了。”

柳不恭说：“如果我败了，也一切拜托。”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切指的是什么。

两个人倏然一扑，马上分开。

旁边的人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就分出了胜负。

倒下一个人，是大侠萧啸。

有人轻轻叹了一声，这叹息一叹三折，令人心动。

柳不恭忽然喊：“三妹，三妹！”

没有答应，周围人群中，没有罗敷的身影。

柳不恭扑在萧啸身上：“你为什么不出手？你为什么不出手？”

萧啸嘴角流血，笑：“我本来比你慢……”

柳不恭痴痴地站起来：“你不慢，你不出手，这算什么英雄？三妹，三妹！”

没有罗敷，萧啸也低首在微风中，在群豪面前，他向柳不恭低了头。

柳不恭忽然狂笑起来：“这算什么？一招见胜负，萧兄，你也太小觑我了！”

柳不恭擎出刀来，唰唰一挥。

萧啸忙起身去拦。

柳不恭的脸上绽开了血花，他厉声嘶笑：“萧啸，萧啸，你叫我难见天下英雄，你叫我羞见天下英雄。”

柳不恭转身飞奔，倏忽便没了踪影。

大侠萧啸起身，仍是那么落寞，月白长衣上溅上了点点血花。那是柳不恭脸上的血。

萧啸转身四顾，周围聚满了人，却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他轻轻移步，向柳不恭跑去的方向。

人已走去好远，但那苍凉悲苦的诗吟仍透出林隙，一字字传来：“怨空雁悲回，情痴几许？夜漏更深，听玉人呖语，却知思谁？”

### 第三章 孔方庄

孔方庄里的人都仰仗钱不多，钱不多就是孔方庄的皇上，孔方庄的法律就是钱不多的一句话。所有在孔方庄外犯了罪，杀了人，劫了财的，案发之后都跑孔方庄，因为他们知道，进了孔方庄，他们的命就算保住了。



孔方庄的庄门大开，但周围十几里的人都知道，不做买卖不送货，千万别进孔方庄。不是买卖人，不送货来，进了孔方庄只有一条路，留在这里，一辈子呆在孔方庄，不然就是一死，尸首埋在孔方庄墙外。孔方庄墙里墙外，夜半一片磷火，孔方庄把这当成新奇，炫耀给外人看。他们给这磷火起了一个很荒唐的名称，叫“见钱眼不开”。

所有六扇门的高手都在孔方庄外徘徊，等待他们缉拿大盗花贼；所有的武林豪杰都不进入孔方庄，孔方庄是恶窝，进得去出不来。

所有的恶人都想往孔方庄，因为那里是一个极乐世界，在那里可以随便喝酒，喝完了吃完了也不用付银两，在店铺里的东西可以随便拿来用，有住宿的店可以随时住，有妓馆可以昼夜狎浪。这一切都不用付钱。

钱都早付过了，这一切都是天下一富钱不多付的。

× × ×；

采花大盗俞平和独脚贼苟凤一路逃避，身后跟着三五十个六扇门的高手，对手是必欲捉之，将他们缉捕归案，追捕六省，一直追到孔方庄门墙外。

孔方庄的大门是昼夜开着的，孔方庄的吃喝闲人仍轮流看门，准进不准出。

俞平和苟凤跌跌撞撞跑向孔方庄的大门，后面几十米追赶着六扇门的群雄。

孔方庄的看门闲人就哄喊：“快呀，快点！”

后面六扇门高手中一个虬髯大汉搭了射箭，嗖一声箭响，苟凤应声倒地。

俞平跑进了孔方庄大门，跌坐在地上。

六扇门的高手们追到了门前，他们在门里门外和俞平瞪眼瞅，张嘴喘。

一伸手就可以捉住俞平。但他们不敢。因为手一伸出去，就伸进了孔方庄的大门。手如果伸了进去，他们这些人的命就没了。

虬髯大汉说：“俞平，你的案子只好悬着了。”

俞平说：“胡子，这辈子你捉不着我了。”

也有人想找孔方庄毛病，六扇门高手鄂平夜入孔方庄，想找一个连杀四十六人的大盗，想认定他是不是隐匿在孔方庄，一进围墙门，就被一个满身臭泥的无赖闲人给打死了。那个闲人是孔方庄上混不上饭的一个小混混儿。

从此，孔方庄很太平。

×                      ×                      ×；

武林人不想找到这儿惹烦，六扇门不敢到这里拿人。

孔方庄的平静，是因为有庄主钱不多。他住在孔方庄的方湖的湖心岛上。湖心岛多石块，像奇石巉岩，类江南亭榭中的花石纲，大石块可同房屋比肩，小石玲珑如巧手天赐，亭台楼榭，雅趣布局，竟不减江南。

这也不奇怪，钱不多手下的万钱就是一个布局造设的妙手。

从湖心岛向孔方庄中水路上，有许许多多小舟，小舟多用童子挽系，湖水清而且多产鱼，庄中人不捕食。食鱼全从外买进。湖面上多种花卉，尤以常泊为最。风一吹荡，多飞荻花，让人想唐人诗景。

×                      ×                      ×；

孔方庄很美，也很富。

传说当朝皇帝对这孔方庄极为忧虑，曾在两湖两广灾年借故向孔方庄求赈。皇帝写诏书说：“湖广熟，天下足。今湖广馁矣，想卿不能看我无米，但求黄金百斛，以为赈灾，愿卿助我。钱不多签上一本奏章说：陛上有湖广，而不能避饥馁，我有孔方，但能求无饥寒，陛下求银，臣当应付，我为小民，助黄金百斛也可。于是，孔方庄付出黄金百斛。

据说皇帝见了这百斛黄金后，问差官去孔方庄一行如何，差官说钱不多倒是爽快，看信后就笑，对下人说：你瞧皇上也来求我。阿三，把你的那金子给他一些。

皇上问阿三是谁？差官说阿三是一个眉清目秀，笑嘻嘻拎一串钥匙的十二、三岁小

僮。皇上半天没讲话。第二天就召龙骑将军云壮玉，回府之后就调集皇宫禁军，准备出征。

兵部尚书何粟成就在校场点校军马，要出兵讨伐。

三天后，皇帝又召二人议事。二人毕恭毕敬，立听皇上旨意。

皇上神情不悦，低头看书，好一会儿才抬头说：“所议出征孔方庄一事，就算罢了。朕一想，孔方庄一诺百斛黄金，确属不易。这次就算了。”

云壮玉、何粟成二人纳闷，不知何故罢手，只好听命。

如果二人可以凑近皇上，便可以知道那缘由。皇上手捧那一本书本上有一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几个字：

我不负陛下，陛下定不负我，试我黄金斛以付聂政，陛下能安枕么？

皇上知道聂政是杀狗的，被人派去杀了一个宰相。当皇上的不管怎么愚钝，最先懂得的还是过去的皇上如何被人杀掉了，天天琢磨自己怎样才能不被杀掉。

这张字条是皇上一觉睡醒，在枕边发现的。从此，皇上不打孔方庄的主意，孔方庄也不去惹恼皇上。

× × ×；

孔方庄也有庄规。

最大的一条庄规是：你在孔方庄可以白吃白住，可以尽兴玩乐，但庄主钱不多一有差遣，你得去办，再有一条就是：如果你进庄满了十年，就得出去为庄里寻一笔钱财，钱财多少不限，哪怕是找来十两银子，也算你对孔方庄的一点心意。

七大寇十年之后出庄，在浙东劫了一起镖，是价值七十万两银子的一批珠宝；

燕子杨三十年后出庄，烧了燕京第一大户张泊一家楼宅，拿回了价值连城的双壁夜明珠。

孔方庄不种庄稼，不做买卖，但孔方庄很富。

## 第四章 黄金屋

湖心岛上只住钱不多一家人。

钱不多盖了许多房子，曲径通幽，奇石探胜，常常弄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可以从哪里走出去。好在他身边总跟着万钱，万钱能领他在这曲曲折折的楼台亭榭中来去自如。

湖心岛中有许多“美人屋”。

钱不多把这些屋子筑得很小，只有那么一张床，一面妆镜，有三两人可在地上来去。这些屋子门口挂上一些匾额，上面不请名家题字镌刻，只是分别用黄金、白银、青铜装饰。黄金匾额之意自然是“金屋藏娇”，白银屋里的女人被钱不多看得次了一等，青铜屋的女人就更差一些。

钱不多有三间“黄金屋”。

× × ×；

第一间黄金屋里，住着柳毛毛。

若是看钱不多出行时柳毛毛那又娇又嗔的作态，一定会以为钱不多像水蛭一样附着这个女人。其实不然，钱不多一天只是有那么一两个时辰在柳毛毛这里。

刚来孔方庄时，钱不多的习惯让柳毛毛又惊又怒。他让柳毛毛自己一个人居住在这间黄金屋内，他自己却不知去哪里睡了。柳毛毛疑他另有所爱，就哭闹。钱不多不理睬她。柳毛毛闹厌了也就不闹了。

钱不多有毛病，每天只在入夜，才神情疲惫地来到柳毛毛屋里。柳毛毛不知道他做了什么累成这个样子。

钱不多点烛焚香，让柳毛毛赤裸而坐。他一边品着香茗，一边欣赏柳毛毛那丰腴的

体态，并不动手。这很让柳毛毛上火。她撩拨钱不多，想让钱不多春宵一度。钱不多只是笑，笑得极阴沉。她依偎软语，哀恳啼哭，全无济于事。她怀疑钱不多不是个伟岸男人。但钱不多那火赤赤的双眼，那兴奋的狼眸让她知道了他并不是不能成事的男人。

钱不多只是静静地坐着，看她渴求，看她哭泣，看她依偎撒娇，看她累得乏了，看她闹得没趣了，默默流泪，躺在被衾中，钱不多才来她身边，握住她的手，让她渐渐入睡。她睡着之后，钱不多就悄然而去。

柳毛毛很想知道钱不多从哪里来，等她入睡以后，又去哪里睡。她白日四处走，总是在那奇奇怪怪的山石中走迷路，被仆人童子引回来。

她问仆人，仆人们只是笑，不答话。

柳毛毛决心弄个明白。

× × ×;

她没办法得知钱不多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她可跟踪钱不多，知道她入睡后他到什么地方去。

这一天机会来了，钱不多到她屋里比平时晚，又多喝了酒，很疲倦。他仍然让柳毛毛赤裸而坐，让她在屋里走动，他那狼眸渴欲的目光也是昏沉沉的。

柳毛毛有一句没一句地和钱不多搭话，他疲惫极了，像是要睡。

柳毛毛诱惑地拉过锦衾，让他入睡。钱不多摇头。

柳毛毛是下了功夫的，窗帘子换上了湖绿，屋子里又是一片温馨。她点上了龙涎香，让那麝香味儿的气息证明自己的存在。她又是那么娇柔、慵懒，双眸柔情脉脉地看定钱不多。

但他说了句：“你睡吧，我……走了。”

柳毛毛等他走出屋去，就急急起身，跟踪他。

拐弯，入洞爬石，踏水中石阶，再入洞，穿过一间阒无一人的堂屋，又拐过一个石

洞，才到了一间屋前。

借着月光，柳毛毛看到了这屋门前的那块黄金匾。她惊呆了：钱不多还有一间黄金屋，钱不多并不独钟情于她，钱不多还有一个比她更有魅力比她更漂亮的女人为伴，所以才让她夜夜孤灯冷衾而眠。

这个女人是谁？柳毛毛又恨又气。

× × ×；

钱不多站在这黄金屋前，陪着小心，说：“我来了……”

这声音很讨好，也没有了疲惫。

就听见屋里传出来一个声音：“滚进来吧！天天假模假样，怪恶心人的。”

这声音让柳毛毛吓了一跳。这不独不是莺语细声，简直就像男人一样大粗着嗓门，恶声恶气的。这美人的声音咋这么难听？

钱不多小心翼翼地进了屋。

柳毛毛本想走开，但止不住那好奇心。就是打死她，她也得看一看这个美人。她轻轻凑到牖下，透过纱窗，看见了屋里的那个女人。

柳毛毛惊呆了。她怎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身粗如瓷缸，面目堆着一堆肥肉的胖婆娘。这女人不独不美，而且面目粗俗，可憎。这就是钱不多金屋藏娇的美人？

钱不多走上前去，那女人刚刚洗完脚，用那一只像蹄髈一样的胖脚指点着钱不多：“先把这洗脚水泼出去！”

钱不多马上点头，把那一盆水泼向回廊。

那胖女人狠狠瞪了钱不多一眼：“又灌酒了？”

钱不多陪笑：“喝了一点儿。”

胖女人骂：“臭狗屎，喝酒的男人都是臭狗屎！”

胖女人让钱不多为她脱衣服。然后拥被而坐，肚上挂了片红兜兜，像大米袋上挂个

价牌牌。

“过来，给老娘捶捶腰。”

钱不多就上去，跪在她面前，卖力地捶起来。

胖女人不失时机地叹口气：“咳，我这腰……”还做了一个卖弄风情的动作。

钱不多马上搂住了那个胖女人。

柳毛毛寻旧路回她自己的屋子。她痴痴呆呆地想：如果不是钱不多有了毛病，就一定是她眼睛出毛病了，看错了这些景儿，这都是真事吗？

× × ×；

柳毛毛和钱不多从关东回到了孔方庄。他们唠叨了许多宝物，也带回了两个女人，刺儿和那个小女娃儿。

钱不多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小双。”

钱不多沉吟：“这名字不好，等一等，我想好了，给你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钱不多这一次没让柳毛毛回避，直接把她们逮到了一间黄金屋面前。

钱不多对小双说：“这是你的屋子。”

钱不多又说：“把这个刺儿带到一间银屋去。”

刺儿说：“我要和小姐住一起，她还小。”

钱不多对刺儿说：“你再讲一句，我就杀了你。”

刺儿慢慢放下了小双的手，转身跟仆人走了。

小双哇地一声哭起来。

钱不多很慈和，上去抱起了小双：“乖，乖孩儿，别哭，进屋歇歇。”

他抱着小双进屋，对柳毛毛连个招呼也没打。

柳毛毛一个人站在门外，听屋里人一阵子忙乱。她突然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意思。

她转身，低头慢慢往回走。她也有一间空寂冷寞的黄金屋。

## 第五章 “在下不恭！”

孔方庄仍然像往常一样过日子。

这天是十五，天亮以后，庄门大开，仍然有一群闲人浪汉在庄门前卖呆、闲逛。

如果你以为他们都是闲人，那就错了。如果在门口有谁对孔方庄不敬的话，这些闲人浪汉马上都变成了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也许你会从他那招式他那相貌上认出他正是哪家名门正派隐迹江湖的叛逆，但他不会承认，他只说他是孔方庄的一个闲人浪汉而已。

十五是个大开门户的日子。

大开门户，指那些庄外的买卖人可以到孔方庄来做生意，朔望之日孔方庄开谈生意，也就是在初一十五两天洽接生意人。

孔方庄可怕。但孔方庄做生意很慷慨，不失公道，而且大度。所以生意人朔望之日仍是源源不断地奔孔方庄来。

×                      ×                      ×；

来孔方庄做生意的人有两种。有好东西的，来卖。他们知道有些价钱只有孔方庄才付得起；想好东西的，来买。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孔方庄才有让他们出大价钱的好东西。于是，朔望之日的孔方庄就热闹。

孔方庄负责谈生意的人是个胖子。这人胖得一塌糊涂，胖得分不清眼睛、鼻子、嘴的确切位置，胖得只能坐在椅子上听别人讲话，点点头或举举手讨价还价。这个胖子的名字也怪，他叫百两。

谈生意的人都坐在大厅上。



百两先站起来，向众人一揖：“老规矩，这个揖是谢各位给本庄送米、送鱼、送肉、送菜的，有劳了。”

这是孔方庄的美意，每次一揖，表示不忘这些给孔方庄衣食的客商。其实孔方庄购买这些远远高于市价，但这一揖是个不忘情分的表示。

接着，那些衣食客商说货物。

“黄河鲤鱼八百条，白渡鲫鱼十筐，新江龙蟹，针菜百捆！”这是南方客。

“飞龙九百只，蛤什蚂千篓，龙苋菜十车，鳌花鱼、边花鱼、鳞花鱼千条！”这是关东客。

百两点一下头。买下。

凡是送来的东西，百两全部买下。

这是诀窍，你如果想要别人给你东西吃，你就一概收下，付好价钱。这样好东西就会源源不断地送来。

百两从来不看货，不看数量。如果不足量，东西不好的话，那也很简单，那个客商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头总会埋在孔方庄墙外。

天吃客叶许宏卖给孔方庄一车黄河鲤鱼，路上误了时日，鱼眼睛瘪了，鱼鳃黑了。百两笑着点头说好，收下了。

叶许宏逃了三年，浪迹天涯，三个孔方庄闲汉追杀他。

三年后的一个朔日，没月亮，三个闲汉回庄，把一个脏兮兮的布包袱埋在围墙外。

庄里人看看他们，甚至都没有人问他们一句：“回来了？”

不用问，他们肯定回来。也不用问办的事儿成不成。

所有走进孔方庄的客商都知道这个。他们还知道，他们报出的哪一样东西孔方庄肯定不喜欢，但这个胖子百两也肯定不说破，还是笑，点头买下。当这些商人们一离开庄子，这胖子就派人把这种菜或是米倒掉。

这胖子宁肯扔掉这种菜或米，但他绝不能不点头，因为他知道，任何一个敢来孔方庄的人都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敢来孔方庄做他们衣食父母的人本来就不多。

好一会儿，南来北往的客人才把他们带来的衣物菜蔬卖完了。

每一个客人都有食物衣服带来，他们知道这也是规矩，不管你想来买宝物或是来卖珠玉，你一定得先卖给孔方庄食物衣饰。

百两的目光落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人独独没说他给孔方庄带来什么东西。他三十多岁，脸上有三道很深的伤疤。静静地坐在大厅上，慢慢地品茗。

上好的毛尖，湖心岛的冷泉水，兼有考究的茶具，他细啜慢咂，自得其乐。

百两的眼睛睁开了。

众人这才知道这胖子的眼睛精光四射，眼睛很大。脸上的肌肉也展开了，人能看清他的眉眼嘴巴。他站起来了，走向这人。

“请问，这位不知给孔方庄带来什么东西？”

这人抬起头来，看看胖子：“没什么可带的，就给钱不多带个好吧。”

胖子的脸马上绯红。

在座的客商都为这人捏了一把汗。这人犯了两大忌，一是不该不给孔方庄带来衣物食品，二是不该当着孔方庄人的面叫钱不多的名字。眼见得是活不成了。

×                      ×                      ×；

百两的身子一动，人已经站在那人面前：“多谢先生对敝庄主的厚爱。”

那人仍低垂着头，在看茶杯里几片飘叶。

百两倏忽而上，冲那人下了杀手。

一个人的身子飞了出去。咣！人撞在窗框上，跌落在地。脸上流血，身子好半天才爬起来。

跌倒的是百两。

众客商大惊，有人敢在孔方庄里动手，而且是在庄主用来待客的大厅上。这让他们又惊又惧。

能摔倒百两的人并不多，但孔方庄有许许多多胜过百两的人。

果然，从厅角边轻飘飘飞过来一个人。这是万钱，是那个浑身无处不缝钱的万钱。

万钱向这人打个躬：“先生尊姓？”

“在下不恭，无姓。”

“先生大名？”

“在下不恭，无名。”

万钱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孔方庄什么样的人没有？孔方庄除了庄主外，连柳毛毛也不敢对万钱不太恭敬。

万钱仍嬉笑着站在这人面前，凝神屏息，缓缓出手。

“慢！”

一声吆喝把万钱喝怔住了。

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这人穿得平常，一件绸袍，马马虎虎地戴一顶帽子，双手后背，款款走出来。

认得的人知道这就是威震天下的富豪钱不多。不认得的只当是孔方庄的钱师爷。

武林人都知道，钱不多出行，手下的仆人僮儿都披金挂玉，独有钱不多一身无长物。也是该当如此，细想想，像钱不多这样的大富豪，佩宝玉挂金饰？那可就没了钱不多的身份。

“百两，你退下。”

百两唯唯打揖，退在一边。连脸上的血也不敢擦。

钱不多向那人打招呼：“柳大侠，久违了。”

那人瞪眼瞧着钱不多：“你叫我？你叫我什么？大侠？”

那人突然哈哈大笑，这是睥睨一切的大笑：“钱庄主，你试试再叫？”

钱不多微微一笑，又打揖：“狂痴书生，久违了。”

那人又摇头，眼里闪过一丝怅惘：“钱庄主，狂痴书生死了。既不能情痴如旧，有怎会狂放如昔？不狂不痴，书生气只有迂腐，迂腐不是我辈之愿哪。”

钱不多眼中放出神光来，这让众客商暗暗吃惊，钱不多见到天下最奇的珍宝时，就是这神情。

没人知道钱不多的心境。钱不多有钱有势，想什么有什么，但年过五十，也多了点杞人之忧，忧人寿不永，忧时光易逝。这也难怪，即使昔时轰轰烈烈一代帝王秦始皇，也想祁年求寿，愿常享富贵。

可眼前来了这个狂痴书生柳不恭，他医术可通鬼神，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有了他，怎么不叫钱不多快活？

钱不多又恭恭敬敬向柳不恭打揖：“柳神医，多谢厚爱，肯来孔方庄。”

众客商见钱不多对这人如此恭敬，不禁诧异，有人竟羡慕万分，就是皇上亲临，钱不多不过就是这么恭敬，这人真是要足了面子。

谁知这柳不恭又发了话：“我这一来，就不想再到世上行走了。为了这个，我想钱庄主是不是该向我行三个礼？”

众客商更惊，这人真不知进退，惹恼了钱庄主，须臾就叫他人化为齏粉，魂魄无依。

谁料得到，钱不多竟笑吟吟，大大方方地拜倒在地，满脸喜色：“多谢柳神医成全！我孔方庄一庄人托庇了。”

柳不恭微微一笑：“钱庄主，何必如此？我还有话呢。”

钱不多肃然：“请讲。”

柳不恭慢慢放下茶杯：“我不愿为竹，做一世清傲。来你孔方庄，图后半生清净。烦钱庄主为我在湖心岛辟一静室，容我自处。另外，庄上大小戒规请勿扰我。如钱庄主

愿用戒律管我，就不是我来孔方庄求静的心愿了，那我就只好告辞。”

钱不多略一沉吟，就放声大笑：“柳神医快人快语，好，就这样办。”

钱不多吩咐万钱：“去，在湖心岛为柳神医辟一静处，让外人不得扰柳神医清静，违者处死。”

万钱应诺而去。

钱不多向众客商一躬：“各位，得罪了，我得陪柳神医去湖心岛。各位卖买事毕，还请在孔方庄多盘桓几日，让本庄尽尽地主之谊。”说罢，钱不多挽着柳不恭走去。

## 第六章 岁寒三友

美人泉变成了恶人石。

罗敷在恶人石盘桓了十几天。她在恶人石边徘徊，又痴又呆，流泪不止。她恼恨自己离开美人泉，想小弟走时送她一程又一程。那天小弟对她说他一定要娶鄢可君为妻，这叫她很不快活。她劝小弟说：鄢可君人虽漂亮，但不谙世事，不可为泉庄少夫人，小弟不听，果然娶鄢可君为妻。这也是她愤而离开泉庄的缘由。

鄢可君不懂武功，但她是小弟的心上人，她临死不忘双儿，用毒针在地上刺字，好一份机敏的心思，好一份贤惠的心愿。

她把双儿托付给了她，可双儿落在了天下一富钱不多和放浪不羁海大少的手上。

如果说她与柳不恭、萧啸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他们没法让海大少不浪荡下去，没法让钱不多不杀人不敛财。

罗敷悲哀，悲哀失去了亲人，悲哀她没法儿去完成鄢可君的托咐。

其实，她心里最震惊的是柳不恭的毁容出走。

她不知心里对大侠萧啸情意深些，还是对狂痴书生柳不恭情意深些。

大侠萧啸鬼峡渡险杀十六黑剑，那一战竟误用毒剑伤了她。萧啸是爱她的，在她受伤之后。他扔下毒剑，上去抱住她：“是你？罗敷，是你？”

她觉得臂上发痒。

“幸亏我收剑早……” 他把她挟出洞，见她浑身颤抖，奇冷无比。问：“你怎么了，罗敷？”

她的声音嚤嚤细细：“你怎么提一支……毒剑？”

大侠萧啸拔剑一看，剑尖上有黑血，这是十六黑剑的血。他想不到十六黑剑中有人中了很深的毒。

萧啸长叹一声，掷剑于她。说：“罗敷，快，我来为你疗毒……”

他把罗敷放在地上，双手抵其后背，内力源源不断地向罗敷送去，他运功半日，心里愈来愈悲凉，罗敷的身子越来越冷，心在微弱地跳，几乎摸不到心脉。他情急地抱住罗敷，喊道：“罗敷，罗敷，你要去了，让我一人孤单单活在世上，那有多凄苦？”

罗敷苍白的脸上只留下一个微笑。

萧啸把罗敷轻轻放在山洞外，他燃起了篝火，跪坐在罗敷身侧，静等着死神把罗敷领走。

罗敷是美的，在篝火的光亮闪烁下，她那乌黑的秀发，白皙的脸面都变成了一种凄绝冷艳的美，令人不敢逼视。

萧啸坐在地上，神思似乎也随罗敷走了，只剩下薄薄的一个躯壳。

×                      ×                      ×；

雪夜，关东的漫漫雪夜。

雪总是默默地飘洒，不像雨，下起来有些幽怨地咝咝作响，雪只是飘洒，摇曳，拽一丝轻松落地，寂无声息。

雪夜两大趣事：拥炉饮美酒，共友话桑麻。

大侠萧啸在江湖行走十余年，永远只可能寻找到第一种趣事，却总也无缘领略第二种趣事。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

现在，在这关东大雪夜里，大侠萧啸坐在客店里，喝酒，喝关东的粗酿，那种一口吞下肚、烧灼得心肝肺都跳上几跳的烧刀子。

大侠萧啸已经喝了三坛酒了，他现在吞进胃里的已经不是酒了，只是温吞吞的热水。

这时，从门外进来了一个年轻人。也背着一支剑。他眉清目秀，但眉目中透一丝豪气，人一进店，就直奔大侠萧啸而来：“可以共饮一杯么？”

萧啸头也没抬：“请。”

那人坐下来，斯文地斟一杯酒，抬抬手：“请！”

萧啸不举杯，他想，像那人这样斯文，他喝三坛酒，手臂不早累得酸麻了么？

萧啸摇头：“你喝你的酒，我喝我的酒；你吃你的菜，我吃我的菜。再就是……我们两人谁也不要说话。”

年轻人一扬眉毛，似在询问为什么。

萧啸轻声地：“不讲话，好听雪花坠地声。”

他讲这一句话时，满脸的寂寞，失意。

那人仔细地看他，好半天才由唇边轻轻地吐出一个字来：“好。”

于是，两人就谁也不讲话，就各吃各的菜，各饮各的酒。

那年轻人看一看大侠萧啸凳子边上的三只空酒杯，一笑，叫打瞌睡的店家给他搬来三坛烧刀子。

年轻人如长鲸吸水，喝下第一坛烧刀子。

烧刀子像火，烧灼着他的身子，他的脸红得像晚霞。

“小伙子有点狠劲，但人模样似乎弱了些，像丫头。”大侠萧啸头也不抬，一心对

付自己的那一杯杯酒。

年轻人又一口一口，把第二坛酒喝了下去。

这时的他已经半醉，颜红似花，人微醺然。

萧啸不禁惊讶地看了看他。

年轻人又一杯一杯地急倒，把第三坛酒也喝了下去。

萧啸不看，只看自己的空杯子。

“你不该这样喝酒，烧刀子不是酒，是火，在心里会着的，烧得你没法儿。”

年轻人不语。

“你为什么急着喝这么三坛？”

年轻人一笑，笑得很好看，男人竟笑出女人的酒涡来。说：“我只想让你讲话。”

萧啸有些愕然，这个年轻人，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说上几句话，不惜大拼酒力，一口气喝上三坛酒。

“现在，咱们都喝过三坛酒了，你可以吃我的菜，我也可以吃你的菜了。你也可以喝我的酒，我也可以喝你的酒了。对不对？”

萧啸有些吃惊，看着他，半天才点头：“对。”

“你愿意说话呢，就说，你不愿意说话呢，就不说。这样总可以了吧？我讨厌人家要清静时在旁边聒叽乱讲话。”

萧啸不讲话。

那年轻人一口一杯，说了句：“雪花飘得好自在……”

萧啸说：“雪花有什么好说？”

那人一笑：“对，雪花没什么好说。”

半天，那年轻人又轻轻说了句：“烧刀子比别的酒好，能烧出人的魂儿来。”

萧啸长叹一声：“人有魂有什么好？”



那年轻人盯住萧啸，像要猜度他心里所思，就噗哧一声笑了，脸上又是那要人命的酒涡。说：“对，人有魂没什么好。”说罢，那年轻人也是浩然一叹。

这是饱经风霜的一叹，这一叹叫大侠萧啸又连干了三杯酒。

那年轻人也陪了三杯。

两人就不住地喝。萧啸不知道喝了几坛酒，也看不清这年轻人喝了多少，反正是一替一杯，喝干了就喊店家。

店主人不敢给他俩酒喝了。

“这是银子！”萧啸把银子一拍，掷在桌上。

店主人忙解释：“小人不是怕你老没银子，小人是让二位别喝了，本店这烧刀子是用高粱煮的，后劲儿足，人喝坏了，小店也担不起呀。”

萧啸说：“再来一坛就是了。”

店主人无奈，就又去搬了一坛酒。

萧啸为年轻人倒酒，年轻人这阵儿就只是呆呆地笑。

萧啸突然大怒，一拍桌子：“店家，店家！”

店主人忙过来。

“你这酒干嘛要掺水？”

店主人慌了：“这……这……没掺水。”

萧啸目光中有逼人之威：“你以为我醉了，是不？”

店主人吓得腿打颤。

年轻人一笑：“你站直了，他不会打你，有我呢。”

店主人腿还是不好使。

“换一坛酒来！”

店主人马上去换。

年轻人举杯一饮而尽：“管它掺水不掺水呢，喝就是了。”

萧啸笑了：“要不就喝酒，要不就喝水，谁耐烦酒中有水，水中有酒？”

正说话，他大吃一惊，年轻人呢？怎么没了。

年轻人醉了，软软地倒在桌子底下。

萧啸过去扶他，怎么也弄不醒。

店主人在一边说了一句：“你只好把他埋在高粱堆里，不然过了今夜，烧也把他烧死了。”

萧啸不讲话，轻轻抱起了年轻人，飘逸出店。

雪花仍飘，萧啸抱着年轻人，一路踏雪无痕。

年轻人浑身烧得火一般热。

×                      ×                      ×；

萧啸找到了一个高粱仓子。

关东旧俗，在家门前立起一间仓子，四柱悬空，仓子立在约二楼高位置上，上下左右都封住，上面用木板树皮盖实，使之不透风雨，下面用木杆横穿，木杆只有手臂粗细，中间有空隙，可透风。四壁亦如此，让风透入，可把谷仓中粮食吹干。谷仓中有时放苞米，有时放高粱，大都叫这种谷仓为苞米楼子。

萧啸也知道关东人醒酒的这种方法。

关东人性豪爽，多喝烈酒，烈酒多为玉米或高粱烧酿，后劲足。人有时喝得多了，可以醉几天几夜不醒，最好的办法是，把这醉了的人埋在苞米或高粱之中，喝苞米酒的则埋在苞米粒中，喝高粱酒的则埋在高粱粒里，把全身衣服脱尽，用高粱埋住全身，只透两鼻孔吐气，这样埋上一些时辰，酒劲自解。

萧啸并不着急。他找到了这个苞米楼子，仓里装了满满一楼高粱。他把年轻人轻轻放在高粱上。

月光皎洁，吐一地银辉，雪光映着月光，苞米楼内一阵清冷。

他轻轻褪下年轻人的帽子，长衣。

他惊呆了。这年轻人不是个男人，是女人。他不知怎么办才好。

萧啸苦笑。他跪在高粱粒子上，闻着不知是女人的香气还是高粱的香气，酒劲一点点消了。

他急急地用高粱把她全身埋住，只让她一双眼睛和鼻孔露在外面。

他坐在一边，用左手扯住她右手，默运玄功，为她驱寒。

这是十冬腊月，北方滴水成冰的季节，没有他运功驱寒，她不待酒解，人已冻死。

他默默坐着，渐入无心无人之境。

天大亮了，井轱辘响，牛吼人语，鸡鸣门响，关东小镇的冬日来了。

他也不知这么枯坐了很久，她醒过来了。

“你这是做什么？”她抽出了手，打了他一掌。

他嘴角马上流出了血，血凝冻在他的下颏上。他不语，只是默默看向别处。

她想挣起身，又被自己那窘状所迫，站不起来。

他慢慢转过身去，说：“仓子外有人，别喊，你衣服在手边。”

她没了他运功救助，身子马上冷起来，凝不起功力御寒，便浑身一阵阵寒噤。

“快穿衣服！”

她忙抓起内衣。奇怪，内衣是暖的。她没想明白，只是急急地穿衣服。

谁说得出她这时的心境，又冷又乏又羞又怒又惭又愧，这心境能让她做什么？她好难。

萧啸不等她穿好衣服，人已经飘飞出谷仓。她追过去，半天没追上他。她突然怔立在雪地上，哭起来了。身边突然响起了话声：“眼泪有什么好流的？”

萧啸站在她面前，她噗哧一笑。

萧啸说：“你再见了我，别喝酒，只讲话，就行了。”

她定定地看萧啸，突然大声说：“不，我和你再见面，就只喝酒，不讲那些没什么意思，不痛不痒的屁话。”

萧啸笑了，他有了一个朋友了，这个朋友是个女人，一个艳绝天下的漂亮女人。

× × ×；

萧啸看着昏迷的罗敷，这一次他束手无策，因为她中了邪毒，他没有办法可以救她，这不是醉酒，而是中毒，他只能看着罗敷被死神带走。

从今后他又该是寂寞一人行走在漫漫长路上了。他忍不住流下了泪。

身边突然有人叹了口气：“何必呢？英雄有泪不轻弹……”

萧啸猛一旋身，他看见了说话的人。

这人同他一样，也是神情落寞，一脸忧郁，但他多一些儒雅之气。

萧啸冷冷地说了句：“你走吧，离开这里……”

那人一笑，笑得冷傲：“不知能不能动问，阁下为什么伤心？”

萧啸不语。

那人向罗敷走去。

萧啸擎剑在手：“别去扰她！”

那人一笑：“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萧啸：“是谁也不许走近她！”

那人回过头来：“萧啸，你是大侠。我不是大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柳不恭。”

萧啸浑身一震。

柳不恭，医可通鬼神，才惊当世人的柳不恭？也许她该有救。

萧啸走过去：“你能救她？”

柳不恭又是一叹：“如果我救不了她，这世上再没人可以救她了。”

×                      ×                      ×；

柳不恭让萧啸把罗敷放入洞里，又叫他把十六黑剑的尸体搬出去，把洞里扫净。

“一定要干净，不然你一呕一吐，就没命了。”

柳不恭又叫他点起了两堆篝火，又在洞外洒了一些粉尘。

“那是剧毒，要防人趁机袭击。”说罢，柳不恭就坐下来，凝神细看罗敷。

罗敷的眉心发青，人已昏迷多时。

“要给她换血。”柳不恭说。

萧啸一震，人能换血？他半信半疑。

柳不恭让萧啸坐下。他说：“如果能用你的血，最好。如不行，则可用我的。但那时就劳你护守我们二人了。”

柳不恭让萧啸伸出臂来。

他从兜里掏出一只锦匣，从中拿出一只小小虫子，把这虫子放在萧啸臂上，让这虫子吮吸萧啸的鲜血。然后又拿出一只扁扁的小虫，让那虫在罗敷臂上吸血，吸至一半，就拿下来。

那只从罗敷身上拿下来的小虫意犹未尽，忙着寻吸血处，这时柳不恭把从萧啸身上拿下的小虫放在锦匣盖里，那未吸足的小虫就把吸器刺入这小虫身体内吮血。

“这是一对虫子，虫子也知怜香惜玉。”

萧啸不语，盯着这神奇的虫子。慢慢地，那小虫吸足了血，不吸了。这小虫的身子反瘪下去了。

柳不恭仍在等待。

那吸血的小虫仍在蠕动。

柳不恭抬头向萧啸说：“你的血可以换给她了。”

萧啸不语，静等着柳不恭。

× × ×;

柳不恭拿出了一些银针，又拿出一节肠管。说：“这是狗肠，用针刺下去，就可以把你的血引到她身上去。”

柳不恭用大针刺在罗敷脚上，不一会儿，罗敷脚下就涌出黑血。

萧啸就看着自己的血一点点流向罗敷。他觉得身子有些虚弱，他想凝神运功，但不那么随心。

“你不能运功。”柳不恭说。

他把一颗药丸递给萧啸。说：“把这药含在嘴里。”

萧啸把药接了过来。

“你不怕这是毒药？”柳不恭突然说了一句。

萧啸一怔，一阵寒意从心底升起。

他摇摇头：“不怕，柳不恭要杀我，用不着费这么大力气。”

柳不恭一笑：“多谢夸奖。”

萧啸把药含在嘴里，觉得心里慢慢充实了些，一片空明。

很久很久，罗敷脚下才不流黑血，她脸上又恢复了那红晕，她睡熟了。

萧啸也像患了一场大病。

× × ×;

罗敷醒来，先看见了躺在身边的萧啸。说：“啸哥，又是你救了我？”

萧啸声音低沉：“不，是狂痴书生柳不恭救了你。”

罗敷这才看见面向石壁的柳不恭。说：“谢谢你救了我。”

柳不恭回过了头，萧啸和罗敷这才看到，柳不恭的脸上也满是泪水。

“萧啸给了你一身血。我给你换了血。我头一回这么干，我以为我不会成功，但我

成功了。”

萧啸和罗敷笑了，狂痴书生柳不恭也笑了。他们的心里很温暖，冷湿的山洞，燃烧的篝火让他们觉得很亲切。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笑傲江湖，在这世上结伴而行。

×                      ×                      ×；

谁知道会发生泉庄惨变？谁知道柳不恭竟会为了她而同萧啸一搏？

她知道这两个男人都痴情于她，但她没办法。一个是侠胆赤心的大侠萧啸，几次把她从死亡中救回，还用他的血换了她一条活命。如今身上的奔涌的血让她时时又羞又喜地想起了她与他原来早就共为一体了。但又有了狂痴书生柳不恭，她与萧啸早就从柳不恭那痴痴的目光中看出他十分倾慕她。她没法抉择，只好三人联袂行走江湖，叫萧啸大哥，叫柳不恭二哥。

她有时痴想，三人一辈就这么痴游江湖，老死林泉最好。但她自己也知道，这绝不可能。她只好不去想，因为她想不出什么好的结果来。

终于有了结果。柳不恭向萧啸挑战，那自然是为了她。

她想不去，她也告诫自己不要去，因为不论结果如何，对她都是一个绝大的刺激。

但她没法儿不去。她见到了柳不恭的出手，她忍不住，就叹了一叹。那一叹使柳不恭伤心欲绝，以为她终是心向萧啸，就自毁面容而去。

柳不恭这一去杳如黄鹤。

×                      ×                      ×；

罗敷和萧啸住在一家小小客店里。

她和萧啸决心南下，先去找海大少，寻找双儿。她知道双儿不是在海大少手里就是在钱不多手里。

小镇上竟然有人击梆，已经是夜三更了。

萧啸和罗敷在默默喝酒。罗敷的脸上微泛红晕，人在灯下，美艳至极。

萧啸不敢逼视她。

罗敷带醉看他：“啸哥……”

萧啸一震。她从前管他叫啸哥，在柳不恭三人同行时管他叫大哥，如今又叫他啸哥了。

“啸哥，那一回好醉……”

他当然知道她讲的哪一回。

“我那天一走进店里，就看见了你。这不是大侠萧啸么？我决心要招惹你……”

“你那回醉得好惨……”萧啸一想也笑。

“这一回可不能醉了，醉了啸哥找不到谷仓。”

萧啸忙说：“我可以把你埋在……”

他见罗敷脸一下子绯红，就止住不讲了。

罗敷一下子抱住了他，头抵在他颈下：“啸哥，你把我埋在哪儿？”

萧啸心跳得急，罗敷的女儿香气扰他心神，他盯着这女人看，这是他日夜思念的面孔，天天朝夕相伴的恋人。

他不说话，罗敷的身子偎在他身上。

萧啸轻轻推开了她。

“你知道不，柳不恭向我施的那一招是什么？”

罗敷一愣，迷惑地摇摇头。

“他用的一招是‘情别两依依’，我还了一招是‘虎盼归巢’。”

罗敷点点头，情别与盼归，自然误伤了一个萧啸。

“我不该出这一招，让他生气，认为我让了他。他那么傲……”

罗敷不语。



## 第三卷

### 第一章 孤儿孤女情为家

没人知道海大少有几处家。也没人知道海大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他正在江南，在春景明丽的扬州，在瘦西湖上泛舟，一只明丽的画舫在一丛丛柳绿中穿行。身边是一群美女艳姬。船上船头船尾站着一些仆人。

海大少的仆人都叫些水名字，叫湖人，井人，河人，江人，溪人，还有的叫鱼儿，虾儿，草儿什么的。

一想想也就明白了，海大少的仆人就得比海小些，比海弱些，比海少一些东西，就叫湖人、井人、河人、溪人。鱼儿、虾儿、草儿什么的，不都靠海养着么。

海大少很悠闲。他身边坐着大双儿，那一个粉妆玉琢的女孩儿。

那些美女艳姬拥着海大少，要他在她们手中的杯里咂酒，弄一些媚态撩惹他。

大双儿闭上了眼睛。

一美姬笑道：“小娃儿，你为什么不看？”

大双儿闭着眼说：“恶心人，装亲热。”

美姬笑道：“你得学学，不然海大少不会喜欢你。”

大双儿瞪眼看着海大少：“我恨他，用不着他喜欢我。”

海大少笑：“全天下的人都恨我，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这有什么？”

美姬们笑：“你恨他不要紧，他要恨你就不妙了。”

海大少笑着看这一个小小的娃儿：“你就是恨我，又有什么办法？”

大双儿想了一想：“我没办法。”

海大少狂笑，那些美女艳姬也笑。大双儿在笑声中站起来，她走到船边说：“我想出办法了。”

海大少和美女艳姬们怔住了。他问：“什么办法？”

大双儿很严肃：“我跳下湖去，叫你们不开心。”

“跳吧跳吧，你一跳下去，海大少哈哈一笑也就是了。他会不开心？”众人哄笑道。

海大少不笑了，他异样地望着这玉琢一般的女娃儿，有点儿紧张：“你真的要跳？”

大双儿点点头：“她们如果再笑，我就跳下去。”

海大少突然把身上的女人一推：“别笑了，谁再笑，我就宰了她！”

美女们惊呆了，她们从没见过这个海大少会这般无常。

海大少向大双儿笑，笑得很努力：“你说，你不跳，回来咱们坐着，看柳树，好不好？”

大双儿：“都好好坐着才行。”

海大少就向那些女人一吼：“都好好坐着。”

美女们只能好好坐着，她们还真不会好好坐着，却硬要好好坐着。她们觉得这挺可笑，但一看海大少那神态，谁还敢笑？

海大少也不会好好坐着，但他必须好好坐着。

大双儿这回才眉飞色舞：“你看哪，那些柳枝，怎么像箭一样往一边跑？”

海大少只能苦笑。

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把这小家伙弄在身边，是不是在找罪受？

×                      ×                      ×；

海大少带着大双儿回他的“清川堡”。这是海大少的一个家。清川堡是一个小山，山上有一群群房落，中间那些楼阁，便是海大少的住房。

“到家了。”海大少对大双儿说。

“到你家了？”

海大少点点头，他喜上眉梢。久久浪荡的海大少归家，有一番欣喜之情。

大双儿惊讶地看着他。

海大少领大双儿来到阁楼上。这是一间华丽堂皇的阁楼。

“谁住这儿？”大双儿问。

“你呀。”

大双儿摇头：“不。”

海大少愣了：“那你住哪儿？”

大双儿指着庄前一片林子：“那儿。”

海大少沉吟了半天。问：“你说的是那木房子？”

大双儿点点头：“我就住木房子。”

海大少点头：“好吧。”

大双儿去吃饭，和小丫头去玩，到了晚上，海大少笑吟吟地来找她：“走吧，你该去睡了。”

海大少领大双儿绕过回廊，一点点向那林子走近。这里还真像美人泉边泉庄那硕大的木屋子周围的景致。

大双儿很高兴问：“木房子在哪儿呀？”

海大少一指。

果然，林子中间，有一栋硕大无比的木房子。

这木房子和泉庄的木房子一样，也是把木头从中劈成半爿，也是圆的面儿朝外，平的一面冲里。冲外的一面上也长满了翠翠的绿枝。

大双儿惊呼：“到家啦，到家啦！”

海大少笑，笑得很真挚。

亏得没有让仆人见到海大少笑，不然他们会惊异，一向放浪不羁的主人竟然也会这么笑。

屋里点着一炉燃得熊熊的炭火。

大双儿眼睛睁不开了：“我困了。”

海大少忙说：“你睡，你睡。”

大双儿说：“我睡，你可不能走。”

海大少点点头。

大双儿马上就睡熟了。

他看着睡熟的大双儿。孩子那睡相是恬静的，很美。

海大少在回味，他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睡态？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儿了。那时候他的父亲海大侠还活着，母亲云姬也很年轻。他睡熟了，听见了父母亲在讲话，在嚶嚶细语地谈家常。他一睁开眼，见到了父母的笑脸。

母亲说：“你睡得好香。”

他只能想起这些，小时候的事儿，很容易忘。

人都很傻，忘了的大都是很美好的事儿。这样，人就只记得仇恨怨毒，这世界就变得不那么美了。

大双儿双手像藕一样洁白，她在梦中双手乱扑，喊：“妈妈，妈妈……”

清冷的月光照亮了海大少的脸。这脸上没有一点嬉笑与不恭，颊上淌一行清泪。

×                      ×                      ×；

清川堡的人们都活得十分平静，他们这周围没有恶人强人，没有剪径的强盗采花的淫贼，甚至没有凶神恶煞一样的官差。

他们以为海大少是一个不大规矩的纨绔子弟。他们说，如果海大少也像我们这里的规矩人家一样，我们这儿就更好了。

他们从来也没想到，如果海大少真也像他们一样规规矩矩，这儿就成了民不聊生的乱地。

他们当然看不起海大少。

但海大少有一条家规：不招惹家附近的人，不招恶于邻。

这样，海大少与居地附近人总还算相安无事。

海大少如今很少管事，他把一切事都交与江人、湖人、井人、河人去管。

江人是这里的总管。他总是毕恭毕敬地站在海大少身后。

大双儿恼他：“你别站在我们身后，不让我们玩儿。”

江人就没了影儿。

但海大少一咳嗽，他准会像个影子一样飘出来。

大双儿就生气：“又咳嗽又咳嗽，一咳嗽就来了那个鬼人儿。”

海大少只好笑。

如果你和一个任性又胡闹的女娃一起玩，你只好笑，否则怎么办？

海大少一日心血来潮，把大双儿领上了阁楼。

“来这里干什么？”

“看看这里的好东西。”

屋子里当然摆了许多好东西，上等的玉石雕成的玩艺儿，佩饰儿，像葡萄一般大小的夜明珠，金饰头簪，还有一些女人用的粉红铅白。

海大少颇慷慨道：“你看好了什么？拿吧！可以把这一屋子东西都给你。”

大双儿睁大了眼睛。

海大少以为她很欣喜，见她左看右看，不拿一样东西，就说：“你指指，哪样好，我帮你拿。”

谁知大双儿只是摇了摇头。

海大少惊得张大了嘴：“你一样也没看得上？”

大双儿摇摇头：“妈妈说，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她抓起了玉，说，“怪沉的，戴在身上沉，不好玩儿。”

“这个——”她又抓起了珠子。说：“是假的，又没有香味儿。我妈妈把这些东西都扔在美人泉里了，都沉到底儿啦。妈妈说，世界上的东西只有一样最好……”

海大少竟然很紧张：“什么？”

大双儿咧嘴一笑：“是花。”她走去，摘一朵鲜花，递给海大少，说，“你闻闻，你闻闻，这花多香啊。”

海大少痴愣了半天。

他一拍手，大叫：“好，好。果然是好。你比那些金枝玉叶更强。不俗啊，不俗！”

大双儿睁大了一双眼，看他：“你说，什么是不俗？”

## 第二章 松仁鱼米

清川堡仍像往常一样，只是江人更忙碌。

他心里暗暗埋怨。大少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清醒，跟一个小娃娃天天叽叽呱呱唠扯，能有什么名堂。武也不练了，人也不管了，事也不问了，这清川堡的家事全落在江人的肩上。

江人很生气，气的是这个小娃娃。

清川堡什么东西都有，鱼虾海鲜，蛇羹豹肉，新鲜蔬菜，要什么有什么，可大双儿这个小娃娃竟看都不看，说那么一句话：“我要吃松仁鱼米，我要吃松仁虾米。”

江人忙只得去办。弄来了松仁，做了松仁鱼米、松仁虾米给大双儿吃。谁知她只吃了一口，就不吃了。

海大少问她为什么不吃了。

她噘着嘴说：“谁吃？那松仁味儿不好。”

海大少吃了一口，果然，松仁是发了霉的。他把江人叫来，骂了一顿。

江人想回话：松仁是关东山特产，这儿是江南水乡，千里迢迢运到这里，松仁能不霉么？哪能像长白山上那样新鲜？你对付着吃几口就不错了。

但江人不敢这么讲，他只好答应马上再去办。

他找到了大客商于亭翁，要他帮忙，价钱不计，只要弄到新鲜松仁来。

江人来找于亭翁，就为了催松仁。

× × ×；

于亭翁的家住在江边，江边一座半里逶迤的宅院。

江人从后门来到于亭翁的家，进了院子，一直找到前厅，没人。

面前突然站立着两个人，是一男一女。

江人不知道这两人是大侠萧啸和三江女侠罗敷。

“你是谁？”

江人知道这时候最好不答话。

萧啸走向前，凝视着江人：“你是海大少的人？”

江人点点头。无论这两个人是谁，他都承认他是海大少的人，哪怕是遇上了大侠萧啸。

“我是萧啸。”

“我也是萧啸。”江人突然说。

萧啸明白，江人不信他的话，他慢慢擎剑在手，把吞口嵌金的剑给江人看。

“我也可以把剑吞死，只要找一个铁匠。”江人仍目光炯炯。

萧啸看定他，突然张嘴向天，吐出一声虎吼啸。

宅院里的树也萧瑟。

萧啸定睛看着江人。

江人一笑：“大侠萧啸，不同凡响，其实我一见你，就认出来了。”

萧啸问：“你和海大少在一起？”

江人闭口不答。

萧啸又问：“海大少带来的女孩儿在哪里？”

江人只是瞪着萧啸。

罗敷一笑：“烦你禀告你家少爷，就说萧啸、罗敷来访。”

江人仍不动。

萧啸问：“你为什么还不走？”

江人盯住萧啸：“如果主人问起于庄主，我不知道说什么。”

萧啸一笑，推开了门。

左臂负伤的于亭翁正坐在椅子上。

萧啸和罗敷掩上门，退了出去。

“我动手了，但实在没能力……”

江人点点头。

“萧啸打伤了我。告诉海大少，萧啸会追杀他。”

江人又点点头。

于亭翁叹了一口气，如卸去千斤重负，说：“你可以回去了。”

江人一字一句地说：“松仁，我要的松仁……”

于亭翁呆呆地看他，像看一个陌生人，好半天才吐出一个字：“有！”

×                      ×                      ×；

江人走上大厅。



海大少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近来，大双儿也站在一边。

江人站住了，像立桩，好久没动。海大少知道他想说话，江人终于说了话：“他们来了。”

海大少神色不变，说：“好，是岁寒三友？”

江人点点头：“没有竹子。”

海大少沉吟：“松就难办，又有梅……”

江人：“属下无能，没和他动手……”

海大少在沉吟，没听江人讲话。

江人：“他们马上就上山来了……”

海大少一怔，江人蓦然出手。

海大少急步上前。晚了，江人已经一掌击碎自己的头颅。

江人：“属下无能，愿少爷能胜。”

海大少很激动：“江人，江人，这怎能怪你？萧啸与罗敷联手，我都不敌，何况是你？送死何益？”

江人瞪着海大少：“少爷保重！这是松仁……”他向海大少举起一个小小的白布袋，半袋松仁，都是新鲜的，但袋子上溅满了江人的血。

海大少抓起了布袋，向大双儿掷去：“滚，滚！都是你，非吃什么松仁。拿去吧，吃，吃吧！”

大双儿嚎啕大哭。

### 第三章 火烧清川堡

萧啸站在海大少面前，他身后是罗敷。

罗敷很激动，盯住大双儿：“双儿，你是双儿？你是大双儿还是小双儿？”

大双儿惊奇地看着她：“我是大双儿。”

罗敷：“认得我么，我是你姑姑！”

大双儿慢慢站起来，要哭。她看看海大少，又看看萧啸，说：“我不认识你。”

罗敷笑：“我是你姑姑，你爸爸……”

大双儿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海大少突然吼了她一句：“不准哭！”

大双儿不哭了，看看海大少，抽泣着。

海大少：“你去坐在床上，别动，看我和他们打架。”

大双儿慢慢走过去。坐下。

萧啸看了罗敷一眼，罗敷很生气。

萧啸迈上一步，冲海大少一揖：“泉庄血债，总有报偿之日，今天萧啸来找海大少，只为一门血债，一条活命。”

海大少冷笑：“好，好，都这么说，都这么说，其实人心里想点啥，别人未必就不知道。”

海大少边说边阴阳怪气地看罗敷一眼。这一眼让罗敷上火。她飞步而上，冲海大少冷笑：“你不用太狂……”

她蓦然出招，向海大少连施杀手。

大双儿双眼瞪圆，吃惊地看他们过招。

罗敷快，一招接一招，一连递出去十多招。

海大少慢，只还了六七招。

萧啸在一旁沉声道：“三妹让开，让我来……”

罗敷不答话。

海大少仍面带笑，从容一一卸去罗敷力道，让她的秀女剑无从着落，每动一招，辄被海大少后发先至，中途截止，只好中途易招，快打快变。

罗敷攻了三五十招，不见上风。

萧啸身子一飘，人已站在罗敷身前。罗敷只好草草收住剑锋。

海大少笑道：“大侠萧啸一口重剑一声虎吼啸，早已闻名。今天不便领教那虎吼啸，就只领教你的重剑好了。”

萧啸意甚萧索：“重剑无锋，何敢谈一个重字？我就与海大少试一番拳掌如何？”

海大少笑笑，点头。

海大少轻轻松松站立当地。

萧啸头一回碰见海大少这样的对手。他凝神聚思，待机而发。

江湖人言：要想俏，海大少。这不独是讲他的武功路数奇怪，无人知晓底数，更是说他那飘忽焉东，飘忽焉西的神秘步法。海大少一打起来，那姿势很好看。

江湖人都说，好看的没好货。这话对，可用在海大少身上就不对了。海大少的武功，又好看又好用。据说他的武功是向一个女人学来的。

萧啸沉渊峙岳，平平向前出了一拳。

海大少轻移一步，人就一闪而去，让萧啸这一拳走空。

萧啸一拳紧似一拳，脚下步步生风，越打越有精神。

萧啸这一路拳叫“虎王拳”，原是他从东北虎的扑食吞噬中悟来的上上招式。这拳给凡夫俗子打去也只不过是花拳绣腿，但在他内功绝顶、武功超卓的参悟下，一经施展，便虎虎生威。临渊望月、纵崖飞渡、双剪水、一击拓、展额见王、虎眠松侧、三击麋鹿……这些勇猛招数源源不断，逼得海大少只好闪躲腾挪，不敢直撄其锋。

罗敷见海大少自顾不暇，突然发动，身子一纵，直扑向大双儿。

海大少想去阻拦，却忘了还有萧啸的虎拳，身子一趔，被萧啸一拳击在胸前，他狂

喷了一口血，跌倒在墙角。

罗敷趁机抱住了大双儿。

大双儿见海大少喷血，吓哭了，喊：“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海大少狂啸一声，窗外有人喊一声：“少爷，少爷！”

海大少吼了一声：“点火！”

外面人应了一声。火就点起来了，风助火势，这间屋子就笼在火海中。

萧啸吼道：“海大少，你疯了，你绝对逃不出去。”

海大少冷笑：“我根本就没打算逃。”

罗敷抱紧大双儿，生怕一松手，这娃儿便飞了去。

罗敷：“你好狠心，让这娃儿也跟着死。”

海大少摇头：“没用的，你们杀了我，也冲不出去。”

萧啸沉声：“你想怎么样？”

海大少：“放下她。”

萧啸看着罗敷。罗敷抱紧了大双儿，她轻声对大双儿说：“大双儿，乐意不乐意和姑姑一起去死？”

大双儿摇摇头：“不！”

萧啸愣了。

海大少说：“放下她。我们走出去，一决胜负。如果你们胜了。可以带她走。”

萧啸看着他，突然点头：“好。”

罗敷把大双儿放在床上。

海大少突然一纵，向罗敷狠下杀手。

萧啸来不及招呼，只好冲上去，一拳把海大少击退。

海大少坐在床上，抱住了大双儿。

海大少的嘴角流血，他瞠目凝视萧啸：“但愿你不被火烧死.....”

罗敷气极了，一剑飞去，直奔海大少。

“叭——”，床一阵响，轧一声沉入地中。

萧啸一个飞旋，拎起罗敷，把她从床洞边拽起。

罗敷脚下，机关发动，飞射出无数毒箭来。

没了海大少，也没了大双儿。

火势熊熊，外面有海大少的人在等待他们。

萧啸去扳沉床的机关，扳不动。

屋梁烧得哔卟响，门外没一丝动静。

萧啸抱住了罗敷，用布掩好了她的耳朵。

“走吧！”他说着，轻轻移步。移步之中，他没急着奔向门口，却在火势熊熊的屋内纵奔。纵奔一会儿，他仰天张口，吐出一声震慑百川的虎吼。

这吼声凄厉、深沉，如郁郁沉雷，炸响在火中。随着嘶吼，萧啸的身子箭一般向窗外飞去。

×                      ×                      ×；

海大少从来没失去他那不经意的笑。

这是过来人对世事沧桑的一笑。

现在海大少不笑了，他的嘴角在流血。怀里还抱着大双儿。

他在甬道里慢慢走，他伤得很重，要费很大力气才能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大双儿偎在他怀里，不声不响。

海大少终于走到了甬道的暗室里，他把机关发动，把暗室门关好。

他不相信萧啸会来，但要预防万一。他把大双儿放下，人就栽倒在石床边，昏过去了。

不知道躺了多长时间。大双儿也睡了，她以为海大少睡着了，就不动他，在一边蜷缩着睡着。

她醒后，慢慢爬到海大少面前。喊道：“你醒醒呀……”她推不醒海大少。

海大少仍昏迷，嘴角的血已经干涸了。

大双儿看着他，他脸色苍白，很怕人。他病了。

她知道她该做一点什么，她开始在暗室内寻找。

她找到了灯，点着了。看见了水和食物。

她喂海大少水，喂他食物。他吃，但仍昏迷，不省人事。

她不哭了，她知道哭也没用。

×                      ×                      ×；

大侠萧啸和罗敷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海大少的一片阁楼烧净了。山下的住户远远望着，不敢来救。

大侠萧啸与罗敷冲出窗外，本以为会有毒箭暗器袭来。结果没什么动静。海大少的人都走了。

罗敷和萧啸在废墟上找了一日一夜。没有找到暗道，也没有找到那机关，也许机关早被海大少破坏了。

罗敷担忧地看着萧啸。萧啸也深情地望着她，说：“你放心，海大少对她……很好。”

罗敷一怔，不解地看着他。

他缓缓地伸出了手：“你看！”

他手中是一只白布口袋，白布上溅满了江人鲜血的口袋。

罗敷接过了口袋。这是小半袋松仁，关东长白山区里的特产松仁，很新鲜，有几粒因凝了血，便有些粘。

萧啸抬头望着山，他沉沉地说：“海大少从来没对谁下过心思，他只为自己忙碌，

他不喜欢什么松仁。”

罗敷心一震，她凝视着这松仁，她想起江人拎着口袋入庄那情形，一阵子忧虑更涌向心头。

萧啸说：“三妹，你该放心……”

罗敷心里急，但只是沉沉地看了萧啸一眼。

莽人哟，正因为海大少从来也没管顾过别人，正因为有了这半袋松仁，罗敷才更加不放心。

× × ×；

海大少能吃东西，能走动了，但没有全好。

他还是每天——其实在暗室里也不会知道多长时间是一天——躺在石床上。

他的脸上又浮上了那调侃一切的笑。

还是大双儿给他拿吃的，端水。

他不声响，只是那么笑。

暗室里的灯摇摇曳曳的。

海大少看看大双儿，他惊奇地发现，她那稚嫩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沉静与端庄。

“你想什么？”

“不知他们会不会把那木房子也烧掉。”

海大少怦然心动。他凝视着大双儿，忽然觉得把她从那个美妙泉庄里抢出来，实在是很残酷的事儿。

“如果烧了，可以再盖。”

大双儿摇摇头：“烧了，就没有了，没有家了。”

海大少竟然从心底升上来一股悲戚，他扭过头去，不再讲话了。

大双儿怯怯地偎着他，说：“我总做梦，梦见妈妈，你梦不梦见妈妈？”

海大少不说话。

大双儿像模像样地叹口气，像是饱经风霜的人在长叹。这一叹叹得海大少心弦直颤。

大双儿蜷缩在一边睡了。

海大少从石床上坐起来，他脸上有泪痕。他坐在大双儿对面，看见她脸上有一颗晶莹的泪珠，还有的泪珠正藏在长长的睫毛内，不肯滴落。他心里一阵子乱。这孩子让他乱了心性。他是那个放浪不羁海大少么？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他把大双儿放在石床上，为她盖上衣服，呆呆地坐在一边，看烛花跳动。

## 第四章 天下第一宴

天下厨，看岭南。说的是广东人庖厨，可以烹煮天下最好的美鲜。

武林人虽讲仁义忠信，但大都对自己不苛薄，知道“嘴大吃四方”也可以看做是豪侠之举。

“天下宴，四方观。”

天下一宴，四年一次，在岭南云排山四方观内。

四方观内有个观心亭，天下一宴就设在这观心亭内。

设天下宴的是天下一富钱不多和放浪不羁的海大少。

× × ×；

岭南春早，三月望梅开。

豪侠毕集，聚观心亭内待宴。

纵观天下，可以参加此宴的也就是那么二三十人。少林的心智大师、武当的松风道长、崆峒的智慧二长老、嵩山疯头陀、关东的松竹梅三友、丐帮的钟善帮主。



天下一宴，正邪毕集，四年一会，只讲吃喝，不谈仇隙。这是正邪高手唯一可以平心静气坐下来相聚的一宴。

观心亭中心是一扇铁扇，铁扇分三十三支扇骨纵开散于水面，每一根扇骨上置一小桌，桌边一人。扇骨拢手处有一圆桌。桌后是钱不多与海大少就座处。

如今，钱不多的身边没有海大少，只有一个阴沉着脸的中年书生。

他也随钱不多拱手打揖，也向众人示礼，但从不置一词。众人不知他是谁。

× × ×；

四年一宴，宴必有菜三十三道，从大到小，直上至每味一经品尝便即撤去。最后席终，拱手作别，人走散开，四年后复再开宴。

第一道是大盆，笋炙肉。

心智大师、松风道长上的是“素丝手”。

笋炙肉说来平常，几片筋肉，加上笋片，红白分明，也无甚大怪处，但取法颇为不易。先将猪拣生壮者，赶入竹栏，数人在竹栏外，用竹棒锤击猪背，猪因背脊之痛难忍，便匆匆奔走，全身精华便聚凝于背脊，以防那捶心切肤的痛击。直到那猪疲惫，就有人操刀上去，不杀死这猪，而竟剖开背脊之皮，生生从背脊上割下一片脊肉，猪死在地，余肉不用，舍弃，而独取此一条。又用露重霜浓之笋，用少妇之乳浸泡之，三日取出，二者用急火炙烤，去汁成焦取出，即食，味异美。

每人盆内肉片十片，笋片五片。十片肉片便是两头猪。笋片五片便是两少妇之乳。

这是天下一宴的菜。

素丝手是一盘白白净净盘子上放着一只女人的手。

天下一宴未开时，钱不多曾以此菜献于少林高僧心性长老，长老一见闭目，口诵佛号。

“折杀老衲了，钱庄主，怎么效晋人杀残，食人以为乐？”

心性长老说的是晋朝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两人比富斗吃，最后竟把美女坐烹于银盘之上，栩栩如生，请客人吃，客人不敢，主人以手撮美女乳，大啖两乳，客人吓惊而走。

这故事残酷。心性见钱不多以素丝手为食，以为钱不多凶残，竟效晋人杀烹美人之举。

这素丝手不正是美人的纤纤玉手么？乳白色的指甲，洁白的肉，连那皓腕上的一线折纹也隐隐可见。尤叫人心中不忍的是那断腕处犹有血筋相连。

心性因其残忍而不敢逼视。

钱不多当时就大笑。原来这素丝手是上好菜丝干焙而成，经妙手调弄，竟如人肤有隐隐血色，中藏灵芝润血，外补芝草为筋，实在是补益壮筋之良药。

接着又上中碗。

中碗中有三片鹅蹼，菜名曰“红掌”。

鹅掌取法也怪，把鹅群赶入一个铁笼，下设薪炭开始慢慢烧烤，笼底便渐渐发红。鹅性虽慢，但渐热难耐，便哀鸣跌扑，一蹶一颠，四处奔走而无逃处，凄厉哀号不得休止。

此时又在笼外置放好调味佐料，无一不是上好精品，鹅焦渴急欲入水啖饮，纷纷从笼口伸颈将佐料饮光。此时，鹅全身精脂自然运集至于双掌。及鹅倒毙，只割取双掌，其余舍弃。

中碗中用狗乳，用石泉，煮烹三调，得乳白汁中三片红色鹅蹼，菜名曰“红掌。”

心智大师等吃的是“花线”。

北方有花，名奇莲，属莲科，开花吐蕊之时，多在雨夜，那一片花香可达百米，无阻无隔。花蕊之中，吐出蕊线三株，雌雄同株。取之，以雌蕊株头切下，配以雄蕊株杆，以雄蕊株头取下，配以雌蕊株杆，用石泉露乳养滋，十日不枯，用文火隔屉蒸熟，味美

绝天下。

菜越上越小，最后上一小盅，盅小如牛眼，内装一枣。其实这并不是枣，而是“佛实”。是北方灵参之珠。

天下一宴，尝尽天下之鲜。

× × ×；

没人可以说清天下一宴目的所在，钱不多笑而不答此问，但武林中人明白，有钱不多与海大少，才有这天下一宴，有这天下一宴，才有这天下英豪毕集一堂的日子。

钱不多和海大少都很重视这天下一宴。但这一次海大少竟没有来。

× × ×；

少林心智大师恭敬一揖。

正派人物都知道，这天下一宴不求不索，不予不夺，不泄不张，让人可以放心饱食，让人体味天下烹饪之美。一切争衅都不在大宴之列。

心智谢大宴，且问海大少安康。

座中萧啸、罗敷不动，但在静聆钱不多答话。

钱不多一笑：“海大少龙凤之行，老夫不敢说断，好在有人代他在此，诸位关心海大少行止，自可向他动问。”

众人的目光都聚向一个中年书生。那人一宴之中，独为寞然，对每一精品烹肴，吃似味同嚼蜡，那神情让满座英豪为之侧目。

萧啸就向这人打揖：“不知海大少在哪里？”

那人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不知。”

萧啸又问：“不知先生尊姓大名？”

那人淡淡一笑：“一个闲人，大侠何必动问？”

众人一震。

海大少很少与人动手，这倒不是海大少疏懒，而是因为找他动手的人如果是一个绝顶高手，准会有人去替他应付。

海大少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闲人和淡人。但很少有人见到过闲人与淡人。

只听说，闲人是男人，淡人是女人。

现在，他们看到了闲人。闲人很轻闲，闲得很没兴致，连这天下一宴的主人席都不曾让他精神一些。

萧啸看闲人几眼，低下头，不作声了。

## 第五章 闲人

萧啸和罗敷慢慢走在岭南山麓上。

身边是梅，是虬劲的梅，孤傲的梅，怒放的梅。

萧啸跟在罗敷身后，看美人袅步，巡行梅间。

梅映人面，人面增春。

萧啸突然想叹气，他想，如果他与罗敷不是什么大侠侠女，此刻也许更快活。

他想追上罗敷，向她说一点心里话。

他站住了，像钉子一样站住了，罗敷也站住了。

从前面梅丛中透过来的不是梅花的阵阵香气，而是一种无味之气。这气息足可杀人于无形，这是一阵浓郁得化不开的杀气。

杀气起于梅丛之后，梅丛之后有人。

×                      ×                      ×；

这人两手掩于袖内，神情闲散，只是静静地伫立，看着萧啸和罗敷。他就是天下一宴上的那个闲人。

他浑身皆是空门，像一文雅儒士。但从他身上竟发出逼人的杀气。

萧啸与罗敷距他仍有二十步，这杀气让他们再也不能靠前。

海大少没这杀气，钱不多也没有。

萧啸右手掩于襟前，似在摸衣襟，犹如行瓜田李下，怕人道嫌。左手微提，拇指与食指向内，似欲拂髯。但大侠萧啸不曾留长髯。这只是谋定而动之前的风雷起式。

罗敷立在一侧，她有一点吃惊。大侠萧啸从来没有这么凝注过一件物什。此时他正沉渊峙岳，引而不发，似背负泰山。

她没有感受到萧啸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对闲人也没有萧啸那么在意。

很快她便知道萧啸陷入了困境，她与萧啸处于不利之势。

左边是梅，右手是梅，背后又有三株虬枝劲放的梅树。这几株梅很好看，但罗敷知道，一旦失手，这梅无疑比一个潜伏的杀手还可怕。

她忍不住这沉默，像潜入水中的屏息人，她觉得一分一秒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人几乎炸开了，但还能忍受。

她以为闲人会向她注目，或稍一分心。如果他只稍一分心，萧啸便有制胜之机。她不可不试。

她想她应该站立，如果能站住，对闲人就是个威胁。如果能向前再走一步，她与萧啸就有胜算。但她无论如何也迈不出这一步去。

她想拔剑，仗剑全力一击。“没用。”萧啸提醒她不要动。

梅在太阳光下一闪一烁，红色、粉色、白色，闪得皆鲜艳。

萧啸的左手慢慢握成拳，拳眼掩在心胸。

闲人只用右手的食指轻轻划了一个圈。

萧啸神情突变，脸色变白了。他的右手不放在衣襟上了，慢慢提起，向前平伸，像欲示人以掌中无物。

闲人的右手中指又向回轻轻划了一个圈。

萧啸慢慢张开嘴。

闲人淡淡一笑，很快张开嘴，上下牙关一叩一叩，又闭紧了嘴巴。

萧啸不动了。

闲人看着萧啸，突然笑了，这笑让他的目光中有了一丝暖意，杀气顿时消弥无形。

“你还有重剑。”

萧啸也笑：“重剑对你，也嫌太轻。”

“你不该打伤海大少。”

“他杀人，又抢了人。”

“大侠名不虚传。闲人无礼，扰了大侠和女侠的清趣。梅也俗了。”闲人一揖，转身走去。

他慢慢走，不回头，不防范，似乎不知身后有人。

萧啸一直盯着他的脚看。直等他走远了，萧啸才吁了一口气。他看着地上：“我找不出他的破绽。他向前走，一步一步很平稳，脚掌、脚趾、脚跟，没一点不谐。我没法儿出手。”

罗敷沉吟，知道他们遇上了劲敌。

他俩刚一迈步，梅花纷堕，四周已经成了一片秃树。

×                      ×                      ×；

现在海大少什么也不想。他的身体已经全好了，在等待天黑，天一黑下来，他就轻松了不少。

天黑了，井人进来了。

好一会儿，海大少才问：“他回来了？”

井人点点头。

海大少闭上了眼睛。他没听见一点动静。但他知道已经进来了人。

海大少半晌不讲话，那人也不动。

“你没杀他？”

那人静了一下：“他没有破绽。”

“他有破绽，只有你才能找出他的破绽。”

“他身边有那个女人。”

“那女人可以不算数。”

“我一击之后，她就可以动手。她算数。”

“你一击，她就没机会了。”

那人不讲话。

“钱不多问你什么没有？”

“他问，海大少没把那个小女娃娃掐死？”

海大少睁开了眼睛：“他不耐烦了？”

那人想了一下，说：“没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

“钱不多讲话时，脸上有笑容，右手在敲桌子，敲了三遍，很快，但都是拇指、食指、中指、无名、小指。”

“他们不会来了吧？”

“他们还会来。”

“为什么？”

“萧啸脸上带笑，那女人不笑。”

海大少突然冲那人笑了：“女人要不笑，这世界就可怕得多了。是不是？”

那人不笑，只是静静地看着海大少。

×                      ×                      ×;

闲人也有了座位，坐在海大少身边。

“你不必总带着那口剑。”

海大少不答话。

“你从长白山回来时，那口剑就放在桌上。我提起来，它没有一点锋鸣。它被那些树汁污坏了，不耐见血了。”

海大少轻轻声音叫他一怔：“我也不想让它见血。”

闲人看着他：“那你不能佩带它，如果急用，它提不起你的气来。”

海大少很孤寂，说：“你以为我会对谁用剑么？”

闲人看着地面：“会。”

“对谁？”

“萧啸，再不就是钱不多。”

海大少身子轻轻一抖。

## 第六章 敲琴小筑

孔方庄的湖心岛里有一座敲琴小筑。敲琴小筑里有一栋房子，有一个亭子。

相传很早有人在这里住过，那人真是名士。真名士自风流，就天天在这湖边练琴，天天不辍，一连十年。那时候的湖还很大，湖里的鱼也可以捕食，就有许多的舟子渔人在湖上弄舟撒网。每逢琴响，那些人便仰起头，说：“那人又在敲琴呢。”

如今年去已久，很少有人明白这“敲琴”二字之义。究竟是说那先生十年攻琴，仍不善音律，只是“敲”琴而已；还是说那些舟子渔人凡夫俗耳，不解天籁，白白地辜负了一曲霓裳羽衣？



没人能解这故事了。

敲琴小筑如今住着一个人。这个人每天只是坐在亭子里，石台石凳，琴设一张，人凝坐于琴后，眼眺湖水，不作一弄。他时常这么一坐至天黑。没人理他。因为孔方庄人知道庄主钱不多看重他，让他清静。他自己也很静，只是每天坐在亭子里。

钱不多有多富，他自己并不知道，但万钱缝在皮袄上的那些钱知道。

如果谁以为万钱缝衣服上的那些钱只是些无聊的小玩意儿，那就错了。万钱身上的缝钱有天大的学问。

万钱身上的钱都有解译，只有他自己懂得，哪一个古钱代表什么。钱不多问万钱话，万钱会告诉他一切。钱庄银钱、机关构置、宝物收藏，都有答案在这身上的钱里。

这缝在胸前的一枚古钱。是春秋时期的布币。这一枚钱告诉钱不多，在中岳嵩山有一个小山洞，洞里充满了水。嵩山祖代家居的人都知道那洞里水寒，藏不得鱼虾。但万钱可以告诉钱不多的是，那洞里有水，水下有三十箱珠宝，用那些珠宝可以把一座城池买下来。衣襟下面缝着兼并六国的秦朝钱币，因为要“书同文”，六国用统一的文字，丞相李斯就写了“半两”“两甝”这四个字铸在钱币上。万钱身上正缝着这样两个锈迹斑斑的小钱。万钱如果可以讲话，他就告诉你，这个“半两”是说在京都洛阳的半才街上有一排归属王财主的店铺，全都是钱不多的。如果那“两甝”可以亮底的话，那只小钱讲的是三十六家大大小小的钱庄的名字。

唐高宗武德四年铸行的“开元通宝”、五代南唐的“唐国通宝”、北宋的“淳化通宝”都悬在万钱身前背后，这些钱有着不可与语的神奇。只有万钱可以告诉钱不多这些钱的秘密，因为钱不多记不住这些，他也没工夫去记这些。

对这些，钱不多并不很感兴趣。只要万钱跟在他身前身后，这就够了。如果有什么事，他不是可以问万钱么？

× × ×;

万钱静静地站在柳不恭身后。柳不恭不回头。

他仍在数水波。他这些天的发现也很重大：一开始坐在这里，他急急地从眼前数那水波。如果他不这样了，他从哪里开始数，数几个数字便让念头随波浪而荡漾，一悠一荡直至远方不尽，而他神思早已入波浪之中，弃那数字于不顾了。

别人不会注意他坐在这里干什么。

万钱站在他身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他知道，万钱也知道。他不动，万钱也不动。他们也许会这样一直待到日落，或复日出？

终于，万钱动了一下。

“总管有什么事？”柳不恭慢慢转过身来。

万钱不敢看他的脸。

他那脸相很俊，这三刀划开了那英俊，让人比照着英俊去承认丑陋，这恐怕最惨了。

“庄主说，如果柳神医有兴致的话，可以去庄主那里一叙……”

“是闲叙还是有事？”

“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可以帮庄主一下？”

柳不恭缓缓起身。

万钱凑上去，随在柳不恭身后。他边走边看那张琴，这是一张古琴，一张焦尾琴。

万钱想一拨而试。

“别动！”

万钱一抖。柳不恭的脊背对着他，说：“这琴通神，你不可乱抚。我来湖心，杀心不退，所以一直未奏。”

万钱缩手。

× × ×；

三个人在庄主钱不多处。他们都受了伤，伤得不轻。

第一个吐血，呕血不止，伤势最重。

柳不恭看了他一眼，就不再看他了。

第二个受伤略重，胸肋折了几根，脸色苍白，柳不恭认真地看了他几眼。

第三个受伤最轻，这时正在品茶。

这个人很倨傲，对柳不恭不大在乎。

凡是觉得自己病重的，就对医生更亲近些，更巴结些。这人认定他用不着巴结医生，因为他只是左臂淤了点血，受了点轻伤。所以这时仍在悠然自得地品茶。他不屑地看了一眼柳不恭。

柳不恭站在他面前不动，看了他好久。

他不理睬柳不恭。

柳不恭突然说了句：“你最好别喝茶。”

那人一愣，满脸马上升上来怒气，瞪着柳不恭。

他又端起了茶碗。

“你已经喝了三口茶了，再喝，你会后悔。”

那人一顿，咦，这人刚进来，怎么知道我喝了三口茶？

他迟疑地放下茶盅。

柳不恭看着钱不多。

钱不多突然笑了：“拜托了。这三个人，都是敝庄的人，这个是六升，这个是五铢，这个是十钱。”

柳不恭想笑。

三个人看着他，他只好不笑。

那个五铢又抓起茶碗。

柳不恭又是一声叹。他对五铢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对五铢讲来不亚于一声炸雷：“你如果再喝两口茶，你就马上会七窍流血而死。我这么说，你信不信？”

五铢端着茶盅，不动了。这时不管谁要他再喝茶，他死也不会喝了。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世上的人都怪，对名士名山名菜名产都很不以为然，对一切有名的东西都嗤之以鼻，唯有一样可以让人肃然起敬，那就是，你告诉他，这是一位名医、神医。

他马上正色起来。他不是对名医恭敬，而是对他自己的生命恭敬。

五铢看着柳不恭，柳不恭也看着五铢。

五铢从柳不恭眼中看到了怜悯，那怜悯像神佛面对着死人。柳不恭从五铢眼里看到了死色。

五铢把茶盅一放，就跪下了：“柳神医救我！”

柳不恭笑了：“你何必先倨后恭？”

五铢讲不出话来。

柳不恭问：“你被一个女人扭了一下臂，是不是？”

五铢马上脸红起来。

“让我看看你的胳膊。”

五铢忙让柳不恭看。

柳不恭看得很细：“那女人和你很亲热。她先用一朵花放在你胳膊上蹭。大约是一边讲情话一边蹭，她让你想男女之乐。一直到把这朵花揉碎了，全搓在你胳膊上……”

五铢低下了头。

“……这时她才和你真亲热。仍是在那儿，仍然是她，她咬了你，你以为这是亲疯了，对不？她咬的正是你这一条胳膊……”

五铢抬起头来，像见了鬼，盯着柳不恭。

“你走了一夜，今日早晨太阳升起来之后，你发现胳膊肿了。如果你从肿胳膊起时不喝一口茶，你还可以活命。但你偏偏告诉过那个女人，你喝茶，是不是？”

五铢脸色苍白，只是冲柳不恭点头。

柳不恭叹了口气，他不讲话了。

五铢跪下，磕头：“柳神医，柳神医……”

× × ×；

柳不恭把五铢放在一间密不透风的屋子里。他在屋内放置一个大桶，桶内放着茶叶。他让五铢坐好，不论见到什么都不可出声。然后让仆人烧两大桶热水，放在一边等待。

五铢的上衣全脱掉了，人坐在椅子上。

柳不恭喊仆人把热水一下子浇沸在茶叶大桶上。又用人搅，像泡一大桶浓茶。茶水放出浓浓的香气。

奇迹出现了。

从五铢的胳膊那儿渐渐出了一条红线，这红线是一条细细的长长的小虫，它一蠕一蹿走动得极快，不一会就爬进大桶，直钻向那桶底茶叶里去了。

柳不恭这时忙叫人把大桶上面的茶水泼在地上。

桶里没有什么水了。奇怪的是那一条小小的细线红虫又从茶叶下钻了出来。它的身子已经不那么红了。

柳不恭马上让仆人倒沸水，沸水把茶叶又泡沸开来，小红虫就钻入茶叶里面，不见了。

柳不恭让仆人把大桶搬去院子里，把水泼掉，找出小红虫。

小红虫找到了，但仆人不肯拿。柳不恭自己去拿。小红虫变了，黑了，像一条铁线，十分坚韧。柳不恭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一只小玉瓶子里。

× × ×;

柳不恭又给那十钱和六升敷药、治伤，就回敲琴小筑去了。

三日后，柳不恭医五铢的神奇就传遍了孔方庄。

孔方庄的人没事儿就瞧一眼敲琴小筑。人们都知道，说不好哪一天自己也会受伤，也会中毒。

× × ×;

这一夜，夜阑人静，突然湖心岛上响起了琴声。

琴声悠扬清澈，不同凡响。人们痴心呆想，以为听到了天音。

孔方庄这一夜很平静，睡梦中没有了呓语，没有了咬牙切齿的诅咒声，没有了杀人吮血的噩梦。

敲琴小筑的小亭内，石桌上，一张焦尾琴，一个孤寂的身影。

在一间黄金屋里，一个女娃儿坐起来了。她以手支颐，坐在床上听琴，琴语似人声，娓娓嚶嚶，一递一声地诉说。这让她想起了林涛，想起了白雪，想起了麋鹿，想起了静悄悄的天池水，想起了一间很温暖很温暖的木屋子……

她流泪了，泪流了很多。

哭累了，她才睡下。

在她的温馨的睡梦中，有一个男人，穿一身白衣服，弹琴，一边弹一边唱，脸上带笑。

## 第七章 “我叫一两”

柳不恭似乎在孔方庄很闲散，庄人敬畏若天神。无论是谁，见到这个丑陋的书生都退让至路边，恭敬地等他走过，才顾自己走路。

这在别处很容易，在孔方庄则很难，连庄主钱不多也没人对他如此尊重。

但柳不恭却像根本没看到这些，他只顾走自己的路，只注视着自己眼前。

他离开敲琴小筑，有时在这孔方庄内走动。坐在酒店内饮酒，自得其乐。

酒店内永远是满座，天下所有的酒店永远也没有这孔方庄内的兴旺，生意好得没法比。从白天到深夜，从深夜到白天，这里总坐满了人。

柳不恭一坐在酒店里，人们就不再大声呼喊了，连啜酒的声音都小很多。

他们悄悄喝酒，吃菜，没有人来打扰柳不恭。

孔方庄的酒是好的佳酿，孔方庄的菜是天下名厨毕集，连皇上的御膳师傅也可能在孔方庄的一个小小酒店里度过他半生光阴。

柳不恭自斟自饮，自得其乐。他天天来这酒店喝酒。

头一回离店时，他喊来店倌，给他银子，要他算账，收钱。

店倌笑了：“柳神医，小店从来不收银子。”

柳不恭愣了。他不知道，天下还有白吃的菜，白喝的酒。

“我们这里从来不收钱。”

柳不恭见周围的人都笑着看他，那笑中透几分亲近，也显出孔方庄人的几分自豪。

柳不恭突然想长叹一声。

怪诞无比的孔方庄。

柳不恭喜欢那些园林，喜欢那些亭台楼榭。

他徜徉于楼台之间，穿巡于山石之中，惊讶那造设之神奇。

这亭台楼榭，山石花木，都布成阵局。一阵一阵套过去，让他也不易解求。

他走到一间屋子前面。这是一间很奇怪的屋子，像一个小巧的亭子，又像是很精致的阁楼。门上有一块大大的匾，奇怪的是，匾上无字，但这块匾是一块黄金匾。

他转身要走。

身后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你来呀，你进来，别走。”

柳不恭慢慢回身，他看见一个漂亮女娃儿。

她看上去似乎只有八、九岁。

柳不恭马上觉得出他的心一阵阵狂跳。他想吼喊：“小双儿，小双儿，你是小双儿？”但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从没有人来看我，除了阿米。”阿米是她的婢女，陪她吃饭，陪她睡觉。

柳不恭慢慢走近她。他突然怔住了，怕他那丑陋的脸相吓坏了这个娇娃儿。

“你是谁？”

“我是医生。”

“医生是替人看病的，对不对？”

他点点头。

“我不用找你看病，我没有病。我哭，是因为我想家。钱不多说我住长了，就不想家了。”

柳不恭看着她，他在孔方庄头一回听人提起钱不多的名字。

“你为什么不叫他钱庄主？”

“他让我叫他钱不多，他说只有我可以叫他钱不多。”

柳不恭叹了口气。

女孩儿问：“你不快活？”

柳不恭摇摇头。

“那你陪我玩，好不好？”

柳不恭点点头。

×                      ×                      ×；

柳不恭和女娃儿来到了湖边。



“看那水！”她喊。

水面上有鸟，鸟翔一串串，从水中拖曳一闪银辉，带入无边际的天空中去。

“昨天晚上，我正睡觉，有人在弹琴。在弹那树林，还有那泉水，像泉庄。你知道泉庄么？”

柳不恭摇摇头。

她很不满意：“真笨，连泉庄都不知道。”

柳不恭看着她，突然一笑。

“你也会笑。”

柳不恭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答得很响亮：“我叫一两，叫一两。一两银子，你懂不懂？”

柳不恭愣住了。

“你这人咋这么笨呢？你说万钱哪，五铢啊，十钱啊，都不如一两。你无论有多少银子，总得一两一两地去攒，对不对？所以，最好的东西是什么？白银一两，黄金一两。”

柳不恭愕然，瞠视她，像看一个小怪物。

她笑了，笑得有些狡黠。

柳不恭喃喃自语：“这话像是钱不多讲的。”

她笑了，灿然一笑，拍手：“你真聪明，这话就是他说的。他叫我一两。”

她又问：“你咋也叫他钱不多？这下子好了，咱俩都叫他钱不多。阿米不敢叫，我打死她她也不敢叫，没意思。”

她歪着头：“你信不信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柳不恭笑：“你已经告诉我了，你叫一两。”

她急了，小声说：“不对，不对，你过来，我告诉你。”

柳不恭凑近去，就闻到了她童稚娇躯的那一缕缕香气。

“告诉你，我叫小双儿。你叫我小双儿，这儿没人叫我小双儿。你叫我小双儿，好不好？”

柳不恭的手被她握住了。那是一种既是女孩又是女人的柔荑在握的感觉，他眯一下眼，笑了。

## 第四卷

### 第一章 活人冢

海大少和大双儿对面坐在屋里。

“下棋好不好？”

大双儿摇头。

“不然咱练武去？”

大双儿又摇摇头。

“咱们斗蟋蟀？”

大双儿一撇嘴：“那是小孩子玩的玩艺儿。”

海大少一怔，翻翻白眼。

两个人就这么枯坐。海大少也乐意这么和大双儿枯坐。

大双儿说：“你还是给我讲故事，讲你那些事儿。”

海大少就给她讲一个少年人的事儿。这些事儿海大少讲起来并不轻松。但他还得故作轻松。

× × ×；

这是一个少年人的故事。

那个少年人十岁，比大双儿只大那么一点点儿。他家里好阔，要什么有什么。他父亲是大侠，像现在的萧啸大侠那样有名。他母亲是云姬，很美的美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快乐。但有那么一天，这一切都失去了。他父亲被人杀死，母亲被人掐死，所有的家人都被一杀殆尽，这世界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这时，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带走了他，养大了他。

他甚至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只是记得他姓海，乳名叫乘儿，乘儿的意思就是剩儿，又要躲那一刀之厄。他的名字叫海什么？他不乐意说，他只说他不知道。

其实，一个人如果没了亲人，没了爱抚，没了温暖，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关系？

他就叫所有的仆人丫头都叫他海大少。

大双儿看看他，他讲得很淡漠，像讲别人的事儿。

大双儿用一双柔嫩的小手抚摸他的鬓角：“你真可怜……”

海大少突然一颤。她忘了她很可怜，忘了她同他一样，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

×                      ×                      ×；

海大少等到大双儿睡熟了，才从她手里轻轻抽出手来。他慢慢把被子塞好，走出这间屋。

天已经晚了，这是一个静静的月夜，月明星稀，星汉隐烁。

井人从身边闪出来。

“你在干什么？”

井人一躬：“女主人在等你。”

海大少一愣，他好半天没举步，像是刚刚回忆起他还有一个他人所不知晓的世界。

“走吧。”

海大少一声轻叹，这叹竟然没有喜忧之意。

从庄后绕走，有许多怪石，怪石的前前后后有一些很大的坟冢，坟冢的碑石都很大，都很奇特，修得极讲究。讲究得让你在这坟冢前一站，就会大吃一惊，这坟冢的间隔疏密有致，这坟墓上的碑石长短不一，但看上去很舒服。

这个坟冢叫活人冢。

头十年二十年这里是一个风光带，很多城里人春郊踏青，来这里郊游，一面想生人之烦恼，一边讲死人心安逸。讲归讲，但酒罢食罢，弃一地糟粕，即远离生人，归回到活人群里去，一切都还依旧。

但活人冢却有一怪，在春日夏时秋来冬至，活人冢上时常有袅袅烟气升起，望风水的人说那是旺灵地气，这气在天清日朗时从树间、石间、坟墓上冉冉拔升，透出无限怪异。

于是，以地气灵，活人冢更多了观瞻之人。渐渐传闻凡是在坟冢之间踏走，去看那地气的人，回家之后，全在夜中时分，呕血而死。这里渐渐没了游人观赏，活人冢中荒茔衰草，一片凄迷，再没了一点人迹兽踪。

活人冢白日看去一片衰败，夜里远眺，只见星星游游，无数磷火。

没人相信这里是一个女人的栖居处，更没人相信这个女人在几十天内在这一片地上建起了坟冢，而在地下却修了一座宫殿。

相信这奇迹的人是亲眼见过的，他们对这奇异都缄默不言。不相信这奇迹的人是亲手建造它的人，他们对这奇异也都缄默不言，因为他们都死了，都埋葬在这地下宫殿内。

那闪闪磷光也许就是他们无处可栖的冤魂，静夜里欲向人间陈述哀怨的眼睛。

×                      ×                      ×；

海大少走向活人冢。

他一边走，脸上还挂着那调侃一切的笑容。

他走到一只巨大的石龟前，依次去摁鬼眼、龟背、龟尾，于是一道石门轧轧而开。

这石门响声在静夜中显得很阴森。

海大少在石砌的甬道内走着。走得没一点声响。走进一间石屋。

石屋很高，很大，在中间形成一圆拱起的穹顶，在穹顶上，点着无数星星般亮闪闪的狼油灯。石屋的地面上铺满了长绒的羊毛，羊毛使整个石屋的地一片雪白，犹似海浪泛起的涌动的浪花。

一个女人赤裸着坐在这羊毛中间。她双眼凝望着海大少，满眼中有野兽一般的渴求。

这是一个很白的女人，浑身除了那眼珠，全是白的，满头银发，一根根极亮，极软。她浑身皮肤白皙，楚腰纤细，白象牙似的皮肤里隐约可见的血管竟也奇异地不显出一点隐约血色。

海大少走到她面前。

## 第二章 阴女

“你愣在那里做什么？”

他不讲话，只是呆呆地望着她。

她的目光变得炽热，身子也扭曲起来。

她走上前，双目放光，低低地在他身边说：“叫呀，叫我娘，叫我，叫呀……”

海大少瞪瞪地看着她，他从牙缝里迸出了几个字：

“娘，娘，娘……”

“好，好，乖孩儿……”

她突然又涌来了一种新奇的冲动。

×                      ×                      ×；

风暴过后，格外平静。

海大少躺在羊毛中间，双眼望着满是青铜灯盏的圆拱穹顶。

这女人的天就这么大，就这么亮。

自从她把海大少从那个毁弃的海家堡中领回来，她在这活人冢中待了多少年？十年？十一年？还是十二年？她是不是已经记不得她所熟悉的太阳、月亮、江水、青草、人？她似乎忘却了她曾经是武林人人谈之色变的阴女孟簇。

当年，阴女孟簇是黑道白道中天下第一的奇女人。她的声望如日在中天时，三江女侠罗敷才刚刚走上江湖，还没离开泉庄。那时，天下第一冷女人孟簇令江湖上所有的人头疼。

阴女孟簇突然在江湖上失踪了。她住进了活人冢，一住就是十几年。

她仍苍白如脂，肤细肌丰，颜如少妇。她躺在羊毛中，闭上了双眼，她又恢复了平静，平静得可以再度过两天的孤灯冷冢的日子。

海大少不动不想，不思不眠。

阴女沉下了脸：“你越来越钝了，再没有那一丝灵气。你知道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丫头叫你心活了？”

海大少摇了摇头：“她还是孩子……”

阴女坐起来，她坐在那里，她是风情万种，让海大少不得不去注视着她。

他特别奇怪地注视着她那一头白发。他对那些白发又陌生又惊惧。他看见白发十分和谐地在兽性的阴女头上丛生，又看出那一头白发和妙颜如玉的这美妙肢体的万分不和谐。

阴女看着他，忽然说了句：“让你去把她弄来，是要你杀罗敷，杀萧啸。你可别忘了这个。”

海大少呆呆地点头。

阴女突然笑了，这女人的笑像少女一样明朗、纯净，那神情又像一个淫邪放荡的女人。

“你如果动了这个念头，我就马上杀了她，让她一分钟也不会多活在这个世界上。”

海大少一愣。

阴女又一笑，这一笑笑得慵懒与乏力。

阴女睡熟了，有海大少的时候，她马上就会睡得很熟。

她的长发与羊毛同色。她整个人也与羊毛同色。

海大少从灯影下看她。她确实很美，睫毛也很淡，淡得没了颜色。她整个人浴在这海的浪花里，像一个精灵。

海大少在她睡着的时候心生万念。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从她那丰若有肌柔若无骨的体态中回味自己的身世。有时他失神地盯着她那细长的颈部，想像着他用钢一般的利爪把她掐死，她只默默地抬头一瞥，无神无思无怨无悔地一瞥，就默默死去。

一想起这个，海大少的心咚咚快跳，要蹦出腔子。

阴女突然睁开了眼，冲他嫣然一笑。这一笑把海大少笑得没了一切邪念。

×                      ×                      ×；

天快亮了，晓雾中，活人冢中那驮碑的龟一点点向前挪动，从地底下冒出来一个人。这人神情落寞，低头而行，人飘忽行走在露水与衰草之上。他向庄园走去，每向前走一步，他脸上就有一点笑意，直至入庄，就又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笑意盎然的海大少，脸上仍是那调侃一切的笑意。

海大少进了房间，他坐在床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身心松弛了，他觉得好累。

“唰——”，一道剑光从头上飞过。

剑风刺骨。海大少身子一低，只在床上挪动了一下，仍然坐在座位上。

暗袭海大少的杀手没有动作。

海大少突然松弛了全身神经，又长吁了一口气。

响起了一个女人幽怨的声音：“你为什么不躲，如果你这么下去，早晚会死在我的剑下。说不定哪一天，我一失手，就杀了你……”

那女人站在他床后。身子轻轻一扭，腰肢先摇，眼一眨，人已经站在海大少面前。她那目光中透出柔情，意似殷殷。

海大少的脸上仍有那笑。

她盯住海大少的脸，说：“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

海大少摇摇头，他没这个兴致。

这女人用剑尖在海大少脸边唰唰直刺，连抖几十个剑花。

她住手了，剑尖在海大少眼睫毛前颤。

她很柔情地笑了。笑意殷殷地轻语：“我想在你脸上刺上十八个窟窿，我看你还笑不笑。”

海大少笑道：“那也依然笑。”

她叹了一口气，她信。

“你在她面前，怎么从来不笑？”

“不敢。”

“你在我面前能不能不笑？”

海大少说：“也不敢。”

那女人把剑回手一扔，剑叭地一声飞入剑鞘。她一句话也不讲了，转身走出去。

海大少说：“关门。”

女人恍若不闻，人款款而行，疾行而去。

远远传来女人的啜泣声。



海大少看见一个人向她追去。那男人好强的身手，像一个影子。他知道那男人是闲人。

这女人是淡人。

闲人闲不着，淡人又不淡。这让海大少很是烦恼。

### 第三章 柳毛毛

暗夜，没有月亮，只有乌云。乌云渐渐向敲琴小筑扑来。

小亭上仍有一孤寂身影。月白长袍，神情寞寞。

他低首向琴，从琴弦中望去，长弦若丝，难寄一片苦情，短弦若桥，隔断了一腔思念。

风起，月白长衫振振。

男人起歌，歌声似沙若哑，杂男人血涌与心跳，飞入湖面。

长歌回肠荡气，久久不散。

小酒店中酒客，人人伫立把臂，凝神握杯，听琴音歌风，悠然神往。中间不时有人去拭两颊清泪。

这是流血丢命也不肯流泪的男人，此时偏却有泪。

× × ×；

黄金屋内，一炉龙涎香，让小双儿渴睡，她却偏偏睁大了眼。

阿米不敢催她去睡。

小双儿慢慢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茶。

这杯茶有些浑浊，小双儿并不在意，她面含微笑，在静聆琴音。

琴中又有男人悲歌。

她听不清那歌词，但能听出山一般的沉重的刻骨思念在那歌中透出，悲凉，苍劲。  
她喝下了这杯浊茶，一口一口地啜。

×                      ×                      ×；

琴声嘎然而止。

柳不恭凝定不动，人如石像，双手松松地置于琴边。

一股逼人杀气从他身后透来。他不动，那人亦不动。

他不能动，一动必然是死。

那人不动。因为柳不恭不动，把后背全给了她，没一丝防范。

“你没命了。”那个女人说，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与欣喜。她手腕一抖，长鞭若蛇，叭叭赶着十几个清脆的爆响。

柳不恭说：“你为什么不动手？”

女人笑：“让你多捱捱这难受的时刻，有什么不好？”

柳不恭沉声道：“如果我一出手，死的就是你。”

女人笑得很淫荡：“你没出手的机会，你没机会转过身来。而且.....要命的是，你自命清高，从来不用暗器。”

柳不恭笑了：“你忘了，我手边有琴.....”

女人一愣，说：“它没用。”

柳不恭：“在别人手里无用，在我手里可有用。”

女人半晌才说：“我不信。”

柳不恭慢慢说话，像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讲述家常：“我用角羽之音，拨变征之亢，便有无穷杀气向你，你心神一疏，就没命了。”

女人明白他讲的是实话。

“你的武功又有精进.....”

柳不恭微微一笑：“我天天看湖水。”

女人轻轻一叹，她明白。

能从湖水那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变化中看出点东西来，那远非她所能企及。

她又淫荡地笑了，笑得很开心：“你知道我是谁？”

柳不恭仍然是那个坐式：“柳毛毛。”

×                      ×                      ×；

钱不多坐在一间秘室里。

门外有万钱，万钱给他守护。当钱不多进入这间密室时，不仅要下三道闸门，过九处机关，闸门外还必须有万钱守护。

钱不多只是在这秘室里枯坐。

这正是夜半时分，钱不多什么也听不见。

他披散着头发，双目圆睁，凝视着墙壁，墙壁上有一些画幅，他的眼神已经看入到那些画幅中去了，把石刻的画幅人物看得斑驳不清。

他在这里枯坐了一年，而且每回都是夜里，等黄金屋里那个胖胖的女人一睡着之后，他就到这里来练功。

万钱风雨不误地在洞门口等他。

他每晚要练上两个时辰，然后就悄悄出去，回到那个胖女人屋里。那个胖女人会睡得沉沉的，打呼噜山响，像一只猪。

胖女人以为钱不多天天晚上恋着她，是因为她很有风情，还以为钱不多喜欢她，是喜欢听人打呼噜，不听别人打呼噜他就睡不着觉。

如果不是钱不多向她再三表示，她决不会这么自信。

钱不多眼睛盯着墙面的最后三个图示。如果他能把这三个图示想通，这一套神功就练成了。

他一定要练成这套神功。

×                    ×                    ×；

柳毛毛嘿嘿笑了，这笑变得十分撩人，充满诱惑。

柳不恭慢慢转过身子。

正是柳毛毛，这个被钱不多用重金买来的美人，她正带笑地望他。

“你武功不错，”柳毛毛说，“但你仍抵不过钱不多。”

柳不恭一笑：“我干嘛要敌过他？”

柳毛毛瞪着他：“夜半风大，一男一女，站在小亭，可不像是在观景儿。你最好说实话。”

柳不恭摇摇头。

“你想混进孔方庄，杀了钱不多，掳走小双儿，去把她送给罗女侠。为了这个，你不惜同萧啸反目，不惜同萧啸斗，还不惜毁你自己.....”

柳不恭悠闲抄手，抬头向天，说：“我想，这些话你最好去告诉钱不多。也许他会有兴致听。”

柳毛毛笑：“别打岔，我知道你。我.....你别忘了，我是泉庄出来的人。”

柳不恭轻轻说了一句：“哦，你不讲，我差一点儿忘了这个。”

柳毛毛咬住嘴唇，她听出了柳不恭的轻蔑。她可以对全天下的人发火，她可以让包括钱不多在内的一切人不敢对她表示一点点不敬，但她没办法让柳不恭对她恭敬。

“钱不多夜里并不来我这里。他虽然天天来，但夜里不来。他来我这儿，给我掖掖被子，拍拍脸蛋，说几句话，就走。像看一件爱物。我在泉庄时就有一件爱物，那是天天临睡时怎么也要看两眼的。”

柳不恭凝视着她。

“他从我这里走以后，就去了另外一间黄金屋。那间屋里有一个女人.....是个胖女

人，胖得要命。他们打情骂俏，很亲热。然后就一起睡。”

柳不恭仰头向天，当一个女人向男人谈这些时，男人只好沉默，只好仰头向天。如果不沉默，就得拿出柔情，就得看女人的泪水。而女人的泪水也只有一个目的，让男人怦然心动。

柳毛毛突然一仰头：“你以为钱不多爱那个胖女人？那你就错了，他谁也不爱。他上那个胖女人那里睡，是因为她一放纵之后马上就睏，一睏之后马上睡熟，一睡熟马上就打起呼噜来。这时，钱不多就偷偷起身，去密室练功……”

柳不恭惊讶地看着她：“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柳毛毛泪水直淌：“钱不多买我的时候，和那人坐对面，让我在一边站着，看他们成交。钱不多一锭一锭地往桌子上放银子，我这身子就一点一点儿归了他。他往桌上放银子时，我在数他头上的白头发。”

柳不恭的眼睛突然一下子湿润了，他的目光很柔和，有一片柔情。只有站在对面的柳毛毛看得见。

她轻轻叹了一声：“其实，你何苦呢？你的脸……痴呀痴，为了个女人，不值……”

她转身走了，像飘走了一片羽毛，像泛上了一道波浪。

柳不恭仍静静地站着。

## 第四章 一点香

“是谁？”他问。

身后又闪出了一个人。这人是万钱。

“柳神医深夜了还不睡？”

这像是问候，不像是查询。

柳不恭一笑：“万总管有何事？”

万钱不紧不慢：“庄主从泉庄带回来的那个小丫头，柳神医想必记得？”

柳不恭仍很疏淡地说：“她怎么啦？”

万钱笑盈盈地：“她呀，中毒了。”

柳不恭身子一震。

“庄主请柳神医去看看她。”

柳不恭一句话也没说，身影燕子一般掠飞了去。

万钱只好紧紧追赶。

× × ×；

黄金屋本来不大，不大的黄金屋站满了人。庄主钱不多，胖女人，柳毛毛，小双儿的婢女阿米，再加上刚刚赶来的神医柳不恭和总管万钱。

钱不多脸色阴森，他向柳不恭打了一揖：“柳神医，麻烦你了。我费了好大劲儿，把这女汉子弄来，我和海大少赌约娶她，你可不能让她死了。”

柳不恭面色一变：“你何必讲这么多话？”

柳不恭顶撞了钱不多，孔方庄没人顶撞过钱不多。

钱不多的脸马上变色，变紫，紫胀成猪肝色。没人敢抬头看他，柳毛毛也不敢。

钱不多的手指咔咔响，他好半天才费力地憋出一丝笑意来。这一笑笑得很难堪。

柳不恭看那仍有剩茶的茶盅。

他脸色变了，变得极难看。“一点香！”他轻轻一吐这三个字，钱不多、胖女人，柳毛毛、万钱四个人都不啻听见一声惊雷。

一点香，天下至毒，绝无解药。

柳不恭呆坐在床前。

小双儿双目紧闭，人如春睡，颊上浮两盏酒涡，有无限姿态。但这时的小双儿只是

一个活死人。

柳不恭伤心欲绝，良医无奈，看玉人冰殒，便觉医道无力，觉自己无能，多半会增这烦恼。

他慢慢向钱不多说：“是谁下的毒？”

钱不多——审视他面前的这几个人。

他手下人虽然多，但能在这奇岩亭榭，楼台池湖中间来去自如的却没几个人，而能直接走到小双儿身边来的人又微乎其微。

但这几个人都有机会下毒。婢女阿米和小双儿最近。

阿米见钱不多眼光阴鸷，定定地瞅自己，忙说：“不是我！不是我！”

钱不多身后响起了柳毛毛的声音：“怎么知道不是你？”

阿米只是慌忙，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庄主，不是我，庄主，你说话呀……”

钱不多如果说话，她就能活；钱不多如果不说话，她就只有死。

钱不多冷冷地看着她。

阿米绝望地站起来，如果死，就再也不用向任何人跪着了。

她轻轻念叨着：“不是我，真的，真的……”

她抬起手臂，向自己的头上猛地拍下。既然不能活，只有自己去死。

柳不恭一把抓住了阿米的手。

钱不多看看她。

柳毛毛说话了：“何必着急呢？柳神医，她那一掌不够力道，拍不死，顶多把她拍成个残废……”

柳不恭鄙视地看她一眼。

柳毛毛还想讲话，但被这眼光一盯，马上噤若寒蝉。

柳不恭缓缓松手，对钱不多说：“不会是她，她只是个婢女，一点香是秘药，轻易

不可能得到。她要杀小双儿，也不会这么动手。”

众人首肯。

阿米如果想杀小双儿，一千个也杀完了，用不着露这由头，完全可以杀得没一丝痕迹。

那么，是谁下的毒？

万钱守着钱不多，当然不会是他。柳不恭是外人，没有毒死小双儿的道理。剩下的人很少了，只有两个，那就是柳毛毛和胖女人。

每个人的目光游来游去，最后都落在了胖女人和柳毛毛身上。

钱不多不讲话，他不着急。

小双儿反正活不了了，死人不用着急，夜还长，他有的是时间等待。

等待叫人快意，别人的惊惧正体现出你的权力，体现出你的威风来。

钱不多在等，万钱在等，柳不恭和阿米都在等。

胖女人和柳毛毛互相看着。

“是你！”

“是你！”

先沉不住气的是胖女人。

柳毛毛也马上戟指胖女人是下毒人。

万钱看着柳毛毛，突然发了话：“我可是真想知道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我刚来时，见到你从外面回来……你总不会说是夜半游湖去了吧？”

柳毛毛冷笑，索性不说话了。

钱不多突然看着柳毛毛：“我想听你说话。”

柳毛毛仍然冷笑，冷笑显得不那么气壮。

胖女人跳脚喊：“是她，就是她下的毒。告诉你，就是她，她恨着我呢，还恨那个



小丫头。”

钱不多一声吼：“你给我住嘴！”

胖女人嘴张得老大，好半天忘了合拢。她想哭，又不敢；想撒嗙，知道又不是时候。她只能恨恨地瞪柳毛毛。

万钱看定柳毛毛：“庄主等你回话。”

柳毛毛恨恨地看万钱：“我没让你上手.....是不是？”

万钱毫不在意，眨眨眼皮，问柳毛毛：“你是商代，还是西周的古钱？”

钱不多瞪眼瞅柳毛毛，他缓缓从凳子上站起来：“你从来不讲这么多废话的。”

柳毛毛看定他，坐下了。

钱不多的眼中要喷火，他一步步走向柳毛毛。

柳毛毛应该是他的一桌银子。钱不多生气时，也把银子攥成饼饼。

柳不恭突然说了话：“她没下毒。”

钱不多停住了，看着她。

万钱用肮脏的手指去摸一枚古钱，他常这样摸，古钱的凸起处就摸得锃亮，锈蚀与年代都记在字凹和钱缝里。万钱一边摸钱一边冷笑：“柳神医不会告诉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没下过毒吧？”

柳不恭一字一顿地说：“别人不知道，她刚才没下毒。”

万钱冷笑：“她上哪儿去了？”

柳不恭说：“她去了敲琴小筑。小双儿中毒时，她和我在亭子里。”

钱不多的脸色难看起来：“你去他那里做什么？”

柳毛毛突然笑了，笑得娇且艳：“我睡不着觉啊，夜长。他正弹琴。男人睡不着，女人也睡不着，就像那湖水，乌云一来就泛波。是不是？”

柳毛毛又笑。突然笑断了，没一点声音。她脸上已经满是泪水。

钱不多笑了：“难得柳神医有雅趣，也难得你有这个心境。”

钱不多慢慢转过身去，他一字一顿地向胖女人说了话：“你说，你为什么要下毒啊？”

胖女人突然吼起来：“我没下毒，我没下毒。”

她慌乱地转身，看柳不恭，似乎也盼他来讲上一句证实她不是下毒人的话，她又看柳毛毛，万钱，看阿米，体味到阿米刚才那恹绝的心境。

没人说话，都看着她。

钱不多看着她，这眼光冷而且怪。

一阵阵冷颤就从她骨髓中透进去，让她听见了那冷风明明在骨髓里嘶嘶轻响。

钱不多轻轻叹了一口气。

万钱出手如风，胖女人萎倒在地，双目睁着，看着钱不多，死去。

地上流着一滩血，血腥气掩住了龙涎余香。

柳不恭突然对钱不多打揖：“我有一点薄技，想试试解着一点香毒。”

钱不多看定他，似乎神思不属。

柳不恭说：“但我没把握……”

钱不多一笑：“不是已经死了么？你带她去就是了。”

柳不恭心中一阵子激动，他低下了头，去抱小双儿。娇躯抱在怀中，他才明白，这女娃马上就是大人了。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敲琴小筑走去。

柳毛毛突然看定阿米，说：“你乐不乐意和我去住在一起？”

阿米点点头，又看钱不多。

钱不多似无所闻。

柳毛毛说：“咱们走吧。”

她看也不看钱不多，扯住阿米的手，向另一间黄金屋走去。

万钱和钱不多站在屋门外。

他们看着柳毛毛慢慢走。月光下，柳毛毛的身姿很是好看。

万钱突然说：“不是她下的毒。”

钱不多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

万钱就再也不讲什么了。

×                      ×                      ×；

钱不多和万钱向前走，走到胖女人那间黄金屋前，万钱站住了。他得往回走了。

钱不多走了两步，也站住了。他有好多女人。现在他是有三个女人常在身边的。一个是胖女人，这女人总是兴致勃勃，贪得无厌。一个是柳毛毛，这个女人被他视为禁脔，他现在还不想和她在一起。他还有一个更小的一两——柳不恭叫她小双儿，他想马上说她不叫小双儿，叫一两。再想她反正死了，没这必要了。

钱不多常想，他是富人。这三个女人他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瓮里的。

胖女人在碗里，柳毛毛是在锅里，小双儿是在瓮里。可一夜中碗里没食了，锅也要泼洒，瓮里空空如也。

他今夜去找谁？长夜好熬，清宵难度。

万钱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你该去她那里。”

她，当然是指柳毛毛。

钱不多略一迟疑，转身向后走。

万钱就又没有一句话，跟在他身后。

到了柳毛毛门外，万钱看到他脚步没停，一直进到屋里去了。

只有万钱才知道，只有万钱才明白，他在迈向门的时候，走的三步稍小了一点。只小那么一点点儿。

万钱看着这黑黝黝的黄金屋笑了。

灯会亮，柳毛毛也会让钱不多过夜。

象万钱这样精明，做什么都会成功。

钱不多在黑暗中慢慢走向床边。没有声息，没有人的形貌，只有许多猜想，还有柳毛毛那好闻的香气。

钱不多有点羞恼：妈的，这算什么？

他说话了：“算了，我知道你没睡。点灯吧……”

这话说得竟然很温柔。男人一站在女人床边，就温柔。

好半天，才点起了灯。

柳毛毛拥被而卧，梨花带雨。

钱不多突然没了气，他笑。

柳毛毛不理睬他。

男人都知道，女人的不理睬多是让你更重视她，更待见她，就拼了命地讨好，如果你成功，她让你亲近，一切便会冰释。

× × ×；

天拂晓的时候，柳毛毛睫毛带泪，睡熟了。

钱不多身心舒泰。他看着柳毛毛，笑。

泉庄的女人真妙。柳毛毛让他对女人有一种很新的体味，他着迷这体味，像喝了醇酒。

钱不多突然懊悔他那一个月一个月的打熬精神，苦练功夫。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不该虚度时光，春宵一刻值千金啊。他很明白这话，就“千金，千金”地念叨了好多遍。

## 第五章 铁线虫

要天亮了。

柳不恭把小双儿放在他的床上。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刚才说他有法儿一试，是因为他突然想小双儿一定不愿意在那个满是血污的屋子里死去。

他把小双儿放在他床上，他要看着她平静地死。

她的心口还有余温。

柳不恭想起了罗敷，想起了那个山洞。那时他还有那办法，可以救罗敷，可罗敷中的是邪毒，不是这天下第一的毒品一点香。

罗敷啊罗敷，我无能，我回天乏力.....

柳不恭看着小双儿，想起了她那天和他在湖边的谈话，就心里难受。

她仍是那么美，面目中似乎有一种平静。柳不恭呆呆地看着她，心里没一点主意。他昏沉沉地双手支腮，睡了。

恍惚间听见了嘶嘶声响，他马上警醒了。

也许这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野兽临敌和遇险的本能知觉。

没什么异常，他又要昏睡。嘶嘶声又响起来，响声来自他的怀内。他从怀里掏出小玉瓶子来。小玉瓶子里装着他从五铢臂上诱取出来的那条小红虫子，它吸足了血，就醉僵在茶中，变成了一条坚韧的铁线，柳不恭把它放在小玉瓶内。

就是这小红虫在玉瓶内嘶嘶叫。

柳不恭心中一动，把小玉瓶打开。铁线似的僵直的小虫没了，仍然是那么一条软软的虫子，不过是白色的，没一点血色。虫子飞快地爬上小双儿身上，爬上她的嘴巴，她的鼻孔。

柳不恭一动念间，小虫不见了。

忽而又从小双儿的嘴巴钻出，从耳朵入去，又从鼻孔钻出，须臾几遍，且越钻越急。

小虫又渐渐变红了，红得如血。

小双儿的七窍开始流血，血越流越多，都是黑血。

柳不恭的眼睛亮了，他知道小双儿有救了。他马上烧煮茶桶，把小虫又浇烫成一根坚实的铁线。

小双儿的七窍已经开始流殷红的鲜血了。

柳不恭马上运功点穴，为小双儿止血。

× × ×;

天亮了，孔方庄人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兴奋的呼啸。这是一种类似虎吼啸但又不似虎吼啸的长啸。他们警醒地睁眼，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便笑了，谁敢来太岁头上动土？

× × ×;

天大亮了。

小双儿睁开了眼睛，正看见了柳不恭。

她还很弱：“你救了我。”

柳不恭只是笑。

小双儿说：“你猜我喝下茶中的毒时怎么想？”

柳不恭笑得呆，不讲话。

“有你在，我永远死不了。”

一点清泪淌在小双儿的两颊边，她毕竟在地狱边儿走过了一遭。

## 第五卷

### 第一章 艳色杀人

关山路重重。

从关东起程，向京都洛阳，何止千里？

三十人，三辆车，向洛阳进发。这是“一躺楼”雇的镖，三辆车上都是些名贵药材。药材很贵重，但也不过值上几千两银子。

真正贵重的东西只是在护镖的镖师石开泰怀里。这是两粒珠子，大如鹅卵，一粒是火珠，一粒是水珠。水火二珠，价值连城。

这趟镖，说是值六十万。

总镖头石鸣天、镖师石开泰、石开福父子三人护镖。

这支镖已经走了十几天，走出了关东的山林，走下了长白山的石冈，走到了燕云地带。

燕山多险峻，凌云出岫。

车轱辘咕咕转，人四顾瞧，寻找不安与危险。

他们当然期望没有什么不安，也没有什么危险。

走了十几天，关东山林恶人凶，都没出事。这燕云地带该比关东山太平些。

他们东张西望的眼睛都凝视一处。

这不是有了危险，不是有了敌情，而是发生了一桩怪事——

前边大路旁，一棵虬松斜身探路。

松树没什么怪，怪的是从松上吊过来一根红丝绳，丝绳上捆着一个小小的银元宝。

这是一两银子。奇怪，如果遗失，银子应该丢在路上。什么人开玩笑，把银子吊在树上？

雪花刀石鸣天、一臂挡车石开泰、回头弩石开福父子三人马上止住车辆，提刀凝视。

石鸣天朗声问道：“不知哪位朋友在此？因何赠银？”

没人应声。

石开泰人粗气盛，颇有些不耐烦：“走过去算了，不理他。”

回头弩石开福却不作一语，突然扬手，那红丝绳应手而折，一两银子堕地。

有人咯咯笑，闪出一个姑娘来。

这姑娘明眸皓齿，一脸纯真的笑，像从未食人间烟火，竟不染一星儿凡尘。

“谁射落了我的红丝线啊？”

石开泰、石开福二人呆呆地望着她，竟然不知她在说一句什么话。

石鸣天抱拳一揖：“不知姑娘悬银于路，意欲何为？”

姑娘笑了：“银子嘛，当然是买东西的。”

石开泰听她说话，像莺啭燕啼，声声入耳，舒服竟达心底，不由得心怦怦急跳起来。

石开泰想尽力把话讲得冷淡：“你想买什么东西？”

姑娘启齿一笑，差点牵没了石开泰与石开福的魂魄。

“想买你们这三辆车上的货。”

石开福愣了愣：“胡说！”

姑娘看看他，又笑：“我变主意了，这回，还买上你们这三十颗人头！”

石鸣天凝神望着这姑娘。

她没一点戒备，亦不抢一点先机，只是平平淡淡的站在路中间笑。她乌发很长，直垂腰际，从腰际扎束一条带子，带子上有一只小小的绣袋，绣袋鼓胀胀的，想必装满了银子。

石鸣天阴了脸：“姑娘小小年纪，不要说笑。”

姑娘突然脸一沉：“我没工夫说笑。你们为什么要动我的银子？”

石开福轻蔑地：“是我动的，又怎么样？”

姑娘叹一口气，那模样真叫人垂怜。她说：“你不动银子还罢，这一动，你可就不妙了。”

石开泰突然飞身过去，向这姑娘下了杀手。



× × ×;

石开泰并没刀剑，他只是用一条右臂向那姑娘砸去。他轻易不用刀剑，只用他的右臂。

石开泰叫“一臂挡车”，可见右臂有多大力气。

在关东山，有那种大号钉铁钉的轱辘车，用三头犍牛拉挂，能拉几千斤的柴石木草上山下坡。春耕时村人竞力，石开泰竟以一条右臂，生生挡住这三条犍牛拉挂的轱辘大车。

石鸣天看着石开泰飞身而上，他想喊小心，但一瞬念想他那是喊谁呢，石开泰右臂有千钧之力，根本不可能被伤。如果喊他对那姑娘手下留情，他有些不情愿。

两个人身影凑近，三招两式，胜负立判。

石开泰的头上开了一个血洞，血箭如标。

他犹自瞪圆着眼，看着眼前这姑娘，姑娘仍在笑，那笑容中没一点凶残，隐约有些孩童似的欢欣。

石开泰慢慢倒下了。

× × ×;

石鸣天不相信眼前的情景。

一臂挡车石开泰在南北镖局颇有盛名，这么个响当当的镖师竟然没走上三五回合就被这姑娘杀死，这让他又惊又恨。

“你是谁，报上万儿来？”

姑娘咯咯一笑：“你不明白，我就是一两。我没别的名子。”

石鸣天一声吼喊，石开福同父亲一齐上前，围攻这姑娘。

石鸣天盛名非虚，一口刀舞得风雨不透。他擅六六三十六式雪花刀法，这刀舞起来，让飞扬的雪花不侵不摇，不荡不回，静静贴刀而起，自是一门极惊人的刀法。

石开福小巧擅变，袖藏机弩，最擅反射，人在攻中而弩可守，人在退中而弩可攻，他的雪花刀法也是只比其父稍逊而已。

失子失足，痛异寻常。人在刀中走，刀在影中飞，石开福又用左手袖弩连射，石鸣天雪花刀又泼风般追逐着姑娘。

那姑娘的身子疾徐有致，身子扶摇，竟能在空中一飞三折腰，让过了一连十支弩箭。

“叭！”姑娘的棒击在石开福头上。

血泼满了脸，石开福竟在日当头时望见漫天彩霞。

石鸣天眼睛红了，命也不要了，飞身而进，志在必得。

姑娘用短棒连连点击，棒棒击在飞旋的刀背上，使石鸣天的刀无法走招。

石鸣天才知道他父子和这姑娘的武功相比，竟是天壤之别。

他回手一刀，把他的颈刎出一腔箭血。他想以血击溅这姑娘。

一腔血喷溅出去。石鸣天单手提刀，恨恨地瞪着这个姑娘。

她很美，但她心狠手辣。

石鸣天死不瞑目，他至死不知道这姑娘的名字。

姑娘笑了，她觉得不大过瘾。她去石开泰怀里，取出那两只珠子。

护镖的人都跑远了，他们跑得飞快，没人再想着三辆镖车。

姑娘叹了口气：“得告诉钱不多，总算杀过人了，杀人也很容易啊。”

她把那一两银子用红丝绳拴在第一辆车的镖旗上。

×                      ×                      ×；

风雨交加。三佛寺内，方丈印澄与师兄印海正在品茗、手谈。

印澄为人豪爽，多为四方豪杰济危解难，是个慈善高僧。

印海不习武功，于佛典禅宗自有过人之悟性，已参悟人灵佛禅玄机。

二人静夜手谈，子落静寂，如石探深海，波波轻响。

二僧身坐趺势，对面不语，只轻轻落子。

二僧一为善僧，一为活佛，静坐参禅，三年不曾对面一言。

二僧着弈，亦自与人不同。

善弈者，从生杀死劫中悟胜机，得小心，但总不离大势，为了一个“欲”字。印澄与印海对弈，各自为局，自从自家生杀中寻生，逃避它人机锋。

这弈局更是机险。

二僧入纹枰之中，神思不理如风雨。

谁能想到：在二人俯首向棋盘时，两人头前处竟不知何时吊垂着一物。

这一物系用红丝绳拴牢，微微摇荡。

印海视而不见，布局落子，铿然有声，声响亦如平时。

印澄竟微微一愣，也随即布子。

二僧浑若不觉。

那根红丝绳吊着一只元宝，黄澄澄的金元宝。元宝打造得甚是精巧，不似造匠银局所为。

红丝绳荡了几荡，亦静止不动。

有人咯咯而笑，这笑声很清丽，像一个艳阳秋日，祁水河边妙龄少女之悦情欣歌。

印海仍弈棋如故。

印澄持子沉吟，亦布棋。

“你们怎么不拿那金元宝啊？”这是一个貌似观音，满脸稚气的姑娘。

印海突然说话了：“我根本就没看见。”

印澄说：“见到亦不动心，就是不见。”

印海一叹：“师弟，见即动心，佛无尘埃终无心，佛有尘埃乃有意。”

印澄恭然一揖：“谢师兄教诲。”

印澄知道师兄在点化他。人不脱尘世，是故见金而知是金，见财而知是财，人无脱尘之心，就不会有脱尘之念。

姑娘笑了：“叽叽呱呱乱讲些什么？这么说你是不想要这金子啦？”

印澄摇了摇头。

姑娘又笑：“我可是非把这金子给你们，我想买你们的东西。”

印澄说：“出家人身无长物，无物可卖。”

姑娘不笑了，她直视印澄：“买你的《观无量寿经》。”

印海一恭而起：“善哉善哉。女施主舍金买经，固是善举。不知女施主买经何用？”

姑娘笑了：“你知不知道有个人叫钱不多，他要过生日了，我买这本经书送他做寿礼，你说好不好？”

印海、印澄当然熟知钱不多。

武林人熟知钱不多，因为他是天下黑道的梟雄。世俗人知道钱不多，因为他是天下一富。

印海一脸虔诚：“女施主有所不知，这本《观无量寿经》是本寺之宝。”

姑娘嫣然一笑：“大师父讲话叫人好笑，如果不是佛寺之宝，我怎么会用一锭金元宝来买？我可以用一块银子，一块一两重的银子来买的。”

印澄合掌一揖：“女施主，这本《观无量寿经》无价。”

《观无量寿经》简称《观经》。宋璽良耶舍译。此经进一步阐发《无量寿经》的净土思想，讲佛博大宽宏，叙述释迦牟尼佛应韦提希夫人之请，在频婆娑罗宫为信众讲述观想阿弥陀佛的身相和极乐净土庄严的十六种观想方法（十六观）。这精要经本原只有宋璽良耶舍一种译本，而在宋徽宗年间，从墓葬中得异种译本一种，全书乃梵、藏译本，珍贵无比。

三佛寺就有这一本《观无量寿经》梵藏译本，乃天下一本奇经。

姑娘笑着对印海说：“把经本卖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印海摇头：“人相我相皆为世相，是杀是灾皆为幻灭。女施主要杀便杀，何必多言？”

姑娘的脸色变了，她把手摁在印海头上，说：“我如此一用力，你便六根清净，再无人身了。”

印澄突然抬头，面色有变，双目神光电射。他已经看出这姑娘身手不凡，但凭印澄那少林三绝艺大韦陀杵金刚指洗髓功，当世高手绝少可以接得下他十招的。

只要印澄身子一振，双手一抬，便可是大韦陀杵一记“戟指杵推”。

印海突然叹了一口气：“机心一生，便可生嗔念，嗔念一至，佛意全无，一生修行，尽付流水矣。”

印澄身子一震，便静静稳坐。

印海突然诵经，因为承重压似山，便诵经极难，他一字一诵，闭目趺坐，示那裂骨之痛不曾入心。

可以听得见头骨叭叭裂响。印澄见汗水从师兄脸上出，见师兄宝相庄严，见血从头骨裂处流下。印澄突然双目一睁，双手慢慢擎起。

印海突然一吼：“印澄！”说罢便没了声息，他已经圆寂了。

印澄见印海仍宛然静坐，身姿佛相，无生杀之相，便知高僧劝戒，让他勿生嗔念，永存佛心。

印澄便大彻悟，心里一片空明，佛身宝相，心中深印，觉一界光明。印澄合掌而揖，谢师兄以肉体指迷。

姑娘对印澄笑：“听说你是方丈？”

印澄点头应是。

“你知道《观无量寿经》在哪里？”

印澄点头。

“那为什么还不拿出来？”

印澄叹息：“佛经宝物，在虔诚者信。佛经指迷，在高僧者悟。譬喻俗人，用佛经装点书斋，用佛堂点缀杀场，机心丛生之地，虎狼啸吼之群，佛经便韬晦不明，佛心便无由萌生。女施主佛经为人者寿，殊不知佛经之寿，在于人心，人者之寿，在于向佛？向佛则心净，心净则神明，神明则目清，目清则观可为，可为则众生福，众生福则一切无妄、嗔念不得滋生。此乃佛为经典之本心……”

“你拿不拿出经来？”

印澄：“经本在我处，拿又怎样？不拿又怎样？”

姑娘笑道：“你如拿出经来，则可饶了你和合寺众僧之命，不然，三佛寺明晨尽为瓦砾……”

印澄一叹：“不！我不会给你佛经。”

她又笑，笑得很开心：“那你可就不妙了。”

她出手如风，一口气点了印澄七道大穴。

×                      ×                      ×；

风雨更厉，雨点急敲禅堂静室窗牖。

门外有巡行僧过，问：“方丈，你还没有歇息？”

印澄见姑娘神情紧张，手持一根黑短棒，便回头向巡行僧答话：“我还未歇息，你们先去歇了吧。”

印澄摇了摇头。

姑娘把手放在印澄头顶。

印澄不动。头骨便咔咔碎裂。

“你说不说？”

印澄咬牙不语。

汗流，但印澄是高僧，又有三绝艺在身，便比印海更能熬苦，汗流得少。

血流，从耳边、鼻孔、双目、嘴唇边，七窍流血。

“你完了，死定了。”这姑娘像玩笑一般。

“你答应我，取了经，便不杀寺僧。”

“当然。”

“好，佛经在佛龕之下，拿开蜡台，左移右，右移左便可。”

姑娘转身向佛龕走去。果然取下了佛经。她刚想迈步走开。

“站住！”

她大吃一惊。印澄头血直流，竟能不死。

印澄道：“佛经宝物，不可轻易读弄，轻读不祥啊。你有善相，又带杀气，不可妄动杀心，佛不……容……杀……”

她呆看这和尚，惊讶他为什么未死。

只见印澄右手微微抬起。

她大吃一惊，她封了和尚的七大穴，其中有肩井穴，这和尚为何手臂能活动自如？

印澄手指一指，卟地一声那红丝绳被指力击断。他掌心一吐，四指一勾一引，那一锭金子便落入手中。

姑娘诧异得望呆了。

印澄左手亦伸出，食指与中指飞快地一剪一捏，一剪一捏。

瞬间那小小一锭金之元宝被他用大力金刚指剪成片片。

“我有少林三大绝艺，大韦陀杵，金刚指，还有洗髓功，虽然你用内力压裂了我的颅骨，我用洗髓经，三个月尽可康复。”

姑娘问：“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我？”

印澄：“佛戒杀人。你该回头，少生嗔念。”

印澄突然闭目：“你走吧。”

他又长叹一声：“师兄，师兄，我不如你，临死一念，虽为劝善，但示之以武，这并非佛之本心啊……”

他嚼舌自尽，血自嘴角涌流。

姑娘呆看了半晌，转身离去。

三佛寺仍笼罩在阴晦风雨之中。

## 第二章 聚仙楼

聚仙楼。

这是距孔方庄很近的一座酒楼。酒楼上的人很多，大多是江湖豪杰。

这儿远远可以眺望到孔方庄，可以看见那道神奇的围墙，可以望见那一湖碧水。可以望见碧水之上的悠悠的小舟，那小舟在湖面上游来荡去，但舟上无一人撒网垂钓。在这里，可以望见孔方庄的湖心岛。

从这里看孔方庄并不遥远，但对于武林人来说，那里几乎是个不可企及的地方。

也许他们有人是六扇门中的高手，追踪贼迹到了这里，他们无法回头，只好袋里揣着海捕文书，吃住在这聚仙楼，等待着那一个遥遥的日子——十年。

过了十年，那个被追踪的人必然会从孔方庄走出，这是等待了十年的人唯一的机会。

他们一日一日，一年一年地熬，就为了这一个机会，他们决不放过这个机会。

酒楼上的伙计，酒楼上的杂役，酒楼前的讨乞人都可能是武林高手。

只有酒楼主人不是，她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一个不会武功，叫做阴婆孟琪的



女人。

怪的是，孔方庄和这聚仙楼近在咫尺，聚仙楼上的群雄对孔方庄不敢冒犯，孔方庄对聚仙楼也一直容忍，从不对聚仙楼生事。

从孔方庄走出来的人都要先到聚仙楼来。他们走进聚仙楼，似乎有十年一梦，重返人间的感受。他们十年来头一次喝酒要花银子，吃饭要花银子，头一回有无数双惊异的眼睛在凝神注视着他们。

如果是从孔方庄出来的人，他这一顿饭一定会吃得很慢。聚仙楼的饭菜不好吃，但他比在孔方庄上的哪一个小酒店都吃得香，吃得细。因为他知道，他从聚仙楼迈出去，就再回不来了。

他也许会马上被送回孔方庄，孔方庄一向对被送回来的人很厚待，一口棺材，埋在围墙里，而且对送死人回庄的人很客气，尽管有时这些人就是杀人凶手。

他也会在人海中奔走。为孔方庄觅一宗财富，被那些湖海英雄追逐，被那些六扇门高手缉拿，风风雨雨中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他一走出聚仙楼，后面必定跟上一群人。像是一群猎鹰，追逐他这一头饿狼。他们会向他打听一个他们所关心的人，那个人让他们日日挂念，他们会向他打听孔方庄的围墙后的一切神秘，向他打听那一片湖心岛。他们不会相信他没去过那湖心岛，不相信他十年内在孔方庄什么也没干。他们可能群起而攻之，杀死他。

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家了，因为他们杀死了该杀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溅血在尸体上擦拭干净，又默默回到聚仙楼上，坐下来饮酒。他们还要等上许多个漫漫长夜。

聚仙楼上的人因为面对着孔方庄，就没有轻松，人人只是低声说话，轻轻啜酒。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稳，很沉着。他们的动作都很慢，因为那等待需要时光，时光很长，动作慢一些，好消磨时光。

×                      ×                      ×;

从楼上咚咚咚走上来一个人，脚步很急，引得楼上众人的目光向楼梯一瞥。

上来的是一位娇艳美丽的女孩子。

她喊口渴，急急地喝了三大杯酒。

她坐在楼栏杆边，看着那湖心岛，在一片蓊郁之下，有一个隐隐的小亭，那就是敲琴小筑。

这里大概只有她知道那儿叫敲琴小筑，只有她知道那里住的是什么人。

她不喝酒了，但也不走，在这儿坐着，坐得有些焦躁不安，她似乎在等待什么。

时已近暮，湖心由碧变灰，由灰变黑，湖心岛的一片天空更淡，更远，湖心岛便笼上了一片阴影。

她仍在等。她听见了两个喝酒人的对话。

“是一个姑娘干的。据说她的记认很特别，一两白银一两金，用红丝绳系着。燕南路上劫镖，杀死了雪花刀石鸣天父子，在镖车上用红丝绳系上一两银子。三佛寺的方丈印澄、高僧印海被她击顶而死.....”

“她能杀死印澄，就是那个三绝艺的高僧印澄？传说当世已无人与之匹敌，连少林的心智禅师，武当的松风道人都难与其争竞。”

“印澄大师死时，还以指为剪，寸断她那一锭小小金元宝。想必她恨大师毁她信符，恶念一生，便动了杀机.....”

“她为什么用红丝系金银？”

“大概是赠与有缘吧？”

“她总是用红线系金银？听说她很美？”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人低低应了一句，想必是一句极猥亵之语，俩人便一齐笑起来了。

那人笑道：“好，我就是让这小姐到时乖乖为我所用.....”

这句话她听得清清楚楚。

那两个人自以为很豪气，正在讲如果碰面就一定把她拿下，为印澄大师、石鸣天老镖师报仇一类话。

忽然见那姑娘在两人面前站住了。她嫣然一笑。

这一边的汉子左肩有些不便，木，这是酥了膀儿，被人一笑而致。

另一边的汉子右臂有些不稳，麻，这是通了筋经，被人一笑所染。

两人都以为湖光水色又是一亮，都以为姑娘在对自己媚笑。

这时，姑娘讲话了，她的声音更是好听：“你们想捉住那个姑娘？”

两人一愣，见姑娘笑得可亲，便气壮，又添了些豪气：“你知道她是谁？在哪儿？”

她笑了，笑得很甜，全没有一丝儿狡黠：“在这儿，你瞧，我就是，我叫一两，一两黄金，一两白银的一两。你看——”

她双手飞快一抖，两手中各扯住一条丝绳。

丝绳是红的，一条下面系一块银子，大一些。一条下面系一块金子，小一点儿。两块都做成了元宝形。

姑娘又笑：“你们看看，要那一块呀？要黄金？还是要白银？黄金小些，白银大些，但都是一两……”

两个汉子呆住了。姑娘仍在笑着。

两个汉子由疑转惧，由惊转怒，两个人互相瞧了一眼，便飞身而上，两边攻向姑娘。

姑娘身影飘忽。也不见她怎样动作，但见那两个汉子立即痴立，人立桌头，以手摠桌面，似要仰倒。

两个汉子一转瞬被她击败，点住穴道。

“叭——” “叭——” 两声急响。

两个汉子厉声尖叫。他们的手被带丝绳的白银、黄金击穿，嵌在桌面上。

“别动，一动我就杀了你们！”姑娘不笑了。她款款步去，坐在临湖的窗栏边，依桌凭栏，眺那黑黝黝的湖心岛。

身后传来一句低沉的唤声：“姑娘，这可有一点过分了。”

她倏地回头。众人仍然是坐着喝酒的喝酒，伏桌酣睡的酣睡，只有一个男人站在她身后，向她讲话。

这是个中年文士，穿一件很旧的月白长袍，这长袍她似乎很熟悉。

她猛然心跳。不是，他不是那个人，他的脸完好无缺。但他也同样有一副落寞神情，有一种孤傲卓然，超凡脱俗的气质。

“你说我？”

“是。”

“那你去放他们吧！”

“好。”

一个好字出口，那男人飞手扬出一物，那一物飞出，便成一双，叭地击在桌上。那是两支细细的竹筷。

竹筷击进桌面三分，上余竹筷似鸣镝，不住颤抖。在竹筷击中桌子那一瞬间，两个男人的穴道立即被解，黄金白银都从手背上跳出。

两个忙向那人道谢。

那人挥手，让他们走开。接着又向她一揖：“姑娘，请吧，月夜风清，正好斗武，这里清静，别扰了人家的雅兴。”

她挺惊奇，从出了孔方庄，还没遇上这么个人呢。

这人真怪，居然向她挑战。

×                      ×                      ×；

这是一片芜园。

远居的芜园，无人照管，便自生了倦怠，篱笆破了，野草丛生，后来便弱小了禾苗，直至最后，成了荒芜的丛草，就被主人放弃了。

这里已看不出精心侍弄的痕迹。

那个男人站在她对面，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很美的女人。

一两很生气，因为她也觉得这个男人很有一点男人味儿，而这个有男人味儿的男人偏偏身后又有一个漂亮女人。

一两倒不是喜欢这个男人，她只是不愿意见到好的男人有好的女人，不愿意见到好的女人有了好的男人。她认为这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她说不出。

“你想教训教训我？”

那男人笑了：“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把银子金子攒在我的手上。”

一两也笑：“你不是喜欢银子金子的男人。”

那男人马上沉下了脸：“你杀了雪花刀石鸣天，让石老夫人自尽，留下一群孤儿寡母。这不嫌有一点残忍么？”

一两瞪眼看他。

“你杀三佛寺高僧印海。印海是人世活佛，参悟生死玄机的得道高僧，杀他一个不谙武功的人，以掌击顶，你竟能这么凶残？你还杀死武林人众望所归的印澄方丈，印澄大师武功盖世，你绝非所敌，他任你残杀而不还手，最后嚼舌自尽。你杀了这些人，还不悔悟么？”

一两惊奇地看着他：“不错，这都是我干的。可你是谁？你凭什么来教训我？”

那男人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他突然又变得意兴索然：“我是萧啸。”

一两身子一抖。

他就是萧啸？他就是那个大侠萧啸。

好，他果然来了。那么他身后那个女人呢？那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呢？她准是三江女

侠罗敷了。

一两在孔方庄长大，她听过多少人讲那个故事？那些人用敬畏的心情讲大侠萧啸，用惊惧的声调讲大侠萧啸。她想，那么不可一世的大侠萧啸肯定会马上来，来找钱不多，横剑当胸，一声断喝：“钱不多，快交出小双来！”那时钱不多一定很害怕。

她也隐约听说了三江女侠罗敷，听说她有绝世美貌，听说了她与萧啸、柳不恭那山洞换血的故事。她想这个时，心狠跳，认为她自己就是那个病濒于绝的罗敷，而为她换血的就是柳不恭，柳不恭身后就是大侠萧啸。

她这么想了八、九年。

有一天，她问柳不恭：“三江女侠罗敷.....很漂亮吗？”

柳不恭身子一震，又回复了平静，说：“不知道。”

她又问：“你见过她么？”

他说：“不知道。”

她硬问：“她.....喜欢你么？”

他又说：“不知道。”

她突然跳了起来：“你就会说不知道，不知道。你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说她漂亮，说她见过你，说她喜欢你。对不对？”

柳不恭不理她，又去抚琴。

琴韵听上去还是那么悠扬、平和。

可小双儿笑了，他那每一句的尾音中，都有着一点不可忽视的颤抖，那是他心弦不稳之故。

她喜欢拨他的心弦，她怕她拨不准他的心弦。

她那一回拨得很准。

她在无限的等待中渐渐失去了信心。

她于是变成了对萧啸的恨，对罗敷的恨。

他们闲云野鹤，他们双宿双飞，他们忘了柳不恭，也忘了她。

忘了她，她可以不生气，可以不恨；忘了柳不恭，她就恨萧啸、恨罗敷。

狗屁大侠萧啸。狗屁三江女侠罗敷。狗男女而已！

如今她见到了这对狗男女。

她听见他说了句“我是萧啸”，就心跳，就想应该骂他们狗男女，但面对丰仪神采的萧啸、罗敷，她骂不出一句话来。

### 第三章 “松竹梅”

他站在那里。说了一句：“我是萧啸。”

像一声雷，把她击愣了。

她杀石鸣天，杀印海印澄，一路天翻地覆地闹下去，就是为了他这个大侠萧啸，为了她这个三江女侠罗敷。现在他们来了，一句“我是萧啸”，竟让她没了一点斗志。

“你为什么不讲话？你是谁？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一两醒过神来，说：“我呀，我是一两，你知不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一两？万钱哪，五铢啊，十钱啊，都不如一两。你无论有多少银子，总得一两一两地去攒，对不对？所以，最好的东西是什么？白银一两，黄金一两。”

萧啸回头看了罗敷一眼，他皱了皱眉，他不喜欢一两这油头滑脑的样儿，这和她那少女的纯净天质不配。

罗敷静静地站在月影里，小双儿看不见她的表情。

萧啸说：“你用兵器吧，我用一套虎王拳来敌你。”

小双儿点点头，她心里有些乱。

萧啸动起手来，便很有些专注，他一式一式慢慢展开，大开大合，颇有大将之风，临渊望月，纵崖飞渡，双剪水，一击拓，展额见王，虎眠松侧，三击麋鹿……一招一招，紧逼小双儿。

小双儿步步涉险。

终于，萧啸一击使小双儿倒地。

他点住了她三道大穴。

狗屁大侠，狗屁大侠，点人家女孩子前胸，不要脸！她想骂，但没骂出声来。罗敷站在身边，她不骂。

萧啸住了手，静静伫立在一边。

“你该杀了她。”罗敷轻声说。

萧啸一怔，明白罗敷的心境。

这女孩子甫出孔方庄，便干下了杀人夺镖，击杀高僧夺走佛经的大事，这女孩子行止不端，人又艳丽，保不准几年后就会又出一个天下武林受祸的阴女孟簇来。

但他不愿出手。男人不愿杀女人，尤其是一个已经倒下来的女人，尤其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人。

罗敷突然说：“啸哥，让我来吧。”

小双儿刚想喊什么，又止住了。她咬紧牙关，恨死了罗敷。骚货，啸哥，啸哥，叫得多有味儿。人前如此，人后更不知如何。

罗敷走上前来，慢慢出掌击向小双儿。

罗敷这一只手很白净，像小双儿的手一样。

小双儿在月下一瞅，罗敷那模样不知怎么让她想起了妈妈，她泪水流下。

罗敷一掌击落。

突然一只手擎住了她的手。



这是萧啸。

“她哭了。”

罗敷也见到了她的泪水：“这算什么。”

“她也许会悔，会重新做人。你应该给她一次机会。”

罗敷沉静了一会儿，摇摇头：“不！”

她又出掌，这一掌更急。

此时已经再没有人可以救小双儿。

×                      ×                      ×；

柳不恭正坐在敲琴小筑的亭子里。

他惦念小双儿，小双儿被钱不多放出去了。

从孔方庄放出去的人有两条路，一条是杀人，一条是被杀。

小双儿如果杀了人，柳不恭会不高兴。小双儿如果被人杀了，柳不恭也会不高兴。

今夜月圆，湖面波浪逐涌，像在催涌心潮。柳不恭夜不能寐。

他来敲琴小筑快十年了。他已经十年不问人世间事了。

萧啸还是穿那件月白长袍么？他和柳不恭都有那么一件月白长袍，都是罗敷缝的。

罗敷的针黹像她人那么美好。

那件月白袍让萧啸更神威了，那件月白长袍让他更像个狂痴书生了。

罗敷还好么？

他望着对岸的聚仙楼。听说那些人天天宿在那里，吃在那里，盯着湖心岛，想着戮杀仇敌，却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庄来。他觉得那些人很可怜，也很好笑。

生杀死搏，不知怨恨有几许？

他抚摸琴弦。又无意抚琴。

他颇觉惊奇。静夜抚琴，多半有因，像那夜柳毛毛来访，小双儿中毒几乎不治，都

让他极想抚琴。

他还是不想抚琴，只是把琴又摆正了一下。

琴弦突然低声嗡鸣。

有人击琴？不可能，敲琴小筑十年无一客。他自己也没动琴，莫非琴能自鸣？

琴能自鸣，自古有故事为明证。

弄玉善琴，父王为她选佳婿，无一可选。忽一日琴自鸣。弄玉很欣喜，莫非佳兆？便抚琴，听空中隐隐有箫和之。后来来一秀俊美男人，自称箫史，与弄玉琴箫和鸣，夫妻和美，忽一日天上飞来两龙，二人乘龙而去，遂为仙眷。

当然这是故事，也是琴可自鸣的一个明证。

柳不恭便坐下，他伸出了瘦削的手，十指修长，很稳定。

他想抚琴了，他想抚一曲“松竹梅”。

× × ×；

罗敷的掌风已经飞掠小双儿脸面。

小双儿想喊。想喊别打了别杀了，我是你的亲人，你当什么狗屁三江女侠，叫我爹我娘送死，你不认我了？我是小双儿.....

她不喊。她要叫这个骄傲狠心的女人一辈子后悔，让她一辈子后悔她那一回杀气腾腾，杀死了一个不能动手的女孩子。那时她头发白得快，人也老得快，天天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悔恨中。人家都戟指着她的后背说她杀了亲人，她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亲人了.....

她不喊，只是闭上了眼，泪水不断。

突然，湖心岛上传来了隐约琴声。这是一曲神韵绵长，悠扬而转苍凉的“松竹梅”。

罗敷的手忽然生生地顿住了。她这一击风快，没伤了小双儿，就伤了她自己，嘴角沁出了血丝。

“三妹！”

小双儿笑了，含泪笑了。

大侠萧啸！大侠萧啸！他喊罗敷三妹，那他就叫柳不恭二弟了。他是大侠萧啸，他没忘记柳不恭。

他没忘记柳不恭，也就不会忘记小双儿。

罗敷说：“你听——”

三个人都听到了那铿锵锵锵的琴韵。

萧啸与罗敷飞掠到湖边。

湖很大，湖在围墙内。所谓湖边，不过是在围墙外，那离湖最近的一段围墙之外而已。

琴声显然比刚才清楚。

“松竹梅”这曲，是柳不恭自己所创，他从萧啸那虎王拳与虎吼啸中体味出萧啸的孤傲，又从罗敷不言不止的那柔情中体味出她的自尊，又据自己的狂痴中找出那落寞。于是，一曲琴声，便有松的傲岸，竹的萧索，梅的优雅，让人听而情操渐进，乐而不疲。

萧啸与罗敷伫立很久。

琴声戛然而绝。两人心生波澜，仍在静静回味。一曲“松竹梅”搅起了他们对去日的思念。

这十年来，渐渐两人谁也不提柳不恭，但柳不恭还在。

如今一曲琴韵，搅翻了五脏六腑。

两个人找了十年，他难道竟能走入这恶名昭彰的孔方庄？

因为是大侠，就不能光顾自己，萧啸与罗敷两下江南，入大漠，为武林正义奔波，虽也到处打听柳不恭的下落，但无人知晓。他们时常寻思：柳不恭同那一次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失去了踪影了，他又成为那个落拓不羁漂泊不定的江湖奇人了？还是默默地

死在了哪里？

柳不恭还活着？那么小双儿呢？

刚才女孩子那流泪，那怨恨，那神色.....

莫非她是小双儿？

罗敷又看萧啸，萧啸也看罗敷。两个人的心情沉重起来，如果她是小双儿，那石老英雄的仇恨要不要管？印澄大师的死要不要追究？

不管它，先去找小双儿要紧。

萧啸与罗敷心随意动，人已飞掠回空地。

没有人，没有了那女孩子的身影。

她这么一会儿就能解了穴，这令萧啸与罗敷吃惊。也许是孔方庄的人把她救回去了？

×                      ×                      ×；

萧啸和罗敷走到孔方庄的门前，大门仍敞开着。

风灯高悬，几个闲人在地上掷骰子赌钱。

钱是银子，有大的，有小的，也有一个嵌镶银子的珍珠宝塔，这宝塔应该是价值连城。

但是在孔方庄根本就没有价值连城的东西，恐怕世上都没有一件东西可以“价值连庄”。

这珍珠宝塔怕不值上三五十万两银子？

但在孔方庄大门口的夜赌中，它在地上放着，和那些大小银块一样放着，它现在的价值是：纹银三十两。是地上那些大小银块数的一半。

萧啸笑了，他也好赌。他看着那座珍珠宝塔笑。他问罗敷：“你猜那座珍珠宝塔值多少银子？”

“五十万。”

萧啸仍笑。

罗敷问：“不对么？”

萧啸笑得得意：“不对，告诉你，它值三十两。”

罗敷睁大了眼睛。

她再看宝塔，宝塔是纯银绞丝的，镶嵌处很精巧，楼窗栏阁都咬吞着一粒粒珍珠。这些珍珠又大又圆又匀净，是真珠子。

这时，趴地上赌钱的汉子中有一个抬抬手，向萧啸一揖：“这位是明白人，不来玩两手？”

萧啸欣然答应。

他掏出两锭金子，放在地上。

“来白的，来白的，黄的不赌。”一个汉子顺手把萧啸的金子向门外一丢，金子破风之声锐利，飞得不知去向。

“我们这里的规矩，白天用黄的，晚上就用白的。晚上用黄的，白天就用白的。”

萧啸一愣。

那汉子笑：“想知道为什么吗？”

萧啸说：“想。”

那汉子哈哈大笑：“因为白天赌过了，晚上就都没了金子。如果用金子赌，哪里去弄？又便宜了那赢钱小子，让他得意一白天不算，晚上还继续快活？不行。对不住了，晚上用白的，他那一堆黄的变成了屎，就央人换，十块金子也换不上一块银子……”

那些赌汉们都哈哈大笑，得意地笑出了眼泪。

罗敷笑问：“那他不会晚上不赌，白天再赌？”

赌汉问：“你赌过钱么？”

罗敷摇摇头。

“孔方庄的女人都赌。告诉你，不赌的人没人味儿。赌钱的人一赌起来，准是白天晚上接着干，一连几天几夜的。”

萧啸笑，伸出手：“这个行吧？”

这是一锭银子。

“行，行。就是太大了点儿。”一个小瘦子抓过了这锭银子。

“来，来，把它弄开。”他用手一剪一剪，把银子剪得齐崭崭的。十小块银子往地上一丢，果然锱铢均匀。

萧啸从心里喝了一声彩。

但众赌汉似乎没怎么在意这手绝艺儿。

罗敷在一边看得明白，她暗暗吃惊。

这是大力金刚指功，非三十年功力不逮。

萧啸和他们掷骰子。他每掷必输，连掷五下，十块银子进去了。说：“不赌了。”

赌汉们也说歇歇，就都坐下来扯闲。

萧啸打揖，问：“不知狂痴书生柳不恭是不是在庄上？”

那小瘦子想了想，说：“不知道，没这个人。”

萧啸笑：“这人是当世神医，术可通神，可生死人而肉白骨。”

那大汉连连摇手：“吹，吹，哪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围墙下也不会这么热闹了。”

他用手一指。围墙前昏昏暗暗，但远远望去，似有一溜儿星星串串的磷火。

萧啸不好再问。

那小瘦子说：“你不好进去找一找？”

萧啸说对，回头看了罗敷一眼，就向里面走。

小瘦子喊住了他：“别进，别进，想好了，进去容易，出来就不容易了。”

萧啸冷笑，人已飘去几丈。

小瘦子一声冷笑，萧啸倏地立定，缓缓回身。

小瘦子微笑：“我是五铢。只是这么可怜的一小点儿……五铢，一枚小钱儿……”

萧啸神色肃然，据闻孔方庄上，凡名字上有金、银、铜、铁与钱挂连上的，都不是好相与的人。

“萧大侠，夜半三更，可不是拜客之道啊。孔方庄星星般地来了贵客，敢不扫地相迎么？半夜敲门，不大好。”

萧啸一句话也不讲，他回头走到孔方庄外，闭目趺坐，静待天明。

## 第四章 吞金重剑

天亮了。孔方庄门口的闲汉们打打呵欠，回去睡了。又来了几个闲汉，有的坐在大门里扯闲，有的在逗狗，还有一个闲汉在拿大顶。那人以手为脚，走得飞快。

孔方庄的庄门与那些大的武林庄堡没什么不同。但孔方庄令人惊异，因为谁也不会知道这庄内的人哪一个身怀绝技，哪一个是汪洋大盗，哪一个是采花淫贼。这些人在孔方庄都过着食甘味、寝安枕的日子。他们不怕追杀，不怕缉捕，不怕复仇，不怕正义。因为孔方庄有围墙，孔方庄有庄主钱不多。

十年前曾有人想动孔方庄，但那些人不自量力，从庄门打到街面，从街面打到小酒店，人就几乎死尽了，最后一个是勇猛过人的巨汉钟离忌，他被一个划船的年轻人一篙飞中，透胸而入，人像一只烧鹅，串在一根大大的钎子上，血流入湖水。

孔方庄的人马上把他们的尸体打扫干净，他们很不快活，因为那澄净的湖水染了血腥。他们说下一回决不让来人走到湖边。

×                      ×                      ×;

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决定进庄。

他们互相一瞥，心意相通，一定要找到柳不恭。

萧啸一跃而起，直奔庄门。

罗敷随后，二人施施然入庄。

他们没回头，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再走出这大门。

孔方庄很热闹。店铺很多，人来人往的，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且女人不比男人少。

女人比男人少的世界，就是一个危险的世界。

孔方庄的女人有两种，妓女，还有那些作恶的人。

恶女人自己当然不会都来逃亡，但孔方庄有男人，男人会出去，告诉女人，这里有一片土地对她最合适。于是女人便跟男人走了，来了。于是，这里也就有了一户户人家。这些人家有安稳的日子，这日子起码可以有十年。

孔方庄店铺里的东西可以随便拿，不用付钱。

刚到孔方庄的男人和女人就不习惯。他们把布从店里搬回来，置放一柜，把那些日用小零碎搬回来一屋，把屋子装得满满的，忙得满头大汗。奇怪的是，那些店家与先来的人谁也不阻拦，只是笑着看他们搬挪。

他们很满意，满意自己比别人富，衣食无缺。但他们马上发觉自己错了。他们因为搬多了东西而使屋子窄小，他们因为那些东西要潮要霉而且日夜担心。他们搬回来的茶具炊具毫无用处，茶馆饭馆日夜开的，吃喝不用掏银子，他们要这些东西做什么用？他们只好又自己一件件把东西送回店铺。店铺里的人也对他们这行为视若无睹。

这就是孔方庄的人，这就是孔方庄的日子。

× × ×；

萧啸和罗敷走进茶馆。一清早，茶馆里的人不少。

喝茶的人也吃早点。南方的糕点是甜的，北方的饽饽是咸的。在这里可以任意拿取。



萧啸与罗敷也吃着早点。

一个身穿短衣的男人坐在萧啸对面。这人低头吃茶，说：“你不该来。”

萧啸看着他。

这是一个大盗，劫三回镖，拿走人家三千万两银子的红货。他挥金如土，在杭州听雨楼一掷千金，使那里的雏儿老鸨三年见了银子都撇嘴，认定嫖客太吝啬。

他叫余可义。萧啸捉过他，因为念及他劫镖不伤人，就只断了他三根肋骨，没想到他也在孔方庄。

余可义又盯住萧啸，说：“你不该来。”

萧啸看着他，他胖了。因为孔方庄让人放心，余可义就胖了。

“你们没办法出去了。只有找钱庄主，找到钱庄主后，承认外面哪一个大案是你们干的，他就可以收留你们。”

萧啸笑了，笑中有暖意：“谢谢你。”

罗敷突然问：“你进来几年了？”

余可义低下了头：“九年三个月零二十一天。”他把日子记得很熟。

余可义突然说：“那个女人，是我的老婆。”

萧啸和罗敷抬头，看见一个三十可人的少妇。那女人很有风韵，属于那种很能让男人依恋的女人。

“她杀过人，杀死了她男人。她男人让她天天舔脚心，舔一夜，一停下来就打。她受不了，把他杀了。她和我在一起六年了。”

那个女人只是看着余可义，笑。那笑只是给余可义一个人的。

萧啸突然说：“你还有八个月零九天。”

余可义一叹：“在孔方庄，这时间不算长。”

他看定萧啸：“我一出去，就去聚仙楼，找六扇门的人，告诉他们我藏银的地方，

我就自尽。”

萧啸看定他，不语。

余可义一笑：“我四十六岁了，不想再劫镖，也不想杀人。”

他看着那女人，点点头，脸上浮起了笑意。

萧啸突然说：“好！”

他对余可义举杯，以茶代酒，一饮而尽。然后和罗敷走出茶馆。

× × ×；

余可义说过，要找钱不多，得先找百两。百两是个胖子。

胖子百两正在喝茶，他坐在有许多大桌的厅里喝茶。这里正是百两朔望之日接待做买卖商人的地方。

百两喝茶的方式很怪。他每喝一口茶，都去一只椅子上坐坐。每喝一口换一只椅子。一壶茶喝完，他在每一只椅子上都坐过一次。

萧啸突然明白了，这胖子是在试椅子。

如果哪一位客商坐在椅子上，椅子突然折断，那一定大煞风景。

百两不能让哪一位客商受窘，因为朔望之日的来客都是孔方庄的衣食父母。

萧啸抱拳一揖：“萧啸要找贵庄庄主钱不多，请代为禀报。”

百两目光一闪，又低下了头：“好。”

萧啸又说：“请告诉钱不多，萧啸此来，为寻二弟柳不恭，此来志在必得。”

百两不抬头，说：“好。”

萧啸刚想说话，百两突然一揖一让：“萧大侠，请坐。”

这时，来孔方庄的客商们一拥而入，百两就忙着招呼客人去了。

萧啸和罗敷只好坐下。一

× × ×；

朔望之日的孔方庄交易吸引天下豪客。从这里可以买到孔方庄愿意出手的奇货。可以把自己最得意的东西卖给孔方庄，孔方庄什么奇珍异宝都吃得下。

无论是谁，都得向孔方庄先卖上点东西。孔方庄最喜欢的是四时鲜货，吃喝精品。

一个矮瘦子向孔方庄卖四十年陈花雕一千瓶。

孔方庄高价买下，竟口不二价，一下应答。

一个胖子卖给孔方庄三十匹骏马，匹匹良驹。

孔方庄买下。

一个老头卖给孔方庄三千把扇子。百两看着那老头，沉吟。

百两一笑：“多谢，买下了。”

一把扇子竟然给一两银子。

不一会儿，带来的时鲜货物全部买下。

百两盯住萧啸与罗敷：“来孔方庄的客人都给敝庄带来货物，不知二位有何货物赐予敝庄？”

罗敷微微吃惊，她与萧啸此来百密一疏，忘了这朔望之日认赐货物之规。她与萧啸除了身上的武器，别无长物。虽有银子，金叶子，这些算不得货物。

萧啸突然一笑，长身而起：“我卖一口重剑与贵庄。”他把那一口重剑放在桌上。咣一声沉响，这剑怕有五、六十斤重。

这剑很怪，剑鞘与吞口都被融上了一砣金块，这剑被淹滞在金块之中，不能拔出。

大侠萧啸的重剑，天下知名的利刃，竟要卖与孔方庄。

百两眼中精光四射：“不知萧大侠要什么价？”

罗敷一怔，不知萧啸如何作答。

众客商也怔住了，这一口利刃，重剑，卖与孔方庄，萧啸还不得要上万两银子，或几十镒黄金？

萧啸冲百两微笑：“我只要一两。”

百两很惊诧，看着萧啸。问：“不知大侠要黄金，还是要白银，还是要珍珠，还是要宝石？”

萧啸摇头：“不，我只要一两。”

众客商更吃惊，看定萧啸。

罗敷的眼睛一亮。

百两看定萧啸，不出声。

孔方庄向不拒送货人。这回萧啸卖剑，要一两，无论一两什么，岂不是个微小数？就是向孔方庄要一两星星一两云，孔方庄也该办得到。如果孔方庄办不到，今后如何面对这些客商，让他们怎么能一点疑惑也没有，千里迢迢把最好的东西送来？

百两慢慢地说了一句：“萧大侠还是想好些，这样岂不做了蚀本生意？”

萧啸笑，仍不讲话，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这气氛很紧张。

百两终于讲话了，他讲得很慢：“你只要一两，别的什么也不要？”

萧啸点头。

百两叹口气：“你知道孔方庄从不推拒客人卖货？”

萧啸点头。

百两说：“可这一回不行，我说什么也不会答应你的……”

众客商吃惊，这一来，就破了孔方庄的例。

百两一语道破，更让四座客人惊讶：“我不答应你，是因为一两是我们庄主的未婚妻。无论用什么买都可以，用她去买萧大侠这口重剑，大侠是不是要得狠了一点儿？”

众客商惊愕，低语，萧啸用重剑换孔方庄的庄主心上人，这无异是向孔方庄挑战。

孔方庄当然不会忍让。

今天也许会有一场好戏。他们很乐于看这场好戏。

大侠萧啸是正派人，当然不会挟他们以逞威。孔方庄视他们为衣食父母，当然不会让他们受到威胁。没威胁的人最爱看戏，越是惊绝险绝才越令人刺激。

百两看定萧啸，一字一顿地说：“从来没有人能从孔方庄活着走出去，如果他向孔方庄出手的话。”

萧啸一笑。

百两盯定他：“你也不能。”

萧啸看定他：“我是不能。”

百两慢慢走向萧啸。萧啸仍端坐不动，百两的步子突然慢了，人走得很吃力，他的腿用力向前迈，像有千斤重担牵扯住他，他只能站在离萧啸五步远处。

萧啸仍意兴索然地盯着茶盅。

百两的眼睛瞪得很圆，突然身上的长衣振振有声，浑身充满了杀气。

百两缓缓举起了他的右手，众人很吃惊，这只白白的胖手一瞬间竟变得紫红，又很削瘦，像没了血肉，瘦骨嶙峋。

他缓缓向萧啸出掌。

这一掌下去，生死立判，怕萧啸与百两就会马上风云惊变，厮杀当场。

突然有人咳嗽了两声，这咳嗽声很平常。

百两马上就不动了，他身子一扭，人就退至一边。

从厅堂后面走出来了一个人，这人就是孔方庄大名鼎鼎的钱不多。

钱不多向萧啸和罗敷施礼：“萧大侠、罗女侠要用这一口重剑买下敝庄一人，这合适么？”

萧啸也一揖：“如果本人认为合适，那就合适。我认为，以剑作押，这已经很给孔

方庄面子了。”

钱不多叹气：“好吧。如果萧大侠以剑作押，买一两出孔方庄，我赞成。但一两是人，不是货物，自然得她认可，对不对？如果一两不同意同萧大侠、罗女侠走出孔方庄的话，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算作萧大侠与罗女侠收回成命，而非孔方庄愧对买主呢？”

萧啸微笑：“当然。”

钱不多一挥手，一人向厅堂内迈进一步。

他是去喊一两，一两就要来了。

罗敷心驰意夺，心神慌乱。

萧啸没看她，只是用手捏了一下她的手指。

罗敷心神一定，有萧啸在身边，她怕什么？她冲萧啸一笑。这一笑冲淡了厅堂内的阴暗，笑得众客商都呆了。

×                    ×                    ×；

一两走了出来。

这是不谙风情的那种女孩子。

也未必不谙风情，否则她为什么那么妖娆，那么神采照人地冲厅堂一笑？她这一笑让众客商忘了货物，忘了买卖，忘了自己置身何地。

她身穿纱衣，笼一条裙，又似北方长衣，又若南方短裙，袅袅娜娜，立于人前。

她一笑，开口说话了：“我是一两。”声音很好听。

萧啸的手抖了一下，罗敷摀住了这手。

一两看见了，她突然不笑了。

钱不多看定萧啸二人，连看也没看一两：“一两，这是天下闻名，令黑道人人丧胆的大侠萧啸，这是他的伙伴，人称傲梅的三江女侠罗敷。放在桌上的那一柄剑是玄铁重剑，是兵器谱上排名前五位之内的重剑，萧大侠愿以这一柄重剑，换你这个人，你若愿

意，就随他出庄去吧。”

钱不多这些话讲得很轻，声音很弱，似有力无力的，但很奇怪，大厅最后那一排椅子上的人也把这几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钱不多讲完了话，低下头，只看地面。

一两突然不笑了，脸很冷，人慢慢向萧啸走去。说：“我可以问萧大侠几句话么？”

萧啸沉声：“可以。”

一两看着重剑：“听说萧啸大侠的重剑天下无敌，萧啸大侠仗剑而行，江湖人莫不钦仰。有一次萧大侠用此剑误伤了一位心上人，大侠以为此剑不祥，就用吞金熔剑，利刃不再出鞘。对么？”

萧啸低头：“剑为器，器从人，剑误伤友，在乎剑人不一，不一则舍剑，舍剑不用，非剑不利，乃萧啸不能以心驭剑所致。”

一两笑了：“剑为器，为防身，为杀人，为不被杀。萧大侠既然已知以心驭剑之上上功法，为什么还不抛弃这一柄重剑呢？知其可驭则用，不可用则弃。萧大侠这么背着剑，剑口熔金，不外是想提醒江湖人，萧啸是重义之人。萧大侠这么做，不太有点沽名钓誉了么？”

萧啸一拍桌子，想一起而发，但看一两那光艳照人的俊目中闪烁出一点点的恶毒，便嘿然不语。

一两仍盯住他不放：“感谢萧大侠用这一柄重剑换我一两。但依我看，萧大侠这一柄重剑应该放在家中，既已熔金，就该不用，又用它换人，岂不是太瞧不起我一两了么？”

萧啸双目圆睁，瞪瞪地看着一两。

众人吃惊，想萧啸怒而一击，定然如泰山坍塌，倾然一泻，必至千里，无可抵挡。就是他扬颊圆口，吐气一啸，来一声彻地震天的虎啸，在座之人也大多受不住。

没料想萧啸突然一揖，说：“谢姑娘指教。”

萧啸的左手抓起了剑，把它又背在身后。

这一来，分明是认可了一两的盘诘有理，不再以剑易人了。

这时，罗敷突然起立，盈盈一揖，对一两说：“多谢姑娘指教，不过，我想问姑娘几句话。”

一两浑不在意，点点头。

众人注目罗敷，又看一两，觉得天下之美，尽在两人了。

罗敷美艳，如丰腴少妇，盈盈潇洒，又多智慧，举动莫不中人意，又有一股英气，自人胸臆中来。那是一种成熟的妇人之美，美艳而不俗。

一两美艳，如吐蕊稚菊，清清爽爽，样颇狡黠，又似顽皮，举动多天真散漫之情，又有一阵阵孩童之心，让人忍俊不禁。这是一种少女之美，清丽也不俗。

众人凝目，不知罗敷要问一两什么话。

罗敷问：“不知姑娘本来叫什么名字？”

一两仍笑：“本来就是一两，一两一两，黄金白银，美玉珠宝，只是一两。”

罗敷看定她，自己的右手在抖：“不知姑娘是哪里人？父母是谁？”

一两冷笑，笑声中含一股怨怼：“谁知道我是哪里人？孔方庄人。孔方庄的人有好多没有父母，我就没有父母。”

众客商听她这话中有一股不可化解的怨恨。但没人敢言语，孔方庄哪一个人没有一个离奇的故事？

罗敷站起身来，眼中含泪：“你告诉我一句实话，你是大双儿？还是小双儿？”

一两装作若无其事，她不敢看罗敷。答：“我不是大双儿，也不是什么小双儿。罗女侠，什么大双儿，小双儿？是你丢弃的一对女儿么？你咋那么狠心，把她们扔了呢？这多难过啊……”



小双儿不说话了，因为她看见罗敷的泪水流下了两颊。

小双儿低下了头，众客商也低下了头。没人忍心看罗敷的泪，这是凄艳的哭，让人不忍目睹。

× × ×；

钱不多一笑：“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萧啸也报以一笑：“见见柳不恭。”

钱不多一指前面那小亭，说：“那里就是了。”

这里就是敲琴小筑，是神医柳不恭在孔方庄的住处。

钱不多一闪身，飘向山石，他倏忽停步，冷冷地递过来一句：“二位如蒙神医允诺，可以进敲琴小筑，如不则请自行退出孔方庄，恕不奉陪。”

说完，人影一闪而逝。

萧啸与罗敷互相凝视，这是告诉他们，如果柳不恭可见他们，他们还有生路，否则，由湖心岛杀出孔方庄，则必无幸理。

萧啸神凝气闲，向前迈步。

罗敷心神激动，向前走去。

## 第五章 十年期一遇

湖面起风，一湖碧水吹皱。

萧啸突然扬颊张嘴，吐一声虎啸。

啸声回荡在小亭、在湖面、在亭间山石楼榭。

湖面上的小舟止泊，舟子眺望，这一声啸使他们耳鸣心跳。

罗敷看着小亭，期望着从那里飞快闪出一个清癯英俊的男子来。

他还穿那件月白长袍么？他的脸好了么？他还是那么一副狷傲不羁的样子么？他还是那么有神采么？

虎吼啸声三折三迭，终于沉寂。

就是一只虎睡了，也该在这吼中醒来。但没人出来。

也许这小亭里根本就没有人？

有人。

有一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月白长袍的人坐在那里。他早就知道有人来了。来的是三个人，声音很轻，这三个人的武功都深不可测。

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的脚步沉一点儿。这脚步声他很熟识。另一个的脚步几乎没有声响，隔好一会儿才有一点儿轻响。这是萧啸的脚步，飞三留一，三步中有一步可以听得见一点儿轻响。只有柳不恭这样的武功的人才能听得出。

还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也很轻，决不是万钱。万钱没这个本事，这是钱不多。

钱不多、萧啸、罗敷三个人一起来了，来的敲琴小筑。

他想起多少回，但从没想到，一个秋日的中午，钱不多和萧啸、罗敷一起来到敲琴小筑。

他听到了钱不多讲话。

钱不多走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这时，他听到了萧啸的仰天一啸。

虎啸也分很多种。

静夜眺月，守沉沉林海，虎雄月瘦，月冷风清，虎会一啸。这是孤傲的一啸，啸散了百兽的安眠，啸失了禽兽的魂魄，那是雄者的傲然一啸。

日暖风清，春和景明，伴侣偎戏，娓娓依依，生无限眷恋，虎也一啸。这是激情的一啸，啸懒了麋鹿羚羊，痴呆呆地想春。笑激了禽兽的淫欲，让种子孕育于温暖之中，这是至情的一啸。

最难为萧啸这一啸。

虎在凄伤，兽失陷于阱中，也孤单地用舌舔舐伤口，想伙伴，想叱咤群兽那威风之日，呼朋引类，啸一己之哀伤。这凄然一啸，道尽了雄者的思念刻骨的情思。

柳不恭陡然站起来。他身后突然有人窃笑。

这笑声很冷，像冰，把他冻在地上。这是一两。她笑得很美，一转身已经飘到了柳不恭面前。

“你想出去，是不是？”

柳不恭看着她，神色中透几分惊讶。

“你知道是谁来了？你的旧友。旧友是什么？过去的朋友。什么是过去？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他说过去的就过去了，谁也没法儿留住，对不对？他俩是相依相偎，好一对武林中的璧人儿，人人称羡。你出去和他们说什么？没什么可说的，是不是？”

柳不恭看定她，突然又静静地坐下了。

一两笑，这笑很邪恶：“他们等你出去，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让你感到他们有侠义心肠的机会。你一去，他们就会表白，十年了，他们没有忘记你。你这十年了，不也想他们么？”

柳不恭闭上了眼睛。

“那个三江女侠罗敷很漂亮，对不对？”她凑近了柳不恭，那样子很像一个熟谙一切风情的烟花女子在卖弄风骚。

柳不恭凝视着她。

她忘情了，竟把身子依偎过来。

柳不恭倏地出手。“叭——”，她被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一下恰到好处。牙齿没一颗松动，但脸颊马上肿起来了，肿得很高。

一两飞快地抽出匕首。她两眼冒火，瞪着柳不恭。她恨不能把柳不恭吞进肚子里去。匕首放在柳不恭的胸口上。

柳不恭不动，慢慢闭上了眼睛。

一两双目圆睁，死死盯着柳不恭：“我让你一辈子都得为这个耳光后悔。”

她一闪身，人没了。

×                      ×                      ×；

萧啸和罗敷看着湖水。

湖水泛波，小亭寂然。

萧啸看看罗敷，罗敷看看萧啸，他们没什么办法。

他们可以硬闯进敲琴小筑，但他们不敢。

他们不怕钱不多，不怕孔方庄的规矩，他们怕柳不恭，怕柳不恭不快活。

萧啸凝神看水，忽然一掠而飞，出去数丈，人落在湖中一块大石上。抽出了他的宝剑。

罗敷只是在湖边迎风而立。

萧啸举剑，以为鼻准，双目凝定，以五指弹剑，若冯谖而歌，那重剑竟一击一歇，合拍中节。

萧啸吟声若歌，声与剑和。

“怨空雁悲回，情痴几许？夜漏更深，听玉人呖语，却知思谁？”

长吟如金石响遏行云，又低回于湖波碧水之上，透几分苍凉，几分凄怆。

然后歌歇剑息，留一片凝静与湖光山色。

没有回声。

萧啸和罗敷似乎听得见有琴音铿锵，从湖水中迸起，飞转于山石之间。细一捕捉，只是一片冷静。

萧啸立于石上，突然朗声而唤：“二弟，二弟，出来一见我与三妹，十年睽违，怎能忍心如此？”

没人回答。

罗敷轻轻一叹：“啸哥，走吧。”

萧啸低头默然而行，也不再回头看一眼敲琴小筑。

天近昏暝，湖光染成桔红。

萧啸与罗敷走入山石之中。绕走几次，二人仍停在山石阵内。

萧啸与罗敷静立在阵中，不再走动了。

忽见远处的楼亭台榭，都隐隐点起了红绿橙黄灯盏。山石阵中，竟隐隐有磷火流动。磷火中有鬼在窃笑，又时时有女鬼在哭。

萧啸沉声喝道：“大胆狂徒，不必弄什么阴风鬼火，站出来，让萧某见见鬼魅……”

磷火流动得更快。

萧啸与罗敷凝而不发。

“哧——”，“哧——”，磷火竟然扑面而来。

萧啸一飞如鹤，人过如弦，直刺向磷火深处。

一声惨叫，跌下一个人。这是被萧啸以掌做剑，用剑气杀死的第一个人。

那人跌在地上，还挣了几下，说：“萧大侠……好掌力……”说罢便扑倒死去。

周围的鬼火一闪而逝。没了鬼火，夜一下子浸入了黑暗之中。

隐隐响起钱不多的咳嗽声。这咳嗽声似东，似西，似南，似北。又像在二人身后轻咳。

这钱不多的功力深不可测。

他说话慢声细语：“萧大侠，你得罪孔方庄了。”

萧啸声音一沉，道：“我杀了你的人。我以为那是鬼，他们不该装鬼。”

钱不多说：“如果你杀了一个孔方庄的闲人懒汉，那我不会让你受难。可你杀的是我的人，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半文。你知不知道半文是什么？一个钱破成两半花，每一半就是半文。我没了半文，出门无论买什么，就只能付给人家一个钱了，他总不能找给我半文，我也没半文找给他了。你杀死了我的人……”

萧啸不答话。

“你杀死了半文，只好困在这山石阵中，这阵式是九九玄生，套生八卦。你好自为之，如能安然出阵，孔方庄也不会难为你。”

萧啸与罗敷就在山石间寻路。

磷火迎面飞来，不容人转睛，急迫凌厉。这是一支支磷火箭。

“萧大侠，躺下吧，送你去围墙外，埋在门边，那也是你的荣耀。”

“半夜那磷火，最大的一团就是你萧大侠！”

嗖地一声，迎面飞来六支磷火箭。

萧啸用手指去拈，六支磷火箭便都抓在手里。

萧啸朗笑，身子一飞，倏忽飞去，在空中一折两曲三转，出手一掌寂然无声，人又飞回了原地。

那边有两个人惨叫，吐血而死。

有人叫：“萧大侠，萧大侠！”

萧啸不应。

那人就沉声一叹：“萧大侠，你是聪明人，你不该去抓磷火箭。你中毒了！”

罗敷一惊，回头看萧啸，见他凝峙如山，不发不怒，不应不答。知道不假。她身子急急一冲，向发声处飞去，剑花一挽，一连击出十六剑。

叭叭叭就应了十六声响。

磷火闪处，是个胖子。是百两，他用手中的铁尺飞速地迎击罗敷。

罗敷这一击没占得一点儿便宜。

百两冷笑：“罗女侠，我要是你，我就不动。”

罗敷回头一看，萧啸正坐在地上，凝神运功，驱体内之毒。她身子一飘，立于萧啸身侧。

突然灯火通明，把山石楼阁照得如同白昼。

萧啸与罗敷身前身后站满了人。这些人当然都是孔方庄湖心岛上的人。灯火磷闪，照得这些人脸面都成碧色，像阎罗殿上的无常。

萧啸运功驱毒，竟看也不看众人。

罗敷立于萧啸身后，持剑待机。

百两叹了一口气：“罗女侠，没用了。萧大侠中了毒，这毒除非一个月运功驱除，不然是到明天正午，人就完了。你知道么？这毒叫‘见钱眼不开’……”

罗敷咬牙不语。

突然有个女人咯咯笑着，像鬼魅一样闪出了一两。

一两笑：“你们不该逞能，为什么走进这山石里？你知道这山石之中有无数机巧，参天地造化之数呢。你们不是‘岁寒三友’么？萧大侠武功夺天人之变，狂痴书生识造化之机，能解百毒，三江女侠能识万千诡计。三友联袂，江湖无阻。今天怎么啦？你们那一支竹子呢？”

一两又咯咯笑。

罗敷似未听见，只是持剑凝立。

一两喊了一声，从她身后走出一个瘦癯的小老头来。一两说：“这是万钱。你们求求我，我可以让万钱把你们带出去。”

万钱也龇牙一乐：“罗女侠，如果你能说清我身上一共有多少枚钱，也行。”

万钱说后又嘿嘿一乐：“不过你说不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找到一枚就缝，找到

一枚就缝，谁记得谁？”

一两很严肃：“如果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带你们出去，还给你们解药……”

罗敷问：“什么条件？”

一两冷冷地：“你们再不管孔方庄人的事儿，再不来找与柳不恭有关的人。”

罗敷沉吟着。

萧啸突然低声说了一句：“不行！”

他虽然在全心疗毒，但能一心二鹜，这也让百两等十分佩服。

百两冷冷一笑：“那你就死定了。”

百两令孔方庄的人挑灯围坐，在山石上，在楼层上，或在亭榭里，远远地围着萧啸与罗敷。

萧啸无心他顾，只是全心疗伤驱毒。

罗敷像一只沉睡的鹤，立在他身后。

## 第六章 迎日啸

天又渐渐亮了。

萧啸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看了看罗敷，苦笑。

罗敷心一沉，她知道萧啸驱毒不成，毒已浸入躯体。

萧啸向罗敷道：“可惜没找到二弟，也没找到双儿……”

罗敷道：“我们还可以去找，再找上十年。”

萧啸笑了，不讲话。

罗敷突然剑交左手，右手搭在萧啸肩头，用自身内力，助萧啸驱毒。

萧啸冷冷一哼，叹道：“三妹，没用的。”



罗敷差一点儿流出了眼泪。

一两又走了上来：“罗女侠，我的条件你应不应？”

罗敷抬头看着一两。

萧啸叹息一声：“你清丽不俗，怎么会用心如此之险？你真该小心，别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啊……”

一两突然身子一战，人怔立在当场。她想起了三佛寺的方丈印澄，他临终时那一句话，恰恰也是大侠萧啸今天告诉她的这同样的话语。

一两低下了头。

萧啸突然在晨光中抬起了头。这是他最后一次时机。他等着，他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盼望初升的太阳给他一次机会。

没有人知道，大侠萧啸还从虎吼啸中悟得一种上乘武功，那就是晨阳初升时的虎吼啸，可以让萧啸功力激增，如平时，他功力突长十倍，人莫能御。如今，他身内中毒，功力突长，十倍的功力也比他平常功力高上许多。

他等待这一次时机。

太阳从湖波上跳出，阳光映射向萧啸和罗敷的眼睛。

百两笑了，他算得很准，再过一个时辰，太阳光就很热了，很毒，罗敷和萧啸就只好眨眼，把眼睛眯得很小。那就是他一举成功的机会。

他只要一扑而上，身旁的那几个人也会趁势出手，罗敷和他可以打成平手，萧啸的命就准没了。

他在笑，笑得很得意。他看见太阳光变成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落在萧啸脸上，落在萧啸眼睛上。

萧啸的眼睛睁大了，他似乎不怕这阳光。

百两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奇景：萧啸的眼中没了眼珠眼白，眼中的眼球整个变得愈来愈

愈红。

萧啸头一回没仰颌圆口，吐一声虎啸。他只是平平地看着红红的太阳，张嘴吼啸。

第一声吼啸像一只病虎。第二声吼啸像一只落在陷阱中的困虎。第三声吼啸像一只饱食而归，回头望林闲啸的雄虎。

百两的脸色变了，他的身子一纵，要扑杀过去，逼杀萧啸。

晚了，一声吼啸，像下山猛虎。

这一声吼啸，树木就簌簌直抖，周围有的人就瑟瑟而颤，嘴角沁血。

百两扑身上去，身边的三个人齐纵身飞上，去扑击罗敷。

罗敷马上被三人缠住。

百两的尺直砍而下，他这一手是泰山直立，力势千钧，如让他一尺逼上，萧啸便没一点儿生机。

萧啸突然身子一纵。

百两见机得也很早，他的身子在空中变了七变。

这七变是：由直劈而下的“泰山直立”而改为“斜风倚柳”再改为“劈麻剥桑”又改为“直探黄龙”“缠藤绕树”“举案齐眉”“脱袍让位”。前五招为攻势，而后两着为守势。

他只好改攻为守，因此萧啸的双目圆睁，突然没了一点儿中毒的样子，直冲向天，迎向他连劈七掌，头五招是迎，后两招是攻，百两只好丢尺而退，一退退出四五丈远。

百两狂喷一口鲜血。

罗敷那边也见出分晓，三个人中倒下了两个，一伤左肋，一断右腿。

萧啸又吼啸一声，这一声吼啸功力凝聚，回荡啸吼久久不绝。

百两望着萧啸：“你没有中毒？”

萧啸看定他，不语。

萧啸和罗敷慢慢向湖边走去。

湖边有舟，他与罗敷只要把桨丢在水中，身子轻轻一踏，便可以“一苇渡江”之功，飞过湖心岛。

孔方庄外庄再可怕，也比湖心岛中这些人好对付。

百两看着他们，没动。

突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百两，你那眼光怎么又错了？”

萧啸和罗敷立刻站住了，像被钉在山石间。

“你看错了，萧大侠中了毒，而且不到中午，就会毒发身亡。”

钱不多突然飘忽而至。他身后是柳毛毛、一两。

百两和众人不解，即或萧啸中毒，也不会马上不治。“见钱眼不开”没有这么快的药力。

但钱不多说得很肯定。

萧啸和罗敷的后背正冲着钱不多。

“萧啸，你不该那么吼啸。伤虎迎日，必增虎威，但也伤虎力。”

萧啸不讲话。

罗敷仍背向钱不多，萧啸慢慢转过身来。

他冲着钱不多，咬牙，不出一语。

钱不多只是胸有成竹地等待。

萧啸没咬住牙，一张口，狂喷一口鲜血。脸色变得苍白。

钱不多猛然出手，向萧啸连施杀手。

招招狠毒，招招急迅，萧啸连闪带避，一瞬间二人便分开站立。

萧啸和钱不多交换了位置。

罗敷当然也就站在萧啸身侧。

钱不多又笑，笑得很开心：“其实你不必那么紧张，我那几招都是虚势，只不过想和你换一个位置站着。”

现在钱不多站在了湖边。萧啸和罗敷已没有机会渡湖逸去。

×                    ×                    ×；

一个穿月白长袍的人站立在亭子里。

石桌上放一张焦尾琴。

这人不知在亭子里站了多久，一夜？还是半宿？

这人凝神闭目，屏息以待。

他似乎在捕捉什么声音。

身后有人。他仍静立着，让脊背背对那人。

那人如果是仇敌，就可以一百次致他于死地。

他仍不动。

那人一叹，是女孩子的柔柔软语：“你何必呢？在这儿牵肠挂肚的……”

他没有回答。

“萧啸中了毒，‘见钱眼不开’，他又吼啸了半天……”

他身子一震。他知道，萧啸的看家本领就是这“迎日啸”，一经施用，大伤元气，非最后关头不用。

“钱不多说，他活不过这个正午了。”

他慢慢回过身来，对着女孩子一笑：“这关你什么事？”

女孩子语塞了。是呀，这关她什么事？她不是最恨罗敷和萧啸么？她当众羞辱萧啸，为自己被他点住穴道那一场耻辱寻气。她恨罗敷，恨她不早来找自己与柳不恭。

她想一走了之，可又不能。他冷笑：“这一次你可以了却心愿了，让你的亲姑姑和萧啸一起死去。”

一两怔住了。这是她的心愿么？

她慢慢回头走了。

那小亭里仍是那么一个孤立的人影，仍是那么一件旧的月白长衣，仍是闭目凝神，似有所待。

萧啸和罗敷差不多等到了日上中午。

钱不多和周围的人或立或倚，或踞或坐，都状甚清闲。

但如果萧啸与罗敷一动，便是一场腥风血雨。

萧啸抬起了头：“三妹……”

罗敷要流泪了：“啸哥……”

萧啸：“我要你去找二弟，为我报仇。”

罗敷摇头，她不愿听这句话。

萧啸把剑交给罗敷：“把这交给二弟。”

罗敷不接：“啸哥，啸哥……”

萧啸大张口，做一声吼，喷吐出一条血箭。他知道，他将呕尽心血而死。

他圆睁双目，敲琴小筑冷冷清清。

萧啸想：二弟，临死了，不知能不能见你一见？

罗敷觉得无望，她低头忍泣，让泪水在心里流。

钱不多不动，他等待着，等就是最好的方法。再过半个时辰，名震天下的大侠萧啸就会吐尽了血，死在湖边。三江女侠也会死在他的掌下。那以后，他睡觉也会安稳许多。

钱不多突然想，把吐尽血的萧啸制成人皮骷髅，立在这湖边，也很有趣。风吹骷髅响，让聚仙楼的人谈骷髅而色变，无一人再敢向孔方庄滋事。

钱不多美得几乎要唱起来。

×

×

×；

这时，一个身影慢慢飘到了圈子中。

这是一个蒙面人，他身子不摇，步子不动，人如鬼魅，如飞如幻。

但他竟走到了圈子正中。

他是谁？

罗敷、萧啸看着他。

钱不多、百两和孔方庄的人也盯着他。

他缓缓走到萧啸面前。

萧啸突然瞪圆双目，声色不动，看着他。

他看着萧啸，不讲话。

钱不多沉声问了句：“你是谁？”

那人冷冷一笑，回过头来，看定钱不多：“你想杀死萧啸？”

钱不多不语。

那人顿了一下，说：“你想杀人？不如我来杀。我与萧啸有仇……”

钱不多不语。

那人慢慢走到萧啸面前。

萧啸突然一下子觉得杀气逼人，这比梅花丛中闲人那伫立更是肃杀、紧张。

萧啸忍不住又想喷吐血箭。

这一次他没喷吐，他用钢牙把舌尖咬破，也不肯张口，他只觉得喉咙一阵阵涌上来甜腥。他绝不能冲他面前这人吐血。

那人缓缓走动，他身躯不动不摇，似乎一闪而行，一飘而动，轻功高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萧啸自叹弗如。

那人突然闪在了萧啸身后，他从袖中缓缓抽出一柄匕首。

那人把匕首对准萧啸的后背。

罗敷浑身紧张，一口剑马上要击过去。

“三妹！”萧啸如身后长眼，喝叱住了她。

罗敷持剑隐势，凝而不发。

那人叹了一口气，匕首如飞地落在萧啸后背上。

萧啸后背上顿时飞起了血花。

萧啸被刺得血肉翻飞。

血随匕首飞，人在匕首下。

罗敷尖叫了一声，剑随人起，直向那人刺击。

那人竟毫不在意，随手应对，一一破解了罗敷的快剑。

萧啸已经被那人在后背上刺了十几刀，刀刀见血。

萧啸低吟了几声，人就疼昏过去。

罗敷流出了泪，她恨不能杀死这个人，食其肉寝其皮。但她知道她杀不了这个人。

这个人的武功比她和萧啸都高，要想胜他，或者她与萧啸联手才有可能。

萧啸现在竟奄奄一息。

正是正午时分。

那人站在钱不多与萧啸之间。他穿一件崭新的绿袍子，迎风而立。

他沉声对罗敷说：“你可以走了，带着他的尸体。”

萧啸虽然仍勉强坐着，但脸色苍白，像血已经流干。

罗敷如果带他走，他也只会是一具尸体。他受的伤太重了。

罗敷凝眸看着这人。她回头，欲抱起萧啸出走。

钱不多一飘而近，他冷冷地说了句：“站住！”

罗敷停手了。

钱不多在笑：“我不舍着让你把这具尸体搬走。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想把他做成人皮骷髅，让他站在我这湖心岛边。风一吹，人皮唢唢响，骨头嘎吱吱叫，外人一定更喜欢我这孔方庄。”

那人突然沉声说：“不行！”

钱不多愣了，因为没人敢向他说一句不行，他愣住了，不明白那人是在阻止他。

钱不多脸色变得阴森起来。

他嘿嘿冷笑，声如夜枭：“你想打扰我的清趣，是不是？”

那人走到了钱不多面前。

钱不多冷面阴森，慢慢向那人伸出了手，在空中飞快地抓了三抓。

这三抓似在空中虚掷东西，也似在空中拧了几下手指，没人能看出这三抓中渗透着上上武功的九式杀招。

那人抬手，连袖带手展了三展。像拂灰除尘，毫不在意，像水波漫漶，一波一又连一波，让人看不出手势的间歇来。

钱不多的脸色马上变了。

他紧紧盯住那人：“你是谁？”

那人不回话。

“你是柳不恭？”

钱不多在等，等这人承认，或者等这人否认。他认定庄上只有柳不恭武功高强。但他又知道柳不恭的功力只在大侠萧啸之下，而绝没有眼前这人那么高深莫测。这样看来，那人又不是柳不恭。

钱不多忖度了一会儿。

他在锱铢必较地算计，计算他的得失。如果有把握，他就会一举击败这个蒙面人，



杀死罗敷与萧啸。

他现在占上风。众人围住了萧啸与罗敷。萧啸只剩下了一口气，罗敷也可以被手下人围住。

但他钱不多同这蒙面人的争斗呢？他没把握。

从刚才三式杀招试探上看，他和这人动手，胜算连五成都没有。

钱不多一向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五分胜算就观望，七分胜算随众而动，九分胜算则参与，十分胜算才争先。

他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他才能成为孔方庄的庄主，才成为这一个钱不多。

钱不多笑了：“你只要说出你是谁来，我可以放她一条生路。”

那人一笑：“庄主心里明白，何必言明？”

钱不多突然一笑：“对，我心里明白。”

罗敷去扶萧啸。

萧啸的月白长衫后背上血渍斑斑，人也气息微弱。

罗敷流泪了：“啸哥，啸哥……”

殊不知这时萧啸突然睁开了眼睛，双目又有精光内蕴。他不去理会罗敷的呼喊，只是注视那个蒙面人。

“谢谢你。你救了我……”

那人不说话。

萧啸站起身来，向钱不多一揖：“钱庄主，萧啸这里告辞了。”

钱不多没有动。

萧啸回身，走至湖边，将一支桨扔向水中。桨在水中飘荡，飞出两丈远去。萧啸长啸一声，飞落在湖水上。他身子一荡，人疾射如箭，飞向湖岸。

罗敷亦把桨扔在水上，人疾射而去。

钱不多还是凝然不动。他知道身边这个人正静静地看着他。他只要向湖边一动，就给了这人机会。所以他不动。

蒙面人见他不动，竟缓缓走开。他走入石阵。

百两负伤，那人从他身边走过时，竟有一股巨大压力，使创口迸裂，人几乎窒息。他无法向那人偷袭，因为他的手抬不起来。

## 第七章 一百零八刀

萧啸和罗敷从湖中跳上岸来。湖边正好有一辆马车。萧啸只低声吩咐了那人一句，马车就疾驰如飞。

马车飞过街道，飞过店铺，飞向围墙，来到孔方庄门口。

有人打招呼，罗敷见到是那几个懒汉。但这几个人已经不是她与萧啸入庄时见到的五铢和那些赌徒们了。

这些人见马车疾驰而来，仍不为所动，有四个人蹲在门口，掷骰子。另外七、八个人在一边袖手观街、晒太阳。

马车疾奔如箭，马蹄转瞬间就可以踩踏几人头上。但那几个人仍蹲在那里，掷骰子。

驾车的人一个直立，人如钉，勒马嚼口，马嘴勒得流血。马车一下如立桩般定住。

罗敷抓起了剑。

有人打哈哈：“你这家伙，不在家抱老婆，跑出来干什么？”

驾车人笑：“想出去溜溜马。”

一个汉子笃定地盯住驾车人：“浪子余可义，如果我记性不坏，你可没到出孔方庄的时候。”

驾车人笑：“你记性不坏，我还能在孔方庄呆八个月零八天。”

那人哈哈大笑，猥亵地说：“还来得及，你别忙，这些日子，你造个儿子什么的，也足够了。”

围墙门响起了一阵大笑。

萧啸抓住了剑，准备拼死一搏。

驾车人慢慢下了车，对那几个人一揖：“诸位老兄，见笑了。你们看.....这是我老婆.....”

他转身去打车帘子。

他一只手去挑帘，低声对罗敷：“别动.....马车一惊，你快驾车。”

罗敷匆忙中没听清他的话。

那几个掷骰子的人突然身子一飘，人都飘向马车。

他们想看看余可义弄辆马车，把老婆弄哪儿去。

余可义突然出手，鞭子叭叭击马。马一惊，马车箭一般射出门去。

两个懒汉想附车骥，被余可义两鞭抽下，躲闪几次，马车已冲出围墙门外。

三个汉子一纵而起，想去追杀。

一声狂吼飞出：“慢着，忘了孔方庄的规矩了？”

三个汉子像被钉住，人如桩子，屹立围墙边。

他们忘情了，忘了孔方庄的规矩。

孔方庄的规矩不可忘：可入则随你，出门得十年。除非庄主命令你走出庄门。

钱不多只让他们守着庄门。

十余条汉子没了那懈怠，人人都凝神站立，当中为了一个余可义。

“你不妙了，浪子余可义，庄主对背庄之人的刑罚你是知道的。”

余可义施施然放下鞭子：“我知道。”

“咱们一出手，你抵不住。”

余可义明白，这十个人中，有小赌鬼“贩本舍利”，有飞鹰方飞，有三支箭凌玉堂，这三个人任谁来与他单打独斗，他也只能束手就擒。

飞鹰方飞问：“浪子，你放走了什么人？”

浪子余可义突然放声大笑：“我放走了什么人？我放走了什么人？”

他傲然四顾：“我放走了大侠萧啸，还有三江女侠罗敷。”

众人惊呆了。

他们知道萧啸昨天进了庄，没想到他会从湖心岛走出来。

凌玉堂脸变了色：“你连累了我们大家。”

小赌鬼说：“你亏了，拿下你，你受不了孔方庄那刑罚，孔方庄的一百零八刀你能忍得住？”

余可义仍笑：“我这一辈子劫了红货不知多少，大事也干了不少。但没一件像这回这么让我舒心。你知道，萧啸放我一马，我救他一命，谁也不欠谁了。”

众人不语，江湖上就是这样，欠债就得还，无论什么时候。

凌玉堂说：“你跟我们回去，见庄主。”

余可义摇摇头。

周围围上了二三十人。这都是孔方庄的闲人，他们注视着余可义。

孔方庄的日子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都忘了心血可以勃激。他们眼看着余可义，余可义让他们想起了过去的日子。

余可义回头向众人一揖：“诸位，我浪子余可义当年承大侠萧啸放过一马，才能来这里。孔方庄留我十年，我放萧啸出庄，叛了孔方庄，愧对庄主，望诸位以我为戒。”

余可义唰地从怀中抽出匕首。说：“我要自承刑罚，扎自己一百零八刀……”

余可义匕首一闪，唰唰唰在自己腿上连刺十余刀。

众人不语，渐渐围拢过来。

余可义咬牙，一刀一刀向自己身上扎。他扎得很有分寸。

他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把刀子扎向别人，很少有人能把刀子扎向自己，而世界上绝没有人连续扎上自己一百零八刀。

他倒下了，坐在自己的血泊中。

周围人看着，目光中是又惊又敬。

他的双腿承受了二十几刀，就受不住了。

他把刀刺向自己的臀，自己的臂，自己的胸。他必须每一刀都是在扎，而不是轻轻的刺，每一刀必须血随刀涌。他还必须让自己能受得住这一百零八刀。

没人劝阻他。孔方庄的人都明白，在孔方庄如果有谁可以自己选择一件事，那首先就是他可以选择自己的死法。这一选择必须被尊重。

他们头一回觉得余可义这个浪子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余可义对飞鹰方飞说：“方兄，答应我，我死后，把我尸首扔在围墙外，不埋，以为叛庄者戒。”

飞鹰方飞对余可义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小弟记住了。”

飞鹰方飞是傲人，平素对余可义这一类小角色也不会理的。

余可义就继续往身上扎。扎第一刀时，他手哆嗦，看见了自己的血，心跳得急，这让他很是艰难，难于下手。但一刀扎下去，只是疼了一下，再扎，就不那么疼了，仅是先扎的伤口很疼。最后，他以为他的血流尽了，他有点暈，像心不在焉地向自己扎。

突然有人在吼喊：“八十八、八十九……浪子，别暈！”

这是一个从九死一生中活过来的人，他提醒余可义，再扎下去，要对付的不是苦楚，而是一种慵慵的倦意。

他的疲倦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多少血了。他的手臂突然没了一点力气。头脑还很清楚。他浑身成了一个血人。但他的头上没刀伤，他的左手臂没刀伤。他身子的其他处，

没一处不流血。

他再也扎不下去了，他渴睡。这时，他已经扎了自己整整一百零一刀。

他眼前的人忽近忽远，人都没声息，看着他。

他的手臂没一丝力气。他影影绰绰看见一个女人向他走来。

这是他的妻子。

她静静地站在他面前。

他说：“我对不起你。本来还有八个月零八天……”

她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想去死。没那八个月，我们有了好几年，也够。”

他说：“我四十六岁了，只有这几年好日子。”

她说：“我明白。”

她走上来，从他手里拿下匕首。

他没一丝力气，只是用哀恳的目光看着她。

她说：“你真好……我知道该怎么办。”

她右手握匕首，左手轻轻地抚摩他的脸。人只要在孔方庄里住上几年，脸皮一定很细嫩。

每个人都为这细嫩付出代价。

她的抚摩是那么动情，神情是那么专注。她的右手缓缓扬起，向余可义扎去。

这一回扎的是他那条未受伤的臂。

她一连扎了六刀，每一刀都很快。

周围的人都静静地看着她。

一百零七刀，只剩下最后一刀了。

飞鹰方飞掠上，一出手，连点余可义一十三处大穴。立时血止。

余可义双目注视方飞，意示道谢。

方飞一掠飞出，退至一边。

她缓缓举起匕首，这一下必须致命。

余可义的苦已经受够了，他受了别人不能忍受之苦。他闭上了眼睛，等死。

她的手怎么也扎不下去。

余可义突然睁开了眼，他大吼一声，双手搂定她的手臂，用力向怀中一刺。

他身子缩成一团，倒在地上。

她突然扔掉匕首，扑在余可义身上，嚎陶大哭。

百两出现在她身边。

百两说：“把余可义拉出去，扔在围墙外，不许埋葬。”

众人凝神注意他。

飞鹰方飞站出来：“百两，这事不那么妥当吧？”

百两冷笑：“飞鹰，你管闲事也管不到孔方庄的头上。”

飞鹰微哂：“你是孔方庄，我就不是孔方庄？”

众人中突然有几个人吼：“百两，你不是孔方庄。”

百两不语，只是对身后几个汉子说话：“把他拖出去。”

那几个汉子刚要动，飞鹰一闪，站在余可义身前。

“百两，如果你同意，我可以一死代替余可义，你可把我的尸体扔在墙外，把余可义埋在庄内，埋在围墙下。”

飞鹰方飞突举长刀，欲刎颈而死。

百两突然一喝：“慢！”

飞鹰住手了。

百两：“余可义与你无关。”

飞鹰方飞微微一笑：“余可义以生死相托，我宁可一死，也不负他。”

百两沉吟，飞鹰方飞在孔方庄也算一个人物。

突然一个人影闪在面前，这是一两。

她问百两：“你为什么不同意他葬在庄内？庄内庄外，磷火飞飞，你分得清么？人之一死，其心也善，余可义不是死也维护了本庄规矩么？”

百两不语。

一两对众人：“把他埋在围墙下，庄主如问，自有我去说。”

众人欢呼。

余可义的妻子向飞鹰方飞行一大礼：“谢谢你，我代余可义向你行礼了。”

飞鹰方飞还礼不迭。

突然，她把匕首抓起，直刺自己的咽喉。

她的匕首冲向咽喉，马上就会血溅当场。

突然，她不动了。

原来是一两向她身上抛去了两块银子。

这两块银子都是元宝状，都系着一条红丝线。

她对余可义的妻子说：“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余可义的妻子望着她。

“他为萧啸而死，可萧啸并不明白。你该去告诉他。”

## 第六卷

### 第一章 淡人

大双儿也长大了。小双儿有多大，大双儿也有多大。



大双儿每天静静地坐着，凝思，有时看山，有时看云，有时看人。

大双儿很少笑。有时她也笑，这是她与海大少在一起时。

海大少笑，因为大双儿笑他才笑。

海大少一笑，就没有了那不在乎的懒散神情。

海大少很忙，大双儿就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看山，看人，看云。

她在屋子里呆不住，就出去走动。她乐意在庄后那片活人冢前玩，但海大少告诉她，如果她去那里，他就要把她锁在地牢里，不放她出来。

她不敢去，只是远远地望着。

活人冢那里长满了秋日的衰草。

她只好在庄前闲走。她站在一棵树前，不能走动了。她木立在那里，从身后激出一股逼人的杀气。

她不能动，一动后背上便是十数个窟窿。

剑尖直指她脊背，一股寒意直沁肺腑。

“别动！”

她不动。

“好，看来他是把那一点儿本事都教给你了。”

大双儿不讲话，她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缓缓地转过身来，逼视那个人。

这也是个女人，是个素衣持剑的女人。这女人很美。

她吼：“你别那么看我。我不愿意看你，你那稳稳当当的样子，让我下不了手杀你，我恨你，我就想杀了你.....”

大双儿不讲话，只是看着她的剑尖。

那人突然收剑，风一般转身走了。只留下了大双儿。

这是一个星眸含怨、愁眉微蹙的绝世美人儿。

跑走的是淡人。她不知道她自己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叫淡人。

淡人不淡。有一回是她把海大少领进活人冢的。她在冢上衰草中躺着，看星星，她抚摸着自已的身子，想着活人冢里的人，心里一阵阵热。她年纪已经不小了。

这时，海大少突然站住了，眼光很亮，对她说：“你是不是进屋，陪我喝一杯茶？”

“

淡人犹豫了一下。

海大少马上脸红了，很局促。

他忘了他在活人冢中的地位。他忘了，眼前这个女人也知道他那个地位。他默默走回自己的屋子。淡人也进了他的屋子。她为他斟茶，把茶送到他手边。

他突然双眸含笑，说：“谢谢你。”

她心里一热。

他说话了，讲他如何来到了这里，讲他的少年。

不知什么时候，淡人已经坐在了他的怀里，用手去理他那头发。她很温柔。

×                      ×                      ×；

海大少的门外，月亮很圆，清清冷冷地照着庄里的一切。

一处山石，迭放得很有韵味儿。

一个男人站在山石前。他凝立在月影下，静立不动。

他似乎在听什么动静，但这里没什么动静，只有静夜的扑簌惊鸟与轻柔的风息。

这人的脸色很痛苦。他凝眸注目着海大少的房屋，那房屋内无灯。

他挥剑急击，叭叭一连刺出七八十剑。剑剑击在山石上，山石上布满了成千上万个小小的剑疤。

庄里人有人见到过这些剑疤，他们惊奇地说这是雨滴石穿的证明，说这石疤至少有

十年的积雨滴成。他们不知道苦痛让人把山石刺成麻点。

他急击山石，七八十剑，剑剑力透石岩，剑剑飞石落屑，剑剑了无声息。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的功夫深不可测。

他是那个与萧啸相峙不下的闲人。

## 第二章 少庄主之剑

孔方庄从来没这么落魄过。

孔方庄五十年来风平浪静。如今居然让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大白天招摇而入，大白天平安而出。虽然有余可义驾车送人，但这毕竟损了孔方庄的面子。

这让庄主钱不多很是愤怒，让孔方庄上上下下的人很是不安。

钱不多来到了敲琴小筑。

柳不恭正坐在小亭，焦尾琴仍静静地躺在石桌上。

钱不多笑着寒暄：“多日不曾致问，不知柳神医是不是衣食无缺，庄人可曾干扰柳兄清静？”

柳不恭一揖：“甚好，多谢。”

钱不多仍笑：“柳兄雅兴，不知可否操琴一弄，让我这俗耳得聆仙音，也好增寿。”

柳不恭一笑：“献丑了。”他身子一飘，人已坐在琴前。

柳不恭目不斜视，神凝于湖水，心定静于湖水，琴弦向于湖水，便有波漾先从琴上出，从琴中来。

古人抚琴，文弱者多以弦柔，刚健者多用指挑，便从角徵之音中见杀伐，从宫商里面蕴安宁，七弦依律，附以勾、挑、拨、弹，便有雅奏。

柳不恭却不作此法。他先以勾拨之声振琴，让这上好的焦尾琴鸣然作响，响声成律，

和谐入湖，飘向山石。他突然手指离弦，作虚虚弹拨，便有一气波然击弦，那声音又是一番别致清趣。

钱不多面向湖水，默然而立。

钱不多说：“柳兄志不在孔方庄，志在济天下。”

柳不恭苦笑。

钱不多又说：“余可义勇士，为救萧啸而自刑，我让人埋他于围墙之内，他临死不忘人恩，临去不违规矩，真是大丈夫。”

柳不恭不说话。

钱不多笑道：“告辞了。”

柳不恭站起身来。

钱不多已经要走出敲琴小筑。他突然停住脚，说：“柳兄总是穿这一件月白长袍么？是不是让庄里人给柳兄置几套衣服，譬如说一件绿袍子，你看行不行？”

柳不恭的神色很镇定，他盯着钱不多的后背：“多谢庄主，那就一如以往，每年送我一件月白长袍就是了。”

钱不多听了这话，慢慢走去。

柳不恭回过头来：“出来吧。”

一两噗哧一笑，从亭子后走出来。

她做了一个鬼脸：“他没看见我。”

柳不恭一叹：“他肯定知道你藏在那里，只不过他没点破。”

她坐到柳不恭对面，眼也不眨地盯着柳不恭看。

柳不恭再有定力，也受不了这凝视，他只好不看一两，眼望着湖面。

一两很奇怪问：“你总看那湖水，湖水有什么好看的？”

柳不恭不理她。

一两盯牢他：“你去救了萧啸和罗女侠。”

柳不恭轻轻吐出了两个字：“胡扯！”

柳不恭不看她，这让她很生气。

“一个人能刺别人后背十三刀，刀刀溅血，而人不死，反而把孔方庄‘见钱眼不开’剧毒化解。这是解血除毒。这法儿，只有天下神医才会。”

柳不恭不讲话。

“岁寒三友虽然反目，但决不能看松凋梅残，所以竹箭也去刺人……”

柳不恭闭上了眼睛。

“你怎么不讲话？”

“我讲话你不愿意听。”

“你讲吧，我听。”

柳不恭站起来，目蕴精光：“那好，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再也不要出庄去杀人了。”

一两笑：“为什么？”

柳不恭声色俱厉：“你杀人太多。”

一两仍笑：“谁不杀人？孔方庄哪一个人不杀人？你以为我杀人多。我从外面回来，在小酒店讲我自己，一个伙计笑，问我：‘你杀了几个人？’我一一数给他听：‘石鸣天父子、印澄、印海……’他笑，说他一晚上杀了三十七口人，到了孔方庄，还只能天天为人送酒、端饭……”

柳不恭一怒而起：“你嫌杀人还少？”

一两娇笑：“你也杀人！”

柳不恭一叹：“我再不会杀人，杀人易，救人难。”

一两说：“我不会救人，只会杀人。”

柳不恭：“你再不能杀人。”

一两冷笑：“你是我什么人？你是我爹？还是我男人？你给了我什么？你教了我武功？还是喂了我奶？”

柳不恭语塞。

一两流泪：“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可以管我，那就是……爹……娘……可他们都死了，他们都死了。”说完，她飞一般走了。

只留下柳不恭仍像一个石像，站在秋夜的冷风中。

× × ×；

夜中，一双眼睛在盯着他，这双眼睛在流泪，啜泣。

小双儿哽咽着，泪水盈盈地望着凄清冷月中的亭内人影。

他如今月夜凝立，琴歇人闲，已经好久不抚琴了。

她总梦见琴响，常在夜中醒来。细一凝思，能听见碧波缓缓击拍岸石，听不见琴弦音韵的一声声鸣响。

他宁可为钱不多奏曲，也不愿为她抚琴。

小双儿有什么错？他为什么不理小双儿？如果小双儿再有一次死亡，他会不会还把她抱去敲琴小筑，把她救醒？

× × ×；

钱不多从柳毛毛的屋里走出。

他觉得该对自己满意，男人对自己的满意常常是因为从女人那里得到了验证，他就对自己征服世界有了极大的信心。

他这时就忘了女人并不是这整个世界。

钱不多去了他的密室。

他因为贪恋美色，那一套神秘武功的最后三式就仍没有领会。

他不急，他有的是时间。

自从他把柳毛毛拥在怀里，他就再也不夜守孤室了，他乐于怜香惜玉。

他仍然是下了三道闸门，仍然是那个忠心耿耿的万钱在门外静守。

他要在这洞内参悟那三式上上武功。他很安心，因为他在孔方庄，在湖心岛，在秘室内，室外还有万钱。

天下没几个人可以从万钱手下轻易溜走。即便是萧啸也不可能很轻易。

× × ×；

门外是万钱。

万钱就是那个形容卑琐的小老头儿。他仍穿着那件破皮袄，皮袄上仍然缝着那些古钱儿。他闭上了眼睛，似乎很晒倦，连月亮也不耐与他相望，隐入云层去了。

像万钱这种卑琐的人，大概只配忠心耿耿地守洞口，看密室，为钱不多理财吧。没人知道，在门外静等一刻钟以后，万钱倏地睁开了双眼。

孔方庄的夜很静，湖心岛的夜更静。万钱身子一飘，人就离开了密室门口。他来到了一间黄金屋门前。

这不是小双儿的屋子，也不是死去了的胖婆娘的屋子，这是柳毛毛的屋子。

万钱一闪身进了屋子，屋子里烛光通明。

万钱竟然挺胸凸肚，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伸手抓起了茶壶。

茶水是钱不多的，万钱也喝，不同的是钱不多要一盅一盅地喝，万钱要捧茶壶对嘴儿灌。

他盯住柳毛毛看。柳毛毛偎在被子里，身子斜倚，也看万钱。

奇怪的是万钱与柳毛毛的眼光中都流着一团火。

万钱的目光有些猥亵，像兽。他声音嘶哑，但很懒洋洋的：“你……爬起来吧？”

柳毛毛想撒娇，但知道时间不多，就娇笑，扭着身子下床，赤裸着在地上走。

万钱只看这个，他只能看。

柳毛毛很有安全感，她知道这个万钱只能看，而不能动她。

“行了吧？”她问。

万钱点点头。

柳毛毛一眨眼就钻进了被子。

万钱叹了一口气。

柳毛毛不经意地问：“为什么叹气？”

万钱回答：“你钻进去时总是最快。”

柳毛毛浅笑，声音咯咯响。这笑直钻万钱耳朵。

“你只会看，是规矩人。”

万钱叹：“算计好了的，你让我看，我给你好处。这好处不小，钱不多的一半财产。你知道是多少？只有我知道：白银七千二百六十万七千四百二十一两三钱，黄金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三百两，珠宝无数，还有田庄、店铺、地产……”

万钱很心疼地叹息：“看这价钱也太大了。可以买下全天下的青楼烟花女子……”

柳毛毛笑：“没有我，钱不多的财产不可能归你。”

万钱垂头丧气：“你比那胖婆娘精明。”

柳毛毛：“所以你选择我。”

万钱看着这个女人。他不相信女人，他认为相信女人的人都是傻瓜。

柳毛毛：“你什么时候动手？”

“快了。有时机，你我一齐下手，他必死无疑。他是孔方庄的庄主，他死了，你得向全庄人交待。这个孔方庄，哪个人也不弱。”

柳毛毛突然袅袅地走到万钱身边，她摸着万钱那一绺山羊胡须，说：“你也不差呀，那些人只要有人养他们，他们就会很满意，对不对？你有钱就行。”

万钱咯咯笑，笑得不男不女：“对，对，他叫钱不多，我叫万钱。偏偏钱都是他的，



没我一丁点儿。我一想这个，心就像用火烧.....”

柳毛毛笑，笑得很毒，很淫荡。

一个身影从围墙上飞入。身影很快，飞掠过门前那一片空地。风灯之下，光如白昼，几个懒汉头抵头，在掷骰子。

今晚不用银子，用黄金。

在孔方庄里，黄金、白银，说不准哪一个更有价值。

赌兴正浓，没人注意到有人一掠而过。

这人影飞到了街面，从瓦上轻轻掠飞而去。

当然也惊醒了人，他一睁眼，听见是夜行人掠过，就又睡。

在孔方庄，只要你不在于门口聚赌，天大的事也不用你管。

这人掠到了湖边。把一根柳枝扔入水中，人随柳枝，飘飞过湖。

他来到了湖边，上了湖心岛。来到了万钱与柳毛毛的窗外。听到了柳毛毛的话，知道了密室。

他慢慢走回，去找那一盏黄灯。

柳毛毛刚刚提醒万钱，那黄灯别灭了，一闭灭黄灯，钱不多就该从密室出来了。

这人终于找到了钱不多的密室。

密室有三道闸门，门外应该有万钱在把守。而万钱这时正与柳毛毛依偎，门外没人。

三道闸门被打开了。这人轻轻走入密室。他知道他会碰上钱不多。他也正要找钱不多。

他从背上拔出一口宝剑。步子很稳，一步步向密室中走去。

他索性不留心脚步，因为他知道，在这石甬密室中，无论如何留心，钱不多也会听得见。

脚步声在静静的甬道中很响。

钱不多马上听到了这脚步声。但他不能动。他正在紧要关头，气游十二重楼，左手阴水，右手阳火，于胸膈之中熬炼，他想熬炼出那可阴可阳的龙虎交会之气。他一动，就会气息走岔，濒处危境。

正因为这个，他才让万钱守护，他才一个人在这里苦苦熬炼。

他的耳朵很灵，他听到甬道百米处来了一人，他还听出那人不是万钱。

他也听出那人的功夫很深，比万钱只强不弱。

他听出那人每一步行距相同，脚步很沉。这是因为那人全身放松，只有脚动，所以力量都用在脚上。

他想马上撤去功力。但他现在没有机会。他只能束手待毙。

×                      ×                      ×；

那人站在他身后了。

钱不多不动，那人也不动。

最好的机会让那人迟疑。给人最好的机会，也可能就等于没一点机会。

那人也明白，对付钱不多，一击不成功，就可能意味着失败，甚至送命。

钱不多低头闭目，状似入定。

那人看到了石壁上的图式，问：“你在练绝世神功？”

钱不多不讲话。

凡习武之人，都愿意独得秘籍。见到了神功，没有人不喜欢，那个人也不例外。

他会看墙上的图示。

钱不多盼他看。

他只要一看，就会舍不得丢弃。他一图一图地看下去，钱不多就有活命的机会。

凡习武之人，又都有这样的毛病，看到秘籍，绝不愿意从头至尾先浏览一遍，而只

是贪看第一式，第二式.....如果他看到了最后三式，明白了钱不多的处境时，钱不多已经能渡过险关了。

果然，那人的目光盯向第一式。这一盯，让他的目光不愿意再离开。

他的呼吸渐渐与钱不多一律。

钱不多盼望他看下去。

他如果能站起来，这人就不能活着离开密室。

那人突然一笑，这一笑叫钱不多心寒。他知道自己要完了。

那人说：“你正练最后三式？”

钱不多心中一震，他以为那人没看完而发话，谁知那人功夫极高，悟性也极高，它看得明明白白。

那人抽出长剑，指向钱不多：“莫怪我.....”

人随剑飞，一剑透背而刺。

×                      ×                      ×；

钱不多心里一凉。

这时，那人听见了身后的响声。旋即，剑突然像碰上了铜墙铁壁，半分也刺不进去。

这是一柄宝剑，偏偏刺不透钱不多的血肉之躯，入血肉三分便刺不进去了。

身后嗖嗖声响。万钱飞向那人，向那人后脑劈掌。

那人只好自救。他突然拔不出剑来。剑被钱不多的肌肉夹住，像嵌入铜铁之中。他只好回头与万钱对了一掌。

因为仓促回顾，他被万钱击退了一步。

他一回头，钱不多已经不知怎么从后背拔出了宝剑，正瞠目而视，看着他。

他一惊而起，扑向万钱。这一击十分凌厉，万钱阻挡不住，只好躲开，那人趁势飞出密室。

万钱去追。

钱不多沉声喝住：“别追了！”

万钱马上刹住身子。他回过头来，见钱不多正看着他。

“送我回屋……”

钱不多躺倒了。

万钱一阵子心跳。

正是时机。他只要手掌一拍，钱不多的头骨就会应声而裂。天下一富就不再是钱不多，而是他万钱了。

可笑钱不多手里还紧握着那刺客的宝剑。

人已昏迷，宝剑又有什么用处？

万钱静静走上去，右手凝起功力，向钱不多头上拍击。

这时，万钱突然觉出身后有人，他急闪身。

是有人，一个静静地站在他身后。他是五铢。

这是个谁也摸不透的人，他是个懒汉，但时常在店里莫名其妙地到处窜。

万钱决不把五铢当成懒汉看。如果那样，万钱就瞎了眼睛。

五铢的声音很平静：“我来背他。”

他把后背给了万钱，没一丝犹豫。

这反叫万钱定下了心。

五铢背起了钱不多：“这是哪来的剑？”五铢问万钱，因为庄主钱不多平素不用兵器，用兵器时就用武林人谈之色变的“夺命双钱”。

万钱拿下了钱不多手中的剑，在灯下细看。

万钱一声惊呼，让五铢和他自己一样心惊：“这是泉庄木屋里那一把宝剑！”

万钱和五铢都知道，那一把剑应该在海大少手里。当年泉庄少主人用它削木屋里的

木栅墙上的岔枝儿。后来，海大少也用它为大双儿造一间木屋。

现在，这一把宝剑竟到了钱不多的秘室里。

这宝剑的剑身仍黯淡无光，树脂油污使它蒙尘，它差一点儿叫钱不多丧命。

### 第三章 鹰啄·麝杀

静夜，可以掩饰世间一切神秘的静夜。

北方的静夜，天空很高，像悬得极远，从淡淡的房屋轮廓中看景物，便朦胧，似笼纱笼雾。

海大少的庄子很静，这里是世人不知之处，就连大侠萧啸也找不到这里来。

这里方圆几十里，一村一舍，一老一少，连呀呀学语的童稚都是海大少的人。

因为这庄子，人们夜里便可以安睡，因为这庄子，人们便不用怕风高乌云夜黑，不用在梦中咬牙，怕江湖刀客。还因为庄子后面有活人冢，他们就更可以高枕无忧。

没人在夜里探庄。没人敢这么做。

可偏偏有一个人从屋脊上飞下，进了屋里。

他点起了灯。然后端坐在床上，闭目凝神。他嘴角沁血，那血仍在流。

钱不多的回身剑指让他受伤，万钱那一掌让他心血翻涌。但钱不多的剑气更厉害。

他受了很重的内伤。

他服下药，静坐运功。

有人闪身入室。

是女人，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女人问：“你去孔方庄了？”

他不讲话。

“你拿了他桌上的剑？”

他仍闭目。

“你心好狠。”

他睁开了眼：“我失手了，本来我有机会，可以一剑击杀钱不多。”

“你不一定那么想，何必说谎？”

他没答话，因为他确实有些扯谎。

女人，只有女人才心细如发，才可以洞烛人奸。

“你把海大少从泉庄带来的宝剑扔在钱不多那里，让钱不多以为是海大少要刺杀他。你这是一石二鸟。”

他突然愠怒已极，喝斥她：“你为什么不去依偎他，告诉他？”

她突然轻轻一叹。这一叹顿时把他的无名火叹得烟消云散。

他止不住咳了一口血。

“你受伤了？”她马上来扶住他。

“不用你管！”

她笑了，笑使他无力：“我偏要管！你那一回……”

他不回答了。

冤孽债啊，因为有那一回……

×                      ×                      ×；

那一回是在夏日，在长白山外一个大镇，他追杀西山三寇，被毒镖打伤。那镖毒很奇特，是长白山的“鹰啄”与“麝杀”之毒。鹰啄和麝杀本无毒，二者一合便成了剧毒了。

他奄奄一息时，她来了，把他弄到一个阴冷的山洞里。

鹰啄毒阳，麝杀毒阴，阴阳之毒极难驱除。犹如水火交济，祛寒驱暖，方法相悖，让人无从下手。

淡人把他放在山洞里，去拾来松柴，点燃了一洞篝火。她告诉他，山洞幽深，又伪装好了洞口，外人不能进入，让他放心。

他知道自己马上就不行了，也就任由她去做。

她在他耳边怯怯地说：“你听我的话，才可以活命。”

她慢慢把他扶到洞中水边。

幽洞阴森，洞中寒水自然彻骨。

她轻轻脱去衣服，身子慢慢偎在水里，又来为他解衣。

他哀恳她，不让她做。因为他这时明白了她的做法。

这当然可以救他活命。

他就那样搂定她，在寒冷的洞中伏了一昼夜。

当他把她抱出那寒水时，她已经昏厥了。昏厥中的她还紧紧抱住他。

他为她穿衣服，把她放在篝火边。他认定，这一生只爱这个女人。

但这个女人并不爱他，她可能从来也没爱过他。

她喜欢海大少，喜欢到了海大少总也不理她，她也总不理这个闲人。这样一种微妙的纠葛也让她不觉生厌，又不能排遣。

他决心不管她如何，也喜欢她。

他曾经对她说：“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没想那样的。”

她笑一笑，笑得冷：“我只有那样了。”

他说：“我让你一生……”

她冷冷地打断他：“只有一天一夜，哪来的一生？”

他语塞。他本来言词简洁，在她面前就只能结结巴巴。

×                      ×                      ×；

淡人揭开了他的衣服。

他后背无伤，伤在肺腑。

“你不要动，我助你疗伤.....”

他沉沉地说了一声：“不行！”

她惊讶地看着他。

“如果知道有今天，当初我情愿在那个山洞里让你抱着死去。”

“死了有什么好？”

他吼起来：“那至少你不会这般折磨我。”

她笑了：“有人折磨你？你愿意不愿意？”

他语气和缓了：“你别笑，求求你，别笑了。”

她嫣然道：“你怕我笑？”

她助他疗伤，用功两个时辰后，见他有点昏沉，就一拍他的昏睡穴，让他入睡。

他侧身而卧。她站在床前，定定地看他。

她那目光变得越来越慈祥，这目光中没一点乖戾之气，有一种母性的祥和。

她忍不住了，脱下长衣，人像猿一样轻轻上床，把他的头抱在胸前。

她这样抱着他，大睁着眼，凝视暗夜，看暮色渐褪，晓雾悄来。

## 第四章 切肉刀

海大少在切肉。他用一把普通的切肉刀。

海大少吃食极精，这是一角不平常的鹿脯。

交秋之时，黎明时分，鹿从夜露中醒，腹中饥渴，就一路小跑颠颠地去林泉渴饮。肚内没有隔夜食，又渴饮了林中美泉的鹿是鲜活的，这时人要逼近这鹿，生削鹿脯。

这一块鹿脯用香料包裹，佐以长白山五味、香实、槐花，以清泉煮实，成三分熟，



又用长白山梨木烧烤才成。

海大少每一回吃的东西都很讲究，每一种吃食做起来都很费力。

海大少很满意。

他唯一不满意的是大双儿，她对这些美食佳肴都没兴趣，她喜欢的只是那么几道菜：松仁鱼米，松仁虾米，还有蘑菇，长白山里的元蘑、榆黄蘑、榛蘑。

但她不敢向海大少提松仁，因为她胆怯，她忘不了为松仁而死的江人。

海大少四处寻觅。他在找那一柄宝剑。他不是想用那一柄宝剑做什么，只是想到了，就找。但宝剑没了。

大双儿这时进来了。

“来，来，来切肉脯吃。”

大双儿眉头皱了一皱。

海大少知道她看不上这吃相，但他不在乎。

“你见没见到我那柄宝剑？”

大双儿摇了摇头。

“没见到算了，宝剑这会儿还不如那把切肉刀。”

海大少和颜悦色地笑，大啖鹿脯。

嚼着吃着，他仿佛噎着了似的，不嚼了，因为他看见了井人。

井人正向他这里走。

海大少突然变了脸色，向大双儿喝道：“你是不是偷了我的剑？”

大双儿惊诧地睁大了眼睛，她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当有人来时，海大少就冲她严词色厉。这为什么？显主子的威风？

大双儿低下了头，泪水在眼眶中。她又想起了她是一个孤儿，好可怜。海大少也是孤儿，但是主人，是海大少。而她不是主人，甚至不是仆人，什么都不是。

井人向海大少请示一事，转身走了。

海大少又冲大双儿笑了。

大双儿恨死了他那张脸，一会儿笑一会儿怒，阴晴不定。

海大少说：“算啦，宝剑丢了就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宝剑还不如这把切肉刀呢。”

他把玩着那把切肉刀。

切肉刀很普通，一两银子就可以买来。

大双儿哭了，转身跑了。

海大少怔住了，脸上没笑容。

× × ×；

活人冢中。

阴女孟簇躺在洁白如雪的羊毛上，她色迷迷地看着海大少，像看一件玩物。

“你越来越不济了……”

海大少不回答，他仍在看圆拱屋顶那枝臂丛生的灯盏，这些灯盏像星星。

“你好像心不在焉？”

他本来可以不回答。男人与女人有那么一瞬间还可以差不多很融洽，即或是她可以手操你的生死大权，那就是在你给了她淫荡的发泄之后。

但阴女孟簇冷笑了两声，让他从心底生寒。

“我累了。”

阴女孟簇笑，身子同羊毛一般雪白。

“我告诉过你，你决不能对那个泉庄抢来的小丫头动真情……”

海大少摇摇头。

孟簇像蛇一样缠上了海大少，她用那一头银亮的白发缠住海大少。

海大少不说话，他似乎有点失神。

孟簇笑了，咯咯冷笑。她长啸一声，那啸声似阴鬼夜哭，让人毛骨悚然。

阴女孟簇赤裸着，缓缓站起身来：“你去，把那个泉庄的女孩儿带来！”

× × ×；

大双儿走进了活人冢。

昏暗，那机关的精巧，甬道的阴森，一盏盏烛灯鬼火森森，都让她望而生怖。她想起了海大少的话，如果她擅自闯入活人冢，他就把她打入水牢。

活人冢里原来有这样的机关。

她被带入一间很大很大的石室。这足有平常房间十倍大的一个厅堂里，竟没有一根支撑的柱子，房顶是拱形的，上面吊许多枝形灯盏，室内白得耀眼。大双儿一下子明白了这里为什么那样亮，这满墙都是用晶莹的玉石砌成的，地上铺满了长长的羊毛，白色如玉，在灯光下流淌。

大双儿惊怔住了，她永远也不会想到，活人冢地下有这样一个世界。

一个女人从长长的羊毛中站起来，这女人很美，身肢极妙，皮肤如玉，而她的头发.....她竟是满头银发。

银发本是衰老的象征，但这银发偏偏长在一个颜面如玉，脖颈如脂，胸挺腰细的年轻女人头上，令人感到说不出的诡异。

那女人盯住她看。

男人看女人，因为有了淫荡心思，就看得不那么专注，女人看女人，因为先有了挑剔的心愿，就显得格外认真。

白发女看大双儿，像看一件珠宝。她挑剔的目光从大双儿的头上看到脚下，她的神情由冷漠到惊讶到沉默。

她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她飞快地向羊毛丛中看了一眼，鼻孔中冷哼了一声。

大双儿的目光也向那羊毛丛中望去。

这一望，她绯红了脸，她看见了海大少，一个赤裸的海大少。

海大少不看她，他这时宁愿被人砍上一千刀，也不愿让大双儿见到他这模样。

阴女孟簇笑了：“你觉得奇怪么？我天天在这里，都是光着身子来回走动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这里没有人，没有那讨厌的人……”

阴女孟簇没把海大少当成人。

她盯住大双儿：“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看看你……”

大双儿摇摇头。

孟簇仍静静地等待。

“你不那么做，会后悔。”

大双儿不回答。

孟簇的身子在动，她倏地飞至大双儿面前，凌空出指，点她乳突、屋翳、库房、气户八道大穴。

“你不出声，我也可以让你脱光。”

大双儿突然一笑：“我为什么要脱光？”

阴女孟簇一愣：“因为你在我这里，只要在这里的人，都得听我的话。”

大双儿很安闲：“如果我不乐意，你怎么做也是没味儿。”

孟簇冷笑：“你怎么知道我没味儿？我叫人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你看他——”

她戟指海大少，说：“他每天夜里都得来，听我的。”

大双儿凛然不惧：“他来，是因为他怕你，而不是他爱你。”

孟簇冷笑：“怕同爱有什么区别？”

大双儿摇头：“你不懂这些。”

孟簇惊奇地看着她。

大双儿很镇定，没了平时那柔弱：“如果想让一个男人有味儿，你一定不要伤了他

的自尊.....”

阴女孟簇看着大双儿，脸上渐渐变得没一丁点儿表情。

她一字一顿地说：“好。”

×                      ×                      ×；

阴女孟簇达到了她的目的。

她让每一个到她这屋子里的人都赤裸着面对世界。

大双儿很冷漠，周围的晶莹玉石墙壁从四下里贪婪地看她的躯体。

她的躯体无一处不美。

阴女孟簇的声音像从地底下发出的，很幽冷：“好，你果然很美。”

阴女孟簇在白玉的墙壁间来回走动，每日自怜身影，认定自己是全天下再难寻觅的美人。如今她明白了，大双儿比她更美。

她比大双儿阴鸷，她比大双儿狡黠。

而男人最怕女人的这两点，见了避之唯恐不及。

阴女孟簇的眼里闪着邪恶的光。她笑着问海大少：“果然不差。你可再也不是我从那废墟里领来的孩子啦。你为什么不好好看一看她呢？”

海大少仍闭着眼。

现在阴女孟簇如果挖掉海大少的眼睛，他也不去看大双儿。

他怕那目光亵渎了她，亵渎了他那个童年的梦。

阴女孟簇笑了。她轻轻地向大双儿讲：“我是从废墟里把他领回来的，他那时举目无亲。你是他从废墟里拣回来的，你也没了父母。你知道么？”

大双儿静静地看着她。

她仍笑吟吟：“一个人从小没了父母，那个领他的人就是他的父母，对不对？领她的人让他做什么，他就该做什么，是不是？”

大双儿听她讲话。

阴女孟簇笑了，笑得很快活：“所以，我要你去找钱不多，杀了他。而你呢？去找萧啸，把他宰了。”

她抚掌大笑，对自己这安排很满意。

×                    ×                    ×；

夜至五更，两人从活人冢中走出。大双儿腿一软，人坐在那坟冢上。

海大少要拉她，又有些怯。

他不敢在这儿停留，每一次从活人冢里升上来，都宛若重生，急匆匆离开这里，不让噩梦残存。

大双儿幽幽的目光看他，看得他心冷。

她如今明白了一切，明白了这活人冢的秘密，知道了他和她.....

“走吧。”她轻轻一叹。

×                    ×                    ×；

回庄的路很短，但大双儿和他都觉得这段路好长。

两个人进了庄，分手了。走出去十几步，又都站住了。都觉得应该说点什么。

海大少说了句：“你明天走？”

大双儿点点头。

“往北去，可以吃你喜欢吃的松仁鱼米。”

大双儿紧咬下唇。

“萧啸受了伤，不难对付。可三江女侠.....”

大双儿转身要走，又站住了。

他也站住了，说：“你要小心.....”

## 第五章 小闲关

大侠萧啸瘦了，形销骨立。

他体内的毒没有驱尽，他与罗敷一苇渡江，又经余可义送出，就驱车匆匆赶路。走了六天，他与罗敷来到小闲关。

小闲关是山，山因脚下两峰对峙，中间有一条通道而名。这通道说宽不宽，说窄不窄，只可容两辆马车对驰而过。而且驾车得好驭手，不然就车翻人亡。

小闲关边是一座山峰，山峰从漫坡上去，一簇簇全是翠绿蓊郁的松林。

萧啸急着赶回来养伤，他躺在山洞里，两天没讲话。

他一瞥见自己那柄吞金的重剑，心里颇不耐，把它用力一掼，剑鞘带剑穿入石洞壁上尺许。

这就是说，他不再背这柄剑走入江湖。他念念不忘一两对他的讥讽。那讥讽让萧啸从心中升起一种愤懑。

罗敷不语，只是静静地看他。

萧啸闭目运功，为自己驱毒。

他突然说：“那人……是不是他？”

罗敷摇摇头：“不是。”

但他与她的目光中都另有话：那个人是他，那个人是……他。

但那人如果是他，咋会有那么高的功力，咋会那么飘忽来去？解血驱毒。一向是只听说过的异术，没见到过武林人谁曾运用过，如今萧啸尝试到了。

这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异术之一，任何人中毒，必先经血脉，而后入经络，侵骨髓，淹心脾。待毒入血而涌，向经络冲击时，截血刺穴，让毒血涌出，可使奇毒解褪。虽不能完全治好，但使中毒之人不死，延以十日数十日，自行驱毒便可使人完好如初。

如果这世上有一个神医，那只能是他。

如果这世上有一人悟得了解血异术，那也一定是他。

他是谁？萧啸与罗敷都不愿提到他的名字，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说他的名字。

×                      ×                      ×；

大双儿带七个人去杀萧啸。

她一定得杀死萧啸，因为阴女孟簇要她这么做。如果她不杀死萧啸，她无路可走。  
或许阴女孟簇会让那活人冢上的某一丘假坟冢中有她凄冷的尸骨。

海大少也去找钱不多了，他得去杀钱不多，至少得杀死钱不多的人。

大双儿见海大少走的，他面对着大双儿时，仍是那懒散的，什么也不在乎的笑。但一回头，那神色有些冷凄。

她知道，海大少除非到了生死系于一线的紧要关头，决不会忘了他那调侃世人的笑。

大双儿明白了，他那笑是给自己的，因为他心底里那一点隐秘，那一点卑弱。

她决心杀了萧啸，然后早日赶去孔方庄，帮海大少一把。她没想更多，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海大少和她一样，命运一样，身世一样。她对他能讲几句心里想说的话。

她必须快一点杀死萧啸。

她距萧啸与罗敷所在的山洞有八百里远。

她与那七个人换十六匹骏马，飞驰一天一夜。最后那八匹马倒下时，她与那七个人已经到了小闲关。

八匹马都倒在了小闲关那双峰夹峙的隘口间。

大双儿与七个人都飞纵而起，落在林子下面。这里就是大侠萧啸与罗敷的居处。

大双儿看了看七个人。

这七个人中有闲人、有井人，还有湖人。另外四个人身手也不弱。大双儿知道，这



七个人没有她，也足以与大侠萧啸同罗敷一试高低。

闲人很猖傲，他默默地走，从来不看她。井人则笑嘻嘻地，唯她命是从，湖人不讲话，愁眉苦脸，像欠了赌债。另外四个人都是太阳穴高高凸起的内外兼修的高手。

他们这一行是要萧啸与罗敷的命。尤其是萧啸，他们决不能让他活着逃走。

×                      ×                      ×；

山洞里，罗敷正在烧烤野味。长白山里，永远也不乏这类供人猎食的禽兽。

罗敷心善，不伤麋鹿狍獐，单以松针为箭，飞击松鸡，一餐数只，学叫花子以泥裹之，烧烤而成。

罗敷是北人，知晓烧炙良法。她先把松鸡解膛，掏尽内脏，又用松塔一只塞入鸡胸，外再敷泥。用松柴文火慢慢烧烤，松鸡就香气四溢，叫人馋涎欲滴。

萧啸在望火。

罗敷回眸一笑，人虽清瘦了许多，但仍是那么秀丽绝俗。

“你想什么？”

萧啸一叹：“余可义。”

罗敷心一沉。就是那个余可义，舍命把她与萧啸送出孔方庄。没有他，她与萧啸根本走不出去。她想起入夜闯庄前那几个赌汉，那个五铢以手为剪，剪银子的那情形让她心惊，但五铢身边那些闲汉对他这一手似乎不怎么在乎。

没有余可义，她与萧啸可能已经成为孔方庄的刀下之鬼，冤魂无依，那魂魄的点点磷火此时也许正在孔方庄外的围墙边夜荡。

是啊，那个汉子如今怎样了？他是不是还好？孔方庄规矩极严，余可义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她握一下萧啸的手，说：“先别想，你伤好了，我们再去一次。”

他一笑，她会有的，他俩一齐去，去看余可义。

×                    ×                    ×；

洞口是用青藤遮掩的。

四个大汉走上去，用快刀、吴钩砍掉了那些枯藤。

洞很幽深。八个人知道，洞内如果有人，必然已经知道他们来了。

大双儿突然高声：“萧大侠，罗女侠，海庄人前来拜谒！”

闲人静听听，突然长啸一声，啸声直入洞去。

这一声啸显闲人功力，啸声不散，直入洞中，曲曲折折，回声几荡。

这洞不很深，当然也没有其他出口。八个人在洞口坐下，成星拱状，等萧啸出来。

×                    ×                    ×；

罗敷与萧啸早听到了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微，从漫坡松林中纵跳而来，一共有八个人。

这八个人中，有四个人功力稍差，脚步声略急，间歇显短。又有两个人功力强些，脚尖点地时很轻轻地嘶响。还有两人功力极深，脚步几乎不曾触地，在树中松间轻轻纵跳，只有衣袂带风之声。

二人知道来了强劲之敌。罗敷看着萧啸，又看看嵌入石壁之重剑。萧啸摇摇头，示意让她放心，他不用这一柄重剑。两人凝神待机。

洞前有人砍藤，有人问话。

“海大少的人？”罗敷的声音有些惊讶。

萧啸身子一飘，飞出洞外，罗敷紧随其后。

×                    ×                    ×；

八个人席地而坐。坐成七星之状。大双儿与闲人在拱斗之中。

罗敷看见大双儿，神情一变。她细瞅瞅，依稀可辨大双儿那儿时模样。

罗敷声颤：“你……是大双儿？”

大双儿点头。

萧啸抬头四顾，长衣临风，人虽削瘦，但雄威依然。他朗声问：“不知诸位找萧啸有何见教？”

北方风硬，凛冽秋风一吹便让人面皮粗砺，甚至皴裂。

萧啸迎风而立，人不抖而衣振，飘摇之中宛若天人。

罗敷站于萧啸身后，成一双璧人。

大双儿看着萧啸与罗敷，突然讲话了：“谢萧大侠焚庄救我，谢罗女侠欲抱我归去，此恩不敢忘。”

萧啸一笑，笑得很凄伤：“你父母临死托孤，让三妹抚养你们，是我无能……”

大双儿脸上有了点笑意：“你瞧，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萧啸语塞。

罗敷看定大双儿：“大双儿，你们来做什么？”

大双儿脸一冷：“受人之命，来杀萧啸。”

罗敷脸色一变：“胡说！”

闲人看定罗敷：“如果罗敷袖手旁观的话，我们也决不会难为你。”

罗敷看定大双儿，流泪了：“作孽，作孽，可君，可君，悔不当初……”

大双儿冷冷地：“当初怎样？现在又怎样？”

罗敷冷笑：“泉庄，你还记得么？”

大双儿摇头：“一个丫头，后来就被毒死了，她叫槐儿。她一死，过去的事我都忘了。”

她讲得很决绝，口气冰冷。

罗敷气得浑身颤抖：“好，好。忘得好，干嘛只讲话，放手过来就是了。”

大双儿不动。身后那四个大汉飞纵而击。用吴钩、长刀、短棒、判官笔。

四个人飞向罗敷，上中下三路皆顾到。

罗敷剑在手，迎面一击。四个大汉就飞了出去。

吴钩折，长刀飞，短棒成两截，判官笔沾满了虎口血。

罗敷一击而退四人。

湖人与井人走上前去。

两人迎向罗敷站立，与罗敷站成犄角。

井人缓缓伸出手臂，这手臂变黑，又变红，宛如铁铸。

湖人从怀中掏出两支匕首。也不是匕首，只是极薄极薄的两把八分长小尺。

尺不是刀，刀有锋，有尖，尺没有。

尺不是剑，剑有锋，有尖，尺没有。

罗敷静以制动。

井人与湖人也很沉着，在等。

萧啸站在洞口，洞内寒风从背后吹来。

前面的人更有寒意袭来，这不是风，是比风更厉害的杀气。

萧啸的身子很瘦，人像站在松的绿荫里。他没动，只是静静地看。他不看罗敷，虽然罗敷正在做生死之搏。

他不敢凝思它向，他只聚全身功力，向着面前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那个闲人。

萧啸已经认出了这就是那个在梅丛中神龙忽现的神秘之人。

那一次他无破绽可寻。而这一次，萧啸简直就不知如何面对他了。因为，萧啸突然觉出闲人的身上没有一点杀气。

如果他有杀气，萧啸倒还轻松。让萧啸不轻松的是，他面有杀人意，身无弥漫之杀气。

这样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对你根本没有敌意，面上那杀意是做给别人看的。另一种是这人的杀气在心里，杀你时你才知杀气逼人，没动手时你浑然不觉。

萧啸认定这人属后者。他的心思从来没这么沉重过。他认定这一次他与罗敷将很艰难。

他是不是一瞬间曾懊悔将那一柄剑插在石壁之上，是不是懊悔他早该双手紧攥剑吞口，运凝动力将融金掰掉？

萧啸有剑，有虎啸，才是萧啸。

他现在手中无剑，又伤在先，怎能一震渊岳，做雄风一啸？

大双儿的心中很是矛盾，她突然觉得攻击萧啸和罗敷让她很不开心。

她突然不想动手了。她想一走了之。但她知道，这由不得她。如果她心一软，她可能就没命了，海大少也可能没命。

她没法儿抉择，只盼这一场恶战早点结束。

井人与湖人一拥而上。

罗敷快剑如风。三人倏分倏合，斗得难解难分。

湖人的两尺直逼罗敷的快剑，竟能在一瞬间当当三击，逼开罗敷剑锋。井人的两手竟能欺剑，探手来抓，食指轻弹，罗敷虎口一热，剑几乎脱手。她稳定心神，不得不更谨慎，剑招更是凌厉。

三个人暂时分不出高下。

萧啸突然讲话了：“你是梅丛之人？”

闲人一笑，默认。

萧啸知道，闲人如今功夫已经更深，他可能有了新的际遇，不然决不可能如此高深莫测。

“我胜不了你。”

闲人：“你胜不了我。”

萧啸说：“我只好勉力一试。”

闲人点头。

萧啸突然低吼，吼声一起，风似从他脚下起，震动松林，林涛唰唰作和。

吼啸如百兽之王驾临。

闲人说：“好，有王者之威。”

萧啸苦笑：“病虎一只。”他突然一纵，击向闲人。

闲人不动，静如泰山。

萧啸一出手，便以掌为剑，剑击闲人十三道大穴。这剑气直奔闲人顶颅、耳门、颧颐、喉盆。

闲人自然不能不动，如不动，立时便是身死。他迎手化剑，右手变指，五指分击，急划而去。

这一划也奔萧啸手少阳三焦经脉而去。

萧啸急收变势，轻轻飘落。

二人仍成对峙。

闲人突然出手，掌直击萧啸，萧啸亦出掌，二人抵掌而对。

闲人气定神闲，盯住萧啸。

萧啸在笑。突然他狂喷一条血箭，血都标于闲人脸上。

闲人一愣，萧啸身子一纵。

大双儿以为他要攻向闲人，谁知萧啸却向后退。

闲人以袖拭血。

萧啸作揖：“我败了。”

闲人看定他，半晌无语。

大双儿慢慢站起来，她看着萧啸。他身子瘦削，迎风而立，意甚萧瑟。

闲人突然一笑：“你败了，但你早受了伤……”

他回头对大双儿说：“我从不与受伤人为敌，即使他是大侠萧啸也不行。”

闲人静静走去，坐于一边。

× × ×；

罗敷仍在苦斗。

她知道萧啸与闲人相较，不敌而败。她不能败，她只能拼命。她没把握，但只有一拼。

湖人的尺子与井人的手，都让她处处受阻。她很难取胜。

罗敷一剑狠似一剑，她盼井人或湖人有一个破绽。她只要抓住这一个破绽，就有取胜的机会。

湖人的两尺并进，双肋空出。

罗敷一喜，欺身而进，剑随势出。

晚了，这一下正好给了井人以机会，他一指轻叩，弹向罗敷剑身。

这一下像敲在罗敷心上。

罗敷手中的剑脱手逸出，被大双儿飞身捞去。

湖人与井人冷笑，湖人收起了两尺。

无剑之罗敷，抵不得井人的铁手与湖人的玄阳掌。

× × ×；

萧啸突然长啸一声，飞身直欺向大双儿。

大双儿迎上去，与萧啸战在一起。

这一次更险。

闲人、湖人、井人都看小双儿。

大双儿的功夫来自海大少，他们很少见大双儿与人争斗。大双儿的功夫很好看。身子飘逸俊美，洋洋洒洒，浑似蝶舞。

萧啸沉渊峙岳，用了虎拳。

大双儿的身姿便渐渐迟滞起来。

萧啸突然张口，一口血箭向天喷出。

大双儿怕蹈闲人覆辙，闪身急退。

萧啸欺身而进，手捉，肘突，臂挥，一气变了七式。

大双儿应了三次。

她再应付不下去了，因为萧啸点了她几处穴道。

萧啸把手按在她背后，吼啸一声：“住手！”

罗敷已经险象环生了，犹作困兽之斗。

闲人急飘过来，生生立住，说：“放了双姑娘……”

萧啸摇头。

闲人突然笑道：“大侠萧啸也会做这挟人以质的行径么？”

萧啸叹息：“世上早就没了大侠萧啸这人……”

罗敷慢慢回头，来到萧啸身边。

萧啸朗声而笑：“萧啸不才，也知恩恩怨怨。此次诸位别过，待萧啸伤好，再与你放手一搏。”

闲人沉吟，点点头。

萧啸一揖：“双姑娘明日自会归去，诸位放心。”

闲人看看自己的人，他知道大双儿是海大少的人，海大少为人又喜怒无常，失去了她回去不好交待。



闲人突然一揖：“好，萧大侠是信人，我们山下等候，与双姑娘回庄。”

×                    ×                    ×；

松林间的夜，很是神奇。

静夜之中的松，一步步挤你，压你，让你觉得黑暗之恐怖。

篝火熊熊。萧啸、罗敷、大双儿坐在篝火边。

大双儿穴道被封，人只软坐于倒树之上。她不愿让篝光照到她，她只想在暗中看看罗敷、萧啸。

罗敷与萧啸像心脏与手臂，像头脑与四肢那么和谐，那么默契。他们做什么事都不用说话，只要默默去做就是了。

她看呆了。

萧啸与罗敷的相互照料是那么大方，那么纯真，让人心里一片澄澈。

大双儿好羡慕，羡慕得想哭。

萧啸捧一瓦罐，请她喝水。

她想去接，但萧啸双手捧至唇边，等她。

她看见了萧啸那一双慈祥、亲切的眼睛。她也看见了萧啸鬓边的白发。

萧啸看着她喝水。

她喝得很贪。

“慢一点儿，慢一点儿。”他冲她笑。

“你是个好孩子。你见姑姑危急，就自己给了我一个破绽，让我拿穴。”

她没讲话。那时萧啸又喷了一口血，那口血喷得好。

也许他用不着喷血，也许他是为她用心之苦做掩饰，才吐这血。

罗敷看着她：“你不用回去了，和我们一起走吧。去找小双儿。我一定要把你俩带走。”

大双儿不讲话。

罗敷讲得很淡：“小双儿在孔方庄，我们去了，没找出她。她.....你知道她叫个什么怪名字？她叫一两，一两黄金一两白银的一两.....”

大双儿看罗敷，她转过头去。她是不是颊生泪痕？

孔方庄？大双儿一听见这个词儿就心跳。她不能和罗敷走。海大少带人去打孔方庄了。

据说孔方庄是天下恶人云集之地。海大少能保无恙么？

大双儿想痴了。

她睡了，倚倒树而眠。

她在睡梦中依稀听得见萧啸与罗敷的对话。

“你.....哭了。”

“我很伤感，这挺可笑，是不是？”

“不。”

“我不喜欢做这什么女侠。天下的事儿都来找你，好像你什么都会做。你就跑来跑去，做这做那，可这么做真有用么？”

萧啸看着她说：“你怎么.....想这个？我们毕竟做了许多事.....”

罗敷只是轻轻一叹。

“这孩子很可爱。”

“嗜.....你不把她带在身边，你就看她陌生，形同路人。可君，可君，你恨我么？”

“你累了，睡吧。”

“待我给她解开穴道。”

“她醒了，会跑.....”

“你难道.....不让她跑么？”

她忽然一下子睡着了。睡得很香。

×                    ×                    ×；

天亮了，大双儿醒了。她不动，看萧啸与罗敷睡。

罗敷的手抓住了萧啸的手，头枕在他的腿间，萧啸坐着侧睡。

这两人的睡相像孩子。

萧啸已生华发，两鬓染霜，姑姑也柳眉添纹，不再少年，这二人这般行走江湖，依然彬彬守礼。可敬？还是可叹？

她慢慢起身，人渐渐向林子里走去。她边走边回头，又得小心脚下别踩上干而脆的松枝，松枝折声，马上会惊醒二人的。那样，她便无法逃走了。

她的身子闪进了松林。

×                    ×                    ×；

萧啸与罗敷同时睁开眼。

“但愿她别回梅庄……”

“她心事重重。”

萧啸说：“她不小了。”

罗敷叹气：“总是孩子。”

他与罗敷心情很平静。大双儿、小双儿都见了，她们都活着，尽管一个执拗，一个狡黠，但都长大了。

## 第七卷

### 第一章 死了，就赢了！

聚仙楼里很热闹。

这里有三个人是刚刚从孔方庄走出来的。这三个人是飞鹰方飞、贩本舍利小赌鬼、三支箭凌玉堂。

这三个人十年前在江湖上走动，让白道高手们夜不安枕。

他们在太阳刚一照亮孔方庄城墙的时候，人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拖拖拉拉地走出庄子。

他们一走出庄，连头都没回。三个人一齐走进聚仙楼。

聚仙楼里什么都有，半夜也可以吃茶，清晨也可以暖酒。吃一天饭，嚼二两包子的人也不叫人惊奇。

飞鹰方飞、三支箭凌玉堂、贩本舍利小赌鬼三人一进了聚仙楼，二十三张闲桌子不去坐，偏偏直奔一张十人坐满的酒桌而来。

当然没有他们的座位。

坐在上首的一个老者很胖，胖得喘气都难，他见三人上楼，掩不住面上喜气，冲三人一揖到地：“三位请了。”

三人也冷冷一揖。

怪的是一揖之后，告请的十个人都抓起了筷子，风卷残云地吃起来，而后来的三个人被揖请之后却站在桌边，无从下手。

他们也根本没伸手，他们只是静静地站着。

这一顿饭吃得很慢。

吃时很快，菜几乎是飞入口中，但嚼的很慢，十个人像都胃纳不佳。人人稳稳地吃

菜，一心一意，不遑他顾。

终于，十个人都放下了筷子。

那个胖胖的老者说话了：“我们这么做.....想必三位明白？”

飞鹰方飞一笑：“明白。”

老者惨然一笑：“明白就好。明白也得说一遍。你们让我们等，等得好苦。你们过得轻闲，我们不轻闲。其实，让你们等我们十年，才够公平.....”

三个人不说话。

老者又说：“我们只让你们等我们吃一顿饭。这十年，我老婆子死了，别人埋的，我没回去。他.....儿子六岁了，不知爹什么模样。他.....老婆跟别人跑了，他没法儿去追。我们等你们，等得苦.....”

胖老头挺激动。

飞鹰方飞一笑，是苦笑：“你以为我们在庄里舒适？我们.....也在等。”

是的，他们也在等，等到了十年后，人走出庄子的这一天。

老者一叹：“好，到该了断的时候了.....”

十个人都站起身来，没见人动步，十个人已经把飞鹰方飞、三支箭凌玉堂、贩本舍利小赌鬼围了起来。

×                      ×                      ×；

海大少带领三十人去孔方庄。

去别处只要三人，去孔方庄要三十人。

海大少并不想靠这三十人取胜，他从阴女孟簇那笑中，悟出了他此行的凶险。

孟簇把他当成了卒子。卒子一过河，就只能往前拱。不管对方是怒马扬蹄还是飞车溅尘，他都得忍受。

他想，这三十个人一踏入孔方庄，要不了两天，孔方庄外又增添了冤魂，夜里更闹

繁了那星星磷火。

三十人分成五六伙，都来到了孔方庄外。

当然人不能站在庄外，都聚在聚仙楼。

海大少来得很早，早到就完完全全地看到了飞鹰方飞、三支箭凌玉堂、贩本舍利小赌鬼与那十人攀谈直到争执的全部情形。

海大少不动，仍在稳稳地喝茶，一共有二十五张桌子，海大少四个人占一桌，那十人占一桌，闲置了二十三张桌子。

没有响声，没有吵闹声，突然楼上就多出来了许多人，二十三张闲桌一张也不闲了。

人都坐着，等着，看那十个人同飞鹰方飞、三支箭凌玉堂、贩本舍利小赌鬼如何了结。

胖老头一笑：“本来该请三位下楼，请三位讲讲心里话，但等不及了……”

凌玉堂一笑：“我也等不及。”

十年了，就在这聚仙楼里吃，在这儿住，每日望断秋水，盼。明知道人不会出庄，却偏偏要等，也许他哪一天会走出来呢？

现在他们不再等了，连一分钟也等不下去。

胖老头的手哆嗦。这一双手刚才吃饭时那么沉稳，没一点抖，吃得很镇定，很慢。如今它竟有些哆嗦了。

那个妻子跟别人跑了的壮汉眼里潮湿，快落下泪来了。

旁边桌的围观人也很激动，因为他们也在等，也在等人，他们也要有等到仇人出庄的那一天，那一天他们也会如此激动的。

十个人向三人拥去，慢慢向前走，好像挺起的胸膛不是血肉之躯。

胖老头一呼一吸很均匀，他身子不摇，人已平平移飞出两米，他这一飘，人就站在凌玉堂的肋侧。

凌玉堂的箭无法射向肋侧。

飞鹰方飞双手伸出，每个人都盯住了他这双手。

方飞的手不是手，是钢铁，是可以嚼金吞铁的钢筋精爪，他一把抓断过两柄武当剑，一扭把两柄如意钩拧成了麻绳。

他的手指甲很长，是黑的，像鹰爪。

可现在，他的手很白皙，伸出去的手指也是白白的，没那淬毒的鹰爪，他的指甲剪得齐，很短。

飞鹰方飞没了指甲，还算什么飞鹰？众目之下，方飞只是把手轻轻地抄在袖里。

凌玉堂的眼半睁半闭，不看众人。

只有贩本舍利小赌鬼在看楼梯口，因为那儿没人。

但他没有想走的意思，也面无惊惶的神色。

十个人都拿出了兵器，都挤在他们身侧。

吴钩、飞索、三才夺、链子飞锤、双剑，还有一副水火双牌，这些兵器猝然发动，定会叫这三个人血肉横飞，尸仆血溅。

方飞轻轻一笑：“吴老英雄不想让咱们交代给你们一点什么吗？”

胖老头一哼：“只要你们留下一个人，总得说出来。何必着急？”

方飞笑：“如果你走近来，我就告诉你。”

众人都凝视方飞。十年前他与小赌鬼、凌玉堂劫了一支镖，让这胖老头镖局云散，倾家荡产也赔不上失主那一笔一千万两银子的红货。胖头千里追杀，把方飞逼进了孔方庄。

他要告诉胖老头的是那一笔红货？

胖老头摇头，他不信，飞鹰方飞并不是一个信人。

小赌鬼突然冲方飞说：“方老大，你错了。”

方飞一吼：“别出声，你.....听我讲。”

方飞又瞅胖老头：“十年苦守，老镖主不易，我把东西藏起来了，告诉你，不要让别人知道。”

胖老头冷笑：“人心都像你，天下早乱了.....”

方飞肃然：“人心不古。”

他凝神看那二十四张桌子上啜茶吃早点的人，突然说得很响：“这里有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人应声，因为这时方飞与凌玉堂、小赌鬼身临绝境，谁来惹火烧身？

那跑了老婆的大汉突然发难，双剑直刺方飞。

那大汉虽猛，但决不是一流高手，只是悍夫猛汉者流。

这双剑击去虽快，但他肋下、前额、下身全有了空门。方飞一击，必置其于死地。

胖老头一惊，只好马上迎上去。他不去击方飞，而一闪身去扑大汉脚前。

只要方飞身动，他一击毙大汉，下身也就全露给了这胖老头。

突然两股血箭直飞向楼棚。是方飞的两肋各插了一把剑，直透出后背。

方飞仍笑，吐一口血，说：“你.....出剑好.....猛。”

如此容易得手，让十个人都愣了。他们这十年，千算万算，就是没算计到可以由这一个莽汉先出手，就可以一剑刺死方飞。

众人都惊住了。

凌玉堂轻轻一叹：“方老大，我想到了，这不值.....”

方飞又喷了一口血：“玉堂.....别动手。”

凌玉堂一笑，他缓缓从后背上扯下一根丝绳，从他袖子里褪出两个圆竹筒，咣当落地。

凌玉堂致人死命的三支箭，就是在这个竹筒内。三支淬毒之箭。原来他只有一个竹



筒，如今竟有两个。如果他用这竹筒，这十个人肯定防不胜防。因为他们只知道凌玉堂得之前辈高人的那一个竹筒，叫“天地泣鬼针”。

凌玉堂叭地一脚，把一支竹筒踩烂。

众人马上一声惊叹，惊叹这绝巧的暗器被一脚踩烂。

凌玉堂又是一脚，把另一支竹筒也踩烂。

众人反而不惊呼了，只是注视着他。

方飞笑了，两口剑插在肋上，向凌玉堂展颜一笑。

凌玉堂也向方飞一笑。

方飞突然说话了：“二弟，你还是把你那玩艺儿带出来了。”

凌玉堂低下了头：“我把它埋在庄里，半夜又把它拿出来了。我不舍得……”

方飞：“你别后悔……”

凌玉堂看定他：“人最难的是让别人杀你。这比自己杀自己更难。”

方飞一笑，仆倒在地，死去。

胖老头笑了，笑得很快活：“如果你们动手，我们不一定有胜算。”

凌玉堂声音冷冰冰：“我们没想动手。”

小赌鬼突然说了句：“我现在心跳得厉害，我想动手了……”

凌玉堂喊：“胡扯！”

小赌鬼流下了泪：“我们已经输了。”

凌玉堂声色俱厉：“还没有。你得守约到底。”

小赌鬼低下了头。

胖老头说：“你得明白，咱们这十年，天天想如何杀你们。想到后来，为什么而杀都忘了，只想如何杀你们。”

凌玉堂一笑：“我明白。你们……不杀了我们，就没法回去，没法儿再去过那安稳日

子。”

胖老头点头：“所以你们一定会被杀死。”话声刚落，十个人一齐发动，冲向这两个人。

这一招很慎重，也很高明，没一丝破绽，十个人织成了天罗地网，就是飞鸟也飞不出去。

看来，凌玉堂和小赌鬼必死无疑。

突然，凌玉堂把吴钩一引，让吴钩去钩飞链，双剑击出走空，凌玉堂向前迈了一步。

这一步无异是送死，他的胸前立即血流如注。

凌玉堂大吼一声，把小赌鬼从这罗网中送出。

小赌鬼穿出罗网，身子飞向楼梯。

楼梯口没人。

二十四张桌上都有人，二十四张桌中的三张桌靠楼梯口都很近。至少有十个人可以一伸手就把小赌鬼截回来。但没有一个人伸手。

凌玉堂掷出小赌鬼后，后背、前胸又受飞索、水火双牌夹击，狂喷鲜血，人仆倒在方飞身上。

凌玉堂亦马上身死。

小赌鬼身子一闪，就可以飞出聚仙楼。

小赌鬼的轻功天下闻名。因为他好赌，他赌的原则是赌不过，就抢，抢到手，就跑。

就是有十个人看着，小赌鬼也抢得到手，就是有一百个人追，小赌鬼也跑得了。

方飞死了，凌玉堂死了，看来能换回小赌鬼一条活命。

没人能料到，小赌鬼竟不跑。

他施施然转身，在众人的瞠目凝视下，一步步走了回来。他视那十人滴血的兵器于

不顾。一点点地走，他走到了方飞、凌玉堂的尸体旁。

他站住了，不哭，也不动，只是看着。

血汨汨流，从地上流淌，从地板缝漏下去，楼下的一张桌子上就凝了一滩鲜血。

小赌鬼轻轻叹了口气，坐下了，坐在凌玉堂与方飞的身边。

胖老头还是在笑，笑得更得意，更轻松。

他问话时，语气很傲。他应该傲，等了十年，他成功了。

“说，说出来那些东西放在哪里，我们可以饶你不死。”

小赌鬼瞪他：“你怎么打发我？”

胖老头仍笑：“我们只挖你的两只眼睛，打折一条腿，再切断你一条右臂。”

这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小赌鬼轻功天下一绝，打折一条腿，轻功自然无从施展。小赌鬼赌得极精，一只右手是全天下赌徒们梦中恨不得用命换去的宝贝，切断右臂，自然掷不成骰子，耍不得牌九。挖去两只眼睛，眼不见赌具，和谁去赌？

小赌鬼顿时脸色苍白，说：“好，好。”

他慢慢站起来。几个大汉就要动手。

“且慢！”小赌鬼挥了挥手：“我还有话要说。”

胖老头一挥手，众大汉不动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东西藏在哪里。”

胖老头脸色一变，吼：“不许说！”

小赌鬼凄然一笑。

“我当然不会喊，这是一张图，你拿去看，自然会知道的。”他手一抖，一张纸飞向胖老头。

胖老头以剑吸之，让那一张纸平平地展在面前。

胖老头看着那纸，渐渐地面露喜色。他把那张纸小心地揣入怀里。

胖老头突然一声咳嗽，九个人飞身而上，一齐向小赌鬼下手。

这回罗网更密、杀气更重，小赌鬼怕会比凌玉堂、方飞死得更惨。

小赌鬼双手一扬。从他手中飞出了一把骰子。

突然，小赌鬼身边掠过一阵风，一个人侵入了这罗网之中。

他顺手而拨，须臾便凝定住。他手里捞了一大把兵器，剑、飞索、吴钩、水火双牌。

已经没有任何兵器向小赌鬼的身上招呼了。小赌鬼似乎很走运，他已经度过了这一险了。

但还有骰子。这是他双手飞扬，飞向十个人的二十枚骰子。

这二十枚骰子本来是飞向十个人的，分别飞向那十个人的大穴。但那二十枚骰子突然从空中折回，一只只全飞向小赌鬼自己。

扑扑，三枚骰子打入小赌鬼胸中，一枚打在小赌鬼太阳穴上。

来救小赌鬼那人一惊，他想不到小赌鬼会飞出去骰子折回来击伤自己。

他双手飞扬，也只接得了十五枚。还有一枚从小赌鬼后背飞入。

小赌鬼居然还笑，冲这个援手救他的人笑：“谢谢你，我跟自己赌，他们十个人一齐招呼我时，海大少一定会出手，我赌赢了。”

小赌鬼太阳穴、胸后、后背都在流血。

小赌鬼还冲海大少笑：“我要死了。”

海大少说：“你死不了，我跟你赌。”

小赌鬼嘴唇哆嗦：“和我赌的人都输。”

海大少问：“你和方飞、凌玉堂赌什么？”

小赌鬼的脸上升起了灿烂的阳光，他乐，像孩子：“方老大说，他死了，这胖老头会手软；凌玉堂如果死了，胖老头会放过我，只要那藏宝图。我和他赌，如果找到了藏宝，他会马上宰了我。这一赌，我也胜了……”

小赌鬼突然泪流满面。

众人愕然，都默然无声，注视着小赌鬼。

小赌鬼还是个孩子。

海大少轻轻叹息，他回头四顾，一一审视那十个人。

这十个人的模样就会记在他的心里。十个人都怯怯地后退。

海大少飞快出手，点住了小赌鬼的穴道，不让鲜血再流。

小赌鬼不让海大少为他救治。

海大少止住了手：“我明白了。”

他凝视小赌鬼：“我问你一句话，你不愿意，就可以告诉我假话……”

小赌鬼突然大声：“我一定告诉你真话。”

海大少缓缓地说：“那藏宝图是真是假？”

小赌鬼马上回答：“那是真的。”

他顿一顿又说：“在庄里呆十年，天天看这聚仙楼，就打算出来这天，把藏宝图给他们。十年了，方老大说，十年了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有财宝，就过不上好日子了……”

海大少看定了小赌鬼，好半天才说，说得很温柔：“好孩子，我明白了，你可以放心地走了。”

小赌鬼看着他：“我没有父母，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母。”

海大少点点头，他的眼睛湿了。

小赌鬼又说：“我只有大哥、二哥。大哥是方飞，二哥是凌玉堂。”

海大少又点点头

小赌鬼的右手满是鲜血，他曾用右手捂住过伤口。

这手掌里有两粒骰子。

他还笑，声音嘶哑：“你说我这一次能不能赢？”

没人回答他。

他用力一掷，骰子飞向空中，又折回，从他头顶直贯入脑中。

他斜斜倚在凌玉堂身上，他还向海大少笑：“你不知道，这二十年来.....我.....头一回.....输.....”

他头一歪，死了。

胖老头笑，向海大少打揖：“这位是天下闻名的海大少？吴钩这里见礼了。”

胖老头那劲儿很谄媚，显然想讨好。

海大少冲胖老头一乐，这一乐让胖老头放宽了心。

海大少慢慢走向他，又让他紧张。但海大少态度很和蔼，对他说：“求你两件事。”

胖老头很快：“大少爷尽管说，我一定照办。”

海大少脸一沉：“叫我海大少。”

胖老头点头如鸡啄米：“是，是，海大少。”

海大少说话了：“第一，把那张图拿出来，给我。”

胖老头惊愕住了。

众人一阵骚乱，但又平静下来，这不是方飞、凌玉堂、小赌鬼，这是天下人鬼都惧的海大少。

胖老头不动，迟疑。

海大少仍在笑，笑得很轻松：“如果我数三个数儿，你仍不拿。你们十个人马上死，十天后，你们的家人也一起死掉。”

胖老头马上掏出了那张图。

有人叹，这一千万两的藏宝全归海大少了，这么大一宗财富，如此易得，叫很多人羡慕。

谁想到海大少紧握在手里的那一张纸竟然在他一松手时，化成为一些纸沫沫儿飞

落。

海大少看都没看那张纸。

有人叫好。

胖老头的脸胀成猪肝色儿。

海大少说：“你从今天起，跟着我，我走哪里你去哪里，直到你死。”

众人又有些惊疑。看来所猜不确，还是海大少聪明，他带着吴老头儿，就是带着活的藏宝图。

海大少一笑：“一千万两银子，我不要。世上任何人也别想要。这笔钱……归他们了。”他指了指死去的方飞、凌玉堂、小赌鬼。

海大少又说：“我求你们第二件事，是你们十个人，把他们三个埋在林子里。”

他在笑，但那笑马上就会变，就会变成死的催命符咒。

胖老头在沉吟。

他那样做，就等于十年又白等了，就等于他又把藏宝拱手送了别人。他不甘心。

海大少脸一沉，刚想说话，突然有一个人插上话了：“这三个人，不用他们那腥手沾，他们谁要动一动，我让他马上就死……”

众人吃惊，凝神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楼梯口处飘上来一个姑娘。

海大少心中一喜，马上想喊大双儿。但他一怔，这女孩子不像大双儿：不像大双儿那样腼腆，不像大双儿那样文静，她满面杀气，满脸狡黠。

海大少慢吞吞地问：“你是谁？”

姑娘咯咯笑，笑得很快活。

“别装模作样了，你是谁？你是海大少。我是谁？我是一两，一两黄金一两白银的一两。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吗？一两，一两黄金一两白银……”

海大少瞠目，这姑娘与大双儿一模一样，言谈举止，投足举手，莫不神灵活现的一

个大双儿。但她又不是大双儿。

海大少知道她就是那个小双儿。但海大少也明白她为什么叫一两。他知道为了叫一两这个名字钱不多肯定费了很多脑筋。

一两，一个姑娘叫一两，挺奇怪的，是不是？

海大少笑了。

一两也在笑，她突然很亲切地对海大少说：“其实，我也觉得可笑。”

海大少和一两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笑一下子停在一两的脸上，变成了冷霜：“告诉你们，你们十个人每个人都不会得到好死。先是每个人都断一条胳膊，然后是一条腿，最后是全身被兵器刺伤而死。每一个人都得这样死.....”

这狠毒的诅咒来自那一双闪光的眼睛，来自一个绝世美人之口，让海大少这样很少动心的男人也为之悚然心惊。

胖老头和那九个大汉都变了脸色。他们不敢应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一两实际上已经成为孔方庄最可怕的角色之一。

一两冲海大少嫣然一笑，让他又想起了大双儿。

她回眸四顾，说：“你们来吧，把他们抬回去。”

从桌边站起来两个人，从楼梯下走上来一个人。三个人都站在方飞、凌玉堂、小赌鬼的尸体边。

三个人扑通一声跪倒。一个车轴汉子说：“方大哥，我接你回去。”

他不说二话，以一只手托着方飞的尸体，起步就走。

“叭——”，“叭——”，两柄剑被他掷在两个大汉身边桌上，剑锋削去了衣袖、头发。

两大汉失色，但没敢发作。



一个小瘦子一边抱凌玉堂，一边念叨：“傻瓜，傻瓜，人在江湖，学什么菩萨？菩萨进了江湖，也得杀人.....”

他身子一飘，从窗口飘出去了。人落在楼下，一折而落，姿势美极了，和那车轴汉子站在了一处。

最后的人是一个孩子。他在小赌鬼身上摸了半天。

“真没啦？真没啦？都扔了，都扔了，给我留一枚也好哇.....”他在找那些骰子。海大少递给他，这是十五枚。

“谢谢，谢谢！”他喜出望外。

他一手托着小赌鬼向外走。走到楼梯口，人还在念：“死了，死了，身上没银子，咋还这么重？”

他一回手，飞过来一阵雨点，那是十五枚骰子。

他没回头看，十五枚骰子一枚也没落空。十枚打在胖老头身后九个大汉身上，胖老头躲过了一枚，另外四枚都打在他身上。

十枚骰子打在大汉腕内，血流出来。

胖老头的四枚打在身上，幸好不很有力，否则必成重伤。

这时才听到那孩子在楼下的埋怨声：“你们就不知等等我么？敢情你们都是大人了，搬这尸体也不累.....”

三个人手托尸体，向孔方庄走去。

孔方庄的大门总是开着的。

九个大汉开始围向海大少。每个人脸上都是那坚忍表情，想以死相拼。

胖老头突然长叹一声：“没用的。”

九个大汉都嗒然若丧。

胖老头向一两讲话：“如果我一死，可不可以让他们走？”

一两笑笑，点点头。

胖老头对大汉说：“回去，告诉我老婆子，带孩子们回乡下庄上，种田也行，做生意也行，世世代代不能开设镖局……”

大汉含泪点头。

胖老头一扬手，向自己头上猛击一掌。

海大少的手比他快，一把叼住他的脉门，胖老头顿时浑身没了劲道。

海大少笑：“我没让你死，你干嘛用死来吓人？”

一两冷笑笑：“你这是诚心和我过不去？”

海大少笑：“那怎么敢……”他突然对那九个大汉吼道：“你们快走吧，如果你们不走，我就宰了他！”

大汉们二话没讲，走得干干净净。

×                      ×                      ×；

一两也走了。

海大少觉得很没味儿。

太阳升起很高了，他知道这时候他该进孔方庄去了。

海大少向楼下走，身后迤迤拖拉着三十人。

这一行人要进孔方庄。

## 第二章 米厨子

孔方庄很平静。

看门的赌徒闲汉们不在赌钱，他们都在刨坑挖坟。就在门后，就在围墙边，像懒人解溲，一步也不愿多走。所有挖坟的人都懒洋洋的。好在方飞、凌玉堂、小赌鬼都不着

急。

埋人时什么也不用，就那么向坑里一扔，就此一生。孔方庄的人死了都这么埋，连上届的老庄主钱森也不例外。

挖坟的人看都不看海大少他们。海大少一伙人就进了庄。

孔方庄里气氛有点特别。庄里的人都没了那懒懒的笑容，面色都浮着焦躁或恼怒，对海大少这行人都匆匆盯上一眼，就各干各的事儿去了，没人上来搭讪。

× × ×；

海大少和手下人进了饭馆。海大少只想坐一坐。

他想，就应该从这里打起来，杀进去。他叫菜，叫了几样没人拿得出的菜。

他叫的菜很简单，只有三个菜一个汤。菜是三花鱼片，即鳌花、边花、鳞花鱼片，还有蜊蛄豆腐，糖煨参籽。汤是飞龙汤。

这简单的菜要皇宫大内御厨去办，也得头十日吩咐下去，否则一时哪里去捕松花江里才有的三种美味鱼鳌花、边花、鳞花？哪里去捉长白山溪河涧流中才有的类乎龙虾而稍小些的那蜊蛄？如何来得及把它磨成豆腐？又上哪里去准备现成的参籽？又有谁可以备下长白山美味飞禽一绝飞龙呢？

海大少笑得很和气：“鱼片要嫩、蜊蛄豆腐要细，飞龙汤要鲜！”

他随手抛下一大锭金子。这锭金子可以买这样三个小饭馆。

堂倌笑了：“客人，我们这里的规矩，任何人来吃饭，都不收一文钱。”

海大少怔住了，他随手把金子递与堂倌：“那就送你好了。”

堂倌一笑：“不客气，你还是收起来吧。”

金子就放在桌上了。

海大少仍很得意地笑。一会儿如果堂倌端不上来这三菜一汤，少不得这个孔方庄的小饭馆就会被打得稀烂。

海大少眼睛一瞥那金子，他的笑僵在了脸上。

那一大锭金子上面竟有清清楚楚的指印。一边一个拇指印，另一边清清楚楚印着四个指痕。这是那个油渍麻花的小堂倌放下的。这一手功力让海大少也吃惊。

×                      ×                      ×；

堂倌出来了，用一块破得不能再破的木盘端菜。

果然是三个菜一个汤。

果然是鱼片，豆腐，糖煨红红的参籽，飞龙汤。

海大少脸上没了笑容。他吃一口鱼片，味道鲜美，入口便化。

这是天下奇绝的烹调，这是天下鲜绝的美味，就是他与钱不多设的“天下一宴”也  
不过如此。

他吃一口蜊蛄豆腐，鲜、嫩、腻、爽。

他吃一口糖煨参籽，一道鲜鲜的药味儿又甜又浓又有一丁点辣气，直下肺腑。

他又慢慢拿起汤匙，去喝飞龙汤。

飞龙是长白山珍禽，难得一品的美味。煨汤以鲜菇针菜，味鲜。

海大少又一惊，这汤滋味比他从京城抓来那“王一厨”的手艺还地道。

海大少暗暗吃惊。他喊来了堂倌。

这么大呼小叫已经惹人不满了，旁边桌上的一个男人重重地撂下酒杯。

海大少笑了：“这位怎么只吃一盘菜？”

那人只吃一盘鱼头，下酒。

那人一笑：“我吃了七年零二十一天，天天只吃这一个菜，一天两顿，每顿七个鱼头。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个鱼头？”

海大少当然答不出。

那人灿然一笑：“告诉你，是三万六千零六十四鱼头。其实是三万六千零六十三

个半。这可恶的米厨子把半个鱼头也对付给我了。”

海大少默然。

堂倌笑问：“客人你有什么事？”

海大少沉吟，终于还是说：“我想见见你们的大师傅。”

大师傅五十来岁，就是刚才那人念叨的米厨子，那人念叨缺了他半个鱼头的米厨子。

米厨子脸上有许多肉，这些肉告诉人们“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这句俗话很正确。

米厨子的身子很瘦，瘦得几乎可以让风吹就倒，这又告诉人们“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这句俗话很值得怀疑。

米厨子的笑很真诚，他对海大少笑：“不知你老有什么吩咐？”

一听口声，他是关东人。米厨子的态度很虔诚。他站在海大少面前，像仆人见主子。

海大少很惊讶，看着米厨子。

他像是想从米厨子脸上找一点皱纹，又偏偏一点皱纹也找不到。

海大少问：“认不认识王一厨？”

米厨子笑：“那是个王八蛋。”

海大少的目光中仍是询问。

米厨子说：“那小子解溲不洗手。”

海大少也笑，知道王一厨的人不少，天南海北的人都知道有王一厨，但没几个人知道王一厨有这一个恶习。

海大少有洁癖，却偏偏装着对这一事不知不问。他知道，他如果一问，王一厨不是溜了就是饭菜变味儿。

海大少问：“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米厨子不答话。

海大少以为他没听明白，就又问了一句。

进了孔方庄，也该有忌讳。一忌就是问别人，打探别人的来历，别人的隐私。海大少不该有这一问。

× × ×；

倏地，米厨子的细瘦身子长了一长，手里那一条油乎乎的毛巾就变成了一片铁板，飞向海大少的头颅。

海大少当然不能让毛巾去削脑袋。他身子一移，桌子就飞起来，向米厨子飞去。

饭馆里所有的人都出手了，向海大少的三十人出手。

筷子成了暗器，有几枚钉在海大少手下人的后背上。

盘子飞起来了，菜汁溅飞得到处都是。

海大少和米厨子交手，倏忽间就走了十几个回合。

海大少一时还拿不准，米厨子那栽栽歪歪的步子，究竟是下盘不稳，还是下厨操劳累的。

但海大少每一记杀手都恰恰被米厨子一栽一歪避过。

米厨子笑：“海大少，来孔方庄吃过我菜的人，都乐不思蜀，不愿返乡，很多人都成为孔方庄的孤魂野鬼了。你也不例外……”

海大少喝斥：“你到底是什么人？”

米厨子一叹：“我来这里十六年，就只熬到了一个厨子，还没混上个半文。不是钱，在孔方庄就没份儿，你知道么？”

× × ×；

海大少仍然苦战。

三十个人剩下了十五人，加上海大少，十六个人打到了街面。

他们几乎绝望，因为从街上走过，每一个人都可能参战，参战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

杀死海大少的人，每一个都可能是难得一逢的高手。

海大少指挥他的人往湖边撤。

他知道孔方庄有湖心岛。如果他的人进了湖心岛，就会面对着钱不多和他那一群破铜烂铁，而不是这些闲人懒汉。

他们边打边撤，终于来到了湖边。

海大少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见湖心岛了。

他们在找船。

懒汉闲人们似乎对他们有些忌讳，他们不愿到湖边来与海大少的人争斗。

海大少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怕弄脏了湖水。

米厨子在湖边吼：“海大少，你们爬上来，咱们决一死战！”

海大少的人不能回来，回来了怕那些汹汹杀意的人，更怕那些在一边袖手笑观的人。这里面很难保不有人技痒，一出手就制你一次死命。

海大少的手下人找不到船。十五个人都很狼狈，一脚水里，一脚水边。

湖边是气势汹汹的懒汉闲人们。湖面上，一派碧色，没一只舟影儿。

×                      ×                      ×；

这时不知从哪里荡出来一只小船儿。小船儿很小，上面站了一个人。

是一个美如天仙的人。她划船，弄舟，那一举一动都很慢，但那小船快，箭一般射向湖边。

她那一举手一投足都似做与人看，有极美的神韵。船到湖边，她以篙扎下，一篙定住了小船。距岸只有丈八远。

她咯咯笑，冲海大少施礼：“海大少，你要见钱庄主，也不该用这法儿呀。你请上船吧？”

海大少沉声说：“让我的人都上去。”

一两笑了：“去多少还不一样？又不是争着去阎罗殿，急什么？”

海大少摇头

一两笑得脸儿绯红，她那眼光在碧波光闪中又很炫目，她乐：“这有何难？”

一两噙唇而啸，从湖中荡来几只小舟。

海大少的人都上了船，惊惶不定地回头看，仿佛被撵急的野兽。

这一看让他们吃了一惊：岸上的人没一个操戈持械了，只是三三两两的在湖边闲卧，掷骰子，没一个人看海大少他们一眼。

米厨子和那大部分人已经没了踪影儿。

他们刚刚像做了一场梦。

×                      ×                      ×；

一两和海大少坐在一条船上。划船的是一个老头儿。

这老头儿弄舟自有一股劲道，他让舟斜顶着风去，船头笔直地直冲湖心岛上一棵大柳树，以树为标的，船行如箭。

海大少暗暗吃惊，以这老人弄舟的本事，必有惊人的内功。

一两笑：“是米厨子给你吃的不好，你才打人？”

她笑得狡黠，笑得奸巧。

海大少摇头。

“必定是你想与钱庄主宴飧一顿，才如此风尘仆仆，来孔方庄一游？”

海大少又摇头。

一两不笑：“莫非你是来找钱不多拼命的？”她这一句说得很轻松，以为这么说只不过一场玩笑。

海大少正色，让她震惊：“对，我就是来找钱不多拼命的。”



### 第三章 “见钱眼不开”

小双儿把海大少领到了湖心岛。

很少有人能来到湖心岛，即或如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也不得不负伤而逃。

海大少和他的人恍若梦中，脚踏着坚实的土地，心里仍不大托底。他们没法儿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是死？还是负伤不治，囚于孔方庄地牢之中？还是伤腿折臂，貽笑江湖？

海大少和十五个人在湖心岛滩边站定，他看着一两：“怎么不见钱庄主？”

一两嫣然一笑，笑眸含春：“钱不多呀，他？他病了……”

海大少不动声色：“钱不多病了，这倒是奇闻。那么怎么不见你们那位万钱万大总管呢？”

一两又笑：“他呀，他也病了。”

海大少沉吟着。

一两笑：“海大少下面该问她了。”

海大少愕然：“她是淮？”

一两笑，笑得不怀好意：“柳毛毛呀，海大少与她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交情啊？”

海大少脸也红了一红。

一两说：“海大少还想打听谁呢？”

海大少也愣了，钱不多不见，万钱不见，他还可以见到谁？

一两告诉他：“你现在可以见到孔方庄的总管百两。”

×                      ×                      ×；

在湖边，从山石上，一步步踱下来的是百两。

百两冲海大少笑：“海大少怎么有时间来孔方庄做客？”

海大少睽睽眼：“不是做客，是想同钱不多谈谈。”

百两缓缓地说：“据我所知，还不到设‘天下一宴’的时候。”

海大少笑：“不是‘天下一宴’，是鸿门宴。”

百两低下了头：“我明白了。”

风从湖生，风由湖起，吹入山石，楼榭山石，若近若远，人如入画。

百两对海大少说：“如果钱庄主在，自然你找不上百两。如果万钱在，你也找不上我。现在你只好找我了。”

百两轻轻叹了一口气，像是为海大少抱屈。

海大少突然说：“我只好找你了。”

海大少站在百两对面。他不能小瞧这个胖子。

孔方庄有三个人他不能不重视，那就是万钱、千贯、百两。

千贯死了，死在泉庄与少庄主一战上。如果现在他再说孔方庄有三个人该重视，那他会说是百两、万钱，还有这个笑嘻嘻，却满肚子鬼心思的一两。

× × ×；

百两的胖脸突然绽开了颜，眼中闪出精光。

百两一纵而上，一尺直击海大少。

海大少猿身而进，虎吼一声，迎上百两。

两个人战成了一团。

百两的尺像一柄量布尺，长一尺五寸，握柄是钢精，柄尺是玄铁，一挥出去嗡嗡作响。百两在这柄尺上浸淫多年，有七十二步尺法，如今他正在使出他这柄尺的看家招数，后三十六尺尺法。这尺法很绝，名称也怪，叫“横尺量天”“回尺寸地”“推尺剖衣”“尺心寸意”……

百两的尺很少落败过，只在萧啸的“迎日虎啸”招数下才显过败绩。

海大少已同百两战了二十多招。能同海大少战十招而不败的人就可称为江湖上的

一流高手了。

百两还能支持多久？

×                      ×                      ×；

孔方庄仍然是孔方庄。

孔方庄的人们仍然在吃饭在量布，在喝酒，在闲聊。孔方庄的门口仍然有十数个闲人懒汉在赌钱。

天下最久的赌场就是孔方庄的门口，无论冬复，无论阴晴，屋内门口，灯下赤日，都照赌不误。

孔方庄门前来了一个姑娘。

她来到聚仙楼，问门口的一个伙计：“这就是孔方庄么？”

那伙计点头。他诧异，这不是孔方庄的小魔头一两么？她干嘛装出这痴痴迷迷的样子？

那伙计知道，见到一两这样的人，能少说一个字便少一份祸，因为任谁也不会知道一两这人什么时候咯咯笑，什么时候怒颜杀人。

谁知这姑娘嫣然一笑，向伙计深施一礼，就向孔方庄走去。

伙计愣了，以为太阳今天从西边升起来了。

这姑娘袅袅地进了孔方庄。她走进了庄，一直走过了那一群赌汉身边。

她正庆幸没人拦她，突然身后有人喊她：“姑娘，姑娘，一两姑娘！”

她回过头来。见一个瘦瘦的懒汉冲她笑：“姑娘好身手，‘神龙不见首尾’，刚刚还在湖边同海大少较量，这会儿就又出了一次庄了。”

她一愣，只笑笑，不讲话。

瘦懒汉忽然来了兴致：“上次让姑娘赢了银子，这一次来扳本，如何？”

那几个懒汉都吵着要她来。

她犹豫了一下，走过来。她看见了那两枚骰子。这骰子比全天下的骰子都脏。

瘦懒汉看出了她的犹豫：“姑娘嫌脏？以前姑娘都不嫌的。”

她说：“不嫌，来吧。”

她掏出一块金子。

懒汉们笑了：“姑娘忘性大了，今儿白天不赌黄的，赌白的。”

她想一想，就又掏出一块银子。

赌了三回，她心不在焉。

瘦懒汉也觉得没劲，直嚷：“你痛快点儿，你痛快点儿！”

她突然扔下银子，走了。

懒汉们也不以为奇，任她入庄去。

她来到湖边，湖上没船。

她知道湖对面有人在厮杀争斗，可能海大少正在那儿拼命，也可能他已经出事了。

她心扑扑跳。她一定要找到船。要去找海大少。

她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怪念头，她念叨了一句：“松仁虾米，松仁鱼米……”

她笑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总念叨这个。

×                    ×                    ×；

海大少在第四十七招上击了百两一掌。

百两胖大的身子一飞而至石山上，他哇地狂喷了一口血。

百两的声音嘶哑：“我……不是你的对手。”

海大少凝神望他，海大少想乘机而上，把百两除掉。

除掉百两，就等于剪去了钱不多一个羽翼。

有人咯咯笑。

原来一两已经飘至海大少身边了。

海大少一笑：“姑娘有什么指教？”

一两仍笑，笑得很天真：“有一个人是真的病了，海大少要不要去看看她？”

海大少沉声说：“是谁？”

一两笑：“黄金屋中贮娇娃，海大少想必会知道此人。”

海大少凝神，想一想，说：“好。”

一两说：“那我带你去。但有一条，你可别从身后给我来那么几掌啊。你那鬼爪子，飘忽忽的，怪怕人的……”

一两带路，向山石中走去。海大少带人跟在一两身后。

他回头看一眼，山石之上，没了负伤的百两，只有山石宛然。

山石曲曲弯弯，人在石上走，石下走，石旁走，山石让人生怖、生憎、生嗔。

终于走到了一间屋前。这是名符其实的一间屋，门口上挂着一块无字金匾额。

这就是钱不多名闻天下的黄金屋？

海大少笑，认定像看见了蝓蝓笼子一样觉得可笑。

海大少又不笑了。这就是钱不多，多一分浪费多一分排场都不愿做的钱不多。

如果这个钱不多杀人，与人过招，他肯定只用那些最简便最直捷的方法，那就是杀人的有效方法。他决不会摆一个虚式，让你等待。

这样的人怕还怕不过来，你咋能笑话他？

一两对海大少笑：“这里就是。”

海大少看一看，没什么异样。

一两止步了，示意让海大少自己进去。

海大少凝定功力，全身功力业已发动，脚很沉稳，身子一弹一弹地向前走。

他走了四步，不动了。他扬起一掌，一推，门被掌力击中，应声而开。

屋子里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琴，一花瓶，一牖一屏而已。

床上，躺着一个女人。那女人香气袭人，颈白欺雪，那女人弱不胜风，她听见门响，轻轻地说了句：“是谁？阿米，是你吗？告诉你家姑娘，我好多了……”

她慢慢回头，她看见了海大少。她的眼神定住了。

海大少不说一句话。

她声如莺啼：“是你吗？海……”

海大少声音有些喑哑：“是我。”

她声音颤抖：“这不是梦？”

海大少很坚定：“这不是梦。”

她很激动，但身子虚弱。她看着海大少，泪水从两颊流下来。她让他想起了赴泉庄之前那一夕欢娱，他知道钱不多肯定会知道这些，而且钱不多也会因而想尽一切办法置他于死地。但他不怕，他从这个女人身上找到了他的激情，这是迥异于活人家的那种能驾驭能让女人驯服的激情。

这让他更意识到他是个男人。

这个女人是柳毛毛。

屋子很小，柳毛毛弱不禁风，她颤抖如一张白纸。她让海大少搂住她，把身子都偎在海大少怀里。

海大少问：“钱不多病了？”

柳毛毛点头：“他被你的人打伤，正在秘室练功时打伤，如今病得很重。”

海大少诧异，他想起了闲人，他又想起了那把剑。

柳毛毛依偎着他，很放荡。

男人心里都有这秘密。他们情愿自己的女人很放荡，在他们寻求女人的时候就这么想。可一旦他们那激情过后，又对女人的放荡耿耿于怀，认定那放荡或许就是不贞的证

明。

柳毛毛就是让海大少既爱又疑的女人。

她的睫毛上有泪，她吻海大少，说：“你喜欢我么？”

海大少点点头。

“你愿意和我一起快活一起死去么？”

海大少又点点头，心里很明白这一次点头算不得数。

柳毛毛一笑，嫣然一笑，那笑荡人魂魄。她长吁了一口气：“那就好了。”

她抱住海大少，抱得很紧很紧。

海大少觉得有点儿不妙。

他马上抽出右手，疾快如风地点柳毛毛的胸前大穴。

晚了，轧轧床响，这一张大床带着他与柳毛毛一起向深渊中坠落。

在外面的一两和海大少带的十五个人都听到了海大少的一声怒叱。

海大少的心一沉，人就向深渊中沉落。

海大少毕竟是海大少。当大床向深渊沉落时，他飞快地点了柳毛毛胸前的玄机、肩井穴。

然后他身子一拧，竟在令人无法臆想无处可凭据力气的地方一振而起，像一只大鹏。他身子在空中折了几折，人就飞回到了黄金屋。

黄金屋没了那温馨，下面成了一个大洞，黄金屋就变得诡谲而陌生。

叭叭门窗响，海大少的十五个人进来了。

海大少说了句：“快退！”人如疾风一般飞出门外。

×                      ×                      ×；

一两仍瞅着海大少笑。

海大少狠毒地看着她：“我想宰了你！”

一两惊讶地叫起来：“哎哟，你这个人啦，咋这么薄情呢？人家这么好心叫你去见柳姑娘，这得冒多大的风险？你不感激我，反而恨我，有这个道理么？”

海大少沉着脸，走到一两身边。他缓缓举起手，想一掌击死一两。

一两仍笑：“我要是你，就决不这样妄动真气.....”

海大少一惊。

一两还笑，笑得很爽快：“因为你已经中毒了，还不快坐下来救治你自己。这毒叫‘见钱眼不开’，萧啸大侠可领教过这毒的滋味了，你还是第一回呢。”

海大少就觉得浑身力气一泄，如同从脚底泄去。他就浑身发软了，他只好缓缓坐下。

十五个人如扇，围住海大少。他们每个人都神色肃穆，因为他们知道，海大少一中毒，他们十五个人的命就没了。但他们决心让海大少不遭毒手，直拼至最后一人。

×                      ×                      ×；

床仍向地底坠落。直落到地心。

床落在一条甬道里，又突然横里一冲，直冲到一间秘室里。

密室很大，台阶上有高高的石椅，青玉石的巨大石椅，石椅上坐着钱不多。他身后站着五铢、那个貌不惊人的五铢。

有着满是女人脂粉香气的床出现在这灯光闪烁的秘室里，显得很诡秘。

石室边，嗒然若丧的是万钱。

钱不多已经在这石椅上坐了五天五夜。

他连眼睛都不愿睁开，问：“海大少.....来了么？”

柳毛毛的神色不安：“本来他已经上了床，见机不妙，人又鹤飞冲出，没落入陷阱.....”

钱不多看着她。

柳毛毛的目光很坚定。

钱不多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五铢突然讲话了：“庄主，我杀了她。”

钱不多不讲话。

五铢凑上去，向柳毛毛头上击去。

×                      ×                      ×；

海大少的头上冒出氤氲之气。他在运功驱毒，才知道这毒的厉害。

“见钱眼不开”，顾名思义，人如中了这毒，性命肯定不保，财钱又焉能兼顾呢。  
十五个人围住海大少，瞪着一两。

一两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这是很小的一锭，也只不过有一两。银子虽然小，但不马虎，用红丝绦系着，形状也打成了精巧的元宝样。

她在把玩着这只元宝。

她自顾自地念叨：“你说我这只元宝给谁好呢？你说……”话音未落，人如疾风，急射向海大少。

十五个人都持剑拿刀，十五件兵器都向一两致命处招呼。

一两疾飞而退，她叱笑：“这么不客气？”

她瞪着两个大汉。

大汉戟指一两：“你……你…”人扑通一声跌倒，额上血流。头上有一个洞，正汩汩冒血，而这个洞里，伸出一条红丝绦。整块银子、整块金子打入了大汉的头中。

一两笑，她打得不费力气，玩得很开心。

海大少突然呻吟。

一个人躬身：“海大少！”

海大少讲话很难：“你们回去，去活人冢，找她，替我报仇……”

大汉们死也不肯。

一两冷笑：“你以为有人能活着走出孔方庄？”她怪笑了两声，周围山石上就站起

了无数人。

海大少和他的人被围困在山石阵中。

一两又拿出了两个小元宝。还是一金一银，都系着红丝绳。

一两笑：“你们喜欢金子，还是喜欢银子？”她叹了一口气：“在孔方庄里，金子银子说不准哪一样值钱……”说完，身子一飘，人又走近海大少一伙。

她身形忽动，人飞如鹰隼，身子在大汉们周围飞旋。

大汉们马上刀剑齐出。但刀剑都晚，人飞过后，才响起刀剑之声。

海大少闭上了眼睛，他已经听到银元宝与金元宝的凌厉破空之声。

没人尖叫，没人仆倒。

海大少又慢慢睁开了眼。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两个一两。

×                      ×                      ×；

不是两个一两，而是来了一个与一两长得一模一样的美人。

她穿一件翠绿衣衫，婷婷玉立，定定地看着一两。

她声音暗哑：“你……你是小双儿？”

一两既不首肯，也不摇头。

她看定这姑娘。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她……她就是大双儿？

她心咚咚跳，突然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拿我的金元宝、银元宝？”

这姑娘仍笑，这笑比她更迷人，更羞怯：“你是小双儿。”

一两突然高声：“我不是小双儿，我叫一两，”她说得很狠毒：“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一两么？我就叫一两黄金一两白银的一两。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么？……”

她住了口，因为她看见了大双儿两颊滚下了泪。

她再也讲不出话了，她仰头向天，为防止热泪滚落，她迟了半晌，才缓缓地说：

“我……就是小双儿。”

## 第四章 姊妹相煎

两个姑娘都漂亮，都是绝世美人，她们默默地对峙着。

或许她们想起了呼啸的长白山林海？或许她们想起了那用松油烟火熏燎得黑黑的木屋？或许她们想起了在那一棵大大的风倒树下，她们手拉着手，和刺儿槐儿一起被人掳走的那一刻？

大双儿问：“刺儿好么？”

小双儿低下了头：“不好。”

不好，可能是活得不舒服，不快活，也可能是死了。小双儿头仍不抬：“槐儿好么？”

大双儿叹一口气：“她早死了。”

两个人就抬头，互相瞅，从对方脸上找旧日的韶光。

可惜什么也找不到，她们都长大了。

小双儿说：“可惜，我不能放过你们。”

大双儿回头看一看海大少，看看那些神情冷漠而又坚定的大汉们，说：“我明白。”

小双儿慢慢走上来，她盯住大双儿的手：“如果我是你，我就把这块金元宝收起来，它挺有用呢。”

大双儿一愣。抬头见小双儿那剪水双瞳中生出了哀恳、求告的神色，她微微一踌躇，把元宝装进了袋里。

小双儿突然断喝：“你小心了！”

她飞身而上，与大双儿战在一处。

× × ×；

就在五铢飞掌击向柳毛毛的头时，钱不多咳嗽了一声。这仍是那有钱人无痰无事只

想证明自己身份，证实自己权力的一声咳嗽。

很灵，五铢的手不拍下去了。

钱不多看着柳毛毛：“海大少点了你的穴道？”

柳毛毛瞪他：“对。”

钱不多笑：“你何苦呢？三头讨不到好处去。”

柳毛毛突然很快地回了一句：“我乐意。”

钱不多愣了：“乐意？”他突然大怒：“你这婊子！你乐意在我这儿像猪一样哼哼还是乐意让这个狗东西万钱看你那贱样儿？还是乐意让海大少那个兔崽子撩惹你？你乐意，我宰了你.....”

柳毛毛冷笑：“你宰了我吧，宰了我，你好和那个小妖精成亲。她做你孙女都差不多了。”

钱不多瞅她，像瞅个怪物：“告诉你，那事儿我也是乐意。”他从石椅上飘下，他脚步身法有些迟滞，看来他还没有完全伤愈。

他来到万钱面前，盯住万钱：“你说不说？”

钱不多——去看万钱皮袄上的那些古钱。他头一回有些沮丧，才明白他当大老爷的，应该像世上所有的守财奴一样，自己把钱攥得牢牢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靠。

钱不多摸到万钱胸前的一枚古币。这是一枚战国时的布币，问道：“你说，这一枚钱是什么？”

万钱笑：“它代表大江南北三十三家钱庄的字号、财产，经手人的名字.....”

钱不多突然一吼：“说！它们都在哪儿？叫什么名字？经手人是谁？”

万钱笑，肌肉很紧张，就抽搐：“我不说你就宰了我.....你杀不死我，你们谁也杀不死我！”

钱不多冷笑：“我宰了你，就像踩死一只虫子。”

万钱乐：“你杀了我，你马上由‘天下一富’变成了个穷光蛋……”

钱不多突然叹气：“如果你把所有的财产都交出来，我可以让你们走，给你们一千万两银子，让你们自己去过安稳日子。”

柳毛毛突然说话了：“我可不那么傻。他答应我的可不是这么一点点。”

钱不多像被割了肉：“是多少？”

柳毛毛：“那我就告诉你。白银七千二百六十万七千四百二十一两三钱，黄金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三百两。珠宝无数，还有田庄、店铺、地产……这是你财产的一半，早就说好了，归我的。”

万钱叹口气：“你还是弄错了……”

柳毛毛惊讶：“错在哪儿？”

万钱：“每过一天，钱就增加三万两，最少三万两，田庄就可能多一块，店铺可能又盘出一片，地产就又多了一片林一丘田一块山。”

柳毛毛不讲话了。

万钱说：“只有我最清楚，你有多少财产。”

钱不多叹口气：“你说，说出来可以饶你不死。”

万钱笑，笑得疯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是钱不多，你没多少钱，只有我万钱才有那么多钱。你知道钱有多大用么？用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买柳毛毛这样的女人成千个。用这一枚钱可以雇用全天下的杀手杀一个人。你懂不懂？”

钱不多点点头：“我懂。”又向柳毛毛一顾：“你决心和他一道？”

柳毛毛眉眼一瞥，那个中似含许多风情。

钱不多沉声说：“我宁可不要那些钱，也得宰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他咳嗽了一声。仍是那无痰的咳嗽。五铢从钱不多身后走出来。这是个貌不惊人的汉子。

万钱看定他：“你是五铢？”

五铢脸冷漠如铁：“我是五铢。”

万钱：“在孔方庄，你算不得一号人物。”

五铢笑一笑：“确实算不得一号人物。”

万钱狞笑：“如果解开我的穴道，你就得死。”

五铢笑得更轻松：“解开了你的穴道，你还是得死。”

万钱冷笑。

五铢手疾如风，飞块地点万钱八道大穴。万钱轻轻地站起来。

万钱是孔方庄的大总管，他当然看不起五铢。

五铢是孔方庄的小人物，但他也敢睥睨万钱。

五铢啸吼一声，对万铢猛施杀手。未过五招，万钱又被五铢点了三处穴道，人还是软软地倚在墙边。

五铢笑，笑得很轻松。他回头看钱不多：“庄主，拿他怎么办？”

钱不多悠悠地说：“杀了他！”

五铢慢慢走向万钱。万钱闭目等死。

五铢飞快地向万钱击出三掌。万钱嘴角沁血，人萎倒在地。

钱不多盯着万钱：“好，好……”他又转眼盯住柳毛毛，“你看，这一下，你就没了那么多银子，金子、田庄、店铺……”

柳毛毛突然站起身来，扭着柔柔的腰肢，笑得很放肆：“可我还是泉庄的女人哪……”

钱不多很惊讶，柳毛毛被点住穴道，怎么能马上解穴起立？

钱不多刚想站起，突然五铢与万钱都一纵而起，两个人在空中飞折，一前一后，向钱不多痛下杀手。

“砰——”，“砰——”，钱不多腹背受敌，他从石椅上一窜落地，喷吼出一口鲜血。

万钱那卑琐的样儿仍很得意：“你看， 你还是没杀了我.....”

钱不多看着五铢，目光中只有痛苦：“五铢，五铢，我看错了你.....”

万钱慢悠悠地接过话来：“你没看错他，我也没看错他。你看，我把这两枚古钱给了他，他就听我的了。这一枚是一家庄园，这一枚是十家店铺、一家赌场.....”

钱不多目光黯淡：“我明白了。”

柳毛毛扭着腰肢，笑得很得意：“你不必伤心，过一会儿就好了。决不会让你受苦的，你要不要我给你一次销魂手的抚摸？”

钱不多冷颤一下：“用不着你那鬼手。”

五铢走过来：“我来服侍庄主。 ”

万钱狞笑着：“钱不多，你怎么不摆你那阔气了？你咳嗽呀，咋不咳嗽啦？我天天跟你身后，一听见那咳嗽我就恨不得宰了你.....”

钱不多坐在地上。他众叛亲离，没有人可以救他，没有人能把他从这危急中救出。

他瞪了瞪眼，终于没能咳出来。

柳毛毛、万钱、五铢三个人慢慢走近他。

钱不多是一只虎，也是一只病虎。钱不多是一条龙，也是一条筋麻疲软的病龙。三个人谁出手都可以致钱不多于死命。

×                      ×                      ×；

小双儿与大双儿鏖战正酣。

大双儿打得尽心尽力。小双儿躲躲闪闪。

大双儿心里有悲苦。十五个人加上海大少，生死悬系于她一身。她不得不拼命，即使她把小双儿打成重伤，也顾不得了。可她无法儿把小双儿打成重伤。

小双儿边打边笑，大双儿越打越恼。

大双儿使出了她的看家本事，招招杀手。小双儿不笑了：“你真想杀我啊？”

大双儿更急。

天已近黄昏。

小双儿急忙边打边说，用传音入密功夫：“你记住，天要黑了，要拿着我的那元宝，一个人去庄门，递给门前的懒汉，然后点他穴道，让你的人往外冲……”

大双儿一愣，攻势也缓和下来。

阳光下，小双儿仍在狡黠地笑，那笑让大双儿心一酸，想流泪。

“记住，抓住我……”

小双儿脚一软，人跌倒，大双儿飞身上去，点住她十三道大穴。

大双儿缓缓起身，带着小双儿，向山石后的孔方庄人一啸而语：“住手！如果你们再动手，我就杀了她。”

孔方庄的人都愣住了。

这时，山石后闪出百两。

他奸笑半晌，才讲话：“姑娘，我看你咋有点眼熟啊？”

他摇头晃脑：“噢，对了，你同我们的一两姑娘怎么像两支并蒂莲花呢？噢，对了，一两姑娘，你认不认得她是谁呀？”

一两心知不妙，低头说了一句：“我不认识她。”

百两嘿嘿冷笑：“我可认得她。”他慢慢向前走，孔方庄的人又把海大少这十几人包抄起来。

百两说：“一两，别怪我无情，你那点诡计，我心里清楚。”他抬头看一看那十几个人，看看坐在地上运功驱毒，无暇它顾的海大少，沉沉地说了一句：“你们今天都得把命留在这里……”

大双儿本来以小双儿为人质，没想到百两如此奸滑，她不禁也呆住了。

百两冷笑：“一进孔方庄，当鬼也不枉。这话你们想必听见，明年今天，当有人在



庄外向你们的野魂拜祭.....”

山石上、楼榭边，闪出一个个人影，刀光剑影，裹一团杀气，向大双儿与海大少一群人逼来。

有人冷冷一笑：“未必！”

百两惊愕，抬头一看，不知何时，场中又来了一位白纱女子。

这女人蛾眉淡扫，淡妆秀姿，持一柄青锋剑，冲百两冷笑。

百两心中一惊，心知这是劲敌。

“淡人？”

她微微点颔：“淡人。”

百两冷笑：“好。”

从百两身后走出一人，这是那小饭馆的堂倌。又走出一人，脸上肉多，身上没肉，这是那个米厨子。

大双儿忽然发话了：“小心！”她看出这米厨子与堂倌的功力都很高深。

米厨子和堂倌一步步走向淡人。

“淡人不淡，对不对？”这堂倌在生死搏斗之时还是笑嘻嘻的。

米厨子对淡人一笑：“告诉你个窍门，你要想吃得有滋味，就一定不能让菜太淡。淡而无味，对不对？”

淡人一声怒叱，人如飞莺，扑向米厨子。

米厨子哈哈一笑，竟以一双肉掌敌对淡人一柄利剑。堂倌也冲上来，与米厨子夹击淡人。

堂倌一边夹击一边唠闲嗑儿：“你可不能怪咱一齐上阵，上哪儿都是有厨子也有堂倌，你说对不对？”

淡人先是攻势气盛，稍过几招，便剑滞身迟，越打越沉重。

忽然从湖上传来一声长啸。这啸声起于湖水，似乎是从湖底发出的。

远处有一只小船，慢慢向湖心岛荡来。船速不快，眼看淡人将要落败。

但突然从湖水中走出一人，这人从湖水中一步一步向岸上走来，身子不摇，水也不响，每一步都迈得极大，转眼间人已到了湖边。他走向厮杀之地。没人敢阻拦他。

他一身黑色衣服，湿衣紧裹住他的身体。背上背一把长剑。这长剑无鞘，用层层油布包裹。

他松松闲闲地站立在淡人身侧。

他没动手，但一阵阵无形杀气向米厨子与堂倌袭来。

百两沉声问：“闲人？”

那人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话语像剑抖，颤成了冷弦：“闲人。”

百两沉默了，米厨子与堂倌也停手了。他们知道，他们决不是这个人的对手。

×                      ×                      ×；

船渐渐靠岸了。

从船上箭一般飞出两个人来。

这两个人慢慢走过来，根本无视这围在外边手持刀剑虎视眈眈的杀手。他们像在逛景儿。

一个人站住了，说一句：“井人。”另一个人笑眯眯：“我是湖人。”

百两不说话，这一下变生肘腋，让他心情沉重。

闲人看了周围一眼，声音变得很严厉：“钱不多在哪儿？怎么也不见万大总管？”他似乎很失望。他盯住百两，双手笼在袖里，似乎对于孔方庄这些人，他根本不屑于动手。

小双儿突然说话了：“放开我！”

大双儿盯住她，很吃惊

小双儿沉声说：“放开我，不然我马上嚼舌自尽。”

大双儿身子一抖，松开了她的穴道。

小双儿一笑，笑得凄苦：“你根本用不着我……”她突然转身，面向淡人，声音十分冷漠：“我和你来一场生死之斗。”

淡人看定她，突然眼里闪光，那是十分仇恨的闪光，她很快地说了一个字：“好！”

×                      ×                      ×；

钱不多就要死在五铢、万钱、柳毛毛的拳掌之下了。他突然一叹：“唉，我认了。”

他突然又咳嗽起来，这次是连连咳嗽了三声。

万钱冷笑：“这回你那鬼咳嗽不灵了，让你最后咳嗽一次吧，过过瘾，死也不冤，是不是？”他这话刚说完，人就像见了鬼一样愣住，发呆。

柳毛毛、五铢也像受了雷殛，惊呆了。

因为，他们三个人都看见了：钱不多的身后站着三个人，像鬼魅一样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目光炯炯，满面杀气。

这是三个小角色，在孔方庄没人看顾的小角色，只配在街角上赌钱，在矮房内睡觉的小角色。他们就是那三个从聚仙楼上往孔方庄内抱回方飞、凌玉堂、小赌鬼尸首的人。一个是车轴汉子，一个小瘦子，一个孩子。

万钱、五铢、柳毛毛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

钱不多那样子仍然很疲惫。他像是根本没看见这三个人。

车轴汉子突然说话了：“我叫系绳儿。是串钱用的绳子。不管你千钱还是万贯，我只用一绳穿拢，很把握。”

小瘦子说得慢，又没精打采的：“我叫凿模儿，你叫我凿子好了，不管是金子，还是银子，都得先浇成模儿，凿上记号，‘钱记’，凿一下，就行了。”

小孩儿还笑嘻嘻：“我叫托盘。你有多少银子、金子，最好用托盘端上去。如果讲排场就先在托盘上盖一块绸子。那样好看些，人家也惦念托盘里，不知金子银子，不知是多是少。”

万钱、五铢突然觉得有一阵凉气从脊梁里冒出来，他们实在没了得意，没了胜算。

谁知道千贯百两万钱之外，还有系绳儿，还有凿子，还有托盘？

车轴汉子、小瘦子小孩儿都慢慢走向万钱等三个人。他们脸上的杀气很重，步子很稳。

柳毛毛、万钱、五铢只好向后退。万钱抓起了剑，这是那柄泉庄少庄主的剑，曾经被树汁木屑污染的剑。

车轴汉子摇摇头：“没用的，那剑不大吉利，有它不如没它。”

万钱眼露凶光，他听见车轴汉子浑身骨节哗哗剥剥直响。

小瘦子逼向五铢。五铢的脸色阴沉，很不好看，他把一双手沉在身后。

小瘦子说话还是没精打采的：“你要是伸出你那双爪子，我就一节一节把它们全折断！”

小孩儿向柳毛毛笑，笑得一脸天真：“你要是死了，你那一间黄金屋可不可以归我？”

柳毛毛也想笑，但面对这个小孩儿，她怎么也笑不出来，也媚不起来。

钱不多突然闭上了眼，像老僧入定。

车轴汉子、小瘦子、小孩逼住了万钱、五铢、柳毛毛三人。他们占尽了先机，但他们不出手，他们在等钱不多咳嗽。

万钱、五铢、柳毛毛当然不希望钱不多咳嗽。

车轴汉子、小瘦子、小孩都跃跃欲试，他们盼钱不多一声咳嗽。只要钱不多一声咳嗽，他们就会痛下杀手，让这三个人马上了帐。

钱不多迟迟不咳嗽，他不怕等，他乐于让别人等。

× × ×;

百两知道孔方庄遇到了劲敌。

如果钱不多在，如果万钱在，孔方庄不会如此狼狈。他看着一两：“你不必出手。”

一两笑：“你现在还有时间管顾我么？”

果然没时间，湖人与井人一拥而上，与百两、米厨子、堂倌战成一团。

一两也冲上去，与淡人交锋。

井人的一双爪子和湖人的两支尺让百两和米厨子、堂倌穷于应付。米厨子与堂倌打着打着便渐居下风，百两因为受伤，行动迟滞，被井人一把抓在肩头，连衣衫带皮肉扯去一大块。

百两一声狂吼，痛彻心肺，退出围外。

孔方庄的人都向海大少据处攻击，十五个大汉在忙于围护。孔方庄的人倒下一片，十五个大汉也死伤七八。

但海大少身边还稳稳站定一个闲人。只要有这个闲人在，孔方庄就讨不到什么便宜。

百两对身后一个人吼：“举火！”那人如飞奔去。

须臾，湖心岛上有三座山石上的亭子被点着，火窜起来，燃向天际。这火透着光亮，向暗下去的天边呼唤。

× × ×;

火燃起来时，孔方庄外庄的人们都慢慢走出来，他们站在街心上，看着湖心岛上的火光，细数着那火光起处：“一、二、三……”

突然，他们都欢呼雀跃，热泪滚滚。

这处火光，将改变他们在孔方庄的命运。将使他们不用再去守孔方庄上的一庄规矩。

这三处火光的用意是八个字：救援内庄，来去随意。

外庄的所有人都欢呼，都流泪。

他们可以来去自由了，他们不用十年之后再出庄了。他们不必向孔方庄承诺那些约束了。

十年才能出去，十年毕竟太长了些。

以他们那一身功力和那闯荡江湖带来的不尽野心，十年困守岂不是太残酷么？

救援内庄，来去随意！

三十年了，孔方庄才向他们发出这一个讯号。

他们等得要不耐烦了，这讯号来得太晚了。

他们一拥而至，来到湖边。把湖边树上挂上火炬，把湖心岛照得隐隐约约，把一湖碧水照得一片银色。

有人便抛枝落水，想登萍渡水，去救援内庄。有的人呼朋引类，想弄船而渡。

孔方庄的骚乱才来，这骚乱将走出庄子，祸害天下。

这时，传来了轻轻的一声叹息，来了一个蹒跚行步的老婆婆。

她站在湖边，声音很苍老，也很慢：“你们以为这就是机会么？”

她说话甚不费力，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吵的、嚷的、摩拳擦掌的人都听到她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有一个人高声问：“你是谁？来干什么？”

老婆子睁开了眼，就又闭上了，看来她老得连睁眼都困难：“你们都回去吧，老老实实地呆着，好不好？”她像在同众人商量。

有人冷笑：“你是谁？是庄主么？”

她说话自然慢吞吞：“我不是庄主，我只是聚仙楼的店掌柜，我姓孟，人家都叫我阴婆婆。”

有人在心里嘀咕，从前有一个阴女，黑道第一高手，心狠手辣，莫非她就是阴女？不对，阴女如果活着，也决不会像她这么老态龙钟，也不会像她这么平静无闻，藉藉无名。

有人又笑：“你不在聚仙楼收帐，点银子，来这里干什么？”

阴婆婆笑得人脊梁冷：“我来管管闲事。钱不多管不了的闲事，只好我来管！”

有人笑：“你管得了谁？”

阴婆婆身子一飘，人就飘飞到一只小船上，她用力一踏，船就飘出去三丈。船在湖水中荡，她人立如钉，沉声说一句话：“谁想上湖心岛，杀无赦！”

## 第五章 阴婆婆

暮色将至，有昏鸦啼，带几分凄冷，哀怨。

湖光水色皆染金黄。

阴婆婆人立在船上，如山不动。众豪杰站在湖边，伺机而行。

阴婆婆是谁？聚仙楼只是孔方庄让它存在，它才完好地立在那里，只要钱不多或者万大总管一个眼神一句话，它早就被夷为平地。阴婆婆是谁？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人物么？现在立在湖边的这一群人，谁不是过去在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人物？或者杀人如麻，或者奸淫妇女，或者劫人钱财，或者快意恩仇，每个人的过去一讲起来不是让人脊背发冷，就是叫人血脉贲张。

这个阴婆婆能奈我何？

有人嘿嘿冷笑，这人从湖边站出。他语言轻佻，带十分侮慢：“阴婆婆要留住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阴婆婆脸沉着：“你何不一试？”

岸上的人暗暗称好，这人去得。他是采花大盗俞平。

别人采花，夜半偷香窃玉。他去采花，白日黑天皆去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中州大侠带三十人跟踪拿他，他一路采花害三十二个女子，跑到了孔方庄大门里，同行的独脚大盗苟凤被追踪六省而来的虬髯汉子搭弓而射，一弦毕命，独有俞平活着进了孔方庄。俞平盯住阴婆婆，一脸傲慢。

阴婆婆一叹：“好，偏偏是你，看来我今夜该开杀戒了。”

俞平冷笑：“你杀得了我？不知我命多大？”

阴婆婆说句：“好，你上来吧……”

俞平扔一根树枝在湖水里，人身子一斜，轻轻一撑，就飞出去三丈。喝采声中，他已经站在船上。

阴婆婆一退半丈，让俞平在船上站立。

俞平笑：“我这一掌下去……”说罢，马上出手，手疾如风，他一边打出六只铁蒺藜，一边出掌击人。

话没说完，铁蒺藜被阴婆婆袖子一拢，便无影踪。他见机不妙，马上想闪身而退。

阴婆婆只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他就慢慢倒下了，身子倒在湖里。连一个字都说不出。

湖水便见血色。

阴婆婆又说了一句：“谁想上湖心岛，杀无赦！”

一时真没人应声。因为谁都知道，像俞平这样的手段，上去一招不到，便即毙命，别人上去，一样讨不到好处。

又有人冷笑了两声，说话了：“阴婆婆手段极高，要我们纳命，那也没什么。但阴婆婆开这聚仙楼，也应知道我们是大难不死，才被孔方庄收留的。如今孔方庄内庄有难，我们焉能不救？就是被阴婆婆全部杀死在湖边，也要救内庄！”



这人说得斩钉截铁。

阴婆婆一叹：“老夫子？”

那人一愣，说：“是。”

阴婆婆又叹息：“我知道老夫子自入孔方庄，便以鱼头为酒饵。七年零二十一天，不，七年零二十二天，一天两顿，每顿七个，你共计吃掉了三万六千零七十八个鱼头，只有一次仅有半个鱼头.....”

众人惊愕，惊愕阴婆婆聚仙楼上，消息如此之灵。

“老夫子以鱼头养性，想必已不愠不怒不急不嗔，半个鱼头已是七年唯一之憾。此次干嘛还趁火而起，想再入江湖么？”

那人沉默。

阴婆婆说：“江湖风险，各位心中自明。湖心岛有难，阴婆婆这里向各位发誓，我必救之。但各位踏上湖心岛一步，我就杀死他！”

老夫子沉默，半晌才吐话：“好！阴婆婆去救湖心岛，约多少时间？”

“两个时辰。”

“好，人言一诺，阴婆婆如救得下湖心岛，两个时辰将三处火熄灭，我等立散，两个时辰无讯，我等便自上岛救助。”

阴婆婆笑啸一声，朗声道：好！”她身子一动，人踏湖波而去，转瞬不见人影。

×                      ×                      ×；

钱不多还没咳嗽，他好像又忘了那贵人之怪癖。

万钱突然吼：“你不能杀我，杀死我，你马上就成了穷光蛋.....”

钱不多嘿嘿一笑：“系绳儿，你为什么不说话？”

车轴汉子突然叹了一口气，他手疾如电，从万钱眼前一掠。他缓缓舒开手掌，手心里是赫然一枚古钱，这是一枚唐高宗武德四年铸行的“开元通宝”。

万钱如失巨富，喊：“还我那枚钱！”

车轴汉子浑然不觉，他话说得很慢，像童蒙背书：“这是一枚唐高宗武德四年铸行的‘开元通宝’，这是三十三家钱庄的名字，他们是：唐德、高唐、高宗、武宗、武德、高武、高德七家大钱庄和它们所辖下的二十六家小钱庄。这几家钱庄有价，都以开、元、通、宝四个字计价，以唐德钱庄为例，老板叫四老板。那就是四开四元四通四宝，即有黄金四万两、白银四十万两，四处筹帐处，四处库房。其余以此为例.....”

万钱惊愕地张大了嘴。

车轴汉子突然止声：“万大总管，你要不要我继续讲下去？”

万钱颓然坐下：“不用，不用了。”

万钱头一次知道，他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他把钱不多看得太简单了。他太相信自己了，他认定只有他才明白皮袄上那些千奇百怪的古钱，他以为那些古钱缝上去，再缝上去，每一枚都在静静的夜里向他一个人窃窃私语。他才明白，他这么良苦的用心，其实都是白费力气。

他闭上了眼睛，他只盼一死。

五铢和柳毛毛也万万不知事情会陡然变化，直至如此他们还默默坐着，不知是等待死亡，还是等待时机。

五铢的身子动了动。

小瘦子一笑：“你如果聪明，最好别动。”

五铢长吁了一口气：“关于我，你能讲出点什么？”

小瘦子讲话没一点劲儿：“你不叫五铢，其实你叫萧七灵，崆峒门下叛教弟子，弑师奸妹，逃出崆峒，你有本门七条人命血债.....”

五铢冷哼了一声，不以为然。

“人人都以为你是崆峒的得真传弟子，但没人知道你另有奇遇.....”

五铢身子突然一抖，像被蚊虫叮咬了一口。

瘦子的话仍然不冷不热：“你在中州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当时是天下黑道第一高手，她传你两门武林绝艺，那就是崆峒久已失绝的‘摧心掌’与‘霸王拳’，你以之为秘，轻易不施。”

五铢长吁了一口气，缓缓站定。

小瘦子突然向他遥遥比划了几式。这几下不成招式，又无内力，没有杀气，也不凌厉。但五铢马上变了颜色，他慢慢又坐了下来。

小瘦子真不愿意再讲话了，只说了六个字：“一阳指，蛇心钩。”

这正是摧心掌与霸王拳的克星。

柳毛毛突然嘶声而笑，她玉腕舒展，一只白生生的手伸向小孩儿那风儿可弹破的脸蛋儿，说一句：“这孩子，关于我柳毛毛你能说上点什么？”

小孩手一抬，两指夹住了她的手掌。柳毛毛马上觉出手掌如被火焰，灼疼万分。

小孩儿还笑：“你是泉庄少奶奶的侍女。你羡慕少奶奶与泉庄庄主，你想做鸳鸯不成，就恨她。你三次入少庄主书房，想行好事，均被少庄主严词厉色赶了出来。你月夜美人泉入浴，发誓时面对恶人石，你说：今生今世如果活着，一定把泉庄人杀个干干净净.....”

小孩儿仍笑嘻嘻。

柳毛毛突然厉声一吼：“别说了！”她突然哭起来，哭得非常伤心。

钱不多慢慢走过去，又坐在那张石椅里，他突然显得很疲惫，像个花甲老人。他轻轻地说一句：“你们.....还想听么？”

万钱、五铢、柳毛毛不讲话了。他们明白，他们没什么可讲的了。他们只有闭上了双眼，等死。

×                      ×                      ×;

闲人决没有耐性等得太久。他决心等孔方庄的人走近，就全力一击。

他那黑黑的身影站立在夕阳后的霞光中，显得很可怕。他身上的杀气越来越浓。他只要一动，孔方庄的人马上就会尸横一地。

但他没动，因为这时他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叹息。这是很普通的一叹。这一叹，像钉子一样钉住了他。

他慢慢回过头来，看见了一个蹒跚龙钟的老太婆。这老太婆老眼昏花，正望着他。

闲人不动，只觉得心跳得极快。心随意转，他头脑中忽然闪这样一个念头：这人武功深不可测。因为他似乎听见了他背后那柄剑在嘶嘶而鸣。

他与萧啸两次交手，都没有这感觉。他目光紧紧盯住这老太婆。

这老太婆脸上的皱纹很多，突然向他发话了：“海庄？活人冢？”

闲人好半天，才点点头。

老太婆颤抖抖：“都是故人啦，故人见面么，应该是‘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高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闲人不语。

老太太突然话语一顿：“本来念故人一面，可以放你们出去，但这回不行了。我跟这个钱不多有约在先，顾不得了。”

她突然瞪起了眼睛，鹤发鸡颜，有一双利目如电：“你们，一共是十四人，都得毙命于此。”

她突然又沉沉地叹一口气。看着闲人：“你不大服气，是不是？”

闲人抽出背上用油布包裹着的宝剑，慢慢地撕剑上油布，声音尖厉，似人在吱吱嘶叫。他撕得很慢，很有节奏。

终于露出了宝剑。一柄利刃使闲人有了生气。宝剑如龙，跃跃欲试。

闲人轻轻出剑，剑花嘶嘶鸣响。

老婆婆一愣：“怪不得如此倨傲，原来你也参悟了孔方庄洞室的秘功？”

闲人长剑一举，剑化长虹，一击而出。声势凌厉，人莫能御。

老婆婆蹒跚的身影让人生怜。她一下子被闲人如虹剑气绞杀在正中。

只听得噹噹噹十几声脆响。

闲人仍退回原处，右手轻轻颤抖，嘴角沁出鲜血。

那老婆婆右手如兰花指，拈一支玉簪。

老婆婆望定闲人：“你有悟性，功夫在当今天下，也算惊世了。可惜火气仍嫌大了些。你如能定性静心，可与钱不多并立……”

闲人不动，他知道他再也不能如龙如虎地驭剑而击，这老婆婆用一支簪还了他一十六式，还顺手破了他的剑气，让他受了轻伤。他不是人家的对手。

老婆婆叹了一口气：“你们都自己动手吧，免得我老人家麻烦……”

大双儿闪身来到海大少身边，海大少已经知道，情况不妙，牙关紧咬。

小双儿眼睛盯着大双儿，不离须臾。

闲人沉静，望自己那一柄剑。他回头看淡人，淡人冲他一笑。这一笑让他顿生豪气，他冲上去一步，他要与这老婆婆一较生死。

他必当血溅当场。他心里明白。

×                      ×                      ×；

忽然，在昏暝之中，飘来一抹琴韵。

先是琴声一弹，便有“风入松”曲。

风轻轻而生，生从大地，生从衰草，生从肃杀之秋日，但又洋洋洒洒，全没有一丝火气，一点儿哀怨。风入松怀，便可悟出松之宏大，轻荡曲摇，均不改松之宽厚，风虽戏之，但渐渐也神色庄重，一意抚松，似如诉如泣，娓娓而谈。

刀剑血光之中的人都听得呆了。

这“风入松”曲似乎在向每个人陈诉他自己的往事，而且都是他那一段旖旎难忘的美妙时光。

阴婆婆突然一声咳嗽，沉声道：“柳不恭，你出来吧！”

一声琴鸣，便万籁俱寂。从山石间慢慢走出来一个人，这人穿一件月白长衫，神情落寞，脸上竟然有三道刀痕。

“阴婆婆，有礼！”

阴婆婆竟然不愠不怒，不喜不悲：“不必多礼了。”

阴婆婆看定柳不恭：“你想插手此事？”

柳不恭：“我想救人，请阴婆婆莫要杀人。救人难，杀人易。”

阴婆婆：“我与钱不多有约。”

柳不恭：“我知道。”

阴婆婆：“你知道什么？”

柳不恭一叹：“阴婆婆济天下武林，福天下苍生，柳不恭佩服。”

阴婆婆：“你知道就好。我要钱不多拘人十年，不去外面滋事。我答应他孔方庄有难，我一定挽之于水火，粉身碎骨不惜。”

柳不恭：“你让他们退走，可以做到这点。”

阴婆婆摇头：“不行。”

柳不恭缓缓而进：“那我只好与阴婆婆一较身手了。”

阴婆婆笑了：“柳不恭，莫说是你一个，岁寒三友齐至，也不敌我阴婆婆。”

柳不恭不讲话。他向前迈出一步。

阴婆婆也向前迈出一步。

孔方庄的人，海大少的人都凝神立待，阴婆婆与柳不恭这一战可决定他们的生死。

×                      ×                      ×；

柳不恭与阴婆婆站在三丈远处，二人对面而立。

阴婆婆静立，如老妪倚门盼子。

柳不恭肃立，像童子拜山礼佛。

二人凝住不动。周围人不知玄机，以为二人马上会厮杀当场。

靠近的人突然觉出杀气欺身，急向后退，犹然不及，就有吐血重伤之人。

无人顾及这个，连重伤之人也忘了自己，只抬头看二人争斗。

阴婆婆的手向前抬了一抬。这动作很慢，象垂暮老人无心无意之动作。

柳不恭的袍衲拂了拂。

阴婆婆向后撤了一步。柳不恭也向后撤了一步。

阴婆婆叹口气：“恭喜柳神医……”

柳不恭：“无喜可贺…

阴婆婆“你有不世奇遇……”

柳不恭：“入庄十年，伫立于小亭，无欲无念，无悲无嗔，天天看湖水。”

阴婆婆失声而笑：“看湖水，好，好，老身算又长了见识啦，告退！”

阴婆婆腿不动身不摇，身子一退而至湖上，从船上一飘，人踏湖水而去。

柳不恭望着众人：“海大少的人马上退出孔方庄，孔方庄的人也莫追杀……如果谁要生事，让他马上毙命……”

众人哑然无语。

×                      ×                      ×；

海大少的人撤到船上，百两让人熄了三处火。

小双儿看着大双儿，大双儿头都不抬，只是照应着海大少。

小双儿凑上去：“让柳……神医给他治伤疗毒……”

大双儿泪水飞进：“用不着，他死了也用不着你们孔方庄！”

小双儿默然。

海大少一群人乘船过湖而去。

## 第六章 万钱吃钱

钱不多仍恹恹欲睡，他坐在石椅上，不讲话，不咳嗽。车轴汉子、小瘦子、小孩都在等待。

万钱沉不住气了，他突然把腰伸直。让人惊讶的是，万钱如果伸直了腰，就再也不是那卑琐萎顿的奴才样儿了。

万钱看着钱不多，吼：“钱不多，钱不多，你要你万钱大爷怎么样个死法？”

钱不多睁眼看他，像看一个怪物。他从来没想到万钱能这么威风凛凛，也从来没想到万钱会开口闭口叫他钱不多。

怎么样个死法？人难道连死也要由别人定个法么？难道万钱做人奴才做一辈子还没做够？

钱不多连讲话也没力量，他只吐出两个字：“随便。”

万钱愣了，怎样随便？是让人家杀，还是自己杀死自己？

万钱手里有剑，这是闲人闯入密室刺杀钱不多时留下来的剑。

如果那时万钱不赶忙进洞，钱不多是不是还有命在？如果那时他与五铢合力一击，钱不多是否早就成为一具尸体？

万钱手握这柄剑，一叹。又顺手一掷，这剑插于石壁之上。剑尖入石六分，便抖颤嗡嗡鸣而不坠。

万钱嘿嘿冷笑着。他慢慢脱下了那一件皮袄。

这皮袄很脏，但皮袄里外面都缀有许许多多的古钱，稀奇古怪的钱币。有珠贝、有



羊皮纸，有铜币，有铁币，什么怪样子的都有。

古钱有多少？如果万钱穿上这件皮袄，你从任何方向砍他一刀，都会砍在古钱上，而不会砍入万钱的血肉中去。

万钱撕扯这些钱。

万钱曾十分自豪，他认定他在孔方庄的位置无可替代。他会山石阵，把孔方庄布成迷宫，这是一绝。但这绝招天下人不独他会。他最自豪的是他做为钱不多大总管经营天下财富那阔绰与才能。只有他才明白这皮袄的秘密，只有他才知道这些古钱向人诉说些什么。现在他才明白，这些古钱没那么重要。

万钱要怎样死？

车轴汉子盯着他，钱不多在等着他，柳毛毛、五铢在看着他。

万钱撕扯下来一枚古钱，他把这钱放在嘴里，居然用牙嚼，把铜钱嚼碎，吃到肚子里。他脸上很有些得意，目光很有些疯狂。

万钱双手撕扯，不停地吃。吃珠贝，吃羊皮纸，吃那些蚀锈斑驳的古钱。他越吃目光越是贪婪，越吃神色越是自得，竟然把身上那些钱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他最后大喘气，向车轴汉子伸出手去：“还我的那一枚‘开元通宝’！”

车轴汉子一迟疑，还是把钱放在了他手里。

万钱最后把这一枚“开元通宝”也吃到肚里去。吃完已是满头大汗，胃腑绞痛，形如刀割。

万钱咬牙，瞪着钱不多：“钱不多，钱不多，我把你这‘天下一富’吃.....吃了.....”说完，嚼舌自尽了。

他的尸体倒在一边，脸上带笑，那是自嘲与自慰的冷笑。

五铢叹了口气。他看定那个瘦子：“我也可以选择？”

瘦子点点头。

五铢说：“我知道一阳指、蛇心钩是摧心掌与霸王拳的克星。”

瘦子傲然地点点头。

五铢又说：“但我没见过，没见过就不甘心，对不对？”。

没等那瘦子答应，五铢就如飞纵起，直击瘦子。

瘦子身子一飘，躲过这一击。他轻声一叹：“没用。”他食指轻轻一点，五铢的一条手臂便耷落下来。

五铢二话不讲，左手成拳，横拢一扫。这是霸王拳的一记杀招，叫“五丁开山”。

瘦子左手虚划，右手四指撮成蛇行，向五铢的拳、颈、肩、肘一伸。

五铢只好回手，不然这一条胳膊又废了。

五铢垂下了手。叹了一口气。

其实用不着试，但人总是不死心的。

他顺手从石壁上拔起万钱所掷利剑，回手一剑，刎颈而死。

柳毛毛眼也没眨。她咯咯笑了，笑得变了声儿。

钱不多眼都没眨。

她轻声说：“其实你早想杀了我，对不对？”

她又自言自语：“可你只有一个泉庄女人，你就像只有一块天下最好的宝石，你不愿让人家说你没有，对不对？你憎厌我，连亲热时也是，对不对？你弄来泉庄那个毛孩子，就是因为你时时刻刻想杀我，对不对？”

钱不多的眉毛急急地耸动，但人仍静坐于石椅之上，不置一词。

柳毛毛：“其实，我该跟海大少去的。”

柳毛毛看定了钱不多：“我也可以自己选择死法？”

钱不多点点头。

柳毛毛笑了，凄艳地笑：“那好，我选你！”

她对那个车轴汉子说：“你和我亲热亲热，让他们都看着，然后在我最欢乐时，你把我杀死！”

钱不多不讲话。

那车轴汉子突然口吃起来：“这.....这不行.....”

瘦子突然吐一句：“女人要死时，你碰她，准倒霉。”

小孩也说了一句：“我娘说，别动漂亮女人，她宁可死，也叫你不得好死。”

柳毛毛声音很尖厉，像嘶叫：“钱不多，你说话算不算数？”

钱不多突然讲话了。他一讲话，别人就不说话了。他的话就是命令。他叹了一口气：“系绳儿，你那根绳子难道只会拴钱？”

车轴汉子沉默了。他终于慢慢走向柳毛毛，那神色并不轻松。他抱住了柳毛毛，像抱一只刺猬。

柳毛毛看定他，软语依艳地说：“你还没见过泉庄女人？很销魂的.....”她用力搂住大汉，这车轴汉子被她搂得紧紧的。

突然，她双目散光，嘴角沁血。她喷一口鲜血在大汉脸上。她笑了：“钱不多.....你瞧，你不能总是如愿.....是不是，不能人人都听你.....”

车轴大汉轻轻地把她的尸体放下。

钱不多看着，秘室中有了三具尸体。这都是他的人，万钱、五铢、柳毛毛。

他不再看了。他很疲惫，真像个岁暮待毙的老人。他坐在石椅上，像再也难站起来。

×                      ×                      ×；

钱不多终于又站起来了。

他说了句话：“庄上现在怎么样了？”

他仿佛才从梦中醒来。

## 第八卷

### 第一章 截血解毒

三辆马车从孔方庄缓缓走出。

跟随马车行走的人脚步都是沉重的，手里都握有火把，火把光时隐时现。

人人的脸色都是沉重的，寂无声息地走着。

他们是海大少的人马。去时他们是三十人，由海大少带领。

回来时加上大双儿、闲人、淡人、井人、湖人与海大少，他们只剩下了十四个人。其他的人都扔在了孔方庄。

孔方庄明天会把他们埋在围墙外。他们的屈辱，他们的仇恨也会被埋在孔方庄的围墙外么？

海大少中了毒，中的是孔方庄那“见钱眼不开”的毒。这毒中后忌动真气，而海大少却不得不动真气，否则他跌入柳毛毛那陷阱之中，更不知他现在是否还会有命。他现在有些昏迷。

本来，车走出了孔方庄，就没什么危险了，按常理孔方庄对出庄后的人不再百般算计，驱赶追杀。但败军之将，其心易惊，每行一步忧一份心思，每走一程担一些忧愁罢了。

×                      ×                      ×；

车马走到一丛树林里。闲人一声令下，大家停下了。

三辆车围成了“品”字形，海大少被放在篝火边。

七个大汉和湖人、井人都去警戒。

闲人、淡人、大双儿都来看顾海大少。

海大少的情形不妙。

淡人注视海大少。她想，她该把海大少拐走，拐入这森林的密树之中去，尽心尽力地呵护他，让他能养好伤。她看着海大少脸色苍白，嘴唇乌紫，如见心肝宝贝病危，有一阵阵母亲的悲恸。这悲恸让她迷迷忽忽、肝肠寸断，如能救活他，虽死不惜。

大双儿照料着他。她比淡人更专注。

她不知道淡人的身后有闲人那一双眼睛，就让淡人变得不那么自在了。她知道她又和他在一起了。想起来清川堡那一次逃难，她与海大少密室相偎依，那日子恍如昨日。那一次海大少也受了伤，但不像今天这样危急。她想，这一回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她把他放在地上，让他倚着车垫，靠得舒服一点，又看着闲人问：“他怎么样？”

闲人的眼中无忧无喜：“他只能活到明天中午，到正午时分。”

大双儿心一紧。

大双儿双手抵着海大少的肩，为他运功驱毒。

闲人的话很冷：“这没用。”他抬头看树林，树林深处黑魑魑：“这是孔方庄的毒，名叫‘见钱眼不开’，中毒后一动真气，毒发更快，至次日正午时，人就毙命。在孔方庄内，这解毒药也只有百两与庄主钱不多手里才有。”

大双儿抬头，凝神望着，在不远处，黑魑魑蹲伏着的野兽一样的孔方庄在望。她怎么办？

×                      ×                      ×；

孔方庄的大门仍是开着的。门口仍有几个懒人闲汉在坐着。

这一次很怪的是，这些人没有一个在赌钱，他们只是坐着，在看，看守着尸体，看着墙里墙外那闪烁闪烁的磷火。

他们把尸体摆得很整齐。一共两排，靠门口一排的，是海大少的人。靠庄里一排的，是孔方庄的人。

死人在这里受到了同样的待遇，脸都是干净的，尸首都完整。孔方庄死的人比海

大少的人更多，其中还有一具女尸。

孔方庄的懒汉闲人们不赌了。他们在守漫漫长夜，与这些生前做生死搏斗的人做最后一次长夜厮守。孔方庄对死人比对活人更尊重。

大双儿飘到了孔方庄门前。她要轻轻松松地向庄里去，她想从这些冥思凝想的懒汉闲人们的眼前混进去。

她正向庄里飘。一个声音很冷，喊她：“站住！”

她倏忽立定。懒汉们看着她。

“你是一两姑娘？”

他们之中有人今天见到了大双儿。

大双儿笑着点头。

“谁说你是一两姑娘？”

懒汉们的目光突然不懒了，一齐盯着她。大双儿心跳得厉害。

她突然手疾如飞，掷过去一件物什。

懒汉身子一起斜斜地赶去，来一个“飞车提辕”式，拿住了这物什。这是个小小的金元宝，元宝上还有一根细细的丝绦，是红丝绳系的。

懒汉笑了：“真是一两姑娘。”

大双儿咯咯一笑，人去如奔，抛下一句：“那个送你了。”

懒汉笑：“谁不知姑娘这一手？元宝送谁谁倒霉，在下不敢领这份情意！”随手掷去。

大双儿疾奔不停，手儿斜斜一拢，元宝便收下，她咯咯笑着，人转瞬不见了。

×                      ×                      ×；

湖心岛上仍然是隐隐约约的楼台亭榭、山石树丛，红灯绿灯缀嵌其间，让人生怖。

白日的厮杀使湖心岛更添肃杀之气。血光剑影未散，还有人敢踏上湖心岛么？但她必须去，为了海大少，她必须去湖心岛。

她凝目远眺，湖心岛像一只蜷伏的怪兽。她如果踏上湖心岛，会不会被这怪兽一口吞噬？

她目光炯炯。

× × ×；

敲琴小筑。一个身影孤寂地立在亭中。一两悄悄而至，站在他身后。

两个人都不讲话，静静凝视湖水。

一两轻轻说：“你天天看湖水？”

柳不恭一叹：“湖水比人耐看。”

一两说：“我看不清。有时候看上一分，便有十分烦恼，看不下去了。”

柳不恭不回头：“恼由心生。你心里事儿多，便无法正视这湖水……”

一两想着他的话，说：“你知道如何解毒，我去求百两，他只是冷笑。钱不多又不在……”

柳不恭：“谁中了毒？”

一两：“海大少。”

柳不恭：“见钱眼不开？”

一两点头。

柳不恭：“你怎么会……去管顾海大少？”

一两咬住嘴唇：“是她，不是我……”

柳不恭：“大双儿？”

一两点点头。

柳不恭说：“救人难，杀人易。”

一两声音大了些：“难，才找你。”

柳不恭：“截血解毒是绝技。要让他运功驱毒，血带毒走，经血囊穴走血走毒，此

时以匕首刺后背三焦、肝俞、气海三处大穴，刺入一分五。决不可少，少则无功；决不可多，多则丧命.....”

一两转身缓缓走去。

柳不恭轻轻说了句：“救人难，比杀人难许多。”

一两走了，身子一飘，飞出了敲琴小筑。

×                      ×                      ×；

大双儿决心过湖上岛，她把一根枯枝扔入湖中。

这时，一个人飘到了她面前。

是小双儿。

她星眸含怨：“你又来做什么？”

大双儿不讲话。

小双儿：“你为什么不说话？”

大双儿：“说什么？”

小双儿：“真的没什么可说？”

大双儿：“给我解药！”

小双儿叹气：“果然为了解药。”

大双儿话语悠悠：“不为解药，夜半入庄，为什么？”

小双儿低下了头：“我以为你会来看我。”

湖光水色，映在两人脸上，都知道对方是自己，自己是对方，都知道人生十载，转瞬而去，想有千言万语，却偏偏一句也说不得。

大双儿说：“他中毒了，几乎不治，你该有解药.....”

小双儿：“我没有。”

大双儿眼睛瞪圆了，她疑惑地盯着小双儿。



小双儿：“我真的没有。百两有，他不会给我。钱不多有，这时他又不在庄内。

大双儿流下了泪。

小双儿看着她流泪，说：“我问过柳不恭，他是神医，萧啸大侠闯庄中毒，他给萧啸刺穴解毒。我学会了那法儿.....”

大双儿的眼睛亮了。

×                      ×                      ×；

天已经亮了。海大少醒过来了。他只觉得浑身无力，他只想这么好好地躺着，睡一觉。

他看见了大双儿。他知道自己中了毒，很不妙。他让闲人、淡人与其他人都走开，他要和大双儿说几句话。

海大少望着大双儿笑：“那天，我真恨不得死。”他又想起了那天在活人冢里，让大双儿见到了他屈膝承欢于孟簇面前。

大双儿语声淡漠：“那事，我早忘了。”

海大少：“我是她养大的。像她的一只鸡、一条狗。”

大双儿：“我也是你养大的，像你的一只鸡，一条狗。”

海大少咳嗽起来，很伤心地看大双儿：“你知道，我没那样想。我喜欢你，又不敢喜欢。你知道，我和钱不多杀死了你的父母.....”

大双儿身子一抖：“你没杀，是钱不多杀的。”

海大少：“我也在场。”

大双儿流泪了。

“所以我不敢说，我喜欢你。”

他怕。他怕大双儿记住那泉庄血腥。他怕，他怕阴女孟簇因他真情流露而迫害大双儿。他怕，怕大双儿见到了他在阴女孟簇面前那卑琐下贱模样，就瞧不起他。所以，他

不敢说真话。但现在他要死了，他敢说真话了。

突然他眼前一亮。就又有了一个大双儿。

这不是大双儿，是小双儿。

他闭上了眼睛：“你也来了？”

小双儿叹气：“善恶迟早会报，是不是？”

海大少沉声道：“是该报，我该死在你手里。”

小双儿恨恨地：“你杀了我的父母，对不对？”

海大少点点头。

小双儿：“那我也只好杀了你！”

她疾转如飞，来到海大少身后，匕首飞起，几下起落，顿时血溅人呼。海大少昏厥过去了。

闲人与淡人飞身赶到。

闲人静立如山，人阴沉得可怕。

“你杀死了他？”

小双儿笑：“差不多。”

“你为什么杀人？”

淡人不等小双儿回话，就一剑纵飞，击向小双儿。

大双儿忙出手拦住淡人。

淡人星眸含泪：“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看剑！”

大双儿忙招架住她。

闲人看定小双儿，冷哼了一声：“你没命了。”

小双儿仍含笑看他。

闲人欲一击而杀。

小双儿不动，在等。

海大少这时缓缓坐起，他脸色苍白，因多失血，目光寻找小双儿，见到了她，就笑，哑声说：“谢谢你，救了我。”

闲人、淡人都愣了。

血，仍从海大少背上流，但已不是乌血了。

海大少坐得笔直，篝火在闪，让他那脸上更无表情。

×                      ×                      ×；

小双儿与大双儿在林边伫立。

小双儿说：“我走了。”

大双儿不语。

小双儿也知脚步难迈，心正依依。

两人相对，泪水在眼边转。

小双儿疾转身子，向林子外射去，人眨眼不见了。

## 第二章 “你死定了！”

小双儿正疾如弹丸，向孔方庄奔驰。身边林子飞，风呼呼响。

天很晚了，但她还是要回湖心岛去，她还是要站在敲琴小筑外，看他那不熄的窗烛。看那窗烛，她心里才安稳。她纵起轻功，身形若波若影。

突然，身边树林子里唰地飞过来一柄剑，剑锋极寒，极亮。这柄剑很快，一下子就刺入她臂中。她惊叫一声，仆倒在地。

她被埋伏在林子里的人暗算了，这人一剑得手，一下把她刺成重伤。

小双儿倒在地上，她心在颤抖，臂在流血。

她正提纵飞行，用尽了全力，这一剑刺来，让她受了重伤。臂伤很重，内伤更重。她圆睁双目，想看看刺她的人是谁。

从林子里缓缓走出一个人来。此人白纱袭笼，披于一身，星眸闪闪，有无数怨仇，她瞪着一两：“你死定了！”

一两看得清楚，这是海大少的人，她剑法不凡，人也卓尔不群。她叫个很怪的名字，淡人。

小双儿咬着牙，声儿颤抖：“你.....干嘛.....杀我？”

淡人冷笑：“我干嘛杀你？我不杀你杀谁？我就得杀了你。我杀她，有人不快活。我不能杀她，不能让他不快活。我可以杀你，让她不快活。她不快活，我就高兴得很，对不对？”

她笑得阴冷。一柄剑在她手中，剑尖闪亮，剑锋透寒冽之气。

淡人满身杀气。小双儿没一点法儿反抗。

天上，星星点点。小双儿忽然看见了星星。

她又想起了在敲琴小筑里，他那茕茕孑立的身影。一张焦尾琴，总是孤寂地冷落在石桌上，他越来越少弹奏了。莫非世人皆俗，不解高山流水之音？她总是在静夜里，等待。等待很漫长，她躺在黄金屋冷冷的被衾内，静静地等待，一直等到她的身体由瘦弱长得丰腴，一直等到她“揽镜自照，也知女儿有情”那年纪，焦尾琴缘何不鸣？

她不怕等，她可以一颗一颗地数星星，可以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等下去，只要他还在敲琴小筑，只要他还站在那小小的亭子里。

突然，小双儿知道她不用等了，她那么有信心的如花年华，被淡人这一剑轻轻抹去，抹成一抹鲜艳的血色，抹成了他在敲琴小筑那凉亭里的轻轻一叹。

小双儿哭了，流下了泪。

淡人的剑已经逼到了她的咽喉。

小双儿流着泪，脸上又有着迷惘、甜蜜的笑。这是凄艳的美。

淡人的剑生生止住了，离小双儿的咽喉只差那么一分。淡人问：“你笑什么？”

小双儿叹气：“别打断我，你不懂。”

她是宁死也愿停留在对敲琴小筑那温馨的回顾里。等待太沉重。

淡人的剑刺不下去了。

淡人不知持剑停顿了好长时间，她觉得树林、黑夜都凝滞了。

这时有人轻轻一叹：“情字一迷，其人何苦？”

淡人一愣，剑刺了过去。

这一剑很果决，马上就能让小双儿死于非命。

眼前有人影一闪，淡人手里没有了剑。

她慢慢回头。月光浴影，月白色长袍，平平静静站立着一个柳不恭。

柳不恭看着她，那目光中没有责怪，没有恼怒，甚至没有埋怨。

淡人觉得好羞惭。

柳不恭手轻轻一抬，“叭——”，剑已飞入了她的剑鞘。

淡人不动，如果柳不恭动手，她动与不动都没什么意义。

柳不恭去抱小双儿。

小双儿眼睛亮得像星儿。她偎在他怀里，像小猫。

她说：“我想着你，你就来了……”

柳不恭淡淡一笑：“你那凶煞劲儿哪去了？怎么也不咕咕呱呱乱扯乱讲了？”

小双儿笑：“我没法儿动。我准知道，我快要死时，就只有你来救我……”

柳不恭一身月白长衣，身子不摇不动，人如神仙，在林子中飞快地飘走。

淡人望定这一幕，望得好痴迷。

她流泪，流得很伤心，索性呜呜哭起来。

林子里，有一个人静静地望着她，那目光中看不出一丝情意来。那人穿一身黑衣，背上背一把无鞘的长剑。

### 第三章 女人心难猜

活人冢的月夜十分静。

静夜里，月色清冷，把冷涂在活人冢一块一块的墓石上，墓石就冷如冰、坚如铁。决没有人敢在黑夜到这里来。

活人冢里的甬道很长，人的脚步在里面有条不紊地响着。

那间拱顶的厅室里，阴女孟簇坐在羊毛上。她仍是浑身毫无披遮。

她静静地坐着。她在练“阴姹八法”。

她的皮肤更白，她的白发更光滑，她的颜面美如白玉，她的肌肤柔若锦缎。她静如处子，在羊毛的簇簇白浪上，飘忽而飞，羊毛在她身下如浪随风。

脚步声响，门口走进来了一个人，这人穿一身黑衣服，像一个幽灵。

这是闲人，他没有背剑。剑放在活人冢甬道的石壁边。

闲人静静地站着，他的目光看着阴女。

阴女慢慢说：“你们败了？”

“败了。”

“败在钱不多手里？”

“不是钱不多，是阴婆。”

阴女一怔：“她会放了你们？”

“后来来了柳不恭。”

“狂痴书生？”

闲人点头。

“他不是阴婆的对手。”

“他击败了阴婆，我们才走出孔方庄。”

阴女一纵，身子已在闲人面前。

闲人面对阴女，犹如面对石像。

“他没那个本事。”

“他一出手，阴婆就告退了。”

阴女沉思，半晌不语。

“谁受伤了？”

“海大少。”

阴女笑了，脸色更见苍白。她看着闲人：“你看着我。”

闲人看着她。

阴女笑：“你不想……”这一笑也能倾城。

闲人突然一直腰身：“我不想。”

阴女沉下了脸：“我老了？”

闲人说：“你救了我的命……”

阴女荡声：“那你可以卖些力气。”

闲人很坚定：“不！”

阴女叹一口气：“你很怪。”

闲人不语。

阴女突然一笑：“你想不想见她？”

闲人脸马上红了，他当然知道阴女所指的是谁。

阴女又说：“她在等你，只等你一个人。”

闲人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阴女笑得更迷人：“你去第三个房间，她等你。”

闲人转身，一步一步走出。

阴女听着他的脚步，没一点急促，每一步都是那么平平一迈，一抬，直走入第三个房间里去。

阴女的脸上便没了一点儿笑意。

× × ×；

闲人走进了第三个房间。这是与那个厅室决不相同的房间。无论你怎么看，这都像是一个闺阁女子的书房。有书，有床，有软帐流苏，有熏香，有屏风。而且有一个人躺在榻上。

闲人径自走过去，那是淡人。她赤裸着躺在被子里。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为什么要这样睡去？是被迷住了么？不像，她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她喝了酒。喝了多少酒？闲人看到了酒坛，一坛，两坛，三坛。

淡人平素极少动酒，如今她喝光了三坛酒，三坛陈年竹叶青酒。她醉了。

闲人四外看看，他回身去门边，把门很小心地关好。然后他又来看淡人。淡人的眉毛最好看。

闲人想起了那个张敞画眉的故事。他突然笑了一笑，他明白了张敞那心思，喜欢一个女人，你用什么来表示？扔下你男人的架子，为她做出些儿女态。

闲人搬一只凳子，坐在淡人床前。现在是二更，他要坐到天亮，一直坐到她从醉酒的昏睡中醒来。

× × ×；

海大少夜半醒来。他的身子仍然很虚弱。

他以为是在海庄，去抓茶壶，不想却抓到了一只手。



他睁开眼，见到了看守他的大双儿：“你没去睡？”

大双儿一笑：“睡不着。”

他再不讲话了，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双儿。

夜已三更。两个人不知是夜，只知道这时很静。

窗子笃笃地响了三下。有人夜访。

大双儿要起身去。

海大少说：“你走吧。”

大双儿惊讶地看他。

海大少低下了头：“你先走吧，有人找我。”

大双儿迟疑了一下，低头出去了。

×                    ×                    ×；

窗子一闪，飞进来一个人。这人浑身雪白，来自五十里外活人家。她是阴女孟簇。

“你受伤了？”

海大少笑：“见钱眼不开。”

“你已经要好了。”

“地狱去不成，只好活着。”

“你这次很辛苦。”

海大少苦笑：“辛苦不算什么，但明明知道必然是死，却没死成。就有点意外……”

阴女孟簇看着他，柔声说：“你以为我舍得让你去死？”

海大少不讲话了，闭上了眼睛。

## 第九卷

### 第一章 生死重一诺

关东路迢迢。从小闲关出发，到孔方庄得走半月。好在马是良驹，车也坚实，萧啸与罗敷分别驾车，向孔方庄进发。路上，晓行夜宿。

萧啸仍背着他那把吞口熔金的重剑。

他们曾经一诺，向泉庄少主人的夫人鄢可君的遗体郑重一诺，这一生中照顾他们的女儿，照料大双儿与小双儿。

这一诺千钧重。为这一诺，他们不惜赴死。

风尘仆仆，驱车赶马，他们来到了孔方庄外，他们把马一撂，两个人上了聚仙楼。

聚仙楼比以前更热闹。

很多人知道了阴婆婆曾一救孔方庄。江湖上的事就是如此，风风雨雨，转瞬世人遍知。他们来这聚仙楼，为的是一睹这天下奇人的风采。

更有很多人对孔方庄有了觊觎之心。萧啸与罗敷一闯孔方庄，能双双生还，这已经破了孔方庄的神奇童话。又有海大少全军入庄，杀出庄来的继举，更使一些人敢于小觑孔方庄了。

“一进孔方庄，当鬼也不枉”，这话已经成了历史。

很多人企图闯庄。他们在等候时机。

就在这时，在暮色刚来时，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进了聚仙楼。聚仙楼上的人当然大都认识他们。都注视他们，都不打招呼。

在聚仙楼上，即便是亲兄弟见面，也只能以目示意，而不能打招呼。

萧啸与罗敷坐下。他们看着暮色中孔方庄的湖水，有一种悲怆从心中来。柳不恭如果在那个敲琴小筑，也该对故人有一个交待。那一次蒙面救人，越想越该是他。小双儿

呢？还是那么暴戾么？

萧啸不由得唤酒。罗敷知他心境，陪他畅饮。

暮色爬上了聚仙楼。

有人在萧啸、罗敷身边问讯儿：“两位可是萧大侠、罗女侠？”

萧啸与罗敷抬头，见一个鹤发鸡颜的老婆婆站立在面前。

这是天下奇人阴婆婆。

阴婆婆凝视萧啸、罗敷。

“不知萧大侠、罗女侠来这里做什么？”

萧啸、罗敷忙行礼：“阴婆婆，我们为孔方庄而来。”

阴婆婆一笑：“好，好。都为孔方庄而来，都为孔方庄而来。莫非孔方庄如今已不堪一击了么？”

萧啸肃然：“阴婆婆说笑了，我们曾为一诺，必然得去孔方庄。”

阴婆婆亦马上正色起来：“你那一诺有多重？”

萧啸朗声如玉：“一诺千钧。”

阴婆婆笑了：“我说你那一诺只不过重那几两，很轻的，是不是？”

萧啸抓起了剑，目中含怒。

阴婆婆问：“你对谁承诺？所诺何事？”

萧啸：“一个故人，承诺为其抚孤。”

阴婆婆冷笑：“小事，小事。”

罗敷声音冰冷：“请教阴婆婆，何为大事？”

阴婆婆问：“孔方庄里恶人多，对不对？”

萧啸点头。

“孔方庄十年不放其出，于世人有无好处？”

萧啸说：“好处极大。”

罗敷插言：“但其十年后一出，为害更剧。”

阴婆婆笑：“神仙也给人机会，十年之一次不也合理么？何况……”阴婆婆一指聚仙楼上众人，“你们这些人不是在这里天天等着要他们的命么？”

阴婆婆侃侃而谈：“天下恶人集于一庄，于世无争，于人无害，孔方庄功大过大？你们这些人天天在这里候着，必欲对那十年之前的恶人斩尽杀绝，居心也不善。上次孔方庄走出的飞鹰方飞、三支箭凌玉堂、贩本舍利小赌鬼本已十年忏悔，愿寻一个了断，谁知这一点良知却被你们这些自命侠义之人活活绞杀，让他三人死不瞑目。萧大侠，罗女侠，听老妇一言，回身转意，自行自路吧，孔方庄功过，天下共鉴……”

萧啸沉思。

有人冷笑：“难怪聚仙楼三十载生意越做越旺，难怪孔方庄钱不多能卧榻之旁容他人鼾睡，原来阴婆婆不惧天下公道，执意维护孔方庄……”

阴婆婆目光突然烁闪，疾叱道：“胡说！谁讲的，站出来！”

一个人从窗边桌角站起来，慢慢走过来。他是个轩昂汉子，话语掷地有声：“我是六扇门内人。阴婆婆，依你一言，人如犯下滔天大罪，一入孔方庄，十年光阴，便可尽得解脱？对不对？”

阴婆婆对这人冷笑：“你是谁？”

那人应答：“霹雳拳姚恩。”

阴婆婆走向前。她缓缓举手，手颤颤地从胸前提起，这时候，姚恩一动不动，已在地狱走了一遭。

罗敷脸变了色，萧啸不自禁去握重剑。

阴婆婆的手落在了苍苍白发上，她颤声而叹：“年轻气盛，不知世事，何必乱讲？”

她长长一叹，对萧罗二人：“其实，人人思功，以为孔方庄不堪一击，这怕不是福，

是祸呢.....”

她不待萧啸、罗敷回话，人蹒跚珊珊，竟走下楼去了。

×                      ×                      ×；

太阳出来时，像普照世界各处一样普照孔方庄。尽管孔方庄的人是邪恶的人，孔方庄这一地是邪恶之地。但在阳光下也很美。

湖光水色，蓊郁丛林，隐约亭台楼榭，俨然如画。萧啸和罗敷背沐朝阳，渐渐走入这画中去。

他俩身后跟着一群人。这些人再三求告萧啸，他们也要随之入庄。

萧啸一笑。他要入庄，别人不管，入家要入庄，他又哪里管得到？于是就拥上来近百人。近百人缕缕行行进入孔方庄。

孔方庄很平静，也很怪。一入庄，庄门那里头一回没了懒汉闲人。进了庄子，店铺饭馆茶肆里，都收钱收银子，吃饭要钱喝茶要钱买东西要钱。

萧啸一行人，在这大街上闯来走去，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们只好又去头一回百两招待客商的大厅。

恰巧是十五月圆。恰好是众客商落座之时，百两环顾打揖，开谈买卖的时候。

萧啸、罗敷与近百人进厅，都或坐或立于大厅之后，看孔方庄做买卖。

百两仍在笑着，仍然面对众客商笑，仍然没忘众客商必然为他们送上各地奇珍，是他们孔方庄的衣食父母。

依旧是每个客商都为孔方庄带来些吃用什物。

先有一个客商说货，他带来黄河鲤鱼八千条、鹿十五头、鸽十笼、蛇二十箱。

百两等他要价。

那客人一笑，说三万两银子。他明知这价贵市上十倍，也知道百两不会还价，说得很轻松，很潇洒。

大厅里所有的客商都知道百两的态度。他会笑，而且马上说好，口不二价。

可百两低着头，好半天才抬头说：“老先生去年为孔方庄带来三千把竹扇？”

老先生笑。

百两脸上没了笑容：“老先生把那些扇子拉给敝庄，要一两银子一把，是不是？”

老先生笑不出来了，噤嚅着：“去年……去年……天热。”

百两一叹：“天热了也不该缺扇子。老先生在距孔方庄三十里外的何镇买三千把扇子，一把花七个大钱，送到孔方庄就要一两银子，这钱赚得也太容易了，对不对？”

老先生苦着脸，想哭。

“老先生这些货，该要三千两银子，就有利在内了，为什么要三万两？人心不足蛇吞象，对不对？”

老先生汗流如雨。

百两长长一叹，盯住那老先生，目光要杀人：“你以为孔方庄可欺是不是？”

老先生惊得说不出话来。

百两的身子一飘，人飞到老先生面前。他的手只是向老先生匆匆一弹。

老先生的眼睛瞪得圆，喉咙里咯咯响，慢慢倒了下去，从鼻腔、口中、耳孔流血。

客商全惊呆了，孔方庄杀人了，而且是杀了他们视为衣食父母的上门客商。这如夏天雨雪冬震雷一样，让他们目瞪口呆。

百两掸掸衣袖，又扯扯衣领，如初沐者振衣，若无其事。

他慢吞吞地对众人说：“不知诸位还给敝庄带来些什么？”

客商们都不敢讲话，只有一个客商站了起来：“孔方庄名动天下，但总该有个道理吧？夏老先生人称‘一条筋’，其实不外是吝啬了点儿，从孔方庄多赚了银子。但他是为商之道，总罪不该死，在下想向贵庄讨个公道……”这人义正辞严，竟声如朗玉，凜凜目光直视百两。

众客商知道，这人是河洛大豪方子祥。方子祥不擅武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也正因为他不擅武功，才敢于在这时起而问诘，才使这些自命侠义又擅武功的客商侠者们汗颜。

百两笑，盯牢方子祥：“不知方先生有何见教？”

方子祥沉声道：“在下可以告辞，且从今日起，河洛之货不入贵庄。凡我属下之地，不与贵庄盘桓生意。恕在下及早告辞。”

百两身子一飘，人飞到方子祥身边，说：“先生带来货物，敝庄还未有幸得闻……”

方子祥冷笑：“我当把这些货物掷入水中，为水族寿，也不愿让它入贵庄，助恶人肆虐。”

百两脸色一变：“方先生断言人善人恶，不嫌太决断了些么？”

方子祥笑，起身欲退。

身边已围上来两个人，顿时穴道被制。

百两缓缓向大厅内众客商一揖：“孔方庄承蒙各位抬爱，能在江湖上不坠威名，今日得罪了。”

大厅外门窗响，从门窗外搭入弓弩，引弓欲发。大厅内二百余人皆在弓弩之下。

有人一声啸吼，继而是爽朗的笑。一人越众而出。

百两看看这人：“大侠萧啸？”

萧啸点头：“正是萧某。可笑孔方庄假惺惺作态，以取悦这些刀头上舔蝇头小利之客商。不料今日果然狰狞，露你豺狼本相……”

百两冷笑，一字一顿地对萧啸说：“萧大侠，你是英雄本色，但这里有人一二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萧大侠还是不要冲动的好……”

萧啸忽见罗敷冲他一皱眉头。他明白，一旦动手，这一二百人中许多人必将死于弓弩之下，性命不保。

萧啸冷颜说：“我要见你们钱庄主。”

百两一叹：“见与不见，均无益处，萧大侠何必自找无趣？”

萧啸目光如电，视众人一周，复轻轻出手，一凳由旁引至，人已端坐凳上。他只对百两说一句话：“我要见钱不多。”

## 第二章 钱不多变脸

百两仍然冷笑。

萧啸想也未想，就伸头圆口，轻轻吐一口虎吼啸。这吼就由厅堂棚出，不入厅内众入之耳，萦绕而去，直在孔方庄上空回荡。

有人赞叹：“果然好功力！不作威风草自寒，好个长白山虎王！可惜萧大侠不知这里没有草，便没有什么可以被吓得哆嗦……”

这话似轻描淡写，似对面闲谈，但一字一句，均入人耳。

此时堂上多了一个人，正是钱不多。

钱不多仍是那么普普通通一件褂子，仍是那么阴沉沉一张脸，仍然是那么不可捉摸的阴森颜色，他就站立在萧啸面前。

萧啸说：“钱庄主，我们还有旧帐未了……”

钱不多冷笑：“当然，我们都有旧帐可算，所有这些人，与孔方庄皆有旧帐可算。”

众人等待着。

钱不多很悠闲，慢慢地说：“帐，得一笔一笔地算，我们的帐不能总是一种算法。如今，该听听我们的算法了。”

众客商又惊又惧，钱不多天下枭雄，他有什么算法？他要置信义于不顾么？他既可以让百两杀死老先生，就可能一声令下，让那千弓百弩把这二百人射死在当场。



钱不多出语惊人：“按孔方庄的新算法，你们这些人，只好被关入牢房里去。从今天起，凡对孔方庄有敌意的，要对孔方庄做手脚的，想从孔方庄这里赚银子的，都是孔方庄的对头……”

众客商知道他们的命运不妙了。

萧啸、罗敷静静站立在钱不多、百两对面。

钱不多很轻松，似乎对萧啸二人不屑一顾。

萧啸盯住钱不多。

钱不多身上有阵阵杀气涌来。

萧啸：“你杀气太重。”

钱不多冷笑：“你也不是来拜佛上香的。”

萧啸：“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身上，你的衣服的每一寸每一缕，都满是杀气。”

钱不多冷哼一声“对”。他瞅着萧啸，目光中有无限仇恨：“我刚主事孔方庄，集天下枭雄于此，曾与人有约，十年为限，不放人出，我得恶名江湖得平静。这也无妨，可恶在你们这些侠义中人，口口声声讨恶，一次次来庄滋事，杀我人，扰我清静，坏我庄规。那些被我收容于庄上的人也良莠不齐，也有人企图趁火打劫，更有人企图重现江湖。我恶名已著，怕什么蜚言流语？从今天起，我还你们一个天下第一恶庄孔方庄，我要你们江湖人天天梦也做不稳，让你们看恶人出庄的厉害。孔方庄的规矩变了，我钱不多也变了……”

钱不多变了，他变得更疯狂更邪恶。

江湖上乍起风波，能经受得起孔方庄所掀起的风风雨雨么？

钱不多为什么一变如此？是他经过了万钱、五铢和柳毛毛的叛离而心灰意冷，还是他修习了那神秘洞室的神功秘籍所致？

萧啸身处其中，他能敌得住钱不多么？

萧啸的脸色沉凝如山，人峙如岳，任何风吹草动都难拂及他的一丝神经。

他站在钱不多对面，准备全力一搏。他已经忘记了他来孔方庄的本意，他只想与钱不多一搏。

邪恶他并不少见，但很少见钱不多这样把邪恶当成荣耀挂在嘴上的。他以为钱不多已不可救药。钱不多是恶魔，他是善佛。善佛度劫，专送恶魔入地狱。

钱不多很快活，他第一次向人讲了这么多话。他才明白把心里话向外讲讲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讲完心里空空的，就显得轻松、舒适。

萧啸长啸一声，冲钱不多连击三拳。这是萧啸的“虎王拳”。每一拳都蕴变化，每一拳都有折松移岳之功。

钱不多的身体只要触上这拳，必然重伤。但他只是微微一折身子，人就闪开了。

钱不多仍冲萧啸笑：“萧大侠，你白费力气，你与罗女侠也要受上一次委屈，去坐坐孔方庄的地牢。”说完，人就冲了上来。

钱不多赤手空拳，并未使出那武林人谈之色变的外门兵器“夺命双钱”。

萧啸见他未用武器，便少了一分忧虑，欺身而进，欲击中路。

虎王拳虎虎生风。一拳打出，罗敷一声惊叫，她看到萧啸的斜身空门毕露，七大死穴全在钱不多手下。

萧啸心一沉，知道性命不保。他想不出钱不多怎么会一闪而至身侧的。这时，他觉得腰肋一麻，全身力道尽失。

### 第三章 醉倒淡人

谁有过春闺孤灯的夜守？谁有过更漏灯残的等待？

等的人在注视，注视着梦中人。梦中人偏不自知，偏在梦中徘徊，不肯中宵夜醒，

等的人就凝视睡态，想旖旎，盼深情，痴呆中会意着幽静，人生的滋味就上心头，又上眉头。

闲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等待。

他期望着淡人来。淡人入梦。她在梦中见到了那个心头上萦绕而不去的人，他是海大少，又像闲人，她与他并辔而行，联袂行走江湖。他对她百般呵护，在危急之中，把她抱起，她呢喃软语，盼他来温柔。

×                    ×                    ×；

淡人醒了，已是日照窗牖。是灯不是日光。

这是哪儿？她记不起来这是哪里了。她那天从林中飞奔回来，哽咽着，悲不自胜，她突然从小双儿对柳不恭的依偎中找到了她自己的痴情陈述。她苦从中来。小双儿不管怎样，总有柳不恭对她百般照料。自己有谁？

她飞回海庄，关门闭户，喝酒。她喝了三坛竹叶青酒。这里不是海庄，不是她那小小幽室。但这里也有酒杯、酒壶。地上也有三坛子空空的酒坛。

她看到了闲人。闲人的目光很坚定。她从这目光中看到了火热。她轻轻地说：“你来了？”

他点点头。

她突然羞赧了。从他那满是血丝的眼中，从他那疲惫的坐姿里，她读到了他静夜枯守的秘密。

“你一夜没睡？”

他不讲话。

她突然跳来，忘了羞怯，忘了赤裸，拥抱着他，痛哭失声。

且把黎明当夜深，只因灯火仍通明。活人豕活在此世之下，便有无数幽静。

谁来尝人间至乐？见这千辛百苦的痴情男女终于走到了一处？

淡人轻轻施黛，让眉似远山，人不着妆，惹人情醉。闲人丢却他的黑衣，也是个俊俏后生，依依偎偎，有无数风光。识巫山云雨者，更知梦甜。

闲人不闲，淡人不淡，闲淡者皆情迷。

淡人抚额，说：“你干嘛那么痴迷？”

闲人笑：“因为那一次，在山洞里，做了一夜一日的襄王梦。”

淡人笑：“不羞，不羞。都云刘郎痴，却也解滋味.....”

“呼——”，“呼——”，“呼——”

三声风嘶，像秋日厉风，无声但强劲，似有人从颈边阴吹，吹一阵脊冷。闲人与淡人从痴迷中醒来。二人目光中，只有沉重。

闲人轻轻地：“是她唤我.....”

他起身，穿衣。穿得很慢。

她把心系在他身上。

他回头，看看她。灯光下的她，盼他早归。

×                      ×                      ×；

闲人迈步出屋，他知道，他在这第三个房间里呆了足有一天一夜。

阴女孟簇给了他那么多时间。阴女孟簇一向并不给人许多时间。

她现在唤他去，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要他去办。

他一步步在甬道里走，每一步走得很均匀。他一步一步走去，头脑清晰，身子放松，神经处于巅峰状态。如果他的对手站在对面，他保证可以一击得手，一击而杀。

他好像听到了一声鸡啼。这鸡啼声好似是来自活人冢外。那是活人的世界。

## 第四章 海石

闲人一步一步走向那拱顶上枝灯闪烁，如繁星之夜的屋子。

阴女孟簇仍赤裸着坐于羊毛丛之中。她看也不看闲人。闲人突然觉得这女人很孤单，很可怜。

但阴女孟簇很倨傲，问：“她醒了？”

“醒了。”

“醒了就好，醒了比糊涂时好，醒了比梦时好。”她盯住闲人，像猫瞅老鼠，“恭喜你。”

闲人没讲话。他知道这些话不是她要对他讲的。他稍稍有点惊异，阴女孟簇从不对人讲这么多话。

“你觉得我话多么？我老了？”

他心里一震，摇摇头。他忙收摄心神。

阴女孟簇浩然一叹，这一叹似无限伤心。

她给闲人讲述了一段往事。

× × ×；

她曾经带人去扫荡一个庄镇。

那个男人让她仇恨，她恨他恨不能生嚼骨肉夜寝其皮。

她尤其恨那个女人，他那个女人叫云姬，是一个比她还要漂亮的女人。她恨那个女人，也就恨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叫海云天。

她舍恨七年，终于有一天带着人去血洗了那个庄镇。男人被她杀死了，女人被活活掐死。

她在那个庄镇里见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这孩子骨骼清奇。更让她震惊的是，他像海云天。她就把这个孩子带回来，把他养大。她爱他，喜欢他，但不让他在她身边

像男人。她让他成为她的孩子，她的侍妾。

她好不得意。夜深人静，她对冥冥之中的海云天和云姬说：瞧，你们的儿子，是我的侍妾.....

× × ×；

阴女的脸忽阴忽晴，她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日子。这些日子有苦楚，有泪水，也有仇恨。但没有甜蜜。

她除了苦楚和从肆虐中得到报复的快乐之外，她还找到了什么？她看着闲人。她的白发是不是苦楚的泪浸泡出来的？

她凝视闲人，说：“你和她一起去，为我杀人，杀了他。”

闲人不动声色：“杀谁？”

“海.....大少，还有那个泉庄的小狐狸。”

闲人不动。

阴女孟簇看着他：“你不愿意？”

闲人一字一顿地：“我怕你后悔。”

闲女孟簇突然吼起来：“你滚，你给我滚出去！”

闲人走了，厅室又复归沉寂。她像在这里埋了一辈子，一百年，还是一千年。

人早生华发，人年华如逝，人悲欢聚合，让她体味生生苦楚。她躺在羊毛上，看拱顶枝灯盏盏。一共是九九八十一枝灯，灯如星闪。她像是人已痴迷，颊边流下了清泪。

× × ×；

大双儿站在海大少面前，说：“我要走了。”

她要走了，佩剑，包裹，一身戎装。

海大少不语。

“我无处可去，但可以回泉庄。有时梦中见了恶人石，上面又哗哗流水，美人泉又

有泉水了，就笑醒了，我要回泉庄去。在那里搭一间木屋，继续吃我的松仁鱼米、松仁虾米……”

海大少不讲话，眼睛看天花板。小镇客店的天花板自然是污迹斑斑。

海大少轻轻喟叹：“你走吧，早晚仍然会是我一个人……”

大双儿凄凉地一笑：“不会，有她照料你，你会好的。”

她，当然是指夜探海大少的孟簇。

海大少不讲话。

大双儿慢慢走向屋外。每一步都是迟疑，走出去十步，十五步，她的一生就与十年的过去告别，一切皆成旧忆。

突然，她听见了一声响。这是兵刃破空之声。她疾忙回头，扑上去。

她点住了海大少臂上的穴道。

海大少把匕首刺在了胸上，刺在心脏上。他胸前流了血，说：“还好，你总算回头看看我了。你让我静静地死去，好不好？”

匕首再深入去一分，人就没救了。

她流出了热泪：“你干嘛这么干？你是个男人么？你干嘛扎自己？用刀扎自己有什么难？谁都会……”

他脸色苍白，人抖如纸：“我想来想去，只好扎自己。”

大双儿哭泣：“那你为什么不扎我？你可以先扎死我，然后再扎你自己。你是个男人，干嘛不振作一点儿，干嘛总是怕她，她能怎么样？最多把你杀了，最多把我杀了，杀了你，你也该是一个男人……”

海大少的脸色越来越白，但他的目光越来越热。

海大少与大双儿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自己。

“海……少爷……”

“叫我海石。”

“海石？”

“对，我叫海石。只有我自己有时叫我海石。外人不会，也不知道。你叫我，叫我海石……”他眼中闪光，那是旧忆在闪光。

“他叫我海石。他说，想了好久，叫海潮海涛海怒海浪海舟都不好，一切过去，仍有海石在，就叫海石吧。他说完就大笑。”

“他是谁？”

“一生中我总想的一个人，他叫海云天。他是我的父亲。”

“你母亲叫云姬，她很美么？”

他点点头。母亲美极了，在他的记忆中，只有那乌云似的长发，美艳如玉的面容，还有那艳如朝阳的笑。她叫云姬。

“你像她，你像她一样美，大双儿，我一天天看着你，就更想她。你明白么？”

大双儿走上去，抱住了他的头。

海大少啜泣着，任她亲抚。

×                      ×                      ×；

一辆马车，沿官道向关东飞驰。

赶车的是一个年轻人，穿一身褴褛衣服，满脸疤痕，长得极丑，又很可怕，让人不敢看他。

车厢帘垂下，车中有人。

马是良驹，飞驰而奔。官道上，车奔如箭。大路上光光的，没人行走。

突然路面上有一物横放当地。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物什，人眼不尖，就完完全全被忽视，车马可以一践而过。但那飞践的结果极可能惨祸立生。

这东西没什么惊人处，只不过是一把尺子，一把精钢为握，玄铁为身的尺子。



赶车人勒马而定，双马惊嘶，人立而顿。马车生生在这尺前一丈勒住。赶车人回身，向车中人说了一句话。

他人身子一飘，人就来到尺子前，他抓起了这一柄尺子。细细看。果然不差，柄是精钢，身为玄铁。

赶车人突然嘶吼一声，沉声道：“湖人，你在哪儿？出来！”

道两边没有声音。从身后缓缓走过来两个人。

两个人均站在他身后，身影欺在他眼前。果然是湖人、井人。

湖人与井人凝神看着这衣衫褴褛的赶车人。

“你怎样易容也没用，她知道你一举一动。”井人说：“她很生气，要人取你与大双儿的命。”

湖人笑：“本来我们不是你的对手。可你重伤未愈，这就不一样了。”

井人说：“你和大双儿，死定了。”他与湖人站在海大少身边，伺机而动。

赶车人冷笑，他的笑渐渐变成了灿若朝阳的笑。

因为这时，车厢帘打开了，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艳绝天下的美女。

湖人与井人也惊呆了。他们熟悉这个女人。但他们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光彩照人。

这一下他们真明白了那句“杨家有女初长成”那一个初字用得有多妙了。

赶车人在笑，让他马上死在湖人与井人的手上，又有什么关系？这个爱他怜他的女人跟他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井人的手、湖人的尺，一要出手，志在必得。

赶车人轻轻一笑，他把那一把尺子递出去。

湖人接尺，问：“你不想动手？”

赶车人摇摇头。井人和湖人杀气渐浓。

车中人袅袅娜娜地走下来，和这丑陋的赶车人站在一起。

他们静静地等待着。

## 第五章 杀气有情

马车停在道上。井人、湖人待机而击。

太阳艳丽，树林肃杀，飞鸟在鸣啭，马儿不知情急，施施然将车拖下路边，去嚼那几株枯草。

赶车人慢慢撕去面上人皮面具，是那个有一脸苍白面色的海大少。

仍然是那个海大少，只不过没了那调侃世事的笑，多了一点清癯与疲惫。

井人、湖人逼近前来。大双儿凑上去，准备以死相拼。

海大少摇摇头：“没用。”

她明白他的意思。既是阴女孟簇要杀他们，杀了井人、湖人又有什么用？徒增血腥，于事无补。

大双儿知他心意，就停手敛眉，不动了。

井人说：“咱们只好杀了你。”

湖人也说：“杀了你，咱们才能活命。”

两人飞纵而上，痛下杀手。

井人的手停在海大少头侧，手下是外关、头维、承泣、太阳、大迎五大穴。湖人的尺生生停在海大少的后背，尺下是天窗、肩中俞、曲垣、秉风四大穴。

海大少不能动，一动则致命。他根本未动，他也不想动。

井人说：“你只好跟我们回去。”

湖人说：“你回去，她或许可能饶你。”

海大少笑：“我为什么要回去？”

他看了一眼大双儿，大双儿双眸含情，也只注视着他。他心里很平静。现在，湖人、井人可以马上杀死他。但他活过了，大双儿和他在一起，这就够了。

他闭上了眼睛。听到了井人的手扬起，风声随着嘶嘶而鸣，像毒蛇吐信。他听见了湖人的尺子也在扬起，像利刃破空。

他听见了大双儿的一声惊叫。他睁开眼，看见了湖人、井人都倒下了，都倒在血泊里。

井人的肩头受伤，湖人的左肩打折。

井人的手抓在了湖人的肩上，把湖人的肩扭折。湖人的尺打在井人肩头，血流如注。

井人、湖人慢慢站起来。他们望着海大少：“咱们敌不过你。可闲人、淡人会追杀你们。”

湖人笑，咬着牙：“咱们被你打伤，只好回去了。”

井人低着头：“咱们被你打昏，不知道你朝哪里跑了。”

说完话，二人转身，一前一后走入树林。

仍然是太阳、树林，一边嚼咬草叶的马，一辆带厢帘的车。

还有两个站在道中间的人。好半天，人还没动。

他扬起头，声音也哽咽：“咱们走。”她点点头。

他们还得逃命，他们还得奔关东去。他们想去看泉庄，看看泉庄的恶人石，恶人石下是不是可以又涌出那滚热的美人泉？

×                    ×                    ×；

秋阳如火。马车飞快，人汗如流水，马汗似溅珠。

海大少驱车驾马，大双儿心急如焚，他们盼着回到关东，似乎亡命不是目的，似乎人到了关东，便可以松一口气，不再有危机了。

路边有间酒店。店面很小，也算茶馆，喝酒吃茶全凭客人乐意。店主人是个老人，

老态龙钟，举止蹒跚。客人买酒可以把钱掷在柜台上，自家去斟酒。客人如要买茶，可随手丢上一文钱，任客人喝够。下酒小菜也不外是咸干菜，卤烧鸡、熏野兔什么的。

小店里有五、七个人在吃东西。当然都是赶路人在匆匆打尖。

马车停下了。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公子，风尘仆仆。又从车上下来一个绝世美人。那女人一进小店，小店顿时明亮了许多。连那蹒跚老人也抬头望了望她，身子不由地挺了挺。

海大少把椅子掸干净，让大双儿坐下。他一双明眸不瞧别人，只是注视着大双儿。

大双儿很快活，脸儿绯红。她慢慢地坐下。

海大少要了兔肝、鸡肉、酒、米饭。他们想吃饱了赶路。大双儿慢慢咬着兔肝。海大少心不在焉地喝酒。他们很少讲话。话都在没人处讲了，在人前就话很少。

海大少抬头看了看这六、七个匆匆行路客，没什么异常。

这边三四个人边喝酒边讲一点家长里短的闲事轶闻。一边讲一边哈哈笑。市井之人其乐也融融，没多少事儿可想就活得畅快。那边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对面喝茶，男人把手放在那女人手上，像是要叮嘱她一些喁喁情话。

所有人的情话都被看成极重要的倾吐，都但愿这倾吐被心上人重视。

那男人和女人看上去已不是少女少男。

海大少叹了一口气，他继续喝酒。酒很辣，已经可以品尝到关东的烧刀子那辣味儿了。

海大少很疲倦，这两日马不停蹄，疲于奔命。他很睏，想睡。

突然，他像一只被猎人常年追逐的狼，突然觉得心跳和不安。这店里有哪儿不大对味儿。他抬起了头，用力地嗅了嗅。他的脸色变了。他想对大双儿讲点什么，一转念，又不说话了。

他慢慢走到那一男一女桌前。离那男人只不过有五尺远。那男人对他不予理会，仍

在对那女人喁喁诉情。

海大少说了一句：“你们果然来了。”

那男人和女人都一愣，回过头来，看海大少。

他们慢慢站起来。男人问：“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嘶哑。

海大少说：“到外边吧，别扰了别人。”

店里的人很惊奇，这一男一女竟慢慢跟着他，走出小店。

大双儿的脸色也变得苍白，她也慢慢走出店去。

更令店里人惊奇的是，四个人都不讲话，坐上了车，那年轻公子驾车就走。

× × ×；

车停在山坳坡边。四个人下了车。这里只有山，只有树。

那男人摘下了斗笠，斗笠被扔到了树上。这是闲人。女人也拿下了易容面具。这当然是淡人。

海大少默默地看着他们。

闲人很镇定，凝视着他的对手。说：“你们甭用对付湖人那法儿来对付我。我一击必杀。你那法儿，不是男人所为。”

海大少笑：“我不是男人。”

闲人声音坚定：“不，你现在是男人。”

海大少点头，带着大双儿走，他就是一个男人。

闲人说：“你可以尽力一搏，死亦无憾。”

海大少突然笑了：“你从来没真正服过我的，今天为什么这么郑重？”

闲人说：“我刚刚才认定你是男人，别叫我失望。”说着，解下佩剑，他一点一点解佩剑上的丝绦。上一次大战前，他的剑用油布包裹，决战时，每一撕油布声吱吱怪叫，扰人心神。如今，他不用油布包裹了，他用一些千缠万绕的丝绦。

海大少看着他：“你又悟通了，可喜可贺。”

闲人点点头，仍不慌不忙地解开丝绦。丝绦落地，现出一柄无鞘之剑。他说：“这是我的兵刃，它从没叫我失望过。”

他随手一抛，剑柄在前，朝海大少飞来。海大少接剑在手，镇定地看着他。

他回手向闲人要剑。

海大少看着闲人：“你曾说我一定会用剑，你说我用剑时不是面对萧啸，就是面对钱不多……”他意兴萧瑟，望定闲人，似无一点精神。

闲人叹气：“我不是神仙，没想到你会持剑，用我的剑，面对我……”

人生遭际，难在预测，不知生死祸福，像冥冥之中真有上苍，安排人们，让人受之愚弄，劳碌奔波，生死相搏。

海大少哑然而笑，学剑歌吟，想做一代狂人，不意持剑，竟面对闲人，取生死之搏。

闲人引剑不发，敬行一式“童子礼佛”。

海大少知这是礼数，是闲人敬他曾为主人。他虚虚击出一式，这一式当然也不算数。他不肯占闲人一点便宜。

闲人剑尖一抖，剑就似乎生了灵气，有无限杀气裹成团，缠成雾，一滚一滚罩向海大少。

海大少吃了一惊，闲人的杀气他从未遇到过。即或是大侠萧啸也有所不及。

海大少沉凝不发。杀气一点点袭了来。

闲人似乎仍不想动。他很高傲，身子不动，只让剑芒在阳光下烁烁而闪，像银蛇欲跃，让海大少如惊弓之鸟，惧听弦响。他定定地望着海大少，脸上没一丝表情。

海大少几乎要被那杀气冲倒。他觉得胸口发闷，喉咙很甜。他知道不能张口，一张口便会喷一口血，便没了那守势，一眨眼之间，就会被闲人一举击杀。他必须咬牙挺住。

海大少脑中忽然一闪。他想起了孟簇。她为什么对他又爱又怜，又恨又忌？她眼里

闪着挚情的光，有时像一个纯情少女，那么呢呢喃喃地跟他讲情话，讲得他几乎处于痴迷。有时把他当成一只狗，呼来唤去。当他作为她的男人时，她那眼里是邪恶，是一种征服后的邪恶。她为什么这样？

他想不明白这些。

闲人站在对面，那一双眼睛中满是杀意。一阵阵逼人杀气也直冲他胸膈。

他知道他现在即使是无伤无病，也难经得住闲人这逼人杀气，何况他又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他突然向空中张口一吐。

他看见空中炸开了一束鲜艳的花，花中，闲人、淡人，还有树林、山都变得极美极美，都变得虚虚幻幻……

他知道他倒下了，他被闲人的逼人剑气杀死了。

虽然他还握着闲人那一口杀人无数的无鞘宝剑。

## 第十卷

### 第一章 庄门一开天下乱

孔方庄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先是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和聚仙楼上近百人入了庄，一去无消息。有人说这些人被孔方庄拿下，押在大牢里。还有人说这些人都会被孔方庄残杀，没见近日孔方庄门外磷火么？重重叠叠多了许多。说大侠萧啸、三江女侠罗敷都被杀于庄内。

然后又有了新鲜事。孔方庄的朔望之日也不开门延请客商了。门照例是开的，但无客商来。江湖上传闻孔方庄内也用黄金、白银了，用法也跟外面一样了。吃饭花钱买布花钱喝茶花钱甚至住房也花钱了。

有消息灵通的江湖人说，上次八月十五月圆之夜，进庄做生意的人都被孔方庄人勒杀在湖边。湖水三日血红。湖中鱼不敢吐水，皆避于湖底，湖上的舟子渔人三日不曾捕获得鱼。

这一点倒是实事，从来不捕鱼的孔方庄人也在湖上搭罾撒网，捞鱼捕虾了。

孔方庄大异于平日。

江湖人又眼见一起劫难。

这一日天很早，聚仙楼上众人正喝茶谈闲，庄门前走出人来。三个、五个，又是十个八个，很快走出三十多人。

聚仙楼上的人脸色变了，人人起身，想下楼而去。知道孔方庄的人都明白，逃进去的人隔三差五，一年内入者也稀，绝不会有三十几人同时进去的。

江洋大盗、采花贼，杀人越货者一天有三十几人逃至此，那这世界还不全入了苦海，哪有今天的太平？

没等人走下楼，聚仙楼就被围住了。

一个最先下楼的人迎面碰上孔方庄人，一个照面，那人只一拳，就把他的肋骨打入脾腔，来不及惊呼就倒地而死。再也没有人敢走出去了。

有一个小孩笑嘻嘻地问：“阴婆婆呢？阴婆婆在哪里？”

聚仙楼上的人都没回话。

就听到一个老人的吭吭咳嗽，一个老婆婆走出楼来。她看一看周围：“孔方庄的人出来了？”

那小孩点点头：“出来了。”

老婆婆长长地一叹。

小孩就笑：“庄主算定你一见咱们，准得长长地叹上一口气。”

阴婆婆看定这个孩子，突然问：“你庄主还算定什么？”



小孩仍笑嘻嘻：“庄主还算定，咱们烧了你这聚仙楼，你也不会动手杀咱们。”

阴婆婆脸色一变，变得很难看：“那不一定吧？”

小孩还笑：“庄主就是这么说的。”

阴婆婆阴沉着脸：“我可以马上杀死你。”

她手哆嗦着在这小孩的头上晃，小孩仍笑，浑然不觉。她只好问：“我为什么不会杀你们？”

小孩笑：“庄主说，阴婆婆天下第一信人，自然明白人言一诺，生死不易。当初既允诺咱们孔方庄不被人犯，如有来犯者必然会一一杀死，要不就一举擒下，怎能让来犯者轻易逃脱？既不能保孔方庄，又阻止外庄人入庄去救，这不是两次毁诺么？既已毁诺，聚仙楼也就不必在孔方庄边立着啦。庄主说，咱们要烧这楼，阴婆婆不会动手阻拦，也不会杀咱们的。”

阴婆婆看定这孩子，真真是伶牙俐齿。

她没话说，只说一个字：“好，好。”

小孩就抚掌大笑，喊孔方庄来的众人：“来啊，那咱们就烧楼吧。”

阴婆婆沉声一喝：“等一等！”

她回头对楼上跃跃欲试的群豪说：“江湖之乱，从今天起。你们快快走吧，回去安顿自己的事。凡孔方庄中有仇家的，好自为之，免遭他人之害。请告知同道，避避这灾难才好。”

众豪杰默默走下楼，作鸟兽散。

聚仙楼点起了一把火。孔方庄内外，二十里内外均可以见到这把火。火烧了半日方熄。

有六、七十人站在楼前。

一边是一个孩子，领一群人，持刀握剑，急欲去追杀刚刚从聚仙楼中走散的众豪杰。

一边是一个老婆婆，她席地而坐，双目瞑闭而无视。身后一群火工厨子，也握刀拿铲。

他们在等待，等待那些从聚仙楼上逃下来的人逃得远远的，越远越好。他们就这样相对无言，相峙了大半日。

从这日起，江湖上没了聚仙楼。从这日起，孔方庄内的人随意进出，走动江湖。天下乱了。

×                      ×                      ×；

孔方庄的人纵横天下。

像放蝗虫，一趟蝗虫飞过，地上片草无存。

“老夫子”，就是那个在孔方庄内一日两餐以鱼头下酒的人，追杀河洛，把河洛七剑中的老大才子剑岳斌挑死，剑劈人头，身子劈成了两片，把老二君子剑一剑击杀，挖出心脏生嚼，又把老三清风剑杀死在一座破庙里，把人头挂在厅堂上，吓死清风剑徐珏的八十老母。他又一路追杀，最后把追魂剑凌月、花间剑莫莹击杀在悬崖之下，尸体赠与鹰吻。

“老夫子”扬言，一月之内杀掉白龙剑肖亭、鱼肠剑时德。

一个车轴汉子到了中州，连会中州三侠客，一伤一死一断臂，车轴汉子自称孔方庄人，无名，只叫“系绳儿”。

一个瘦子自称为“凿子”，赴少林，上武当，挑战天下各大派，搅得七大门派人人自危。围住了，又被他逃脱。此人杀人极快，以掌击顶，人七窍流血而死。

武林之中，一时忙乱不已。

过了三十年平静日子，如今一乱，如遇乱头团线，一时不知从何理起。武林人岌岌可危。谁能止杀？

大侠萧啸？听说他去孔方庄了，被杀？还是被陷？世人不知。三江女侠罗敷与他同

止同行，也无踪无影。

岁寒三友中的清竹呢？狂痴书生柳不恭，他哪里去了？听说十年前此人已不走动江湖了，如今也无消息，大约也成了闲云野鹤，杳乎踪迹于山川溪涧之间了。

侠义之剑，有巨手可擎么？

## 第二章 焦尾琴

孔方庄还是老样子。庄门黑天白日开着，门前仍有懒汉闲人在赌。庄里一切依旧，吃喝不用钱，住房不用钱。只有一点变化，去留自便。

× × ×；

夜黑天，一个人影飞掠进庄。她站立湖边，远眺湖心岛。对面就是敲琴小筑。

这人踌躇了一会儿，就凌波飞渡，直奔敲琴小筑。人影飞上小亭，顿住，如火箭中的，一时立止，因为面前横立一个人。

“是你？”月夜中宵，一袭月白长衣，那人没一点惊异。

“是我。”这飞渡之人竟颤抖起来，去石桌上坐下。

石桌上有一张焦尾琴，来访之人伸手欲抚。

“别动。琴音不祥，多杀气。我已经好久不弹它了。”来人一笑：“柳神医好雅兴，果然是看碧波澄水，织一幅锦绣佛心。但不知这波中有浪，浪中有波，柳神医都不看么？”

那人一叹：“看来看去，早晚又会风平浪静。”

来人一叹：“可惜这又不是原来的浪了。”来人咳嗽，说：“柳神医，江湖乱了……”原来是一个龙钟老人。

神不恭很冷淡：“江湖于我何干？”

阴婆婆一笑：“什么与你相干？你为避情来此，居井中而不知为井，置天下人于不顾。萧啸、罗敷陷入牢中，你只是踌躇而不救，小双儿溺于贼群，你是视其沉溺而不援。狂也如此，痴也如此，哪里去找那一株清竹？”

柳不恭轻轻叹息：“清竹已死，哪里还有什么清竹……”

阴婆婆看定柳不恭。他瘦削、沉默，立于风中夜中而不作一语。他居孔方庄，就居于人世之贼地，众人皆浊，他能清么？

阴婆婆：“我来求你一事。”

柳不恭默然。

阴婆婆说：“孔方庄人进入江湖，静后思动，都欲寻仇，人都极残忍……”阴婆婆将孔方庄出去的群贼大乱天下的劣迹一一数落。她最后说：“还有一个车轴汉子，叫‘系绳儿’，中州大侠三人被他一死一伤一折臂，据说这人近日要去会洛阳大豪钟离玉。钟离玉死不得，天下的好事差不多集于他一身，他的武功抵不得‘系绳儿’一击。还有一个小瘦子，叫‘凿子’，挑战七大门派，杀人无算。这人正匆匆赶向关东豆花楼，下月十五圆月夜，这人与豆花楼主关东侠客高凤奇约有生死之搏。高凤奇如果活着，关东山奇珍异药可以源源不断出山，如果他死了，关东路上九大寇便会做乱，关东路上无宁日了。”

柳不恭听完，缓缓地说：“形势如此急迫，阴婆婆不赶去平乱。还在此讲这些做什么？”

阴婆婆脸一沉：“亏你也讲出这话。我今年七十有二，已是风烛残年，人受得此苦，心受不得此扰。我若扛不下这一次劫难，于世之罪大了。你年轻沉静，如山如岳，人中之龙，可平此难。何必天天居此小屋韬光养晦呢？”

柳不恭不讲话，但两目神光如炬。

阴婆婆缓缓坐于石桌之后，抚琴而歌。

阴婆婆长吟作歌，成金石之声。

琴韵由柔谐而转高亢，从湖底升起，飓风般直裂云霄，孔方庄颤，敲琴小筑颤，小亭颤。

柳不恭渐渐低下了头，他的两颊上有了清泪。

阴婆婆两手据案，一赞：“好琴！”

柳不恭抬起了头。

阴婆婆肃然起立：“柳大侠……”

柳不恭摇头：“我不是大侠。”

阴婆婆神色肃然：“柳大侠，我代江湖人一拜，代苍生一拜，谢你了。”她要屈膝下跪。

柳不恭身子一飘，忙去扶阴婆婆：“我答应你。”

阴婆婆笑：“你走，我住敲琴小筑。萧啸与罗敷之事我当注目。我还可为你照料小双儿。”

柳不恭一揖：“拜托。”

阴婆婆：“你约去几个月？”

柳不恭：“三个月。”

阴婆婆：“好，三月之内，老婆子可保萧啸与罗敷，可保小双儿平安，三个月后，柳大侠早归，不然老婆子或不胜其任了。”

柳不恭说：“好。”

阴婆婆笑了，笑得慈祥：“这是我的一本武功秘籍，‘阴媪八法’，交与你。这是我本门之秘。”

柳不恭推辞。

阴婆婆叹息：“给你这一本书，不是要你去练它，‘阴媪八法’练到第八层，人要十

年不出黑暗，不见阳光，其艰辛可知。我给与你，是要你寻找破解之术。而且老婆子代本门祖先向柳大侠一揖，恳求将来遇本门之人，放她一条生路.....”

柳不恭不再推辞，一揖而受。

阴婆婆看着柳不恭：“柳大侠什么时候走？”

柳不恭说：“今夜。”

风吹自湖水，风吹自心底。

一个皤然白发之人，一个傲昂书生，二人立于湖边。敲琴小筑不复有神医在，敲琴小筑不再敲琴。柳不恭将琴包好，背上。手无兵刃，只背这一张琴。

柳不恭人入月下，人临湖边，人履碧波。月白长衣飘袂，人如神仙，缓缓离去。

阴婆婆突然流下了清泪，泪眼模糊，一眺至斯人无踪。

### 第三章 恨不能杀了你

柳不恭上了岸，来到外庄。

孔方庄如今没了夜饮之人，没了夜饮之酒，没了夜赌之兴，孔方庄人如今月夜匆忙，赶出去杀人。

柳不恭要出庄，他出庄为着一件事儿，去江湖奔波，止杀。他心中喟叹，十年光阴，瞬间而逝。如今出庄的柳不恭已不是那个情痴情迷的柳不恭了。他身子一飘，人在屋脊上飞飘。飞出围墙，萤火追了他几步，追不及，只好仍恋围墙。

柳不恭飞到了聚仙楼前。这儿已是一片废墟。他在这里肃立。

他想起了孔方庄人每出必履此楼。他现在明白出庄人那心境。入庄为鬼，出庄为人，为鬼麻木，为人忐忑，就不得不入楼来镇定自己。现在聚仙楼没了，只剩一片废墟。

他站在这废墟前，浩然一叹。

“你有些什么苦楚，向我说……”一个莺声清婉，在耳边响起。

他一回头，见到了绝世丽人。她清清秀秀月下更美，眉尖会说话，说一个情字，嘴角会悄语，语一点春怨。原来是小双儿。

柳不恭一愣：“你来干什么？”

小双儿笑了：“你要干什么去？”

柳不恭说：“我要出去，看看天下……”

小双儿笑得冷了：“孔方庄住腻了么？”

柳不恭无语。

小双儿：“恐怕柳大侠是要去拯救天下受苦人吧？”

柳不恭不讲话。他只是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无话可讲。

小双儿凑近柳不恭，吹气如兰：“你既然能拯救全天下受苦人，为什么不先来拯救我？”

柳不恭仍不说话。

小双儿突然咆哮：“你为什么不讲话？你讲话吧，你哑了么？你说呀！”

柳不恭近来越来越怕小双儿。怕她那喜怒无常的脾气。怕她那眼泪儿。

小双儿又凑近他，流泪：“钱不多越来越和我亲近了，他总是像只狼，嘻嘻笑。他不怀好意……”

柳不恭心里一阵子跳。

小双儿抱住他双肩：“你救我。只有你能救我。”

柳不恭看着她泪雨湿颊，人更芳馨。

“我盼着那一幕，我只要一有危险，我知道你就在身边，你就在敲琴小筑。我明白，我即使服了剧毒，也死不了。我甚至很快活，很高兴服了那剧毒，你知道为什么？”

他不回答，亦不敢看她神采飞扬的脸。

“告诉你，因为我一服了剧毒，你就会抱我，喂我药，把我放在你那张床上……”

柳不恭能说什么，他什么也讲不出。

他想去捋她的额发，但他发现这额发已黑，已不是孩子的总角了。

他想与她讲一点话，但他发现无论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他只好沉默。

“你别走，你只要呆在敲琴小筑里，我天天来看你，陪你。”

他摇摇头。他只能摇头。

她冷笑了，笑得很凄艳，很冷酷：“你不愿意？”

他不讲话。

“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他还是不讲话。

“那好，那好。那我就嫁给钱不多算了。对不对？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柳不恭看她一眼，转身走开，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但他的腰被抱住了。

“别走，别走，我不愿意嫁给他。一看到他，就像看到了一条蛇……”

柳不恭觉得她双手抱得很紧，面颊贴在他背上，面颊上有泪。

“你如果不回去，我就嫁给钱不多，让你后悔，让你悔一辈子。我要杀了你的萧啸和……她……”

柳不恭一下子挣开了，人飞如箭。

小双儿跌倒在地：“我让你后悔，我让你后悔，我杀了萧啸，杀了你的罗敷。我要嫁给钱不多，嫁给条蛇。我要让你后悔！我恨不能杀死你呀，柳不恭……”

这后三个字是从牙缝中咬出来的。



## 第四章 洛水瘦湖

天下有扬州，扬州有瘦西湖。瘦西湖之瘦，不如洛水瘦湖。湖水只有脉脉一线，柔来绕去，一只小舟，在柳中荡，回荡来去，不知所终。

两舟相遇，舟子得小心，乘客得小心，可以交舷而过。

瘦湖上当然有游人。游人都是有钱人，银子无处用，就闲来掷在瘦湖上。一只小船扮得花花绿绿，阔人派头。船上又有馆娃歌妓，调笑弄琴，学风流做风骚。

这只船上，有一个大汉，有一个明丽清秀的女人，还有个弄舟的舟子。

这明丽清秀的女人抚琴。大汉双手抱臂，听琴。船头有一炉龙涎香。

大汉左手边是一副外门兵刃，水火双牌。右手握着酒杯。脚下，身边都是酒坛子。他每喝完一坛酒，就把那一只空酒坛子扔进湖水里。酒坛子就在湖水里漂呀漂，既不漂走，也不沉湖。

那女人不时哀哀怨怨地看他一眼，弹琴。琴声婉丽，在湖上回荡。

大汉说：“好，好。”

前面迎上来一只小船。船很破，荡船的是个老人，而且是个瞽者。船上只有一个人，他坐在船头，有一小桌，桌上也有一琴。那人神情很落寞。一件粗布月白长衣，也很陈旧。

船头相遇，那人只垂头看琴，不看来船。

就在两船交颈而过时，那明丽秀色的美人突然一声呼唤：“停船！”

手持酒杯的汉子看了看对船，浑不在意，又大口喝酒。似乎除了酒，他不再关注什么。

那女人在船头上盈盈站起，她向对面船上的那人打了一揖：“请问，先生既有琴在，为何不抚琴？”

那人不抬头，回了一句：“怕百鸟来听，怕百兽来扰。”

女人一惊，又看了看那人。那人指很长，很白，也很瘦，双手轻轻放于琴边。

“先生这琴是一张焦尾琴，不知先生这琴从哪里来？”

“一书生所赠。”

女人又问：“赠琴的真是一书生？”

那人点头：“赠琴之人，自言是书生。”

女人急问：“他在哪里？”

那人低头：“人已去，空余此琴。”

那女人一痴，站在船头，半晌不语。她突然流泪：“狂痴，狂痴，我这一生，就与你缘吝一面么？”她哭得很悲切。

那人突然低头，说：“人不在，琴在。”

女人凄然一笑：“人已不在，琴当然不在了。你未必明白这个道理。”

女人站立船头，盈盈身姿，在风中摇曳：“狂痴书生不在，我这一生无人可解琴语了。”

那人说：“你认得狂痴书生？”

女人叹：“相逢何必曾相识？……”

那人低头，怯怯地不敢回话。

女人似已决意一事，对那人说：“这琴是别人所赠，不知先生可否相让于我？”

那人诧异：“为什么相让？难道认为他不该赠此琴与我？”

那女人意已决，断然说：“此琴主人如已谢世，此琴便理当属我，当世不做第二人想。”

那人沉声问：“你是谁？”

女人一笑，一笑倾城：“我是洛阳馆娃李小妓。”

洛阳馆娃宫，天下旖旎处。公子酒醉夜，王孙不知曙。晚来听琴声，朝盼洒雨露。

京洛车马响，赶得晚餐无？

这是一首诗，谈京洛公子羡慕企盼京洛馆娃楼李小妓垂青的故事。官道上车马疾驰，人人想在馆娃楼赶得上一顿晚餐。如果被她垂青，有一夜欢娱，那更是令天下人艳羡的美遇了。

她是泉庄的美人，当年与柳毛毛、罗敷齐名的泉庄女人。

罗敷以侠名闻于世，柳毛毛以身价闻于世，李小妓以绝艺琴技闻于世。

她就是李小妓。这不啻是一声惊雷。

她对那人笑。这笑让人不敢视，如果这样的美人冲任何男人笑一笑，她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你也心甘情愿。何况只是买你一张琴？

“把你这张琴卖与我。”

那人摇摇头。

喝酒的男人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为什么蒙面，不愿让世人见你真面目？”

那人回答：“无真面目以示世人。”

喝酒的男人说：“十万两银子，买你这一张琴，如何？”

那人摇摇头。

李小妓问：“为什么不卖？”

那人一笑：“如果你琴艺超群，可让在下叹服，在下宁可将这张琴白送姑娘。”

李小妓眉目飞扬：“好，君子一言。”

天下谁不知李小妓？她色艺双绝，艳名天下。一日抚琴，竟有百十书生痴而立市，琴绝而仍立，直至夜半街清，美人入梦，仍忘返家园，痴痴望馆娃楼而不去。

如果天下没了狂痴书生，没了泉庄少主人，谁还可与李小妓言琴？

李小妓笑了，她可以稳得狂痴书生柳不恭这一张名闻天下的焦尾琴了。

添香净手，龙涎慢慢升入湖空。翠袖轻绾，露一双纤纤玉手。

先定心，后定神，然后以心神凝于琴弦，让琴弦无声而心起奏，让琴弦有声而随心声。

就抚一首“风入松”。

观那人的双目，似激动已极。是促其心事？还是听呆了琴韵？

李小妓一笑，心中已有成竹在胸，此曲已使他心动，再一曲他该心悦诚服了。

就又奏一曲“将进酒”。

那人轻轻叹了一声：“好则好矣，但未必最好。”

李小妓心头一震，当日她出泉庄，以一曲“将进酒”赠泉庄少主人，少主人即叹这一句，如突又是此一句。这让她心惊。

出泉庄十余年，她未必技止于此。

她凝神定思，让人从琴弦中入，人又从琴弦中出，再奏一曲“凤求凰”。

传说这曲子是汉之司马相如对卓文君所奏。明明是一心清志，求得琴瑟和谐的意思。月夜风清，隔墙而奏，那声音如诉如泣，又转而高吭宛转，言鸿鹄之志。这曲子端的好，否则怎么能让文才卓绝、色又佳丽的卓交君跟一个穷书生私奔呢？

琴凄然一声而绝。琴韵止于船，止于水，而荡于湖空。

琴音不绝于耳。

李小妓释琴而笑：“先生以为，这琴是不是可以转赠呢？”

那人轻轻一叹。

李小妓一愣。

那人长长十指直探，飞快勾弯直伸，其快如箭。

“见琴而不思，是矫情；见知音而不应琴韵，是欺世。我也好弹一曲，请姑娘听了。”

那人双手倏伸，指未抚而琴先鸣。

李小妓神色肃然。喝酒的汉子也忘了酒杯。

那人以指尖轻抚，琴成金石之声。他弹的是一曲“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是一首剑歌。传闻太白圣人在酒酣诗醉之时，以剑代笔，狂舞而就。又传闻太白剑厉，当时就这一诗创“太白十式”。可见这诗之豪壮。

琴音一起，就如黄河之水，滚滚轰轰，浩浩荡荡，扯一路黄雾，坼一片荒原，水成巨龙，鸣溅摇滚，成宇宙之宏观，壮天地之绝响。

琴韵如气，似不从琴腔中来，似从梧桐中起，回荡于天地间，萦绕于人心里。

这是天地绝响。

李小妓泪流双颊。她沉沉地站立船头，望向那人，恭敬地一揖：“我很惭愧，不知天外有天。看来狂痴书生赠琴，不负前人了。面对先生，我不敢言琴……”

李小妓抓起船头那一张琴，轻轻将它投诸湖水。

那人一愣，要阻止，已然不及。

这时，喝酒的大汉起立，昂然一揖：“先生果然天人，一曲高奏，我忘了生死之忧。不知先生能不能移船过来，喝上一杯酒？”

那人起身而笑：“为什么不能？琴即是琴，酒即是酒，怕我不善饮酒么？”说罢，从船上移身过来，船荡了几荡，那人身子也摇了几摇，险些掉到湖里去。

李小妓望定那人，又惊疑又失望。

两船就首尾衔接，在瘦湖上荡。

曲折九道，道道可通。船就荡得随意。

喝酒的汉子笑：“我这里被先生一曲，奏得心境空明。人之生死，一下子看淡了，心思明澈如镜，皆先生之功。我们一人一坛，牛饮这美酒如何？”

那人笑：“好。”

李小妓垂头望水，不语不言。

两人一会儿喝下了六坛酒。喝酒的汉子已然醉了，酒已八分。那人也双目眊眊不知所之。

李小妓一叹：“你呀，醉成这样，不待出手，人就已经死了。”

喝酒的汉子与那人仍在牛饮。他们现在只知道酒，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了。

有人嘿嘿冷笑：“喝成这个样子的人，不如马上死掉才好。”

一个人一掠数丈，如一片飘絮飞上了小船。

小船骤添一人，不沉不浮，不惊不止，那人轻功显然惊人。怪的是那人是个车轴汉子，身子很高大。

喝酒的汉子尽力睁眼，说：“你是‘系绳儿’？”

那人点头。

喝酒的汉子皱眉苦思：“孔方庄，孔方庄，有万钱，有千贯，还是百两，五铢什么的，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叫一两。‘系绳儿’没听说……”

车轴汉子冷笑：“不管千贯、百两、万钱，都得用一条绳儿系。明白么？”

喝酒的汉子喃喃道：“不明白。”

他回头冲那人：“喂，抚琴的朋友，你得回你自己船上去了。”

那人显然也醉了，对这杀气腾腾的相峙还没觉出，话语也说得不清：“不，不，还有三坛……咱们喝光它。”

车轴汉子笑了：“滚下去吧，那酒和这个女人，都归我了。”

李小妓似才惊醒，冷冷一瞥：“你说谁是‘这个女人’？”

车轴汉子不笑了：“你。”

李小妓：“你做梦。”

车轴汉子狞笑：“一会儿我刀放在你那白白的脖颈，你巴不得为我抚琴，暖酒……”

李小妓：“做梦！”

车轴汉子话冷：“那你只会是一具尸体.....”

李小妓突然眉飞色舞：“对呀，那时我就只会是一具尸体了。”

喝酒的汉子站了起来：“好，我钟离玉领教你的高招。”

他冲上去，轻飘飘一记杀手。

他一出手，便知他酒未喝多。

喝多的人能沉步凝神，拳出如风么？喝多的人能呼啸沉重，一招一式都不露不失么？

他毕竟是京洛大侠。可惜，他遇上的是孔方庄的“系绳儿”。

车轴汉子欺身而上，一招直击双肋，把头上面部都露于钟离玉眼前。

钟离玉贪功，双手直击太阳大穴，出拳变掌，一式为“双龙探珠”。

“系绳儿”一出手，掌变为指，飞点钟离玉八道大穴。

钟离玉顿时僵立在船上。

车轴汉子冷笑，面对李小妓：“你是不是要马上变为尸体？”

李小妓冷冷说：“别靠近，你靠近我就自尽。”

车轴汉子当然不敢靠近，他当然不愿让这美艳女人自尽。

他回头对那人说：“你滚吧，我不杀你。”

他又对那个驾船人吼：“滚！”

那人跳下湖，游几下，上岸去，奔跑如飞。

只有那后船瞥者不见，亦不动。

那人显然喝糊涂了，说：“来喝酒吧？杀人没有喝酒好。”

车轴汉子狞笑：“我还是先杀人，然后再喝酒。”他慢慢移步过来。

李小妓突然叫他一声：“且慢！”

车轴汉子站住了。

李小妓眼似湖水，其情柔柔。

“先生一身琴技，已经不着一点人间尘念，何必死于一个屠夫手下？为琴为人，先生走吧。”

那人笑：“好，好，走，走。”

他像要起身走掉，又摇摇头：“不行。喝了人家的酒，就得管人家的事儿。”

他对车轴汉子说：“你放了他们，我为你奏一曲如何？”

车轴汉子冷笑。

李小妓也认定这无疑是给打劫上门的强盗两块梨膏糖。

车轴汉子大怒，说：“看来你只好死了。”他出掌如风，击向那人。

那人眼看就要血溅船头。李小妓已目不忍视，钟离玉长叹一声。

忽见那人出手，慢慢伸出两指。两指如筷，夹住汉子右手。

车轴汉子冷笑，右手便变成黑色。

钟离玉惊呼：“黑砂毒掌，快放手！”

可那人不觉，仍钳住一只手不放。

钟离玉知道无望，索性不看。那人一双善琴的天下无双妙手这回眼看就完了。

但很出人意料，那人的两指仍然钳住车轴汉子的右手。

车轴汉子狞笑，左手缓缓伸出，这一只手掌是红色的。

钟离玉惊呼：“赤阳毒掌！”他心灰意冷，此人左右手施两种毒掌，天下人沛莫能御。

谁能想到，那人不明生死，竟能又出手如钳，用二指钳住这赤阳毒掌。

黑砂毒冷，赤阳毒热，神仙也受不住，何况血肉之躯的凡人？那人眼见得不活了。

车轴汉子突然长叹一声：“我知道你是谁了。”

那人笑：“你当然知道我是谁了。”他轻轻一呼，面纱便飞入湖水。脸上有三处刀痕。



车轴汉子说：“你是柳不恭。”

那人笑：“我是柳不恭。”

车轴汉子说：“你不能杀我。你欠孔方庄恩情。十年避居之情。”

柳不恭很淡漠：“我欠钱不多十年避居之情。不欠你，我没用你系金子、银子，铜钱。”

车轴汉子低头，不讲。

柳不恭一叹：“再说，我给了你机会……”

车轴汉子说：“不错，你给了我机会。”

柳不恭缓缓松开了手。车轴汉子颓然倒地。他双目不闭，瞪着柳不恭。

柳不恭：“你放心，我会告诉钱不多，是我杀死了你。”

车轴汉子一笑，死了。

×                    ×                    ×；

柳不恭朝钟离玉笑笑：“为什么不把这三坛酒都喝掉？”

钟离玉放声大笑：“你这个笨蛋，没看见我被人封了穴道么？你不来解我，反而逗我酒虫。存心要我出丑么？”

柳不恭笑，隔空连连指点钟离玉。

钟离玉一飞而坐，手拍封泥，捧起一坛酒：“这一回，看谁先醉。”

李小妓莺语带笑，人也飞来：“还有我呢，一人一坛好不好？”

驾船的是那个瞽者了，他虽然看不见，但听得见笑，就脸上也带着笑容。笑得很动人。

## 第五章 琴瑟不谐

夜已深，更已残。馆娃楼上，二人对坐，桌上有琴，琴已无声。

长夜长街，听琴人脚声已杳。

她看着他，他闭目无视，似僧人入定。她目中闪着喜悦，去铺被子放鸳帐。

她又点起了龙涎香。这香气让人思欲。

她走到他身后，说：“柳先生，你早些安歇吧。”

李小妓如新人出浴，浑身清爽，人绮罗衣，面露羞色。她看柳不恭，神色中是爱，是敬，是渴望。

柳不恭摇摇头：“你睡吧。”

李小妓面色羞红：“莫非柳公子嫌我？”

柳不恭摇摇头，他说：“好，睡。”

柳不恭不脱那一件陈旧的月白长衣。他抱着李小妓，让她偎在怀里。

李小妓面色绯红：“柳郎，春宵一度，让你为难么？”

柳不恭摇摇头。他想什么，想那为他一缝长衣的三江女侠罗敷，还是想那个让他从来不能静心的女孩儿小双儿？

他瞑目而思。

李小妓一叹，再叹。她从来没见过过这样的男人，他解风情又不谙风情。他不谙风情又能解美人心思。这是天下的奇男子。

李小妓喃喃说：“我再也不会奏那一曲‘风求凰’了。”

柳不恭一叹：“我知道。”

李小妓语似入梦：“因为没人值得听它。”

柳不恭说：“我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他弄热了女孩的心，又让她夜夜悬心挂牵他么？

李小妓睡了，睡得很安稳，睡在一年一年梦中求思的那男人怀里。那男人为她一点梳那乌云长发。

睡梦中，她脸含笑，腮有泪。

## 第六章 不可食无肉

一座酒楼上，很多人在吃饭。都像有心事，都默不作声。

人们的心思都落在酒楼窗边那一桌上。

那一桌上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男人三十岁左右，桌上放一柄鱼肠剑。女人二十岁左右，桌上放一柄白龙剑。

鱼肠剑是古剑，形如匕首，外带一脱皮乌黑剑鞘。白龙剑是名剑，吞口铄金，剑柄上镌有双龙，吞一粒好大的珠子。

这一男一女的脸色很沉重，他们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向楼下望。似乎在等人。

周围的人看他们如看死人。因为他们知道楼下有一个人，一旦那人走上楼来，这两个人就死定了，什么时候死得由那个人定。

人们都很惋惜，但他们只能看，不敢插手。因为这人谁也惹不起，一惹上他，身家性命必丢。

这人有一个很雅的名号：老夫子。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先是有了一声声的脚步。这脚步声不疾不徐，不紧不慢，每一步都走得一样。如果你把一件仇恨化为每日两餐，每餐只吃七个鱼头，天天咬它嚼它十年八年，你也会消尽了火气，不慌不忙。

终于见到了人头，见到了人，见到人来到了楼上。这就是人人惊惧的“老夫子”。

他有三绺长须，有一张清瘦的面庞。如果走在街上，那儒雅之气，谦恭之笑让人准

不会怀疑他不是个教馆先生或举人秀才。但他出现在这酒楼上，就让人不敢做如是之想。因为他虽手持儒扇，但如今已是秋扇见捐的时节；因为他虽然举止斯文，但从他身上竟时时透重重杀气。

老夫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落座了。他恰好坐在正中的一张桌子边。这桌边只有他一个人。

他长吁了一口气，用长长的尖指甲弹弹衣服。他颇有“新浴者振衣，新沐者正冠”那古儒之风，他向四座打揖：“诸位，打扰了。”

这不是客套，因为他一会儿必然要打扰别人，这是老夫子真心实意的礼数。

没人敢应声，没人想应声。

老夫子就摇头而叹：“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啊。”他似乎很缅怀古时人的淳正教化，那时的人比今天的人有礼节。

这时，鱼肠剑要握剑而起，但他的手被白龙剑握住了。他明白妻子的心思，这是一同赴死的决绝。

老夫子不急，他已经静静地等了十来年，如今人在面前，急什么？他笑吟吟地喊堂倌来，说他还没吃饭，要一壶酒，七个鱼头。

当然有，堂倌和酒楼主人，还有厨子做了一百多个鱼头，放在那里等。因为他们明白没有鱼头他们就可能没有人头。

堂倌端来了一盘鱼头，还有一壶酒。他腿肚子哆嗦，心里念叨着：天哪，不要出错，不要出错.....

偏偏就出了错。

堂倌战战兢兢地捧着，眼也不眨地盯着的一盘鱼头不知怎么就没了，一壶酒也没了。他吓得目瞪口呆。想马上退回去重新拿酒菜。

这时他听见了一个人平静的声音：“你要的鱼头没了，你点别的菜吧。”

人都以为自己的耳朵有毛病了。连老夫子也不例外。

他连杀五剑，再追二剑，见人就杀，天下无人敢挡，莫非大侠萧啸出了孔方庄？三江女侠罗敷出来了？海大少？阴婆婆？

都不是，说这话的是一个中年书生。他面如敷粉，但显然是易了容的，面上了无生气。穿一件月白长衣，很悠闲。

他坐在楼窗边。说这句话时，他正用筷子夹起那一只只色香味俱佳的鱼头，看一眼，扔一个，把它们一个个都抛到楼下去了。

众人就从心里喊好，但不敢出声，怕老夫子的扇子。

那人把鱼头扔光了，就呆呆地看老夫子。

老夫子如鹰隼，瞪着那人。

众人知道一触即发，马上就会有生死之搏。纷纷离座，离那中年书生远些。

不料老夫子人突然笑了。他翩翩然走过去，向那人一揖：“先生请了。”

那中年书生一怔：“请什么？”

老夫子一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圣人的教训，先生不愿意吃鱼头，也就不让我吃鱼头么？”

中年书生呆呆地看他，说：“我一见鱼头就烦。”

老夫子沉吟道：“先生喜欢什么？”他看了那人一眼，见他行囊长大，不类剑器，其形似琴，便又说：“先生不烦韶乐吧？韶乐，古乐也。今人多不知其美。圣人当年闻之，觉得太美了，听后竟三月不知肉滋味。这音乐多美……”

老夫子竟摇头晃脑，一派儒雅之相。

那人一笑：“我还是乐于吃肉，不愿听韶乐。”

老夫子一怔，叹气：“唉，儒生不可教也。本朝有大儒东坡先生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食无肉人瘦，居无竹人俗。先生不知，这俗比瘦可怕，瘦还有救，俗则没

救了。”

那人又一笑：“胡扯！三月不知肉滋味是因为天天吃肉，食多不知味，就是此理。食宁可无肉，是因为吃腻了肉，才做文雅状。哪像百姓农人，食只糙米咸菜，哪里去体味竹的清高？竹有什么清高，破竿一支罢了，一节一节，一节比一节更细，一节比一节更短，有何趣味可言？”

老夫子一怔，望着那人不讲话。

那人一叹，把老夫子那一壶酒来自饮。边饮边叹：“不知韶乐不喜竹，把酒临街望人俗。谁道人生苦短，莫待竹笋变箭镞。”

老夫子听罢，目光如电，在那人身前身后踱步，沉吟。

那人背皆空门，老夫子一击必杀。那人仍怡然自乐，自斟自饮。

众人惊惧，怕他当场毙命。白龙剑、鱼肠剑皆握剑而起。

但老夫子终于未出手。而是施施然回落原座。他低头沉吟了一会儿，突然笑了。

他回头向二剑施礼：“二位请了。”

二剑昂然，不理他。

老夫子不以为忤，反而更是笑容满面，他走上去，说：“二位好啊。”

白龙剑不语，鱼肠剑时德突然一振，拔剑而起。鱼肠剑短，出剑凌厉，嘶嘶风生，破空剑气，直逼老夫子。

老夫子一叹：“这又何必？”他双指一夹，鱼肠剑被钳制。

他右手一挥，一扇大力飞向白龙剑。

白龙剑出剑也快，但剑刚递出，扇面已飞向咽喉。扇若一扫，白龙剑就会人头落地。

众人一阵惊呼。

可那柄扇子突然坠落在桌上。一只酒壶压在扇面上。扇坠桌面无声，酒壶不碎不倒。

众人实实在在地喝了一声彩。

老夫子脸冷了，他松开了钳指，转身飘向那中年书生，说：“先生，自扫门前雪就是了，何必管他人瓦上霜？”

中年书生起身，爽朗而笑：“自身但愿雪常伴，总告惧寒人以春。”

老夫子突然面色苍白，颤声说：“你.....你.....你是清竹？你是柳不恭？”

中年书生笑：“老夫子悟性不差，柳不恭佩服。”

众人愣了。白龙、鱼肠二剑也愣了。

柳不恭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拿下，说：“我这丑陋之人，别平白弄污了这面皮。”他那一张清癯，有刀疤的脸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张脸比那人皮面具更具人情味。这就是柳不恭，狂痴书生，清竹柳不恭。

老夫子自恨他早该猜到这人是柳不恭，这个人那么不经意地说竹子不好，不是柳不恭又是谁呢？

老夫子头一回对自己不满意，头一回认认真真的在心里骂自己是一个大笨蛋。

柳不恭像看破了他的心思：“其实你不笨。”

老夫子不笨，只是遇上了比他更聪明的柳不恭。

柳不恭傻傻说了话：“你叫老夫子？”

他昂然道：“这没有假。”

柳不恭一叹：“你不叫老夫子。”

他哂笑不答。

柳不恭说得缓慢：“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他说这岁月如流水一样快。他没有杀人意，只是恨时光不再来。”

老夫子笑：“孔子也杀少正卯。”

柳不恭：“错了，孔子不杀少正卯，鲁国司寇杀少正卯。”

老夫子说：“那是。老夫子不杀河洛七剑，我杀河洛七剑.....”

柳不恭冷冷道：“所以你不是老夫子，所以你不必装儒雅之相，你只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者。别人只一句话，让你换菜，你即杀人。杀人如同儿戏者，自杀一下试试，看看杀人是不是痛苦……”

老夫子颤笑说：“好好。那我就自杀一下给你看，给你看！给你看……”

说了三次“给你看”，他就把扇子向柳不恭推了三次。三次都是推出慢，回来快，且一次比一次回得更近，第三次扇子已没入腹里。

他双手仍抓着扇尖，呻吟，说：“我不该……叫老夫子……你说我该……叫什么……”

他突然倒地，血从腹中涌流。

柳不恭轻轻叹口气，人飘然下楼。

众人忙追，跑在最前面的是白龙剑与鱼肠剑。

柳不恭下了酒楼，出城，人没入山后。

×                      ×                      ×；

白龙剑肖亭、鱼肠剑时德回到了家乡。

他们家乡为南北之交地，本来无竹。

但七年之后，这里成了一片竹篁。

在村庄中有一个“埋剑冢”，据说里面埋了一柄白龙剑、一柄鱼肠剑。

村落的庄主是一对夫妻，他们看竹种竹，但这对夫妻有被人看不明白的怪癖：这二人从不吃竹笋，虽处处是竹，但从不用竹，不做竹室，不做竹器，不做竹桌、竹椅。

这男人无名，叫敬竹老人。这女人无名，叫湘君，也叫湘夫人。但门前竹子不是斑竹，是一种有些耐寒的竹子，漫漫散散随意生长的瘦竹。



# 第十一卷

## 第一章 孔方庄地牢

没人知道孔方庄的地牢有多大。也没人知道孔方庄的地牢有多深。

如果把京都河洛的所有武林人一绳牵来，孔方庄地牢中可占满一隅。

如果有人从地面上持火炬向里走，得走到三换火炬，才可以走入到地牢里面去。

钱不多不讲，就没人知道这地牢为什么要修这么大，也没人知道这地牢会做什么用。

大侠箫啸和三江女侠罗敷都关在这地牢内。和他们一起关入地牢的还有那些客商，还有从聚仙楼上一拥而来的武林豪杰。他们在那大厅中都中了毒，中了孔方庄的毒。这毒叫一个很怪的名字：“见钱眼不开”。

孔方庄对待这些人的方法很简单。

如果是客商，来孔方庄几次，做了多少钱的买卖，就得让他家人拿多少钱来赎。如果你在孔方庄做过三千万两银子的买卖，你的家人必须拿三千万两银子来赎你的命。这当然没什么道理，但孔方庄做事也不依尘世上的什么道理。

如果是江湖人，如果是在聚仙楼上等仇人，等罪犯的武林豪杰，或是六扇门的高手，就交与你的仇人，让他处理你好了。

如果你的仇人想放掉你，让他送你出庄，随便。如果他想杀了你，那也随便。因为你这个人一入地牢，便归于你的仇人或你的罪犯了。

武林豪杰与六扇门高手都知道不妙，他们在聚仙楼等罪犯和仇人，一等十年，决不是想他们一出庄门就握手言欢，就举杯共庆的。他们的仇人、罪犯也不会这样做。

×                      ×                      ×；

箫啸和罗敷住在一间牢房里。这囚室很湿，上下及四面墙壁都是一人高的大石。毫

无逃脱的希望。

萧啸很恼怒，难道他这一辈子就非吃这“见钱眼不开”的亏不成？

他与罗敷的剑都放在囚室里，孔方庄也有规矩，不拿被囚者的一点东西。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身边。

初一想觉得他们很仁慈，细一想他们很残忍。因为你带在身边的东西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东西，看着这些东西，你当然不愿意死。孔方庄的目的是让你不愿死，让你怕死。

大侠萧啸和罗敷当然不怕死，但他们也不愿意死。可他们没什么好办法，他们中了毒，人又被关在这坚实的地牢里，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地牢里天永远是黑的。

萧啸的目光从来也没离开罗敷。

“三妹……”

“别叫我三妹了，我只有你一个人，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啸哥……”她扑在他怀里。

他尽情地抚摸这心爱的女人。

她说：“我等着，等你来娶我，等着等着都等老了。”

他无言。

她流下了泪：“可是你还不来。”

萧啸突然说：“我来了，我不是来了么？”

两个人心中生出一点酸楚。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忙碌，一旦他们知道自己存活在这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时，他们才想起自己。

他们想不再为责任不再为侠义不再为别人做什么了，他们把剩下的这点时间留给自己。

人的生命在那时刻便最辉煌。

萧啸抱住罗敷，他气喘，他与罗敷全无内力。这时他便有了世上凡夫俗子那生命的体验。他将在这昏灯如豆的地牢中，和罗敷结为一体。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他们发现墙上有字画：

钱不多，恨你毒我淫我

△△

△△⊙

△△

见钱眼不开解毒法：以剑刺入人背三焦、肝俞、气海三处，刺一分五，可解毒。截血解毒。

钱不多，我必杀你

△△

△△⊙

△△

萧啸与罗敷看得呆了。

记号是六个三角形排成“坤”形，又有一圆中心点。这两个记号是说一个十五年前江湖上人人颤惊的名字——阴女。

阴女孟簇也曾被关进这牢里？阴女孟簇与钱不多还有这一段冤孽债？

萧啸想起了这方法可行，那个蒙面人不就用这法儿救他一次么？他与罗敷顾不得再柔情缱绻了。他拿来利剑，为自己截血止毒。

罗敷为萧啸连刺三处大穴。血流如注。她又点萧啸穴道，止血。人已喘成一团。

萧啸马上为她刺穴，血流，又忙止血。

两人疲惫已极，只好马上躺下。这时，他们听到了甬道内杂沓的脚步声。来人了，来了七、八个人，而且这七、八个人身手都不弱。

萧啸说：“快，快，背抵背，不要动……”

两个人很吃力地背抵背，坐在一起。

牢门打开了，灯闪进来了。囚室大亮，走进来四、五个人。

萧啸与罗敷想不到的是，最先进来的人是一两，就是小双儿。她在笑，笑中有怨恨，笑中有凄苦。她头一句话说：“萧大侠，罗女侠，做大侠的滋味可是不错吧？”

她身后那几个人都是高手，都在狞笑。其中竟然有一个小孩，小孩也在笑。萧啸与罗敷闭目驱毒，不作一语。

## 第二章 钱不多想娶少妻

一两在娇笑。萧啸与罗敷不理睬她。

一两说：“萧大侠，罗女侠，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得狂痴书生柳不恭啊？”

萧啸与罗敷一震。

一两笑道：“他可是就在孔方庄住，他在那个敲琴小筑里。”

萧啸与罗敷互相看一眼，他们心意相通。柳不恭还活着，就在他们身边，就在这一庄子里。

一两笑得勉强：“可惜，他又走了，他听说你们落在这地牢里，就不顾你们了，他走了，去救别人啦。”

萧啸与罗敷互相望了一眼。

他突然大笑，罗敷也笑。

一两恼怒：“你们笑什么？”

萧啸看着她：“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不懂得，一个人如果做了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好事，他会多快活。我是为二弟高兴……”

一两看着他们，转身走出。

罗敷一声断喝：“站住！”

一两站住了，以脊背对罗敷。

罗敷说得哽咽：“你是小双儿，如果你是小双儿，你就该想着泉庄，想着个爱你的母亲。可君活着时，我以为她不会是好妻子，但她是你的好妈妈，她不惧死，临死前在地上写出你们，要我找你们，把你们养大，可惜我与萧大侠奔波十年，至今不能骨肉团聚……”

一两不动，说：“我很好。她……也很好。”

罗敷流泪了：“你杀石鸣天，害一家人死散逃亡。你杀印澄印海，让天下英雄齿冷。这有什么好？孩子，你不该这样……”

一两突然转过身来：“你们，你们都想管我？你们谁真的管顾过我？我干什么与你们何干？你是我的什么人？你管得了我么？”

一两叭地把一件东西打在罗敷脸上。

罗敷惊呆了，她想不到一两会这么待她。

牢室里又是黑暗。罗敷在流泪。

萧啸起身，很艰难地去找那东西。他把那东西抓在手里。这是一两打在罗敷脸上的，是一个纸团。

纸团上写的有字：

背三焦、肝俞、气海三处

刺一分五，可解毒

罗教仍在流泪。萧啸把纸团交给她。

罗敷看着纸条，她流流泪，又笑了。她现在才知道，小双儿并没忘记她。这让她死也心安了。

×

×

×；

钱不多坐在一张石椅上。他如今总坐在这张石椅上。这张石椅是在那间秘室里的，钱不多坐在这张椅子上，眼看着万钱、五铢、柳毛毛死在他面前。他的眼眉也不曾跳一跳。但他的心哆嗦了。这三个人，一个是他最信任的人，他把所有的钱财都交与万钱去管。另一个是他最信任的人，他把自己的生命交与五铢去照顾。最后一个也是他信任的人，他几乎把男人的欲望都给了柳毛毛。

他最信任的人都背叛了他。他还要信任谁？他还要对天下承诺什么？

他要烧掉聚仙楼，要把孔方庄的人放到江湖中去，他要让天下大乱。

把这张石椅从秘室中搬出来，他要天天坐在这张石椅上。

他白天去秘室练功，让小孩和瘦子两个人守住秘室门口。他凝神定思，专心练他的秘功。他终于练成了。

当太阳落在湖心岛的林巅时，地底下轰隆隆响起一阵子吼啸声。这声音低沉、雄浑，似地陷天崩，轰鸣不绝。

这是钱不多练功至极巅，突然气游重霄，顶百会，回走涌泉，彻天地之灵时一啸所致。

钱不多就在这轰隆隆的啸吼余音中走出了秘室。

钱不多站在秘室门口，他拉开那秘室机关，让陷阱、机关一齐开动。然后他一掌把那秘室的启门机簧打折。秘室再也进不去人了。

瘦子和小孩看着钱不多，他们知道，他成功了，练成了秘室神功。

钱不多坐在石椅上。他想了许多事，这些事有的是眼前要办的，有些是以后要办的。

他把一两、瘦子、百两、小孩叫来：“系绳儿回来了没有？”

瘦子禀报：“庄主，系绳儿死了。”

钱不多很意外。

“系绳儿被杀，据说是痴狂书生柳不恭所为。”

钱不多：“胡扯。我天天在此，可以知道敲琴小筑肯定有人，那人武功深不可测。柳不恭怎么会走？”

瘦子回答：“是一个瞽者为钟离玉驾船，他亲耳听见的。柳不恭还带着琴，同那个洛阳馆娃李小妓青楼操琴，当日夜里，很多人听见的。”

钱不多仍迟疑。

瘦子说：“还有人报说在酒楼上老夫子被柳不恭杀死。老夫子的扇子陷进自己的肚子里去了。柳不恭救了白龙剑和鱼肠剑……”

钱不多脸慢慢冷起来了：“莫非我看错了？我看敲琴小筑，每日黄昏，剑气重重，这决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为的。柳不恭不在那里，谁在那里？”

没人敢应话。

钱不多说：“百两，你去看看柳神医，代我探望探望他。”

百两飘然而去。

钱不多问瘦子：“有多少人肯送银子来？”

瘦子迟疑：“三家，而且也大大地不够那个数目。”

钱不多一挥手：“杀他五个人。”

瘦子点头去了。

一两看着钱不多，他脸色平静，挥手之间就杀死五个人，而且不用他自己动手，一两感到很恐惧。

钱不多这时突然看定一两，说：“我有话和你说。”

一两心中忐忑，她不知钱不多要讲什么话。

钱不多一声咳嗽，那个小孩就出去了。屋子里只有钱不多与一两。

钱不多向一两笑，很像个慈祥的老人。

×                      ×                      ×;

钱不多盯住一两，盯得她一动不动。她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逼人的杀气。

钱不多说：“我知道你恨我。”

一两不讲话。

钱不多：“你以为我杀了你的父母，其实不是我。是柳毛毛，或者可以说是你父母自己杀死了自己。江湖上，存心仁者必然被杀。这个你懂。”

一两咬住嘴唇，不说话。

钱不多说得很慢，很坚定：“我知道你关心罗敷，关心萧啸。如果你不关心他们，我早就杀死了他们。我可以把他们交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嫁给我。”

一两看定他，目光中是仇恨。

钱不多胸有成竹：“我最愿意和恨我的人在一起活，那样我可以天天活得很小心。小心就不会被人杀死。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活得很小心。”

一两不讲话，她的脸绯红。

钱不多说：“你喜欢柳不恭？”

一两大声：“不！”

钱不多说：“你喜欢萧啸？”

“不！”

钱不多说：“那好，不管你喜欢谁，不管谁喜欢你，都没关系。我只要你嫁给我。我要娶的是你这个绝世美人，泉庄美人。你喜欢谁都没关系。”

一两站起来，凑到他面前：“你以为我会嫁给你？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钱不多的话冰冷：“因为我是天下一富，你嫁给我，要什么会有什么。而且，我要杀死柳不恭，杀死萧啸，杀死罗敷，杀死那个海大少，杀死大双儿……让你跟着我，看着这些人死，不管你恨不恨我。”



一两的眼中仇恨的火光在烧。她举剑欲刺钱不多。剑刺不进去，钱不多的身边有一阵阵无形的罡气。

钱不多说：“你的剑，连我的衣服都刺不到。”

一两气得哆嗦。

钱不多突然说：“你嫁给我吧，你还记得我给你起名字么？我想了好久，才想起了你该叫一两。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我想了这样一句话：孔方庄里钱不多，钱不多有多少？不多不多只一两。你说，这好不好？”钱不多很痴迷，也很得意。

一两摇摇头：“我不会嫁给你。”

钱不多一笑：“你会的，你会。”

他冷冷一笑：“来人！”话音刚落，无声无息地飘进来了那个小孩，这孩子叫托盘。

钱不多说：“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一两不讲话。

钱不多：“他叫托盘。不论多乱的事儿，交给他去办，准办得很好。”

小孩一笑，看一两，那神情很调皮，不像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杀手。

钱不多一叹：“你去，把萧啸与罗敷杀了，把头提来见我……”

托盘转身就走。

一两突然跳了起来：“站住！”

托盘很听话，站住了。

一两突然向钱不多笑：“你讲过的话算不算话？”

“当然算。”

“那好，萧啸、罗敷是我的仇人，我的仇人，就可以归我了。对不对？”

托盘突然插了一句：“也对，也不对。”

一两问他：“为什么？”

托盘笑嘻嘻：“为什么萧啸与罗敷该归你？问一问孔方庄，难道别人不是他们的仇人，他们之间的仇隙不比你深？你有什么仇？萧啸把你闭穴，扔在孔方庄外，罗敷想杀你，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就是泉庄人。如果别人要先找萧啸、罗敷。他们比你有理由，对不对？”

一两讲不出话来。

托盘讲得慢吞吞：“除非你……”

一两冲口而出：“除非怎么样？”

托盘斩钉截铁：“除非你是孔方庄的女主人。如果是那样，是杀是放由你。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走了，马上提来萧啸与罗敷的人头……”

一两瞪眼看托盘，他很坚定地向外走。

钱不多不说一句话。

一两猛吼一句：“回来！”

托盘身子一折，回来了。他冷冷地盯着一两。

一两要落泪了：“好，好。我答应了。”

钱不多施施然起身：“好，什么时候？”

一两咬牙：“两个月以后。”

钱不多突然大笑：“好，好。我活了半百的年纪，还得你这天下绝色美人的垂青，也不枉我钱不多一生。好，两个月就两个月。”

他目光凛凛：“萧啸与罗敷交与你，你愿意怎么处置他们，可随你心意。”

一两话也不说就走了出去。

×                      ×                      ×；

地牢里，萧啸与罗敷在运功驱毒。毒血已经流尽，身躯内的一点点残毒慢慢就会驱

除。但他们的身子还很弱，他们背上穴道那伤口没能愈合。如果他们的伤口痊愈，就有了活命的希望。能活下来，他们可以用剑劈开木栏，冲出地牢。

地牢里有人声在喧哗，向他们这地牢走来。

牢门打开了。萧啸与罗敷仍背靠背。

进来的是小双儿，还有那个板着冷面孔的小孩。

小双儿微微一笑：“萧大侠，身体还好？”

萧啸冷哼了一声。

一两拿出药来：“这是‘见钱眼不开’的解药，其实两位不用服这解药，已经自己截血解毒了，只有那么一点点毒在体内，只要运功几日，便可平复如初了。”

萧啸与罗敷吃惊，不知一两为何这样讲。

一两又笑：“你们心中有疑，是不是？”

萧啸、罗敷不语。

一两说：“两位也不必生疑，按孔方庄的规矩，你们二位是我的仇人，是杀是辱，全由我做主了。”

萧啸、罗敷慢慢站起身来。

一两笑得很媚：“走吧，二位大侠，我们最好去看看太阳，这儿太闷了，也难为二位大侠了，在这里呆了这么多日子……”

一行人走到了地牢门口。

一两突然站住了：“如果你们不把这解药吃了，上去一受阳光，身体还是不免要受伤损……”

萧啸默默接过解药，他与罗敷各自服下。

人们来到了地面上。

如果你没在地下呆上一个月，你没有在一间方方正正的潮湿地牢里度过一个不

眠之夜，你决不会知道阳光、清新的空气的可贵。

萧啸看了一眼罗敷，她也看了萧啸一眼。他们的心意相通：活着，有了气力，就有希望。

一两慢悠悠地说：“我决定，带你们到围墙边去。”

他们不讲话，萧啸与罗敷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他们就过了湖，来到了孔方庄的围墙边。

一两又把他们带到了庄外。

萧啸和罗敷望着围墙。这就是孔方庄的围墙，有多少武林豪杰倒在这面墙下。

他和罗敷伤未愈，人疲惫，斗不过一两与这个小孩儿。孔方庄还有几个大汉，他身手都不弱。他与罗敷必然会倒在这围墙下，也化为夜半的游荡磷火。

一两的脸上没表情：“把兵刃给他们。”

两个大汉递过来萧啸的重剑和罗敷的宝剑。

萧啸想：这是最后一拼。他与罗敷在等待着。

罗敷突然喊一声：“等一等！”她脸上有泪，她看着小双儿：“我死了也不要紧。你得记住，你是泉庄人，你有一个美丽的母亲。她把珍珠、黄金都丢在那滚热的美人泉里。她爱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只爱你们。你还有一个父亲，他用削铁如泥的宝剑去削木屋里的墙木，让宝剑沾染上树汁。这就是你的父母……”

小双低下了头去，她是受到了震动么？

小双儿又抬起了头。

罗敷突然发现，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她已经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

小双儿的眼睛正冷冷地看着她，嘴唇在抖：“这时候了，你还不忘教训我么？”

她的眼里有泪，挥了挥手。

一个大汉递给萧啸一个包袱。一个大汉递给罗敷一个口袋。

包袱里是治伤药，是换洗衣服。有萧啸喜欢穿的月白长衣，有罗敷终生不易的紫衣罗裙。口袋里是金子、银子。

小双儿声音很低：“衣服，是我自己缝的。金子、银子，是柳……柳神医救人所得。这些都干净……”

她急速转身，人回去了。只留下萧啸、罗敷愣在那里。他们看着小双儿的背影。

小孩儿等小双儿身影入了庄，才又慢吞吞地踱回来，说：“对了，萧大侠，罗女侠，本庄两个月后有一件大喜事与二位有关，不可不先告知。”

萧啸、罗敷看他。

小孩儿龇牙乐：“两个月后，这位一两姑娘要和本庄庄主成亲。你说这不是大喜么？两位是女家至亲，到时一定要来敝庄，一杯喜酒总得喝呀……”

说完，人又折回身去，慢吞吞地向回走。

罗敷惊呆了。她想冲上去，冲这小孩儿痛下杀手。萧啸手出如风，抓住了她。他心里明白，如果要动手，两人一定会早早埋在这围墙下。

罗敷突然热泪流淌……

### 第三章 阴婆婆之死

敲琴小筑的白日，很冷清。落叶无人扫，石桌上无琴，小亭很凄凉。

百两站在小亭内，看湖水。他永远也不明白，柳不恭为什么天天在这里望湖水。他看一会儿，眼就花了，心就乱了。

百两慢慢来到敲琴小筑。他站住了，很恭敬：“柳神医，庄主有命，让我来探望你。”

敲琴小筑无声息。

“柳神医，百两求见！”

屋里响起了鼾声。鼾声如雷。好像是说他不愿见人，宁愿睡觉。

鼾声说明有人，但不能说明一定是柳不恭。

百两一推门：“柳神医！”

“叭——”，一阵大力涌来，把百两打出门外。房门又关闭如故。

除了柳不恭，还谁有这么大力气？

百两说：“柳神医既不愿见面，东西就放在门口，百两告退了。”

百两转身走了，走出几十步远，身子突然一个轻纵，直飞向敲琴小筑，从窗子钻了进去。

床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白发皤然，是个老婆婆。

百两冷笑：“果然不错，是阴婆婆。不是阴婆婆，谁还有这绝世神功？”

阴婆婆冷冷一哼：“过奖了，百两大总管，你一个人来的么？”

百两笑：“一个人。但一会儿不回去，庄主就自来了。”

阴婆婆笑得很冷，面蕴杀气。

百两突然说：“孔方庄都知道了。”

阴婆婆一扬头：“你知道什么？说说看。”

百两说得很快：“二十天前，洛陌瘦湖之上，大豪钟离玉携妓游湖，系绳儿去杀他，被一个书生所救。那人杀死了系绳儿。”

阴婆婆击掌道：“好，痛快！”

“十五天前，在一家酒楼上，一个书生搭救了白龙剑与鱼肠剑，出杀死了老夫子，老夫子的一柄扇子没入腹中，血流如注而死。有人认出，这个书生就是痴狂书生柳不恭。”

阴婆婆眉飞色舞：“好，好！百两大总管，你尽给人带来好消息。为这一个月消息，我也该喝一杯才是。”

百两恨恨地看她。

阴婆婆一掠而出，把百两携来的食篮拿在手，她坐在桌边，为自己斟酒，嘴里念叨：“都死了，这一杯，为系绳儿死干一杯。这一杯，为老夫子干一杯。他们的尸体是不是弄回来呢？该把他们埋在围墙里面，对不对？”

百两不讲话，牙咯吱吱响。

阴婆婆笑道：“还有一个‘凿子’呢？死没死？这个人也该死。还有个‘托盘’呢？死没死？这些人啦，其实用不着别人操心，孔方庄就把他们都埋在庄内围墙下就是了……”

百两气得指尖发冷。

这时，突然有人搭话：“你操心你自己吧，你的尸体，可以在三日之内埋在孔方庄围墙外……”

这声音很远，很弱，但很清楚。

阴婆婆脸色马上变了。她抬起了头。

×                      ×                      ×；

果然来了人，站在她面前。又果然就是钱不多。

钱不多在笑，虽然笑时嘴角肌肉很吃力。他说：“阴婆婆，你好啊？”

阴婆婆不理不睬：“好是好，就是家被烧了，没地方住，只好借这儿住几天啦。”

钱不多还在笑：“如果人说了话不算数，烧了房也算不得什么。”

阴婆婆冷笑：“也对，也对。这样也可以去杀人了，用不到再找借口。”

钱不多大笑：“对，对，阴婆婆的话对极了。”

阴婆婆突然不笑了：“钱不多，玩火者必自焚。”

钱不多笑得畅快：“阴婆婆，我孔方庄要在天下玩火，你看能烧到谁？”

随之，二人对搏。

孔方庄的人都要看，看这天下一搏。如今天下，只有钱不多、阴婆婆之间的搏杀才可以算做天下一搏。必然辉煌，必定精彩。

×                      ×                      ×；

阴婆婆站在敲琴小筑，看湖水，她能像柳不恭那样么，她能从这生生不息的湖波中领悟到什么？

钱不多身后是瘦子，他还有一个名叫“凿子”。旁边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小孩儿，他还叫“托盘”。最后一个是小双儿。

朝阳这时刚刚升起，把湖水染成了金黄。

阴婆婆一叹：“钱不多，管好你的孔方庄，像过去那样，对江湖有益，你也增寿。”

钱不多笑了：“我可不要寿数。我只要权力，孔方庄威震天下，武林至尊，集于一身，有什么不好？”

阴婆婆摇头：“天下武林会与你为敌。”

钱不多笑：“我也要与天下武林为敌。”

阴婆婆：“我主意已定，要杀了你！”

钱不多冷笑：“你小心，别让我杀了。”

二人不再说话，只静静地站在朝阳之中。

阴婆婆突然问：“你不用夺命双钱？”

钱不多：“我不用夺命双钱，就可以胜你。”

阴婆婆冷笑。她突然纵身而起，用“阴姹八法”。

一阵阴风刮向钱不多，钱不多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没人见到这交手如何递招的，因为这招数太快。

阴婆婆落地时，一个趔趄。人站住了，但嘴角有血。

钱不多身子向后退了一步，两步，三步。



阴婆婆看着钱不多：“你练成了？”

钱不多点点头，心头一阵子狂喜：“我练成了。我现在是天下第一人了。”

阴婆婆一声长叹，转身向敲琴小筑走去。

钱不多喊：“站住！”他冷冷道：“你败了，应该马上离开这里。不然我就杀了你！”

阴婆婆惨然一笑：“我不能离开，我答应别人，在这儿住三个月。你可以要我死，但不能让我离开。”她慢慢走进了敲琴小筑，从容地关上门，众人都被关在敲琴小筑门外。

钱不多挥挥手，喊了一个字：“火！”

× × ×；

敲琴小筑门口很快就堆满了柴薪。小屋犹如柴薪中的一块炙肉。

钱不多看着，他脸色冷漠，不作一语。众人也都在看，看武林宗师阴婆婆被火焚。

小孩儿举着火把，等待钱不多咳嗽。

钱不多很快活，他可以一举烧死一代大师阴婆婆。

钱不多马上就要咳嗽了。他一咳嗽就可以死人。

这时，小双儿走到了钱不多面前，说：“别烧死她！”

钱不多皱眉：“又是你？”他颇有些不耐烦。

小双儿灿然一笑，这一笑让钱不多心软，他突然想起来了，这个绝世美人要做他的新娘了。他该对她客气一点儿。

小双儿冲钱不多笑。这笑让钱不多很得意。小双儿又说话了，话也很好听：“这么些人都在看着你，是不是？”

“当然。”

“阴婆婆待人以信，为别人守信，诚是君子。你想号令天下武林，不可不信，对守信之人不敬，怕没一点儿好处吧？”

钱不多突然笑了，他想要窥探小双儿的心思：“你不用绕弯子，直说吧，你想怎么办？”

小双儿一叹：“阴婆婆已受重伤.....”

钱不多冷笑：“她没有一年半载好不了。”

小双儿说：“那你为什么不卖一个人情与众人.....”

钱不多突然冷笑了：“好，你说得好。”他一挥手，人都撤走了。

敲琴小筑仍是冷冷清清，仍是寂无一人，房门依然紧紧关闭。

×                      ×                      ×；

天渐渐晚了。湖水依然裂岸，风依然顾及小亭。但小亭中没了那临湖人影。敲琴小筑似乎在沉睡。

有人悄悄走到敲琴小筑门外。是个女人，手里提着篮子。她站在门外，不呼吸，也不动。

有人说话了：“是小双儿吧？进来！”

房门开了，这女人慢慢踱进屋去。

她很熟练地点亮了灯。

皤然白发人坐在床上，被子上有殷殷血迹。阴婆婆在喘：“真对不住，我弄脏了柳神医的被子.....”

小双儿不讲话，只是为她调药。

阴婆婆服了药。她说：“小双儿，谢谢你，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一句话说得她扑了上去，抱住阴婆婆大哭。

萧啸该说这一句话的，他没说。罗敷该说这句话的，她也不说。柳不恭能说这句话的，他不肯说。他们一见面就教训她，难道她从来就没有一点儿好么？现在，这个皤然白发的阴婆婆说了一句，让她马上嚎啕痛哭。

阴婆婆抚着她的头，话语好亲切：“我答应柳不恭帮他照顾你。我没照顾好你。萧啸与罗敷被你送走了，你作得对。但你不能嫁给钱不多，这个人利令智昏，怕不能善终。孩子，告诉婆婆，你是不是喜欢柳不恭？婆婆要他去江湖上奔波，因为非他不可。你能原谅婆婆么？”阴婆婆看着她，像看着钟爱的孙女。

小双儿笑了，她依在阴婆婆膝头上，感到头一次有了亲情。她长了这么大，谁都斥责她，谁都不知道，她最需要的是亲情。

“答应我，别嫁给钱不多，找柳不恭，告诉他，你喜欢他。”

小双儿泪眼婆娑地看她。

阴婆婆笑得像个孩子：“他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从前，我也有过你这么一个小淘气孩子，她是我们阴家的后人.....她后来，后来变了.....”

小双儿看着她，阴婆婆流了泪，很伤心：“她叫阴女，阴女.....”

小双儿抚着阴婆婆的手。这手很瘦削，手掌中有无数条纹路。阴婆婆一生命运坎坷。夜深了。

阴婆婆又咳嗽：“小双儿，记住了我的话么？”

小双儿点点头。

“那好，我也放心了。”阴婆婆这时突然抓住了小双儿的双肩。

小双儿一急：“阴婆婆，你.....”

她怎么推也推不脱，阵阵大力由阴婆婆掌心送来。她只好屏心用功。

阴婆婆驱动全身功力，向小双儿体内传去。

三个时辰后，阴婆婆渐渐没了力气。

小双儿已经把这些内力运气调顺，全部归元。

阴婆婆慢慢放开了手。

小双儿泪眼模糊，喊道：“婆婆，婆婆，你干嘛要这样？”

阴婆婆只是很艰难地笑。

小双儿想为她运功，阴婆婆抓住她的手：“小双儿，你好好等两个月，他.....他会回来，和他在一起，不分.....”

小双儿泪流涌，忙点头。

阴婆婆头一歪，死了。

×                      ×                      ×；

小双儿走出敲琴小筑。

她又经历了一次生死的熬炼。她默默地把那些薪柴再堆近些。她决心烧掉敲琴小筑。

她回头看，这小屋，这小亭，都在晨昏的凝视中给她了安慰。如今，她要亲手把它付之一炬。

她尊敬这老人，她决不让他们把她拖去埋在冰冷的围墙外。

她从容地点起火来。

## 第十二卷

### 第一章 谁更痛苦些？

海大少狂喷一片血光。众人在血光中都幻化成了图画。海大少慢慢地倒了下去。

大双儿扑在他身上，不叫不哭，只是回眸一笑，向闲人淡人说一句：“杀吧，只是你们要把我们埋在一起。”

闲人站着没动。他盯着海大少的手，这只手仍紧紧地握住那一柄剑。那是他闲人的一柄剑，这柄剑从来没背叛过他的主人。

淡人慢慢走上去，她的剑在闪光。

大双儿猛然喊起来：“杀吧，杀吧！我知道你恨我，你杀了我，再杀他！”

闲人在身后，讲话了：“你如果愿意，可以杀死她。我来杀海大少。如果你不愿让他死，我可以把他带回去。”

大双儿的吼声没人听见，只有那车前的马愣了一愣，抬一会儿头，过阵儿又去啃草。

淡人慢慢转回身，看着闲人，笑了，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为什么杀她？我为什么恨她？我不想杀死她，连杀死一棵草都不愿意……”

她的脸上精神焕发，有一阵阵爱的光彩。

闲人冷冷的脸也有了笑意。

他们走到海大少身边，闲人从海大少手里拿过剑来。他仍用那些丝绦缠住剑，慢慢地缠。

淡人在静静地看着他，他们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了海大少和大双儿。他们的目光中只有他们自己。

他们转身，向着来时的路走去。

闲人扶着淡人走得很慢。淡人的走路姿势很美。大双儿也承认这会儿她比自己更美。

太阳慢慢落下山去了。

×                      ×                      ×；

海大少醒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大双儿。他抓住了大双儿的双手问：“还没完？”

大双儿苦笑，摇摇头。

海大少笑了：“没完就又得逃命。你瞧，这哪像个好人，天天得逃命……”

大双儿也笑：“你这狼狈样儿，哪像海大少，原来你那不在乎的笑，好帅……”

海大少正色：“叫我海石。那笑，是苦笑。”

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找车马，赶月色走路。只要不死，他们就要去关东山，去泉庄。

×                      ×                      ×；

闲人和淡人步子很轻快，他们头一次这么快活。

他们彼此心意相通。脚步唰唰声响，像是交换着心里话。

他们飞身回去，回到活人冢去复命。

活人冢内和往常不一样。冢外的海庄很平静，冢上点起了几堆篝火。一些人在准备马车，马车是用金子饰边的，驷马高车，很气派。

活人冢外有许多人在忙碌。这是活人冢从没见过过的忙碌。

闲人与淡人进了活人冢。他们头一回感到畏惧，两个人手拉着手向甬道里面走。

闲人想在甬道放下剑，再入屋去。但厅室里的人仿佛知道了他的心思，说了一句：“不用摘剑了，你今后进屋再也不用摘剑了。”

闲人只好和淡人带剑进屋去。

仍然是那个拱顶吊灯的大屋，仍是满屋羊毛如雪。不同的只是阴女孟簇穿起了衣服。

她穿一身黑衣服，头上戴一只特大的黑斗笠。她的雪白长发不见了，可能卷到斗笠下面去了。

闲人和淡人站在她面前。

阴女孟簇的声音很快活：“你们杀死了他俩？”

闲人和淡人没回话。

“把他的头拿来，我要用它做便器。”她讲这句话，像说一个很愉快的故事。

闲人与淡人仍没有回话。

阴女孟簇开始冷笑：“你们不会像井人与湖人吧，告诉我你们没有本事杀死他……”

闲人说话了，气一长吁，吐口说：“我把他放了。”

阴女孟簇看看他，又转头去看淡人：“一定是你，你放了他！”

闲人突然说：“是我，不是她！”

淡人说：“是我！”

闲人一推她，淡人就到了他身后：“是我！”

他静静地伫立在阴女孟簇身前，这时他才发觉，阴女孟簇的个子比他矮许多，阴女孟簇只是一个女人。

闲人想错了。阴女孟簇决不只是一个女人。她一眨眼间就握住了他的剑。这动作有多快，他不知道，只知道背后一凉，剑已经在她手中了。

阴女孟簇冷笑：“我最不爱看男人女人假亲热那样儿，别让我作呕，你说，真的是你放的？”她看着闲人。

闲人一挺胸：“是。”

阴女孟簇说一声：“好。”话音未落，剑已一振，丝绦都被震断，成一缕缕飞絮飘飞于地。剑一击出手，叭又退回。

闲人的身子一晃。右臂落在雪白的羊毛上。

闲人以左手点穴，止住流血。

阴女孟簇问：“放一个人，断一条臂，两人都是你放的？”

闲人声音仍是那么冷漠：“是我。”

淡人突然一冲，人站在闲人面前：“不是他，是我。”

阴女孟簇说：“好！”

她又一剑飞去。

淡人的右臂也没了。血溅红了羊毛。

阴女孟簇看着淡人倒下。

闲人看着她：“这些羊毛沾上了血……”

阴女孟簇看着他：“我反正要出去了。十年，我也该出去了。”

闲人说：“我可以走了么？”

阴女孟簇说：“可以。”

闲人弯腰，用一只左臂抱起淡人，向外走。

阴女孟簇低了声音：“我有药……”

闲人站住了，他腿在颤，但声音很稳：“不用。”

他抱着淡人，一步步走出去。甬道中，那脚步声很匀，不紧不慢。

×                      ×                      ×；

阴女灰耳细听着，直到那脚步声出了活人冢。她突然扔掉了剑，滚在羊毛堆上。她哭，她喊，声音嘶哑。

她像一只野兽，撕扯她自己的衣服。她嘶喘着，去抓剑，舞剑。剑光中，羊毛飞舞，让她窒息。

一会儿，活人冢里又没了声音。

阴女孟簇慢慢睁开了双眼。向四外环视。

这是她呆了十年、十二年的屋子。这是她的囚室。她如今要走出这囚室了，活人冢里再无活人了。既是活人，就得走到活人的世界中去。

她如果要到了活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得增添许多死人。

她的心在跳，手哆嗦，她哗哗地撕下身上的破衣服。又重新穿上一套黑色的衣服，戴上大大的斗笠，斗笠也是黑的。

她要走到阳光下去。她怕阳光，不让阳光照射到她身上。



## 第二章 佛手拈花

今日十五，是豆花楼的忙日。

关东山人讲究初一、十五，他们谳亏盈之数。用日来调农事，用月来调房事，阴阳之顺，也是农家所求。

月圆之日，人忙吃，忙睡，忙媾合，忙生儿育女。

要吃，到豆花楼。要睡，回自己家。但也不如都在豆花楼。豆花楼后院就有秋草堂。秋草堂里有女人，而且是总笑着的漂亮女人。

豆花楼从一大早就渐渐上了人，渐渐地楼上就满了人。

人们要吃豆花楼的名菜——豆花。

早先的豆花楼很兴旺，牛眼盅子的豆花要一两银子一盅，但那兴旺被钱不多与海大少弄坏了，他们在这里斗富，让脚夫贩浆引车者流都上来白吃这名震关东的豆花。豆花一经大吃，便没了那神奇，穷人不再痴迷，富人也恶它入俗，豆花楼由此不振。店掌柜便一气病倒，三个月后谢世。

新任豆花楼的掌柜是关东侠客高凤奇。

高凤奇是个魁梧汉子，总是满面笑容。他开一家镖局，镖局叫高凤翔龙，镖旗上绣一龙一凤，龙高飞凤低翔。这镖车可一路无阻，直入京关。关东地面上黑道白道，没有不买高凤奇帐的。

高凤奇出手很大方。

关东黑道独手鸡刘翔，一赌亏输，亏人家二十万两银子。他还不上，赢家逼债，他将人带上豆花楼。摆上了席，刘翔要请豆花楼主讲话，否则便点火烧楼。

独手鸡刘翔对上楼来的高凤奇一揖：“高大侠，来添烦扰，实在惭愧。但在下一身赌债，实在难活，只好来找高大侠，讨一个侥幸……”

高凤奇目光炯炯，看定独手鸡，笑说：“不知刘先生如何讨这个侥幸？”

刘翔看定高凤奇：“我俩掷一把骰子，一掷两瞪眼，如果我输了，认命，人从这楼上跳下去。人死债黄，二十万两银子就没了。如果高大侠输了，只好烦高大侠为我拿这二十万两银子了。”

酒楼上有人跃跃欲试，想向刘翔出手。这是什么地方？关东名肆豆花楼。这里的主人是誰？关东侠客高凤奇，高凤翔龙一面旗，天下去得，你刘翔到这里来讨野火，不活得不耐烦了么？

高凤奇微微哂笑，止住众人。如果动手，独手鸡以那一只残手，岂是豆花楼上众豪杰的对手？

高凤奇沉然一声：“好，我答应你，我赌了。”

二人议，一掷而定，点大者为胜，点数同则重新另掷。这是一场二十万两银子加上一条命的豪赌。

独手鸡刘翔占先。他这阵子赌运不佳，不然也不会亏空人家二十万两银子。

他想来想去，想用这一个黑心法儿来吃定高凤奇。他的手抖了。

有人不耐烦地喊：“掷啊，掷啊，快点掷啊。”

独手鸡两眼一闭，瘦长的五指倏地伸出。两只骰子就在碗里滚，滚，滚。

众人都瞪着眼瞅。

骰子终于站定了，两只骰子只有两个点！

独手鸡刘翔的心马上一沉。他输定了。

两只骰子，顺手而丢，丢一百次怕也碰不上这两瞪眼，他竟一掷而来，不是命又是什么。

高凤奇笑着看他。

刘翔眼睛一湿：“高大侠，我不该死缠你，我死我自己的就是了。”

他慢慢向楼窗边走去。楼后是一块巨大的卧牛石。他只要纵身一跃，二十万两银子

就可以了帐。

赢家无法阻止，这是规矩。人家要还你帐，用的是命，赢家又不能讲不要这赌债。如果开了这个口，今后一切赌债皆可以赖帐。

眼看独手鸡就要跳楼，眼前一闪，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是高凤奇。

高凤奇在笑：“豆花楼天下名楼，怎么能让你在这里跳下去？再说，我还没掷骰子呢，你凭什么认输就算？”

独手鸡刘翔低头一叹：“高大侠别开玩笑，我认了。”

高凤奇正色道：“难道我就不会也掷个两点么？”

独手鸡与高凤奇又坐在桌子边。众人都知道独手鸡必无胜理。

高凤奇抓起了骰子。微微一笑，叭地就把骰子丢进了碗里。两只骰子就在碗里滚，滚，滚！

两只骰子慢慢站定了。一只是六点，另一只在滚，平转，也像是六点。

独手鸡要闭上了眼，他刚才应该跳下去，免得徒受其辱。

突然一阵子喝彩。独手鸡一睁眼，傻了。

六点的一只骰子啞地一声响，炸成了粉末，另一只平滚成六点的骰子又一动，滚成了一点，不动。

高凤奇冲独手鸡一揖，笑着说：“我输了。”

独手鸡眼中含泪，他望着高凤奇，说不出话来。

高凤奇替他担了二十万两银子债，高凤奇救了他一命。

高凤奇又冲那赢独脚鸡的赌家一揖：“这位兄长请了，在下有一事请教。”

那人也很恭敬：“请讲。”

高凤奇在笑：“兄长同刘兄赌胜，如今输家算在下，如果兄长肯赏高某一个脸，高某就请与赢家一较，以二十万两银子为一较。如果兄长不愿，在下马上赔银子。”

那人沉声道：“如果高大侠输了呢？”

高凤奇朗声一笑：“那么高某就再上二十万两。如果高某赢了，这二十万两银子就算在下归过了。这样是求赢家给在下一个翻本的机会。”

那人一笑：“好。”

于是高凤奇与那人又一赌高下。骰子由那人选，点数大为先，平则另起。

那人选好了骰子，就叭地把两颗骰子扔在碗里。骰子就在碗里滚，滚，滚！终于站住了，是两个六。

众人一声叹惋惜。高凤奇又要输回去二十万两银子，转眼间四十万两白银归到别人手里。

高凤奇一笑，也叭地一掷。骰子在碗里滚，滚，滚！终于站了，也是两个六。

两个平手，就又由高凤奇先。

一连来了三次，第三次那人手一软，终于掷了个四六。

高凤奇笑：“我赢了。”

那人叹一声：“你赢了。”

高凤奇两粒骰子打出，这一次骰子不滚，一跌入碗中，定定地出了两个六。

那人一揖而笑：“高大侠真是好赌技。”

高凤奇一笑置之。日后从不提此事，因为他做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这并不是一件大事，不值得一提。

此后，豆花楼的豆花又贵了起来，竟然要二两银子一小盅。吃豆花楼的人仍是济济拥拥，你去我来。楼因人而名盛，人为楼添彩。豆花楼有了高凤奇就买卖更兴旺。

豆花楼有三吃一送。

外地的英雄豪杰有了难处，可以报名而上，白吃一顿，起身就走。凡是有拜帖上府见过关东侠客高凤奇的，可以在豆花楼白吃。凡伤残病弱鳏寡孤老年幼者，均可在豆花

楼楼下吃上一餐饭，吃过就走。外地的豪杰临走时，豆花楼照例馈赠。

× × ×;

十五中午，豆花楼人满，人人都在品味豆花楼的关东菜绝技。

楼后，厨后有一间小屋，有一个汉子在默默斟酒独饮。他刚刚打发走他的妻子与孩子。他让手下的四个得力弟兄去护送她们。他给她们带了三封信。这三封信，一封是给大侠萧啸，一封带给海大少，一封带给阴婆婆的。只有这三个人或许敢与钱不多的人抗争，他希望她们能很平安地走出关东。

他忽然觉得他在关东的盛名都是一场空，是一场梦。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凿子，其名不详。瘦，人五尺左右，行动好低头，不大好与人讲话。不怎么笑。擅一阳指、蛇心钩两大绝技。曾杀死钱不多庄内叛人五铢。曾单身赴少林，上武当，挑战七大门派。少林围住了他，被他逃脱，武当七子以剑结阵，困了他一日，又被他逃出。此人杀人极快，以指风点穴，以掌击顶，七窍流血而死，死状甚是恐怖。”他差不多已经能把这人的一切都倒背如流了。

他在等待，等待这人来。

豆花楼人声渐喧，时辰越来越逼近午时三刻。他站起来，准备到前面去。

突然有人叫他。他一回头，见到一个拎幌儿的算命先生。那人神清气朗，不类乎一个跑江湖【口扁】口弄人的。

那人说：“先生，为什么不算算你的命？”

高凤奇笑：“命已无疑，还算什么？”

那人笑：“既知无疑，可道个详细来。”

高凤奇笑了：“我是关东侠客高凤奇，今日午时三刻与人有约，一较武技，我技不如人，自恃必死，这些，你都知道了，也不用算了。请先生走开，给我片时清静。”

算命先生又笑：“对手既强，你一定约人助你，我想你可能约谁。第一个当然是

大侠萧啸，他踪迹不定，在北方四处飘零，你不一定找得到他。再一个呢？可能是海大少，这个人正邪不定，说不准他高兴了也可以助你一助。这个人武功路数很难判定，连天下一富钱不多的虎须他也敢捋。再一个就是阴婆婆，这个人急人难，虽年已老迈，但仍乐于奔走江湖，为人排忧解难。我说这三个人，如果知道你有了难处，一定会来助你，可惜啊可惜，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高凤奇一震，呆呆地看那算命先生。这人穿一件月白长衣，像大侠萧啸。但萧啸没有这人瘦。这人脸面呆板，没一点儿表情，显然是易容所致。

关东侠客站起来，一揖说：“先生愿为在下算命，在下乐于听先生教诲。”

算命先生哈哈笑：“好，好。你遇上了我，可以让你的龙翔九天，凤鸣五谷，逢凶化吉了.....”

已是午时三刻了。

楼上的人一口豆花分成三口吃，他们在等待，等那个名动武林的杀手“凿子”。

豆花楼主高凤奇也慢慢踱出来了。他神色凝重，也无心与这些熟人打招呼，只是匆匆坐在桌边。他的桌上有一坛酒，他自斟自饮。他的心里有些镇定了，没人注意到，他还时时回头，看一眼身后。

身后有一个算命先生，喝了三坛酒，他似乎全然不知这酒楼转瞬之间会成为厮杀之地，仍在不断地饮酒。

楼梯走上来一个人。这个人像是一蹿一蹿上来的，也不见腿动脚移，人已经到了楼上。

他的眼睛很狭长，眯起来，人看不见眸子，但能觉得出一股冷冷的光。他向酒楼内扫视了一下，被他扫视的人都心里一冷。

他的目光定在高凤奇身上：“关东侠客？”

高凤奇点点头。

“我是凿子，来自孔方庄。”他一个字也不肯多说，人便坐在对面。

他桌上也放了一坛酒。他也自斟自饮。

凿子不讲话，只是喝酒。

高凤奇也只喝酒。他想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但他没问。他们一直喝到黄昏，喝到月亮升上了楼前。

有些人等不及了，他们的耐性有限。有些人还在等，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从来没看到这样斗武的，只是喝酒，喝了一下午，又喝到晚上，一句话也不讲。

凿子看着月亮：“听说豆花很好吃？”

高凤奇一笑：“好吃。”

“好吃到什么程度？”

“好吃到你吃过一次，就不想吃第二次了。但如果你来了客人，他一次没吃，你只好又来吃一次。还没吃，你就在心里骂王八蛋，又吃这个豆花了……”

凿子的脸上有了点笑意：“你吃过几次？”

高凤奇两眼凝视着他：“你要我讲实话？”

凿子点点头。

高凤奇说：“我一次也没吃过。”

凿子一愣，随即大笑。

高凤奇也笑。

凿子脸又冷冰冰的了：“你为什么要卖二两银子一小盅？”

高凤奇很笃定地看着他：“如果今天我败，下一个豆花楼主会卖三两银子一小盅。而且生意会比现在还好。”

凿子点点头，说：“你愿不愿意陪我吃一碗豆花？”

高凤奇笑：“当然愿意。我过去不吃它，是因为忙，我顾不上吃它，现在我顾得上，为什么不吃？”

桌子上排起了两排九个牛眼一样的小盅。

小盅里是那像鸡像鱼像山珍像燕窝像猴脑，有一股鲜遍天下滋味的豆花。

凿子吃了三盅，不再吃了。

高凤奇连连吃去，一直把九盅都吃了下去。

凿子看着他：“很好吃么？”

高凤奇皱眉：“不怎么好吃。”

“那你为什么全吃下去？”

高凤奇一叹：“因为我是豆花楼的主人。就是端上一十八盅，我也得全吃下去。”

凿子笑了：“你这个人很老实。”

月亮很大很圆，也很冷清。楼上的人更少了。

高凤奇说：“我有一坛熊酒。你知不知道熊酒？”

凿子笑：“我在孔方庄，人家说关东山的几大奇珍就是熊酒、糖煨参籽、豆花，三花鱼……”

高凤奇说：“我答应你，不管今晚一战如何，明天你总可以吃到那些。”

凿子低头，说：“谢谢。”

两个人又喝熊酒。因为熊酒只有一坛，两个人就轮流倒着喝。

熊酒很有劲，又很珍贵，两个人就急着给自己倒酒。凿子贪喝，多倒了一次。

高凤奇说他多倒了一次，凿子不承认。

高凤奇突然骂起来：“你这个王八蛋，多喝了一点儿还不承认……”

凿子脸变了色，慢慢把酒杯放在桌上，冷冷地说：“你敢骂我？”

高凤奇不相让，让旁边的人为他捏一把汗，他吼：“我就骂你了，你能怎么样？”



苗子看着他的脸，好半天才说：“你请我喝酒，骂我，骂就骂吧，我能把你怎么样？”

苗子又坐下来，两个人把一坛熊酒喝光。

月已中霄。楼清风冷。苗子与高凤奇都已喝得醺醺然。

苗子说：“你这个人可以交个朋友。”

高凤奇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不管你吃了多少豆花，喝了多少熊酒，你还是要杀我。”

苗子突然说：“熊酒很好喝。”

高凤奇说：“可惜没了，还有一坛是留给朋友的。”

苗子笑了：“做你的朋友一定很幸运，你总会想着他们。”

高凤奇：“可惜你不是我的朋友。但如果不是答应了朋友，这一坛酒可以送给你。”

苗子慢慢站起来：“我以后会来，来你的坟上看你。”

高凤奇也站起来：“你别来，你一来我就难受，我会想起来这个人来喝来吃还杀了我。”

苗子抬起了头：“我有武林中人人艳羡的两大绝技‘一阳指’和‘蛇心钩’。”

高凤奇一笑：“我知道。”

苗子说：“我一下子就可以杀死你。”

高凤奇笑：“如果你不动手，也不近身，我们只隔桌比划，你的一阳指与蛇心钩还是杀不了我。”

苗子冷笑，冷冷地说：“你太自大了，那样你必死，我一击就会杀死你。”

高凤奇说：“如果你杀不死我，怎么样？”

苗子冷冷地说：“我自杀给你看！”

于是，两个人隔桌而坐。

苗子不动不怒，倏忽扬起一指，食指破破有声，直刺高凤奇胸前三道大穴。只要一

指中穴，人必死无疑。

高凤奇一扬手，叭叭叭一阵子脆响。桌上有一堆碎碗瓷片。装豆花的牛眼蛊子被他用内力吸附在指上，抵住了凿子一阳指的一击。

高凤奇嘴角沁出了血。

凿子吃惊地看着他，说了一句：“好。”

虽然高凤奇取了巧，但毕竟他只是用蛊子抵了他这一击，也算不得什么。

凿子这一击没杀死高凤奇。他一叹，说：“我刚才其实心里没杀气。”

高凤奇说：“我明白。”

凿子冷冷地说：“这一次你必然会死。”

凿子双手平勾，指勾如箭，十指一点一点波动，眨眼间已变换了二十几个姿势。

高凤奇只是不动，他倏忽十指炸开，如佛之分指拈花，状甚优雅，腕一曲一折，一伸一勾，无论凿子手用在哪里，蛇心钩的蛇头七寸腕脉处都被顾到，高凤奇招招点他脉门。

凿子面如土色，他喃喃道：“佛手拈花？你会佛手拈花？”

高凤奇轻轻一叹：“不错。”

凿子起身四顾，又回头注视高凤奇：“我说过，做你的朋友很幸运。你有这样的朋友也很幸运。我是不是可以见见你的朋友？”

高凤奇点点头。

不知什么时候，桌边多了一个人。这人就是那算命先生。

他捧着一坛酒，这是一坛熊酒，满满的一坛熊酒。

他笑着：“我就是他的朋友。”

凿子看着他：“你是柳不恭？”

高凤奇惊讶地看着算命先生。

凿子看着高凤奇，一叹：“你还不知道你的朋友是谁……”说完，他猛然向自己头上一击，颓然倒地。

高凤奇大声说：“我明天一定去你坟头，给你送去豆花、三花鱼、糖煨参籽、熊酒。我一定常来看你……”

凿子的头上在汨汨流血，他只能惨笑，右眼眨一眨，表示他听到了高凤奇的话。

凿子的桌上还放着六盅已经冷却了的豆花。

### 第三章 热闹村

没人知道，在长白山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

这个村落叫热闹村。热闹村很小，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一个老头，领一个小孙子。另一户人家是两个残废人。这是一对夫妻，男人缺一条右臂，女人也缺一条右臂。

老头见到这两个人来，把那一间废弃的屋子修缮起来，生火做饭。还总听见他们的笑声。

晚上，那对夫妻的屋里灯火通明。老头细听听，听见他们在唱歌。

他们总是在唱一支歌，那是一支民歌，在唱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在城角等她的男人。那歌的每一句都先唱“静女”。老头以为这女人就叫静女，他有点弄不大懂，人都残废了，还喝这些歌干什么。

这夫妻俩既不像是农人，也不像是手艺人。那男人像是个猎人，用一只左手比别人用双手还灵巧，他把树枝削成箭，一支一支地抛出去，就能射死野兔，射死雉鸡。那女人什么也不干，他一射猎，她就在后面看。然后两人就回来烧烤野味。男人还教老人的小孙子如何削箭。老头觉得这一男一女人都很好。

×                      ×                      ×;

这天，男人和女人领着小孙子在山上溪边射猎。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怪。一个脸很胖，身子却很瘦，另一个的手总是不闲着，一会儿举起来，一会儿落下去。

两个人冷冷地站在他们面前。那两个人在笑，比这缺臂的男人女人见了猎物时的笑更快活。

胖脸人笑着问：“闲人淡人？”

男人点点头，回头对女人说：“你带他退后一点儿，别让孩子看见血腥。”

胖脸人狞笑：“你知道我是谁？米厨子，他是堂倌。咱们是专门来杀你们的，这小孩子也得死。”

闲人的脸变了色。

淡人冲闲人一笑，她领孩子到了山坡边。

山坡这边传来打斗声。孩子问她：“叔叔在做什么？”

淡人笑，笑得很甜：“叔叔在杀狼。”

不一会儿，打斗声就没有了，闲人的身影出现了。他仍然是那么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淡人。

孩子扑过去：“叔叔，叔叔，你杀的狼呢？”

他笑了：“狼死了，没影儿了。”

他用一只臂抱起了孩子。他身上很干净，他的手也很干净，没有血。

## 第四章 恶人石

秋阳高挂，天空晴朗，远远可眺长白山积雪的冰峰。

车马疾奔，驾车人与一个绝世佳人拥抱在一起。他们须臾也不愿分离。

他们是海大少与大双儿。

长白山的森林飞驰而过。两个人一路上不大讲话，大双儿脸红心跳，她觉得近乡情更怯，她觉得她马上就会见到那美人泉了，她马上就会见到那梦寐以求的泉庄了。

她还能找回几许儿时的温馨？她还能寻出几分儿时的天真？

大双儿用双手搂定海大少的肩，她整个身子偎在海大少身上、怀里，她定睛仔细瞧着海大少。

泉庄近了，泉庄到了。

这就是她梦中的泉庄。

一片废墟，那木屋成了一片废墟。倒树和那些房舍木料烂了，有些树身上竟抽了芽儿，有些树上长满了元蘑。元蘑长得密密的，很好看。

大双儿欢乐着，笑着去采蘑菇。

她跑上后山坡，告诉海大少，小时候她就是在这里和小双儿玩的。她们在这一片花海里摘呀摘，为自己编一个花冠。戴上花冠之后，她们就后悔了，明天来，这些花没了，怎么办？可明天再来，这里永远有花海，这里永远有鲜花。

她告诉海大少，她最喜欢野山菊。但眼下秋尾了，野山菊很少。

海大少还是摘了几束，为她挽了一个花冠，给她戴上。

他和她躺在山坡上。

他问：“你想什么？”

她笑，不回答。她在想那一次江人去为她弄松仁，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来杀海大少，她与他落入密室的那几日。

海大少说：“你在想清川堡？”

她点点头。

“你在想湖人、井人、闲人他们？”

她又点点头。这些人都让她挂牵。阴女孟簇那样阴毒凶残，会放过湖人、井人么？会不会难为闲人与淡人？闲人与淡人在一起，会像他们一样快活、幸福么？

大双儿望着海大少，笑，笑得憨憨的。

她和海大少在树下徘徊，徘徊在她童年的梦里。

大双儿拿一把匕首，在树身上刻了一行字：

海石、大双儿，永居泉庄，一生快乐。

她笑缠住海大少，让他一遍遍地念。

天黑了。大双儿仍偎在海大少怀里。

长白山的林子里，野兽开始叫嚷。这也没什么，它们也没有害人意，它们只不过是呼唤同伴，在呼唤森林。

海大少与大双儿搭了一个窝棚。

海大少笑：“我要自己动手，再给你重建一个好好的泉庄来。”

大双儿笑，笑得更甜：“如果美人泉出泉水就好了，那样泉庄就更美了。”

月亮挂在中天，这是秋日的十五之夜。

大双儿说：“我睏。”

海大少说：“那就去睡。”他抱着大双儿，一步一步走向窝棚。

他熟悉这女孩子的身体，他让这身体一日日由纯洁的少女而变成丰腴的妇人。他爱她，把她像珍宝一捧在怀里。

这一夜没有了逃亡时那匆促，没有了车马辚辚时的急遽，没有了人声喧嚷的吵闹。这个泉庄的梦的世界里只有他和她。

她忘了羞涩，山林中，一切生灵都没有羞涩。她找到了女人的完美与平静。

她躺在窝棚中，身体下是清香的蒿草。她对他呢喃：“我想要个孩子，我要一个你的孩子，一个儿子。我叫他海木，海木。你是石头他是树，就是一个泉庄，又有石头又

有树。”

海大少踌躇满志：“要两个，也叫大双儿，小双儿。”

她的血流得很快，她从这汨汨流动的血涌中，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他那深情温柔的爱抚。

×                      ×                      ×；

天很晴朗。大双儿和海大少坐在美人泉边。

美人泉没有了泉水，只有那些形状很丑陋的畸形恶石，这些石块叫恶人石。

大双儿在想往事，她想起了母亲，父亲，她的心里升上了一阵酸楚。她说：“母亲很美。泉庄的美人，女人都很漂亮，但母亲最美。她心很善良，让人把珠宝、黄金都扔入美人泉。珠宝会不会化，黄金会不会融？母亲笑着扔，说这些东西在泉庄最没用，应该把它们都赠给美人泉。父亲不讲话，只是笑，看着母亲笑……”

大双儿突然流泪了。她哭得很是伤心。

海大少不讲话，他默默地看着大双儿。

太阳升在中天，长白山高，太阳照身上就暖融融的。

海大少抱着大双儿，坐在美人泉边。他们但愿这一生一世都这么坐着。

但他们没办法再坐下去了，因为他们听见了辚辚车马声。

一辆马车从坡边慢慢驶上来。一直来到他们的身后。

大双儿仍在抚弄海大少的胸衣，她说：“她来了？”

海大少点点头：“她来了。”

这辆车停在他们身后，像鬼魅一样寂无声息。车很大，驷马高车，马都是千里挑一的良驹，马车的车厢是黑色的，镶着金子，金子打饰成十分好看的边儿。

他们没动，他们知道，来人是阴女孟簇。

马车边有了许多人，都恭敬地站着，有湖人，有井人。但没有闲人，没有淡人。

马车厢帘没有打起来，里面有一个懒懒的很娇美的声音在说：“到了么？”

湖人躬身一揖：“到了。”

女人的声音有些欢快：“既然到了，他们为什么不来见我？”

海大少与大双儿仍不动，仍相互拥抱着。

厢帘打开，一个黑黑的人影飘了下来。她戴着面纱，戴着斗笠，大大的斗笠。她一身都是黑色。顿时，一阵阵杀气涌向海大少。

她立在海大少身后三四丈远。她只要催动内力，就可让海大少马上口喷鲜血而死。

海大少和大双儿看都不看这女人。

海大少身子一动，嘴角开始沁血了。大双儿含情脉脉地为他擦去血迹。她想坐起来。

“别动，”他说，“小心被狗咬着。”

海大少以为他的脊背就是一座山，为大双儿挡风的山。

戴面纱的黑衣女人长长一叹，说：“你们马上就要死了，而且会死得很惨，很惨的……”

海大少放下大双儿，抚去了她鞋子上的灰尘。两个人站起身来，慢慢转向她。两个人的眼里都有幸福与快乐的笑意。

阴女孟簇说：“我在活人家里呆了十年，十年了，出来事很多。但头一件事是驱车八百里，一路追你们，我一定要杀死你们，我要亲手杀死你们。”

海大少和大双儿笑了。

大双儿突然觉得阴女孟簇很可怜。她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爱，只有恨。而只有恨的日子最是难熬，仇恨一天天像毒蛇一样咬噬着人的心灵，让人心灵得不到片刻的宁馨与快乐。

只有仇恨的人活着比死了还痛苦。

大双儿说：“我很可怜你，你没有爱，只有恨……”

阴女孟簇冷笑：“我杀了你，你就不会可怜我了。再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像我的



一只狗，.....被我唤来唤去。”

大双儿笑得灿然：“那个人不是他，那个人是你的海大少。他叫海石。海中的礁石，风暴过后，海浪没了，船没了，浪花落下去，还有礁石。你明白么？”

大双儿痴痴地看着海大少，她好幸福，她把身子都偎在他怀里。

阴女孟簇吼：“海大少，你杀了她，你杀了她，我让你跟我回去，你跟我走，三年之内我让你成为天下武林至尊.....”

海大少笑，笑得很爽朗，不说话。

阴女孟簇咬牙：“好，你不杀，我杀！我杀死她，看你还做不做这恶心样.....”

阴女孟簇飞纵而上。她一落下来，迎面站定了海大少。

她生生把一记杀招收回。说：“你让开，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狼崽子！”

海大少冷冷地看她：“你这个地狱里的僵尸，我一看见你那白头发就恶心，恶心得要呕吐.....”

阴女孟簇气得浑身颤抖，世上谁敢这么说她？世上哪一个人敢对她不敬？她哪里受过这种耻辱？

她冷声道：“你这个王八蛋，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十多年前，我杀了你爹，掐死你娘。那一次我杀得好痛快，把你们海家一家人杀个精光。只留下你这小王八崽子，供我玩，供我乐。海大侠，你那爹在地狱里也眼睛闭不上，你娘是个冤死鬼，孤鬼游魂，没人收留.....”

海石挺了挺胸：“阴女孟簇，你还我父母血债！”

孟簇冷笑：“好啊，只要你讨得去.....”

大双儿瞠视她：“善恶早晚必报，你这人死期也近了。”

海大少狂吼一声，人就飞出去了，向阴女孟簇痛下杀手。

海大少连向孟簇出手三次。三次都被她轻轻一击而退。他全身衣服，寸寸断绝，全

身都是伤痕。

他喘息着，像疯狂的困兽。他仍然想站起来，冲过去。他双目眦尽裂，如果眼光可以杀人，他起码已经把孟簇杀死了一千次。

孟簇仍冷冷地站着，看着他，等着他。

海大少已经没有力气再拼。但他又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他想把一腔血溅在阴女孟簇身上。

大双儿扯住了海大少：“海石，海石！”

这呼唤千回百转，让大少一下子从仇恨的欲火中走出来。

他冷笑了笑，是啊，他何必要杀这个用仇恨浇灌身心靠仇恨来打发漫漫长夜的孤凄女人呢。他有大双儿，有大双儿爱他，他比阴女孟簇要幸福得多。

他整整衣襟，看看大双儿。

大双儿也笑着看他。

然后两个人就莞尔一笑，转过身来，轻轻松松地面对孟簇，轻轻松松地面对死亡。

阴女孟簇狠毒地说：“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杀死你们，我只想把你们送回活人冢，把你们各关在一室里，让你们面也见不到。让你们想活不成，想死不能，让你们在地下待这一辈子。我要挖你的双眼，截断你的腿，我要把他弄成个假男人样儿，让你们这一生也只有仇恨……”

海大少笑，叹息：“这些，你也只能想想而已，今生今世，你算办不到了……”

说完这句话，海大少与大双儿突然身子向后纵起，人如鹰翔，坠落向美人泉下光秃秃的恶人石。

恶人石边出现了海大少与大双儿的一对尸体。两人是拥抱着而死的。

阴女孟簇和湖人、井人凑向崖边看。恶人石林立，一块块形状都很丑陋。

阴女孟簇呆呆地立在崖边，风飘飘摇动她的衣袂。她话语冷森森：“下去，把他们

的尸体弄上来，我要挖这女的双眼，截断她的腿。我要割去他男人的根蒂，用他的头做便器.....”

湖人嗫嚅着：“他们已经死了，就.....”

唰的一道光闪，湖人的头就一跳飞起在空中，然后落下，一路滚着跌落到恶人石下。

阴女孟簇的剑在尸体的颈上轻轻摁了一下，宝剑无血，尸体慢慢倒在崖边，一腔血射向恶人石。恶人石顿时血迹斑斑。

阴女孟簇冷冷地命令井人：“下去，把那两具尸体弄上来！”

井人默默地看了湖人的尸体一眼，身子向美人泉下走去。走得很慢。但无论他走得有多慢，他总会走到海大少与大双儿面前。

海大少与大双儿虽然死了，但他们的尸体还免不了受到很残酷、很毒辣的肢解。

阴女孟簇决心已定，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她。

太阳黯淡了，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云翳。

谁也没注意，恶人石里有了变化。

海大少与大双儿的胸口上有匕首，他们用匕首插在自己的心脏上，血就流在了恶人石上。恶人石下的血没有凝定，动着转着，渐渐就化成了五色的沸水，翻着水花，咕咕作响。一眨眼间，沸水就升腾上来，渐渐淹在海大少与大双儿的尸体上。

井人已经没法儿走向海大少了，沸水淹至了他脚边。沸水咕嘟作响，震成大声，像地火在煮沸。

井人一步步后退，不到半个时辰，他已经退回到了阴女孟簇的身边。

阴女孟簇和她的人都默默地凝视着这长白山的壮观。她们不明白这是活火山口的一次小小震动。她们以为这是神明在冥冥之中震怒了。

沸水中，已经见不到海大少和大双儿的尸体。

阴女孟簇看着这热水，水沸中，恶人石缭绕在水雾中，再也没了那狰狞与丑陋。

阴女孟簇一脚把湖人的尸体挑入沸水。尸体眨眼不见，沸水收下了湖人。

阴女孟簇站在沸水边。

这就是美人泉么？就是因为用这沸水洗浴，人就能变得更加美貌么？

阴女孟簇用手轻轻去试沸水。她不敢把手放在沸水里。这滚滚沸水，连金石也可以煮化。

她转身上车时，浑身发抖，人如筛糠。

车动了，向山下飘去。车周围，一群人在飞奔。像是一群幽灵。

沸水突然止沸了。美人泉平静了。太阳明亮起来。

鸟儿，鹿儿都慢慢飞来，踱来，看泉。

泉水清澈见底，泉底有那些绚丽的缤纷的五彩花儿。

那些花儿是煮沸的热泉画的。

## 第十三卷

### 第一章 怪请帖

雪中的奉城，银装素裹。奉城中心的冰雪庄，张灯悬彩。

这里正乐洋洋地准备办喜事，这是一件江湖人谁听见谁都想来看想来喝一杯喜酒的大喜事。

痴恋十几年的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要在这里举行婚仪，结为连理。关东侠客高凤奇主婚，南来北往的豪杰们都收到了请帖。无论是白道上的豪杰，还是黑道上的大盗，都能接到一张请帖。

所有收到这张请帖的人都把它拿在手上，细细琢磨。请帖上写了几句话：

萧啸、罗敷婚仪，于冬月十五日在奉城冰雪庄行礼。盼君一顾。勿带仪礼，一杯水酒，叙情足矣。但萧啸、罗敷扫榻待客，婚仪静待一生死不渝至交朋友。如其一日不至，婚仪一日不行。如其一年不至，婚仪一年不行。

就是这么一张怪请帖，让江湖人百般琢磨。这个生死不渝的朋友是谁？萧啸与罗敷为什么要等他？既要等他，又为什么说婚仪在冬月十五日在奉城冰雪庄行礼？贺仪之人拥拥挤挤，踏雪而来，何止百千人，大家都要等那么一个人，这不逾礼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劳动萧啸、罗敷佳期拖滞，红烛不烧？这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面子？

人们觉得有趣，该来的人来了，不该来的人也来了。

×                      ×                      ×；

冬月十五日，冰雪庄。

门口，站着一簇簇冰雕。冰雕显然是高手匠人所为，喜人的是，冰雕在晶莹世界上，显一片绿。左边雕的是岁寒三友，松、竹、梅。右边雕的也是岁寒三友，松、竹、梅。

有人赞，赞雕得好。松之虬劲、古拙，栩栩如生。竹之清瘦、劲峭，倔倔有活意。梅之高洁、俊雅，让人忘俗。

也有人说不好，两座冰雕，干嘛要一模一式的，又不是摆石狮子。譬如古董，珍者为贵，世上只一件，最贵。这点儿道理难道都不晓得么？

众人纷纷走入到冰雪庄，忙坏了主事人高凤奇，一拨一拨让人，一拨一拨待茶。

冰雪庄酒楼人满，冰雪庄客房人满。众人都等着吉时，上午吉时已至，新人为什么还不出来与大家见面？

高凤奇与独手鸡刘翔，还有一些大汉在忙碌应酬。萧啸呢？罗敷呢？

喜堂上也静悄悄的，没有人。

只听有人喊了一声：“客人来了！”

接着就有人朗声一笑，从人群中慢慢走出，来到喜堂前面。他面如敷粉，却没什么

表情。很多内行人便知道这人是戴了面罩的。他穿件月白长衣，人如玉树，轩昂气派，爽朗一笑，说：“吉时已到，新人怎么还不出来拜堂？”

关东侠客高凤奇冲这人笑，二人相视而笑。高凤奇忙喊人去后堂，唤大侠萧啸与罗敷出来。

后堂内，萧啸与罗敷对坐在一间静静的书房里。二人无言，默默地坐着等人。他们的请帖上写着，如果等候的那人不来，咱们便等下去，哪怕是等上一年。

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没那么长的时间等人。他们只能等三天。三天后，那人不来，他们两人也要去闯孔方庄，他们要去赴钱不多与小双儿的婚礼。

他们在心里盼，盼他们等待的那人出现。

这时，独手鸡刘翔闯开了门，他冲萧啸和罗敷喊：“萧大侠，罗大侠，快来，他来了，他来了，现在正坐在厅堂，催新人拜堂呢。”

萧啸和罗敷心马上激跳。他们互相瞧了一眼，就急急地向厅堂走。他来了，他来了？他什么样子？是胖是瘦，是快活还是忧愁？他还好么？

萧啸和罗敷健步如飞，迈入厅堂。他俩站住了，厅堂里站满了人，只有一个人坐着，在男方主人长者席上坐着。他在向萧啸和罗敷笑，笑声清朗：“吉时已到，新人怎么还不来拜堂？”

萧啸和罗敷盯着那人。罗敷泪流满面，只念叨一句话：“你好，你好……你可好？……”

萧啸盯住他看，笑，笑得爽朗，笑出了一脸英雄泪。

那人对罗敷一笑：“别忙，一会儿我也要坐在女方家长者席上，今日要劳烦你们给我行两个礼了。”

众人中有人惊愕，有人激动。惊者吃惊，这人是谁，这样大言不惭，竟然要坐萧啸与罗敷的长者席？激动的人们盯着这人看，这人让他们心仰不止，这人值得受他们一生崇敬。

萧啸挥泪，再笑，说了一句：“二弟，你.....你终于来了。”

那人也笑：“我给你们带来了一坛熊酒。”

罗敷笑，流泪：“我和你一起喝。”

三个人互相看着，笑着，泪流不止。

人们不讲话。他们知道了，这人是狂痴书生柳不恭，清竹先生柳不恭。岁寒三友又聚齐一堂了，松、竹、梅。

萧啸打了柳不恭一拳：“快拿下你那劳什子，让我看看你。”

柳不恭笑说：“旧颜难见故人，羞见故人。”

他慢慢拿下了那面具，众人心中又喝了一声彩。这是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如玉树临风，如潘安再世。但他脸上割过三条刀痕。这三条刀痕早愈，给他俊俏的面容上添了几分严峻与冷嘲的神色。这是大侠萧啸的二弟，三江女侠罗敷的二哥，狂痴书生清竹先生柳不恭。

柳不恭看着他们二人，觉得有些不对。

萧啸仍穿一件洗得很陈旧的月白衣衫，罗敷也只穿一件紫色中衣，二人不梳洗不打扮，不更衣不沐浴，哪有一点新人佳期的模样？

柳不恭还是在笑，笑中颤抖着激动：“吉时已到，新人快来拜堂！”

萧啸看看罗敷，罗敷看看萧啸。两个人不再讲话。好半天，才由罗敷上去对柳不恭施礼，说：“二哥，这婚仪是假，要你前来是真。”

柳不恭脸上没了笑，他又看萧啸。

萧啸也沉声说：“二弟，没别的法儿可以让你来，只有这一个法儿才可以让你来，我们才能见面。”

柳不恭突然冷冷地说：“你们.....拿这样的大事.....开玩笑？”

萧啸和罗敷不语。事既已出，人既已出，他们说什么，他们什么也不想说。

柳不恭轻轻叹了一句：“咳，三妹，这坛熊酒就送你与大哥喝吧，我走了。”

萧啸忙喊：“二弟，二弟！”

柳不恭身影不停。

罗敷惊叫一声：“二哥，等一等，我有事求你！”

柳不恭顿时立住了身子。

罗敷冲出了厅堂，说：“二哥，钱不多过十几天就要成亲了。”

柳不恭不动，钱不多成亲与他何干？既是无干，他为什么身子又突然颤抖了一下。

“二哥，钱不多这次是逼小双儿与他成亲。小双儿把我与大哥放出地牢，答应了钱不多的婚事。”

柳不恭既不转身，也没别的动作，他只是轻轻地问：“你想怎么办？”

“找二哥出来，去孔方庄，闯钱不多的婚礼，把小双儿夺回来。”

萧啸也说：“二弟，我与三妹敌不过钱不多，只好找你。听说，这些日子阴女孟簇又出江湖了，有人在关东路上见过她。”

柳不恭：“她在关东路上做什么？”

萧啸一叹：“她在追杀海大少与大双儿。”

三人均不再讲话。阴女孟簇阴毒无比，为人凶残，她要杀人，那人入了天堂也会被她追回，下了地狱她也要再冲魂魄砍三刀。她去追杀海大少与大双儿，他们二人只怕是凶多吉少。

柳不恭沉思。大双儿小双儿，这两个泉庄的女孩儿，从一开始就给他们岁寒三友带来了悲欢离合与生死考验。如今大双儿危难了，小双儿又要落入虎口。他们不救，谁去救她？

柳不恭笑了，他想起了临出孔方庄时小双儿那吼骂，她骂柳不恭：我恨不能杀死你。想到小双儿那怨毒的模样，柳本恭就笑。这不是怨恨，怨恨不能让人笑。



柳不恭又忧虑重重，小双儿不是告诉他不要走么？阴婆婆不是答应他三个月内照应小双儿与萧啸罗敷么？敲琴小筑内住着阴婆婆，钱不多也不敢太胆大妄为了。小双儿的担忧成了事实，钱不多真的要强娶小双儿，他赶回去，还来得及么？

萧啸说：“二弟，我们走，去孔方庄！”

柳不恭迟疑：“这里的人怎么办？”

罗敷展颜一笑：“这里的事儿交与关东侠客办好了。他呀，对二哥佩服得要命呢。一提起是二哥的事儿，他马上就办，丢命掉头也不在乎。”

柳不恭只笑一笑。

× × ×；

萧啸背着剑，罗敷提着剑，柳不恭去取出了琴囊，三个人悄悄来到冰雪庄后园，这里有一驾雪橇。

他们上了雪橇，向孔方庄进发。

萧啸猛然发出一声虎吼啸。这吼啸是快活的一啸，吐出心中积郁的一啸。他过了十年，又和二弟、三妹一起行走江湖了。没有柳不恭那十年里，他与罗敷经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几乎没有几天顺畅的日子。真是时乖命蹇啊。如今又有了柳不恭，又是他们松竹梅岁寒三友联袂闯江湖了。只要三个人在一起，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艰难。

罗敷看着柳不恭，泪眼婆娑，这是她的二哥，她所想念的亲人。她现在知道，她是深深爱着萧啸了，这个柳不恭那么亲切，但不是她的心上人。她要告诉他么？他会不会难受？但那难受会过去的。十年分手，岁月严酷，在他两颊眼角上添了皱纹。他还是那么狂傲不羁。他在江湖上闯的名声更大，比她和萧啸还要强。他在孔方庄十年，浸淫武功，进境神速，如今她与萧啸简直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她注意到柳不恭仍穿一件旧月长衣，同萧啸一样。罗敷心细，她注意到这件长衣并不是她为柳不恭缝制的那一件，是谁给他缝的呢？和她缝的那件长衣一模一样。这让她既心慰，又不安。

柳不恭尽力不去看萧啸，不去看罗敷。他一见到这两个人，就明白他总是站在那小亭里，心里萦绕不去的情影是罗敷，念念不忘的人是萧啸了。他才知道友情有这么大的力量，足以让他忘记世界上的一切。他听到萧啸与罗敷的婚事时，为什么心里那么高兴？是他不再喜欢罗敷了么？还是他已经在孔方庄呆得平静，淡忘了他与罗敷、萧啸以往的友情？当罗敷一提到小双儿时，他的心颤抖了，原来，他的心都系在那个调皮恶作剧的女孩儿身上了。他以往都认为小双儿对他的恋情是缺乏长者抚爱的缘故。如今他自己也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心里震惊这事实，又反复玩味着这事实。他一幕幕回顾着他进孔方庄去的那一段段往事。他实在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对小双儿的关注上了。他现在才知道，他并不那么爱罗敷，他走进厅堂时，心里是乐见故人又盼快见故人的心境，全没了那既失望又迷惘的恋情。柳不恭现在心里很焦急，他盼马上见到小双儿。

罗敷握住了他的手：“二哥，别急，会一切顺利的。”

萧啸也笑，岁寒三友在一起，其心利可断金，天下一切邪魔都不能阻挡。

雪橇飞快地跑，天已经要黑下来了。

## 第二章 冰花客店

三人下榻在一个北国小镇的冰花客店。

客店的房头上，悬着老大的一块饰片，是用真正的冰花做成的，雅致而好看。

三人对这饰片称赞不已，店主人很高兴。

店主人问三人是开两间房，男人一间，女人一间，还是男女一间，另一个男人独一间？

不等二人回答，罗敷一笑，说：“开间大房，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

店主人心里犯嘀咕，这个女人真怪呀，怎么能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在一个房间里

呢？

三人住一室，夜话，谈江湖风云，讲人世俗态，笑了又笑，说了又说，然后首先是罗敷悄然入睡，再就是萧啸打起了轻微的鼾声，最后柳不恭才昏然入睡。

突然门开了。一个男人一身黑衣服，走进了屋。

他默默走到罗敷床前，看着她。他又来到萧啸床前，看着萧啸。最后他在柳不恭床前站的时间最久。

他大概很吃惊，因为从罗敷床上和萧啸床上都隐隐透出一阵阵杀气，而独有柳不恭这里没有一点点反应。

他看着柳不恭。柳不恭很平静，左手放在胸前，护着心脏。右手放在腹上，手指微屈。这可能是一个沉睡的最好姿势，也可能是一记杀招的出手位置。

这个人默默退到桌边。他划着了火柴，点亮了蜡烛。看着烛光跳着，跳成了正常，才沉声说：“萧大侠、罗大侠、柳大侠，你们不必躺着了，坐起来吧。”

三个正沉睡的人好像一下子从梦中醒来，都坐了起来，三双目光盯住他。

这人仍坐在桌边不动，他特地看了看柳不恭。说了一句：“我是井人。”

×                      ×                      ×；

静夜里，时光绵绵。

讲述往事最好是用这静夜了，最好是这沉沉的冬日的静夜。

井人的讲述惊心动魄。

活人冢。阴女孟簇。还有那次从一片废墟中带回的海大少，又有了大双儿。闲人与淡人，井人与湖人的追杀，最后没了右臂的闲人与淡人，落入恶人石的海大少与大双儿，还有头被一剑削飞的湖人，还有那忽然沸腾的热泉水……井人讲得不动声色，但男人的泪水从他颊上流下。他是想起了那个冷面如铁心热如火的闲人，还是想起了那个敢爱敢恨虽死不屈的大双儿与海大少？

三人都被他的描述震惊。

罗敷落泪了，她念叨着大双儿的名字，她没能救下大双儿，让她兄弟又没了个亲骨肉。

萧啸捧出一坛酒。对井人笑：“兄弟，这是我二弟拿来的一坛熊酒。从死亡中取出来的烈酿。咱们干了它，驱驱寒气……”

井人很感激，大侠萧啸、名震天下的狂痴书生柳不恭拿他当兄弟。

四个人就把这一坛熊酒喝了个光。

随后，井人要走。

萧啸扯住他的手：“兄弟，别回去了。和我们一起走，去孔方庄，好不好？”

井人摇摇头：“我回去，再也不跟她走了。我要去找闲人、淡人，和他们住在一起。我想这辈子好好照顾他们。”

他向萧啸躬身：“萧大侠，谢谢你们拿我当兄弟……谢谢你们的熊酒。”

柳不恭拍拍他的肩：“孔方庄事一了结，我们三人去找你们，我去找熊酒，我们四人，再加上闲人、淡人，一醉方休，好不好？”

井人连连点头，慢慢走出了小店。

“他是个好人。”

“他是条汉子。”

三个人倾听着他的脚步声。突然柳不恭脸色一变，人飞如箭，向客房外冲去。

萧啸与罗敷正诧异时，就听见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他们二人也马上如飞奔出。

没有人，没有柳不恭的身影。雪地上只有井人的一行浅浅脚印。

他们飞过去，见到了躺倒在地上的井人。他已经死了。死得很惨。他没了男人的根蒂。又被人掏去了心脏。井人的两手握得很紧。

掰开他的手指，他左手抓住的是一片黑色的布片。这是很软很漂亮的绸布片儿。他

右手里抓住的是几根白色的长头发。

是一个穿黑色衣服，长着白发的女人杀死了他。

柳不恭这时雪尘不惊地站在他们身后，他脸色阴沉：“是她，阴女孟簇。”

他刚才听见了一声惊讶，是井人抬头，想讲话而又未讲话的那一声惊讶，让柳不恭听见了，他飞身而出，一飞之时，井人就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他到来时，井人已经倒下。他忙纵身去追那远去的身影。那黑影如箭，就是他也追赶不上。

天下人能轻功与狂痴书生柳不恭比肩的，只可能是阴女孟簇或者天下一富钱不多。

× × ×；

岁寒三友把井人埋在小镇的冰雪地下。他们不立碑牌，他们决心杀死阴女孟簇，为井人报仇，为大双儿、海大少、湖人报仇。

他们一想起阴女孟簇，就不寒而栗，这个女人，连她手下的人都一个也不放过，一入江湖，岂不是要大开杀戒？他们一定要杀死这个女人。

### 第三章 阴姹八法

小双儿仍在孔方庄。她与阿米离开了那一间黄金屋，住到了敲琴小筑。

敲琴小筑已一炬焚之，亭子边盖起了一间很简陋的茅屋，小双儿住在了这里。

阿米看小双儿，不知道小双儿现在是快活呢还是不快活。

小双儿把钱不多送来的东西都扔到了湖水里。这让阿米吓得心扑扑跳。

钱不多显富，那天派来三十人，送满满一亭子东西。送东西时小双儿显得很高兴。

她很漂亮，一乐起来就更是沉鱼落雁、国色天香那劲儿，更兼有一丝狡黠，一点儿顽皮，占尽了风情。有时阿米看着都痴痴呆呆了，以为天人。

小双儿笑着出来坐在亭子里，对那些人喊：“钱不多挺卖劲儿的呀，你们可得出把力气呀。一会儿弄好了，我可是要赏你们的。”

那三十个男人就一点一点把东西排上来，让小双儿照礼单过目。一箱子一筐一篋一件一笼地点过。就点了半个时辰。

点过了，小双儿就冲那些人笑。她笑得那些大汉们忘了自己。

小双儿笑问：“你们想讨什么赏呢？这些东西，你们可以随便要，但每个人只可以要一件。”

大汉们吃惊，但又素知她的为人，就欢呼起来。

三十个大汉拣了三十样，当然不是最好的。

小双儿冲他们笑，问：“拣好了？”

众大汉点头，他们已经很满意了。

小双儿看着亭子里这些礼品，笑。她说：“我要是你们，我就挑些更贵重的东西。”

她问阿米，神情悠闲地问：“咱们的小屋放不放得下这些东西？”

阿米说放不下，除非让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去黄金屋。

小双儿说不好，那黄金屋不是咱们的，咱们不住了。她笑着说：“没办法了，这些东西，管起来怪费事儿的，我就不费那心思了。”说完，一扬手，就把一个小箱子扔进了湖里。

众人一阵子惊呼。

那箱子里是一支玉珊瑚树。那支玉珊瑚是钱不多花八十万两银子买来的。小双儿一出手就扔了八十万两银子。

她不喘不歇，一口气地扔，还喊阿米和那些大汉扔。

阿米和大汉们只有惊呼不迭，哪能把这些东西扔下湖去，这简直是疯了，暴殄天物。

小双儿就身子倏飞，来去几回。凡是可以搬动的东西都被她扔下湖去。

她笑着问那些大汉：“这些箱子我弄不动，你们是不是帮我把它们都扔湖里去？”

大汉说话结巴：“姑娘，真……真的不要这些东西？”

小双儿点点头。

大汉们抬起箱子，捧着笼子，拎着筐筐，跑得比来时还快。像身后有强盗追杀。小双儿像铃一样的笑撵着他们。

人不见了，小双儿咬牙切齿，骂：“王八蛋，我杀死你，这个王八蛋！”

阿米不知道她骂谁。

× × ×；

小双儿扔礼品入湖，钱不多也不以为忤。既然娶的是艳绝天下的美人，他钱不多还不能忍受一下她这脾气么？而且人家都说，越是性子烈的女人越有味儿。

钱不多不怕小双儿性子烈，她只要答应嫁给钱不多就行了。

这几天，钱不多心里很快活。天下豪富几乎被他全下在地牢里，他们的财产慢慢也会全归他。他已经向天下黑道的豪雄们下了帖子，要在江湖大开杀戒。

只要有银子，就可以买下天下英豪的头颅。而他钱不多有的是银子。

× × ×；

钱不多这是第二次想成亲。第一次是十五年前，他见到了阴女孟簇。

那时天下没有泉庄，也没有泉庄美人柳毛毛、李小妓，也当然没有今天这玉女冰娃般的大双儿小双儿，阴女孟簇就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他向阴女孟簇求婚，他说他是天下豪富，阴女孟簇是天下佳丽，成为连理，是江湖上最大的一件美事。

他没想到阴女孟簇把他臭骂一顿。在阴女孟簇的眼里，只有死去的海大侠才是世上唯一的男人，她要嫁也只嫁给那样的男人。她辱骂钱不多，因为他长了一络鼠须，就骂他是一只臭老鼠。

钱不多恼火万分，把阴女孟簇毒倒，用他的独门毒药“见钱眼不开”毒倒了她，关

在地牢里。一夜钱不多喝了酒，乘阴女孟簇中毒无力，就奸淫了她。

后来，在地牢里的阴女孟簇，不知怎么弄了解法，她跑出地牢，从此在江湖上没了踪迹。钱不多开始时很担心，后来他渐渐就淡忘了她。

阴女孟簇在江湖上一隐就十几年。

是小孩（即那个“托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钱不多的。阴女孟簇又出来了，她追杀海大少，海大少那一伙人原来都是阴女孟簇的人。

钱不多暗暗吃惊。他知道阴女孟簇，这女人睚眦必报。

她最大的仇人自然是他钱不多。

× × ×；

小双儿刚刚入梦。

她在想她的婚礼，梦见她的婚礼上的人挤挤拥拥，但就是不见那几个人：阴婆婆，柳不恭，萧啸与罗敷。她看见了大双儿，大双儿向她笑，祝她找个好男人。

这时，一个黑影飘到了敲琴小筑。她摸到了小双儿床前，呆呆地看她，轻轻一声长叹。

小双儿醒了，惊问：“谁？”

那人出手如飞，连点小双儿七道大穴。

小双儿惊讶地看着那人，她从来没见过那人，那人是个女人。

她沉声说：“你不认得我。可我认得你，你叫小双儿。”

她拎起小双儿，带她飞向山石楼榭。这女人对这儿仿佛很熟悉。

她直奔湖心岛中间那五栋相联的房舍。这是湖心岛中很平常的五栋房子，但这里正住着孔方庄的庄主钱不多。

阴女孟簇的心跳得也很厉害。

她日日夜夜想击杀这个钱不多，她在那活人冢里，夜夜练“阴媵八法”，天天盼如



何杀死钱不多。她盼钱不多这些年活得好活得身体健壮，直至她前来把他杀死。她在夜里睡不着觉时一遍一遍臆想着如何残杀钱不多，把他杀得求饶，把他折磨得死不成活不了，她要把他一点点凌迟处死。她要斩他三百六十五刀，让他一刀刀遭受她那些仇恨咬啮心灵的苦楚。

钱不多让她受了十五年罪。这十五年她为了驱毒，为了练“阴姹八法”，为了不被钱不多杀死，熬白了头发，熬尽了她的如梦年华。

她马上就可以亲手复仇了。她打开了外宅的门，她脚下无声，一步一步走进了钱不多的屋子。

她看见了钱不多。

静夜中宵，钱不多竟然坐在床上，一双目光如电，冷冷地望着她。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每个男人是不是都像钱不多？他们把被自己污辱过的女人一一回味，靠这回忆打发岁月？他回味中，阴女孟簇自然最多。

他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身姿不变，但不知是不是旧颜未改。

阴女孟簇头上戴着一只大大的黑斗笠。

钱不多想让声音变得平静：“阴女孟簇？”

阴女孟簇几声怪笑，算是答应。

她把小双儿扔在屋角。她被封闭了穴道，不能动了。

阴女孟簇眼光盯牢钱不多：“我要宰了你。剥下你的皮，做一面皮鼓。每晚睡前敲上三节。我要剔出你的双腿，用耻骨做鼓锤。我要用你的头做溺器。我用海云天的头做溺器十几年了，有些用腻了。这一次我想要换新的……”

世上任谁听了这恶毒的安排，听了这邪恶的诅咒，也会不寒而栗。

谁知钱不多却微微一笑：“孟簇，十年光阴如箭，想不到你还这么爱我，这么惦念

我.....”

阴女孟簇气得颤抖，她头一动，黑斗笠便飘然而飞，直飞到一边。她抖散了满头银发，人变得更诡黠。

钱不多身子没动，但一张床已然向地下陷去，床脚陷入去一半，钱不多的功力深厚，他全身松弛，欲纵力一击，这张床自然承受不住。床脚就压碎石块，沉入土中。钱不多欲发动他的秘室神功。

阴女孟簇的身子也没动，但她身上的黑色长衣突然如临风飘袂，衣振嘶嘶作响，一阵阵风从她身边轻刮，这风吹得小双儿也闭上了眼。这是那种死人墓里的阴冷怪风。这是“阴姹八法”欲动而未动的先兆。

天下一富钱不多，功不可测，阴女孟簇，当世无匹，两人全力一搏，孰输孰赢？

## 第四章 秘室神功

夜色朦胧，宿鸟不惊。孔方庄在静夜中沉睡。没人知道天下邪道高手阴女孟簇与钱不多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

阴女孟簇道：“你又练成了一种神功。”

钱不多笑：“天助我，在那个曾经与你几夜缱绻的秘室里，发现了墙上的神功图示。”

阴女孟簇也冷冷一笑。

钱不多叹息道：“你何必练那么个鬼‘阴姹八法’，把好好的一头青丝都弄成了白发？白发老太婆，谁还肯要你？”

阴女冷笑：“我在活人家里一住十年，十年不见光，才练成这‘阴姹八法’，钱不多，你的命没了。”

阴女孟簇的身体突然飘起，人如立空中，脚下似有物托浮，却只有几缕阴风。

钱不多变了脸色：“你练到了第八层……”

阴女孟簇笑得凄厉：“真好笑，我不练到第八层，我怎样能杀死你？”

阴女孟簇的身子在空气中旋转，越旋越快。

钱不多就突然打了个冷颤。天穴来风，阴风冷森森，灯烛簌簌颤抖，人影如鬼魅，都染上了死气。

阴女孟簇蓦然扑向钱不多，痛下杀手！

×                    ×                    ×；

这是一场让小双儿心惊胆战的搏杀。

阴女孟簇白发如箭，人去如矢，发在空中飞直，发出嘶嘶风响。她两手变勾，如鬼魅之爪，抓去猎猎有声。她十指箕张，变化极快，一眨眼就向钱不多攻出十余招。

这十招是“阴姹八法”中的起手招数，是一递招先来一式“女儿羞花”，又双手一变而成“阴蔽斜阳”，勾指向腮，变一式“阴风习习”，再双手抖出“女儿献茶”，又变而为“阴憩柳下”“斜偎暮霞”“女儿卸妆”“懒梳蛾眉”，最后一式是“笑等郎君”。

钱不多应手出式，一一化解。他朗声笑：“‘阴姹八法’难道就技止于此么？我看阴女你也不用再动手了。”

阴女孟簇冷笑。她凝定神思，轻轻一叹。

她又变了一个人似的，像人入鬼域，痴呆凄迷。她桃腮带泪，人痴如梦。脚下的步就没有定规。

钱不多神情一怔，马上凝神应付。

孟簇足尖轻挑，飞步而起，一连七脚。“送佛向西”一式变而为“散尽天花”，双脚回落时双腕轻抖，十指厉抓，又变为“凄迷无津”“绕指求泪”。

钱不多的身子仍然不动，双手急急应出十招。他人虽没动，但整张床已经落在地面上，四只床脚已完全沉入地下。

阴女孟簇凝神伫立。她在冷笑：“钱不多，怎么不弄你那毒了，叫个什么鬼名堂‘见钱眼不开’。”

钱不多一叹：“在阴女孟簇面前用毒，岂不是自讨苦吃？”

阴女咯咯笑：“你那些毒玩艺能奈我何？”

钱不多一笑：“确实奈何不了你，所以我也就不投毒了。”

阴女孟簇轻轻叹息：“钱不多，我真不想杀死你。杀死了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岂不是没有什么仇人了么？如果你活着，我会过得有趣些.....”

钱不多也一叹：“孟簇，我真想马上杀了你。不杀死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没法儿好好睡觉。告诉你一句实话，这十多年来，我天天夜里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我等着你，等得太久了。”

阴女孟簇说：“好，今夜给你一个了断！”她脸色忽白忽青，隐隐青光闪现出八次。

钱不多冷笑道：“你终于拿出看家本事了。但你还是忘了，我有秘室神功.....”

钱不多以手为刀，在床上一划。床被钱不多一裂为二。

他又用右手一划，他身下那一部分床连板带绸被子应声而绝。他这凝坐之身躯渐渐飞起，人向前飞了两步。

其势凌厉，孟簇只好退回两步。

钱不多笑：“你看这神功怎么样？”

阴女孟簇不回答。

×                      ×                      ×；

小双儿看着他们恶斗，她已经忘记了她自己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如果阴女孟簇能战胜钱不多，她就再无活下去的可能。

她突然又知道，无论是双方谁胜了，她的命运都很惨。阴女孟簇一胜，她决不会再要小双儿活下去。她之所以带小双儿来战钱不多，当然是把小双儿当成她的先声夺人的

一招，我拿了你的人，生死攸关，你决不会无动于衷。钱不多如果分心去想小双儿，她就有了机会，如果她胜了钱不多，自然就得杀死小双儿。她对钱不多恨得刻骨，小双儿也必定死得极惨。

小双儿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

如果钱不多胜了呢？小双儿也不敢想。

钱不多会放开她，让她好好等着，等着他发出去的请帖送到，等着全天下的黑道枭雄们，来参加他的婚礼。那时他就把她带出来，让全天下的人看他娶了一个最美的泉庄女人。那样，她就得日日夜夜睡在这个长着老鼠须的男人身边，任他抚摸任他凌辱。

那样她生不如死。

小双儿也憧憬美好的结局。如果柳不恭来了，他可以打败钱不多或者阴女孟簇，那样他就会把她抱起来，像那一次抱她去敲琴小筑。那样她就会不再羞涩，一定不失去这次机会，她要紧紧搂住柳不恭，让他再也不能放手。

可现在她连这个念头也被打得粉碎。柳不恭很可能不是钱不多的对手。他那个密室神功很可怕。每一出手都随心所欲，应付自如。阴女孟簇的“阴媵八法”恐怕她连十招也接不下来，但钱不多却应付自如。

柳不恭更不可能打败孟簇。她这个“阴媵八法”简直就不是人世间的武功，像是阎罗殿上的无常催命。柳不恭怎么受得了她这鬼似的一抓？那样，即便是柳不恭来也难免遭她毒手。她宁可死去，也不要让柳不恭也遭不测。

他救过她的命，她也要救柳不恭。她救柳不恭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如果阴女孟簇与钱不多一分胜负，她就立即自尽。她决不能让柳不恭履险，她决不能让这些邪魔摆布。

小双儿心境澄澈，反倒十分宽心起来。心里不那么折腾了，小双儿觉得被封闭穴道的那感觉也不那么难受了。她用心调息，吃惊地发现她的内力并没被完全封闭，小双儿

忙匆匆运功解穴。

她想，如果她这一次解开了自己的穴道，她就一分钟也不呆在这孔方庄，她要去冰天雪地里寻找，寻找柳不恭。

阴女孟簇与钱不多正激烈酣斗，顾不上她。

## 第五章 托盘儿

小双儿正在紧急关头。她知道她只要气息一畅，乳突、胸乡二穴一解，她就可以如鹤如鹄，投飞入林。

偏偏在这时，钱不多与阴女孟簇的胜负已判。

孟簇如风一般旋转在钱不多身侧，如疾飞一样向钱不多出手、出指、出掌。

钱不多也用心应付。“叭——”，一物飞向孟簇后背。

孟簇立时被点在当场。

钱不多在她一愣之时，连点她胸前八道大穴。

从屋门边笑嘻嘻走过来一个人。这是托盘儿。他对阴女孟簇笑，笑得很天真。是他，用一枚铜钱飞掷，打中了阴女孟簇的天窗穴。

阴女孟簇略一迟滞，就被钱不多连点胸前八道大穴。她不能动了。

托盘儿向阴女笑：“我只扔了一枚铜钱，一文。一文钱就买下了你的命。”

钱不多也笑：“他叫托盘儿，是我的人。不管你有多少钱，用托盘去盛，决不会有什么不妥当。”

托盘儿笑嘻嘻：“要只有一文钱，也不会丢掉的，很保险。”

阴女孟簇轻轻一叹。她在叹什么？叹她日思夜想的仇恨终于有了个了结？还是叹她终失一算，被钱不多制在当场？还是叹她时乖命蹇，竟然在孔方庄被一个无名之人，

一个小孩暗算？

钱不多笑得很快活。最近他很少有这么快活。

从万钱、五铢、柳毛毛死时，他就一直不快活。他发誓去轰动江湖，他放孔方庄的恶人们入江湖，老夫子追杀七剑，系绳儿杀人夺命，凿子挑战七大门派，这些事本来可以让他快活上一阵子，可阴婆婆入庄，说服柳不恭去江湖止杀，杀系绳儿，毙老夫子，让凿子自尽，这都让他怒火冲天，让他非常不快活。他已经决定，一等吉期过后，他就再带人入江湖，杀柳不恭，杀萧啸，杀罗敷，杀那些自命清高的武林豪杰。钱不多以为到了那时他才会快活。

他没想到今夜就很快活。他可以在成亲之前去掉这一个心腹之患，他可能会睡得十分安然了。在他看来，柳不恭、萧啸、罗敷都没有这个名震天下的阴女孟簇可怕。

如今，这个最可怕的手已经被擒了，他为什么不高兴？他高兴得几乎要得意忘形了。

钱不多慢笃笃地对孟簇笑道：“我本来可以再带你去密室，让你好好回味一次十多年前与我梦中销魂的滋味。但有我这宝贝女人一两在这里，我就有些不敢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娶她为妻了？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不怕旧人哭，只缘新人妒啊。我要娶她为老婆，不是因为她漂亮，不是因为她性子烈，是因为我乐于听她这个名字。她叫一两，好听不？我钱不多如果娶了她，就会在江湖上传这样的话：孔方庄里钱不多，钱不多呀钱不多，不多不多是多少，不多不少正一两。哈哈……”

钱不多一边笑，一边手舞足蹈地走向一两。他要来为一两解穴。他刚刚把身子俯向小双儿。突然他的身子动不了了，笑容很古怪地僵在了他的脸上，那神情古怪得让小双儿不明究竟。钱不多被人封住了穴道。

阴女孟簇身子一飘，飘到了小双儿面前。她笑得很甜：“你说，你真的以为你能被解救么？”

她双手如飞，又在小双儿身上连点七道大穴。叹气道：“这回你又没救了。我可不能娶你做老婆，是不是？”

她说话如吹风，阴风冷飕飕的，让小双儿直打冷战。

阴女身后仍站着那个笑嘻嘻的小孩，他叫托盘儿。他冲小双儿笑：“他太得意了，忘了人也有失手，他要一失手，我这只托盘不就打碎了么？”

钱不多浩然一叹。他没想到，他以为他再也不会看错人了，他以为他再也不会上当了。他又上了一次当，上了一个小孩子的当。

阴女孟簇围绕着钱不多转。她一点一点向钱不多脸上、眼睛、脖颈后吹阴风。

阴风习习，让钱不多如入地狱。他闭上眼睛忍受，但马上又睁开了眼睛。他不敢闭眼，闭眼时，眼前像浮出了阎罗殿。

阴女孟簇还十分有兴致地在他身边转，往他脸上、脖颈、眼睛里吹阴风。

钱不多再有定力，也受不住这习习阴风，他终于呻吟起来。颤声道：“别吹你那鬼风.....”

阴女孟簇笑：“你干嘛呻吟叫唤，想让我给你那一夜销魂的滋味？你这辈子算再没这体味艳福的机会了。要不要我把你这美人给了托盘儿，让他们乐在当场，你来望梅止渴也好？”

小双儿恨得眼冒火，也吓得不能动一动。

突然，坐在床边的托盘大声说：“我不要她，我要金银珠宝.....”

阴女孟簇回头对他笑：“傻孩子，金银珠宝有什么好？世上最难消受美人恩.....”

小孩仍笑得天真：“我要她干什么？托盘盛她一个人，不能吃又不能喝。”

阴女孟簇把一头白发伸向钱不多，说：“你让我一头白发，你给我十年荒冢。十年日月，在地下，不见日光。我练这‘阴媵八法’最后练到第八层，须十年不见日光。我为了你，把头发熬白了。你喜不喜欢这一头白发，心肝儿？”她在冷笑。



钱不多突然说：“不喜欢。”

阴女仍在冷笑，身不摇头不动，一头白发突如箭镞，飞起来，扫向钱不多，叭叭地打在他的脸上。

钱不多穴道被制，自然无法运功抵抗，他的脸马上肿起来，嘴角流血，掉了几粒牙齿。

阴女孟簇用一只白惨惨的手摸钱不多的后脑，温情脉脉地说：“钱郎，你受伤啦？掉了几粒牙？”

钱不多用力睁开眼，以舌尖卷出：“不多，不多，只掉了三粒。”钱不多把舌尖一卷，三粒牙齿吞到了肚子里。

阴女孟簇笑：“好，算你真行。”

她看着钱不多：“我原想一见了你，马上剥皮制鼓。再把你两条腿骨抽出来，当鼓槌。我每天睡梦前敲三节。我唱：钱不多钱不多，没钱没住没吃喝，一生贫穷没人管，皮作鼓来唱怨歌。你说这好不好？”

一边的小双儿突然大声呕吐起来。

阴女孟簇笑：“你这小美人心这么软？”

阴女孟簇又说：“钱不多，你说我用你的头做酒器，外面刷不刷漆？漆什么颜色最好呢？用红色，还是蓝色，还是黑色？你说呀……”她像同钱不多商量家常。

钱不多开颜一笑：“我看最好用红色，我不喜欢你这一身鬼黑。”

阴女孟簇愣了，像看一个怪物似的看着钱不多。

阴女孟簇对小孩说：“我看他这人没法儿伤心，不如杀了算了。”

托盘儿正在看剑，他这柄剑是闲人从海大少那里拿来刺钱不多时扔下的泉庄之剑。

托盘儿笑：“你知道猫怎么玩老鼠么？”

阴女孟簇笑了：“这小东西说得对呀。我干嘛要杀你呢？钱不多，我要慢慢玩，我

总会想起来一个好法子的。小美人，你说对不对？”

## 第六章 轻裘独臂剑

换过雪橇，又换过马车。疾驰有日，快要到孔方庄了。

三个人决定住两日，他们得等，等钱不多举行婚仪的那一日，只有那一日，八方来客才会齐集孔方庄，只有那一日，他们才有机会。

他们心急如焚，但他们必须等。

这个小镇离孔方庄有四、五里之遥。这里望孔方庄，不如聚仙楼。但聚仙楼已经没了，看孔方庄就没了那临窗下眺的便利。

×                      ×                      ×；

柳不恭默默临窗而立，窗外是飘飘白雪。

冬月十五要圆月，寒冽之中，人能见到月的清影么？小双儿好么？阴婆婆还在敲琴小筑住么？柳不恭真想入庄一探，但他知道不能去探庄。探庄有失，他们就没了婚仪上一举必得的信心了。

萧啸与罗敷来柳不恭屋里坐。

三个人谈话，谈北方的飞雪，谈雪中雪橇，谈冰下之鱼如何生烹，谈北方人饮酒，烧刀子最粗劣也最有劲儿。

萧啸笑，讲起了他初遇罗敷。

罗敷也笑，但含情脉脉地一会儿一看萧啸。

萧啸说到她酒醉，自然就不能再说下去了。苞米仓里那一幕，如今成了他与她永远不可向外人道的秘密。

罗敷脸红了，萧啸也脸红了。

柳不恭不看他们，他只是向窗外看。从那里望出去，透过层层飞雪，他能望到敲琴小筑。

那里面有阴婆婆么？在敲琴小筑一边，走过山石小径，曲折几弯，便来到一间黄金小屋前。那小屋里住着小双儿和她的使女阿米。她们现在都好么？小双儿现在做什么？她还在恨他么？她会不会仍想喊柳不恭，我恨不能杀了你。

柳不恭轻轻放下琴囊。

琴囊褪下，焦尾琴仍旧。琴身蒙尘，微尘染于凡世。

柳不恭把琴摆好，人危襟正坐，他想弹一曲什么？也又能弹一曲什么？

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抚琴？他抚了一首什么曲子？对了，是在那洛阳瘦湖，湖上棹舟，遇洛阳大豪钟离玉与馆娃楼李小妓，他抚一曲“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琴惊知音，李小妓掷琴入水。她当时曾抚一曲“凤求凰”，那是司马相如为求卓文君而奏。

柳不恭轻轻抚琴，他抚这一曲“凤求凰”。风疾雪骤，凝北国寒霜。室内却温雅，有无限春意。

鸟儿鸣啭，森林翠绿，百鸟飞舞，皆舞于梧桐树边。梧桐清叩，发清越之音，有凤在歌，求凤鸣凰谐。一时天地之中，便有了这无限旖旎，无限美好的思恋。

突然弦止。因为有人到了琴前，以手指摠住琴弦。

柳不恭正浸沉入曲，不得不止住弹奏。

什么人敢止柳不恭抚琴？什么人敢向柳不恭寻衅？柳不恭颇为恼怒，他抬头一看。这是一个生疏的人，他一身轻裘，披飘摇雪花。雪花不化，显是刚从雪地中踏琴声而至，浑身仍寒。他来得好快，寂无声息。他只有一只左臂，是个独臂人。

独臂人神情冷漠。

柳不恭缓缓起身：“我知你是谁。”

独臂人说：“你不用知我是谁。”

萧啸说：“冬日踏雪，必有所教而来。”

独臂人说：“来劝三位大侠。”

三人肃然，他们知他是谁，也知道他为什么失去一臂。他要劝他们什么，劝他们不再杀人么？

独臂人望定柳不恭：“你不该抚此一曲.....”

柳不恭一愣，行礼：“请指教。”

独臂人脸色凄然：“凤求凰时，是春和景明，不是冬雪肃杀。那时树林皆绿，鸟兽皆有生机，不类于现今，人兽凋残，没了良辰，没了美景，冬雪杀人，厉风杀人，哪里来的凤，哪里来的凰？凤孤栖孤止，凰凛惧严冬。先生这一曲，不是大违天和么？”

柳不恭神色恭敬，行了一礼：“谢先生教我。”

那独臂人又面对着萧啸：“听说萧大侠一柄重剑，横行天下，不知可否一观？”

萧啸从背上抽剑，递与独臂人。

独臂人手心向下，横手一伸，四指向上一挑，剑就飞起。那人又以食指中指一夹一勾，带鞘之剑便顺手而过，他用拇指、无名指、小指一勾，剑无声无息落入他手。

这几下动作一气呵成。看来这人是用剑名家，风范逼人。

独臂人看剑：“好剑，好剑！”他又皱眉头，“这剑怎么吞口铍金，难道萧大侠准备不用此剑临敌么？”

萧啸一笑：“此剑误伤友人，是不祥，所以熔剑，不欲以剑气杀人。”

独臂人笑：“十年之隐，也不够么？何况伤人虽是剑，但剑气来自人。如今让萧大侠用剑，还会误伤此友么？”

萧啸默然。如今让他用剑，即或他误杀了自己，也不会用剑气伤了罗敷。

独臂人笑：“大战在即，萧大侠不以为这有一点矫情么？”

萧啸沉默了一下，突然大笑起来。

独臂人眼中有一点暖意，他手一伸，重剑便平平向萧啸飞来。

萧啸接剑在手，右手用力一握吞口，熔金便被捏下，他右手拔剑，左手持鞘。重剑必须出鞘，重剑业已出鞘。

独臂人突然飞身而上，向萧啸连施杀手。

萧啸一愣，不及细思，忙用剑迎上。

萧啸越打越吃惊，这人的武功路数他一点也看不出。如果他记忆不错的话，他曾与这人交手一次。那一次他败了。但即便是那一次失败，也没让他这样紧张过。

这个人的武功深不可测。又不大像那一个人。

他正凝思时，重剑突然脱手。剑落入那人之手。

独臂人看着萧啸。

萧啸拱手：“惭愧。”

独臂人笑了，说：“你有重剑，如果对付不了这一套功夫，入孔方庄也死定了。”

独臂人把剑递与萧啸。

柳不恭看定那人：“这是什么功夫？”

独臂人一叹：“钱不多的密室神功。”

独臂人肩上的雪花还没化尽。

萧啸请他留夜，他摇摇头，笑得很爽朗，又有了一点儿小伙儿似的害羞：“不，她在等我。”说完就走入到风雪中。

萧啸、罗敷、柳不恭三个人看着他飘向雪尘里。

罗敷说：“是他。”

萧啸也笑：“是他。”

柳不恭竟然也不问，他默默地看着桌上的琴。

## 第十四卷

### 第一章 “我就只杀两人！”

孔方庄三十年来第一回大模大样地举行婚仪。这是庄主钱不多与小双儿的婚礼。

黑道枭雄早在两个月前就收到了请帖，路远的从信鸽告知那一日启程，也是日夜趲行，刚刚赶到。

孔方庄里住满了贺客。都是黑道上的人物。天下一富钱不多成亲了，他们焉能不至？婚仪在湖心岛上举行。

×                      ×                      ×；

萧啸与罗敷、柳不恭走向孔方庄。三人都很激动，无论是在庄内一居十年的柳不恭，还是入庄则陷的萧啸、罗敷两人，都很激动。他们今日要与孔方庄决一死战，要救出小双儿，为这个，他们不惜血洒孔方庄。

孔方庄大门仍开着，门口没人。

萧啸与罗敷、柳不恭站定，三人互望一眼，心神意会。

于是，萧啸仰头，罗敷噤唇，柳不恭吐气，三个人做惊天一啸。

这是岁寒三友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啸，这是松、竹、梅欲要恶人喋血的一啸。

这时从庄门后闪出来一个身影儿。这便是那个小孩儿，那个叫托盘儿的小孩。他仍是在笑嘻嘻，笑得很天真：“叫什么，叫什么？这不是来了么？”

他人影儿一闪，就站在三个人面前，说：“萧大侠果然是信人，说来就来参加婚仪。但我想劝劝萧大侠，如果不行还是不要去了吧？天下黑道的高手都集于一堂，你们进来，大概讨不到什么好处的。罗女侠是亲戚，自然又当别论。咱们如今的一两姑娘是孔

方庄的夫人啦，那样罗女侠就是钱庄主的姑姑，您在孔方庄位尊人贵，没人敢把你怎么样的。何况钱庄主与一两姑娘成亲，娘家竟没有一个亲人，让咱们庄主夫人心酸不心酸？好在罗女侠您老人家来了，这也让咱孔方庄风光起来了，别说咱孔方庄人净误交匪类，名震天下的罗女侠也是咱孔方庄的亲戚呢。”

托盘儿人小话快，伶牙俐齿。他又看一看柳不恭，这一回话倒很少：“柳神医回来了？”

柳不恭只点点头。

托盘儿带领萧啸、罗敷、柳不恭走向湖心岛。

远远可以看见敲琴小筑了。那茅舍怎么没了，萎成了一堆白雪。

柳不恭问：“你说……敲琴小筑……怎么啦？”

托盘儿一叹：“失火，失火了。”

柳不恭看定他：“烧了什么？”

托盘儿嘻嘻一笑：“烧死个人，老太婆。听说那人叫阴婆婆，武功可高强呢。”

柳不恭心里一沉。三月之约刚至，阴婆婆竟然早死。小双儿呢？她如今怎么样了？她可能想阴婆婆死了，萧啸罗敷又远逃离孔方庄，他柳不恭又入江湖去止杀，只把她一个人抛在这里了，她才心灰意冷，决定嫁与钱不多的吧？

柳不恭恨不能马上踏入湖心岛，见到小双儿。

×                      ×                      ×；

大厅上人很多，有好几百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他们今天都面带笑容，来参加这儿的婚礼。

新郎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圣孔方庄庄主钱不多，新娘据说是个年轻姑娘，一出道就杀镖师石鸣天父子三人，杀三佛寺主持方丈印澄与天下高僧印海。这两个人都不差。黑道梟雄对这两人很满意，他们就不惜千里迢迢来喝喜酒。

胖子总管百两许是近日劳累，有点不大精神。但他还是在招呼着婚仪宾客。

众人都是黑道枭雄，吵吵闹闹，座席一安顿，就喊吉时已到，怎么不见新人？

就听有人喊：“来啦，来啦！”

一对新人，被伴娘、傧相引领入厅。

新人出场，本也平常，但这对新人出来却很怪。

前面是新郎钱不多，低着头，没一点儿喜气，慢慢走入大厅。他身边只有一个伴郎。其实说得明白些，是只有一个伴孩儿。这是个笑嘻嘻，东张西望的小孩儿。他是托盘，江湖人不少人认得他。

钱不多穿一身大红衣服，那样子活像个关公。托盘也穿一件新衣服。

后面的新娘脚步袅娜，一看那几步走，人的眼睛都看直了。什么风吹柳、荷花摇啊都说得不大贴切。那几步走真是风姿万千，勾人遐思。伴娘倒有两人。两人的服饰很怪。左边是一个女人，柳腰丰臀，十分可人，但不知为什么穿一身黑衣服，连头上也蒙一乌纱。右边的是一个婢女，她用力扶住新人，像是怕她跌倒，又像是她久病之身，缠绵床榻，一旦出行，弱不禁风。这个伴娘婢女也头戴轻纱，不露颜面，穿一身红。

宾客们喝一声彩，吼一声好。

百两不笑，递给钱不多一杯酒。

百两道：“庄主身体不好，近日染风寒，佳期不可改，只好来虚应故事，现在大家举杯，喝一杯酒，然后新人行礼，入洞房去。咱们宾客好一醉方休……”

众人又喊好。

钱不多也不讲话，只是举杯，一饮而尽。众人也都一饮而尽。

酒再斟满，新人行礼。跪拜天地，跪拜父母，然后对拜。

天地拜过，又拜父母。钱不多无父母，小双儿无父母，他们两人只有一个父执亲人，那就是默不作声，一直盯着看小双儿的罗敷。



罗敷是小双儿的亲姑姑。钱不多和小双儿这次跪下去的时间稍长了一点儿。当然也只是长了那么一点点。

罗敷刚想伸手，去扶小双儿，突然觉出不对。钱不多武功盖世，为什么举止这么迟缓？小双儿也不差，为什么一跪下去，竟气喘吁吁？

罗敷脸色变了，她想马上起身。但已经来不及了，七枚铁蒺藜、两粒铁胆、八支毒蜂针飞向她。罗敷根本来不及躲避。

这变故生得突然，大厅内顿时人嚷吼兵刃响。

罗敷眼看就要被打中，不死也得重伤。突然从下首第一桌飞出去一块布，布飞如箭，直打落暗器。这是一件琴囊。柳不恭情急出手，脱琴囊而击。

托盘儿突然一叫：“别动，你们都中毒了……”

大厅里的人都一愣。毒在哪里？

小孩儿嘻嘻一笑：“看看你们的酒杯，你们就知道了。”

众人疾忙低头，看饮后又满的酒杯。他们的酒杯中不是那清淡醇香、一视见底的酒，而是红红的、有腥气的血。

这叫“见钱眼不开”。

那个全身黑衣的女人忽然一叹。轻轻一抖，头上的黑纱就飘落在地。

她披一头白发，如银白发飞瀑，长可及腰，但人面又如玉，姣好鲜艳，似三十可人。

“阴女孟簇！”大厅内有人惊呼。

阴女孟簇在笑，笑得很媚人，她目光在大厅内一扫，说：“把你们请来，当然不是为了给钱不多成亲。让你们来，主要看我怎么样杀人……”

阴女孟簇目光杀气凌厉：“当然是杀钱不多，如果众位不动，我就只杀两人，钱不多与他这个新人。如果有谁一动，我就先宰了他！”

众宾客怔立，没人能应付这瞬息之变，钱不多生命握在阴女手里，别人奈何？

## 第二章 秋阳赋

有人大笑：“阴女，你想错了。”

下首桌上站起了两人。

柳不恭是那个孔方庄内一隐十年，十年出庄，一驰天下止杀的柳不恭。他杀系绳儿在琴瑟之间，毙老夫子于酒楼之上，豆花楼逼杀“凿子”，大侠威名，如日升中天。

柳不恭当然敢与阴女一较长短。

萧啸！十载奔波，为求人信。与罗敷二进二出孔方庄。孔方庄在世人是梦中宫殿，是人间阎罗，大侠萧啸能二进二出，其气也豪。

罗敷站在阴女身侧，她轻轻一笑：“还有我！”

她长剑一抖，剑未出，剑气直出。剑气不逼阴女，直逼小双儿。

在阴女一惊愕时，小双儿的盖头落在地。小双儿才以真面目示人。

小双儿一双俊目，在人群中寻。如暗夜久息，一入光明，这一双眼儿怎够？找谁？众目均睽睽，眼光凝聚，视小双儿面色。看小双儿，才知道人世间什么叫女人。看小双儿，才知道泉庄艳绝天下。看小双儿，才知道世间情痴，原是值得有上千回百次。

小双儿的眼光凝住了，她的目光找到了那人：柳不恭狂痴……柳不恭，清竹……柳不恭。狗屁大侠，你只是个柳不恭。你还好么？人仍清朗如竹，人仍狂傲如竹。你背着琴到处跑，闲着也奏“风入松”么？你闲来时夜，中宵不寐，想不想小双儿？想不想那个恨不能杀了你的小双儿？

阴女孟簇笑：“‘见钱眼不开’当然毒不倒当世神医柳不恭了。”

柳不恭长身而起，向孟簇走来。

阴女仍笑：“我想错了，不杀尽你们这些自号侠义的王八蛋，我哪有闲心来杀钱不

多.....”

她狞笑着看柳不恭：“我杀死你们，埋也就够了，我没闲心看你们那尸首。”

柳不恭站在阴女孟簇身前。他宛如一枝箭竹，声音很轻，说得很清楚：“我要杀了你，为海大少，为大双儿，为湖人，为井人，还有闲人、淡人.....”

阴女孟簇脸色一变，人飞旋转着，在柳不恭身边急转。

孟簇两手急急地在柳不恭身前身后飞施，起手成勾，又变为抓，十指箕张，招招杀手。“女儿羞花”，十指箕张，欲解花语，想摘入鬓，又惜花意，不知摘好不摘好。一招甫递，便使风生嘶语，阴波风激，直刺柳不恭头颈两旁大穴。若被她指风扫及，柳不恭焉有命在？

柳不恭以肘贴肋，手若平托，指如拈花，倏忽往还。这是回了一招佛手拈花的第三式“佛心恭维”。

这一指封住了阴女十指变易。

孟簇变指为抓，指如鹰喙，直取太阳、百会，双手前后，一引一伸，若双鹰明翔，扑翅欲击。

柳不恭手若拂花。右手变易为掌，如直祷又若静心，拇指为鼻准平齐，四指拢而成掌。这一式又拂去习习阴风。

孟簇越攻越急，便连续施出“阴蔽斜阳”“阴风习习”“女儿献茶”“阴憩柳下”“斜偎暮霞”“女儿卸妆”“懒梳娥眉”七式。

柳不恭仍以佛手拈花抵之。

阴女孟簇凝定，众人先见一团黑影定住，又见她凝定身势，最后才见她苍白脸色。

阴女一击无功。

柳不恭擅“佛手拈花”二十四式。这在前曾以起式教关东侠客高凤奇，高凤奇以之与孔方庄“凿子”赌胜，以此奇技活命，使“凿子”虽挟一阳指绝技却不能奏功，有蛇

心钩之妙用却只能使关东侠客沁血，这佛手拈花也真是绝技了。

但柳不恭这一战却也很吃力。外人看上去阴女孟簇比柳不恭吃力得多，柳不恭静，她动。柳不恭沉凝，变指应招，比她又少费气力，且这佛手拈花，本无世相，无世相则不着相，显佛之优容。佛手拈花千姿，原只为一态，为人生态为悟世态，为绝尘态。但事实上是阴女孟簇招招凌厉，柳不恭处处应对，无攻只守显是劣势。

阴女笑：“你以佛来制我，须知佛不近女色，原因为惧女色。佛手拈花也制不得我阴媵八法。”

柳不恭不动。

阴女孟簇冷笑，面上忽白忽青，隐隐青光闪现出八次。

柳不恭脸色微变，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亦凝立在侧，如见柳不恭不敌，欲仗剑全力一击。

阴女孟簇身子急转，绕柳不恭飞旋。又是倏忽而定。

柳不恭肩上受伤，汨汨流血，他发髻散开，披发而立。

柳生披发，肩头滴血，人更见狂痴。

柳不恭盯牢孟簇：“阴女，你莫要后悔，我劝你还是不使用‘阴媵八法’，那样你或许还有活命在。”

阴女咯咯冷笑：“柳不恭，你的三魂七魄已经散去了一半，哪里还有闲心在这儿逞口角之利，纳命吧！”

阴女孟簇飞身而上。

大侠萧啸与三江女侠罗敷并肩齐出，两剑剑风凌厉，直击阴女。

阴女挥袖一扫，逼退两人。

萧啸一柄重剑，嘶嘶风厉，阴女对之尚有些忌惮，不然刚才欺身而上，萧啸罗敷就不免受伤。

柳不恭坐在地上，喷血如箭。

萧啸一呼：“二弟！”

柳不恭声音很弱：“琴……”

萧啸以手托琴，平平一送，琴缓缓飞向柳不恭。

大厅内众豪喝一声彩。

萧啸与罗敷引剑而不发。

柳不恭终于抓到了琴。他犹如溺舟之人，抓牢一块船板，苍白失血的脸上竟然有些许笑意。他拨弦而弄。弄一曲“秋阳赋”。

于是，众豪便觉出秋阳冉冉，自林端升起，普照大地，阳光拂煦，大地万物皆沐阳光而浴。人人笑颜。阳光如洒，连阴蔽林中也可隙透，洒点点光斑，林中鸟鸣，欢声啁啾。

阴女身子突然一抖，不能自己。“阴姹八法”，原避秋阳，但一入阳光，便生迟滞。

阴女恨声而起，一个纵身，如空中化蝶，一扑而至，直杀向柳不恭。

萧啸与罗敷双剑齐击。

阴女顺手一挡，罗敷的剑去刺萧啸，慌忙回剑，无处可击，剑点厅柱，透柱盈尺。

萧啸重剑在手，见罗敷剑迎又变，心一踌躇间，阴女身影已飘忽过去，向弹琴重伤之柳不恭痛下杀手！

小双儿突然呼喊：“柳郎！”

阴女孟簇的身子在柳不恭面前停住了。

柳不恭也身子凝定了。

各豪不知究竟。阴女这一纵势若飞虹，杀气盈盈，柳不恭伤重难支，势必已无生理。

小双儿眼睛都闭上了，她不敢再看下去。

阴女孟簇一动不动。

柳不恭端然凝坐。

阴女声音平静，几无声息：“她教你了‘阴媵八法’？”

柳不恭垂头：“不错。”

阴女恨恨地：“她为什么，为什么？”

柳不恭叹息：“你杀戮太重，天理难容。”

阴女咯咯冷笑：“狗屁天理？！你以‘阴媵八法’来解我，我怎么甘心？我怎么甘心？”

她回过头来，众豪才见，她双目中滴血，人已失明。

“阴媵八法”习阴风，得阴气，阴风阴气生于心，出于目，有心无目，阴女便无可施法了。

阴女突然吼：“萧啸，柳不恭，为什么你们还不杀我？为什么还不杀我？”

柳不恭缓缓起身：“我答应过阴婆婆，放你一条生路。你如今已不能施法害人，杀你何益？”

阴女一叹，用流血双瞳向四处看：“你们众人之中，有谁想要杀我？”

众豪无语。

原来本是一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女魔，被柳不恭以琴中阳镜射目，竟然双目失明。这一张苍白如玉的脸上有两只空洞，洞中流血，让人生怖，让人生怜。谁还会去杀她？谁还会当众杀她？

柳不恭一叹：“你走吧，你走吧。”

阴女惨然一笑。她回头冲众人：“托盘儿，托盘儿，你随我走吧？”

托盘儿正手持那柄泉庄宝剑，等待时机，这些时候皆不曾动作，这时他突然一笑：“我往哪里走？我毕竟是钱庄主之人，我毕竟还是他的托盘儿。”

阴女一叹，也不再说什么了。她突然问：“钱不多，钱不多，你也不肯杀我么？”

钱不多一叹：“不，我想杀你，都是在梦里。我盼你来，让往事了结。想了十年，就不想再杀你……不过你不会懂这个……”

阴女冷笑：“我懂，我懂，我当然懂。”

阴女突然欺身逼近钱不多：“我虽然双目失明，但还是可以杀死你。”

钱不多仍叹：“我欠你的甚多，也该由你杀了我……”

他闭目等死。

阴女尖笑：“好，好，我杀了你！”

她出手如风，认穴居然一丝也不差。阴女这最后一击，让人不能阻，无法阻。

### 第三章 清酒血酒

阴女气喘吁吁，突然坐下了。

钱不多身子一振。

阴女仍笑，但声音很轻：“钱不多，你我恩怨一笔了结了。”

她又恨恨地吼喊：“你们，你们这些混蛋。阴女孟簇用不着你们怜悯，我恨，恨不能全杀死你们……”说完，颓然倒地。

阴女孟簇震断自己心脉，倒地而死。

一场大战就如此结束？名声赫赫的孔方庄就如此从江湖上堕名？

托盘儿持剑站起来，俨然大家风范：“柳不恭，萧啸，来，试试我手中之剑。”

百两沉声说：“还有我。”

两人静立在岁寒三友前。

托盘儿笑：“要杀庄主，你得先杀了我们俩。”

百两冲众豪一揖：“请众位来庄，实非庄主本意，阴女孟簇挟庄主以令本庄，下毒

毒杀各位。各位体怪本庄。刚才各位喝下去的清酒中有毒，如今各位的酒中均有解药，各位喝过，两个时辰内运功驱毒，其毒可解。各位饮罢这一杯酒，请出庄去吧。孔方庄大难不堕，异日再向各位陪罪。”

众豪吃惊。那一杯清酒竟是毒酒？这一杯血酒竟是解药？

当即有人长笑：“即或是毒，再饮何妨？”举杯一饮而尽，这是北方黑道头领不醉仙翁欧阳佐。

众豪客见欧阳佐饮酒，也就纷纷饮下这一杯血酒。

众豪饮毕，便知解药不差，都纷纷趺坐，静心解毒。百两所言不谬，两个时辰后，众豪则可平复如故。

托盘儿和百两凝立，准备同柳不恭、萧啸、罗敷全力一搏。

这时，钱不多突然双目缓缓睁开，轻轻地哼了一声。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没有死。

刚才阴女孟簇临死前一击，只是快手如风地连点他八处大穴。阴女孟簇死前又解了他的穴道。

钱不多去摸阴女孟簇之发，这是一头白发。白发如银，光洁，却惜乎是白发。

钱不多咄道：“孟簇，孟簇，你我还有一笔帐没了，你何必死？”

钱不多似乎眼中有泪，钱不多眼中也会有泪？他静静地站在柳不恭、罗敷、萧啸面前。

钱不多又斥退了百两、托盘儿。他眼光如冰，——扫视柳不恭、罗敷、萧啸。

钱不多浩然一叹：“你们今天死定了！”

钱不多凭什么说这大话？凭他的秘室神功。秘室神功当无敌于天下。如果不是托盘儿背后一击得手，当时恶战倒下的就会是阴女而不是钱不多了。

如今岁寒三友中武功最强的柳不恭已被打成重伤。萧啸、罗敷都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钱不多很有把握。他握剑在手，是那柄泉庄之剑。

钱不多啸了一声，孔方庄四处皆有回响。他引剑向前，平平地出了一剑。

这一剑很平常，如三才剑中的“孤云出岫”，如秀女剑中的“一枝独秀”，又如琅琊剑中的“一履风烟”。

萧啸和罗敷持剑远引，退了一步。

钱不多剑气的杀意很浓。他冲上去，连施七剑。这就是钱不多的秘室神功。

以指化剑，尚可敌得天下，又手持利刃，钱不多更是攻势凌厉。

罗敷应去十招，才勉强退出一丈。

萧啸也应了十招，亦飘身而退。

罗敷一退而上，剑引一线，人随剑飞。这是罗敷七十二路剑式中的最上杀招：石破天惊。

萧啸亦飘身而上，一剑疾刺钱不多下三路。重剑破风，嘶嘶而入。

钱不多引剑击出，轻轻一拨，罗敷身子急坠，人完全落在萧啸剑风之下。

萧啸急待转势，左身空门大露。

钱不多当然找到了机会，他剑花一挽，连击七剑。

萧啸一声冷哼，肋下血流如注。

柳不恭斜身而上，向钱不多击出一掌。

钱不多飘然而退。

萧啸蓦然一声倒下。受伤很重。

罗敷引剑不发，等待最后一击。

柳不恭缓缓站出：“钱不多，你的秘室神功也不是无懈可击。”

钱不多笑：“柳不恭，你那佛手拈花二十四式又化手为掌，自然难缠。但你受伤在先，内力不继，你又能奈我何？”

柳不恭微微一笑：“不妨一试。”

柳不恭飘飞而上，佛手拈花二十四式化为掌式，式式若佛手掷花。佛也嗔也怒，便不以花为喜，不着佛之常态。

钱不多剑势被封，人向身后隐退。

柳不恭纵身而上。他以指引剑，右手弹指，将钱不多的剑击向一边，左手出掌，击向钱不多右肩。

这一掌眼看得手。

“叭——”，钱不多剑花一挽，剑斜斜出势，这一剑出手极快，又出人意外，便一剑透肩，击穿柳不恭。

柳不恭伤在剑上。

钱不多哈哈大笑：“柳不恭，我要内力一吐，你就完了，岁寒三友就没了你这枝竹子。”

萧啸大吼一声，若如伤虎。伤虎之拼，其势惊人。萧啸一柄重剑击向钱不多。

钱不多左掌一勾一引，萧啸身势一歪，人便去势。

钱不多只是左掌在萧啸后背一印。萧啸立即倒地，大口呕血，重剑亦丢在地。

罗敷不让须臾，急快剑绕钱不多转，疾忙刺出三十六剑。

钱不多应付匆忙。百两、托盘儿一吼而上，缠住罗敷。

只要二人缠住罗敷，钱不多内力一吐，柳不恭立死。岁寒三友马上就会全军覆没。

钱不多冷笑：“柳不恭，我让你进孔方庄，就想着总有这么一天，杀了你……”

钱不多欲振剑一刺。忽然，他不动了，他脸上的表情很古怪，他愣愣地痴站，瞅着柳不恭。

一柄剑透胸而出，剑尖无血，寒光闪于胸前。这是那柄重剑，重剑透胸而出

钱不多手松开剑，慢慢转身，看见了一两：“你，你，是你……”

小双儿捡起了重剑，一击杀死钱不多。

百两与托盘儿惊呆了。

小双儿笑盈盈：“你们俩不是我的对手……”

百两与托盘吃惊的是，眼见得阴女以她独门手法点了小双儿的大穴。那滋味百两也尝过，没有十二个时辰穴道休想解开。一旦被点穴道，只要运功冲穴，便浑身颤抖，一阵阴冷。小双儿如何能解开穴道？

他们当然不知，阴婆婆临死，以全身功力注入小双儿身内，而阴婆婆的武功路数又完全与阴女相同，所以阴女的点穴法还是可以在三个时辰内被小双儿自解。

百两脸色一变，长长地啸了两声。

厅外就响起了火声。孔方庄的人自然有最后的安排，火焚此厅，两相皆亡。

百两与托盘儿双战小双儿、罗敷。

火势燃起来了。

这时，众豪中的不醉仙翁欧阳佐缓缓站了起来。

他站在柳不恭面前说：“我要杀死你，杀死萧啸！”

萧啸与柳不恭皆苦笑。他们该想得到，杀了柳不恭，杀了萧啸，天下黑道更畅，为什么不杀？有此良机，为何不做？

欧阳佐缓缓举起了掌。

罗敷飞身而来。她抵住不醉仙翁欧阳佐，吼：“快，快撤！”

眼前危急，醒了一个欧阳佐，若众袭都起，岁寒三友与小双儿则没命了。

小双儿匆匆一剑击退百两，回头一掌打倒托盘儿。托盘儿吐血倒地，百两犹豫，不敢再上。

小双儿吼阿米：“阿米，阿米，快扶萧大侠退入后厅！”

阿米扶萧啸，柳不恭蹒跚自行，罗敷与小双儿断后，人都退入了后厅。

欧阳佐起身要追，百两在身后吼：“退出去，退出去，退出大厅，把他们堵在后厅，烧死他们！”

群豪纷纷而起，他们解毒之后，都随欧阳佐起身，退到太厅之外去了。

前厅哗哗剥剥，火烧落架，一声巨响，便烧坍了厅室。

柳不恭、萧啸等人入了后厅，后厅火亦烧起，火势熊熊，将他们堵在厅内。

百两与群豪在外面吼，如果柳不恭等人出去，必将被他们一拥而上，格杀当场。

柳不恭、萧啸、罗敷、小双儿、阿米五个人被堵在后厅。他们没什么可做的了，他们处在熊熊火海之中，只得被烧死。

岁寒三友中的柳不恭、大侠萧啸、三江女侠罗敷将被烧死在孔方庄，泉庄骨肉，绝世佳人小双儿亦被烧死在孔方庄。

萧啸一笑，咳道：“好在同阴女、钱不多一起死去，让我可以含笑了。”说完，人咳血涌。

罗敷上去为萧啸裹伤。

萧啸一叹：“何必裹伤，现在没有比裹伤更没用的事儿了。”

罗敷抬头，见萧啸双炯炯，正眸看她，她就轻轻一叹，偎在萧啸怀里。她觉得这比一切都好，风声、吼声、火声都淹滞了，都变得淡了，只有她偎在萧啸怀里，这才实在。

小双儿上去，狠狠地抱住柳不恭，在他的脸上，脖颈上乱咬。

柳不恭苦笑：“小双儿，你弄疼了我，血染脏了你的新服……”

小双儿莞尔一笑：“狗屁新服？你要不来，我只好幸了我自己……”她又搂紧柳不恭：“疼吧，疼吧，让你那鬼肩膀疼吧，一会儿就不疼了。”

她看着柳不恭，轻声地说：“我想，你会来的。就是在拜天地那一会儿，我还想，你会来的……”

柳不恭抱紧了她。人有挚情，死亦何怨？

火越烧越旺，五个人在熊熊大火之中。

柳不恭抱住小双儿，突然仰天一啸。萧啸、罗敷亦啸，小双儿随和。

啸声九转，直从火中透出，让围在厅外众豪颤抖。这是岁寒三友临死时的一啸，悲壮、苍凉。

小双儿抬头看看萧啸与罗敷，声音很响：“萧啸，你为什么不跟我姑姑成亲，也误我嫁与柳郎……”

萧啸笑：“此去黄泉路，做鬼也相依……”

小双儿勾住柳不恭的脖子，笑说：“我说晚了，上次你救了我，我就该在你那鬼敲琴小筑的床上一跃而起，抱住你，看你敢不娶我……”

柳不恭眼中含笑，突然弹了一下小双儿的额头：“好好，这回娶你……”

旖旎深情，让人忘却了生死，忘却了烈火。

忽然响起了哭声。是阿米在哭。

他们在烈火中只想到自己，忘记了阿米。

小双儿起身，去拉阿米。笑道：“阿米，阿米，死也容易，牵着我手，一块去地狱就是了。”

阿米瞪眼看着小双儿：“你死也不肯丢下我么？”

小双儿眼睛潮湿：“阿米，你伴我十年……”

阿米款款站了起来：“这可好，这可好了。小姐，你跟我来，这后厅里有个洞口，那洞是去聚仙楼的呢……”

小双儿呆了，柳不恭愣了，萧啸与罗敷傻了。

小双儿扑过去，抱住了阿米：“阿米，阿米，你这傻丫头，你咋不早说？”

阿米尖叫起来：“小姐，你疯了，你疯了，你勒死我了，你勒死我你找不到洞口了……”

阿米推开一张八仙桌，脚一踏，一大块方石轧轧沉下。

小双儿抓着柳不恭、罗敷抱着萧啸，呆呆地站在洞口。后厅开始坍塌，屋梁咯吱吱叫，然后带一团火光轰然坠地，炸出一团团火。

后厅没了，众豪一声呐喊。他们持刀仗剑，在这里等候萧啸、柳不恭，但没见一个人跑出来。

## 第四章 花好月不圆

泉庄在何处？长白山麓。

恶人石下，美人泉绚丽多彩，初阳一照，竟生出五光十色的绚丽花朵来。

泉庄又有了那氤氲水雾，泉庄又有了美人出浴。

从泉水中跑出几个孩子来。孩子们赤裸着，在阳光下，在山坡的花海里。

一个孩子跑到一棵树下。

“看哪，看哪，这儿刻着字呢。”

几个孩子就念，结结巴巴地念：“海石……大双儿……永居泉生，一生……快乐。”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飘然而来。三个孩子高叫着：“阿米，阿米！”孩子们嚷着要她看树上的刻字。

阿米痴看着，落下了泪。

孩子们不喜欢看阿米那痴样，他们在花海里滚。

一会儿就吵起来了。

“你爸不行，你爸不会弹琴。”

“你爸行……你得管我叫姑姑。”

“我为什么管你叫姑姑？你比我还小一个月呢。”

“那也得叫姑姑，你妈管我妈叫姑姑，你也听见了。”

另一个孩子不出声了，好半天才说话：“不对，不对。你妈不是我妈的姑姑，你妈管我爸叫二哥，你也听见的。”

这个孩子也不出声了。

三个孩子气鼓鼓地站着，谁也不理谁。

泉庄仍是矗立在树林边那一栋一栋的木屋。木屋外面是用木头围成的墙，里面就时常长出新枝，新枝发芽，让孩子们惊讶诧异。

阿米用一柄剑去削那枝子。她用的那柄剑很重，是柄曾经名动天下的重剑。

× × ×；

洛阳，馆娃楼。

夜初至，楼前人杳。

五年不弄琴，馆娃楼主李小妓倦倦伏在床前，蜡烛跳花儿，有泪。

自从游瘦湖，遇柳不恭掷琴，至今李小妓不理丝弦。这美人闭目，似愿只从梦中尝温馨。

有人在耳边问：“姑娘，有一个少年要见你……”

“不见。”

“姑娘……”

“不见就是不见。”

“那人说他带来一张琴……”

什么琴？当年千金一掷，也是一张琴，虽不及柳不恭名动天下的焦尾琴，但也是名琴一张。

“我不要琴……”

“那人说是故人赠琴。”

“故人？”李小妓突然心跳，她的故人是谁？洛阳大豪钟离玉？此人不解琴语，只

是刚勇神力，乐听水火双牌震响。别人呢？纨绔子弟，久已不来青楼寻笑，因为怕见李小妓那一张冷冷的冰脸。

谁是故人？难道是.....柳不恭？

她好不容易说出了一个字：“请。”

一个俊俏后生长身玉立。小妓不禁心跳。

那人一揖：“我从泉庄来，带给姑娘故人所赠一物。”

李小妓凝睇不语。

那人把背上一囊置于案上，解囊而视，果然是一张焦尾琴，柳不恭的焦尾琴。

李小妓沉声而问：“为何将此琴赠我？”

后生一揖：“家父早年洛阳游，感姑娘盛情，已有赠琴意。但时日匆匆，多事羁縻，遂不能成行，此次我赴洛都，家父殷殷叮嘱，言将此琴赠与姑娘，了一生心愿.....”

李小妓起身细观，这年轻人俊俏，聪颖，绝无一点故人之面容。

李小妓沉吟：“你的父亲？”

后生打揖：“家父柳不恭。”

李小妓一震。

柳不恭与小双儿成亲，她已有所闻，但不曾想五载之别，其子竟有如此之大了。看来洛阳湖会，柳不恭即已有妻有子。

李小妓一叹，这一叹沧桑久逝，这一叹去日如流水。

她自然不便动问后生年纪，她迟疑一下，问：“你父母可好？”

后生恭恭敬敬：“家父淡泊世事，以傲啸山水为乐。家母以针黹为补，家事虽少，但也其乐融融。”

李小妓遂又沉思，人一定省，眼前那年轻人踪迹已杳。

×

×

×；



年轻人飘行于楼前，忽听得琴声铿锵，又是一曲“凤求凰”。

这人听得痴迷，随手摘下帽子。夜风吹动一头青丝，又脱下长衫，露女人之裙钗。

她一笑，又笑出了一个调皮弄怪的小双儿来了。

(全书完)